



GUANGZHOU
LITERATOR & ARTIST
I LOVE GUANGZHOU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州

我在广州

《我在广州》编委会

策 划：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州市作家协会

主 任：李鹏程

副 主 任：童慧 李兰芬 彭宇

统 筹：张欣

编 委：刘 兰 刘圣清 吴 碧 张 欣 张 梅 张 鸿
武宝林 袁建华 翁 敏 章以武 梁晓明 蔡玉冰

(以姓氏笔划为序)

责任编辑：翁敏 张鸿

编 辑：袁建华 陈晓武 杨希 梁智强 杨乐娟

编 务：吴碧 梁俊彦 王春

肆

散
文

152

224

叁

纪
实

86

151

贰

诗
歌

70

85

壹

小
说

04

71



目录

序 /编者

小说

小蛮腰 /章以武 04

紫夜 /张欣 15

十三行·崛起(节选) /阿菩 28

白云山隧道 /陈崇正 43

诗歌

客家人，一个诗性的称谓 /向云驹 76

岭南(外一首) /杨克 76

两种花——写在广州非典时刻 /温远辉 78

南方木棉 /熊育群 79

留在白鸟与灰鸟之间(10首) /黄礼孩 82

花城(三首) /林馥娜 83

纪实

信仰和美德融为一体的人 /袁建华 90

我的转身：金城动漫二十年 /金城 101

亲历与见证 /钟道宇 111

悦读广州 /姚中才 119

花城绽放——广州城市生态文化掠影 /黄刚 124

微信在广州 /王威廉 132

散文

你若爱上，便是家园 /蒋述卓 156

广州大剧院观演追记 /陈世旭 159

广州是什么 /艾云 168

“隔篱邻舍”广州音 /徐南铁 172

大路歌 /黄国钦 175

广州记 /雪小禅 181

至味西关之一：得闲饮茶，不舍昼夜 /黄爱东西 190

一路热闹到底——致北京路老字号 /钟晓毅 196

暗香浮动的广州 /东方莎莎 201

华林街、华林寺、华林玉 /胡红拴 208

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你必将重建自己 /黄佟佟 210

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和每一刻 /蒲荔子 218

序

让广州故事更加出新出彩

广州是一座承载光荣、富有梦想的活力城市。她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有以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农讲所、黄埔军校、中共三大会址、广州起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有以五羊传说、五仙观、西汉南越王宫和南越王墓、西来初地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有以南海神庙、怀圣寺、黄埔古港、十三行等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有清末以康有为宣扬变法维新思想的万木草堂、当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杀出一条血路”等为代表的改革文化，有以敢为人先的“雅马哈鱼档”和“外来妹”等为代表的创新文化。这些曾经划破中国天空的耀眼的历史光芒，已成为广州人最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成为岭南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熔铸了广州人的文化和心灵，它们不仅是广州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此，讲好广州故事，使之更加出新出彩，是广州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和庄严使命。

《我在广州》《我爱广州》是广州本地写作现状的一次检阅，文坛老中青用心定制的“广州故事会”，体现了艺术家们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次向城市史诗发起集群冲锋的集结号，更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有益尝试。书中所呈现的作品大多数完成于党的十八大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有驰骋文坛多年的名家力作，也有如今活跃于一线的青年作家新作，他们以鲜活生动的实践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焕发出一篇篇有内涵、有温度、有筋骨的优秀作品，全面反映新时代广州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老作家章以武，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第一张名片”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原著作者，一辈子写改革故事，讲改革故事，今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新时代广州现代女性创业创新的全新故事《小蛮腰》，堪称当年“鱼腥味”的升级版，依然还是我们熟悉的滚烫鲜活的、对时代生活场景的零距离叙述。对于一个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作家，还能保持这种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沉浸感，是他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脉搏的体现，也展示了他作为文学“常春藤”的风采。

无论从哪方面说，张欣都算得上是广州最会讲都市情感故事的作家。情感故事最容易掉进流俗与做作的陷阱，张欣的可贵之处是，作为有二三十年都市情感写作史的老手，却总是以新手的心态去面对下一部新的作品，每一次写作都是重拾行装再出发，因而她每一次新作都是对上一次的超越，都能给她的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唤起读者对她下一部更新的作品期待。作家与读者之间这种良性循环关系在当今文坛是不可多得的。选入本书中的《紫夜》，尽管只是一则情感小品，但也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温馨感。作品以小见大，以隽永的笔触展现人们情感世界，折射出时代生活的韵律。

老作家们宝刀未老，后生辈更其可畏，蒲荔子、阿菩、陈崇正等广州文坛新锐星光熠熠。这些清一色科班出身学院背景高学历的青年才俊起点高，共同打出了广州文学的一片绚烂的新天地，大大丰富和提升了广州文学和广州城市精神，为广州注入了新的思想营养，提高了新时代广州城市文化含量。

如今的阿菩已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大咖，在高手如林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家

中，他是少有的有大情怀有大担当的历史小说作家，他最善于以新眼光新理念激活久远的历史，活化沉淀的文化。在他构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多彩的历史世界，不变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担当。今次他给我们端上《十三行》这样地道的本地历史“名菜”，则是力图“还原”历史。果不其然，作者以其擅长的网络文学节奏感、现场感和画面感，带我们近距离接触广州十三行崛起，犹如时光倒流，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世俗生活画卷，叙说着岭南文化的特质。

陈崇正的《白云山隧道》则是纯正的玄幻体小说。广州又名羊城、简称穗，本身亦即是因玄幻而生，因玄幻而名，那家喻户晓的不过几句话的五羊传说，不就是世界上最短最美的微型玄幻小说么？因此，广州是名副其实的魔幻之都。而广州的白云山，因其独特的自然文化，可说是广州最有玄幻感的地方。那浓密的树林，原始的峡谷，平静的水体，隐秘的洞穴，名人的遗迹，每一处都是玄幻的触发点，都弥漫着神秘玄幻的气息。玄幻作为一种独立的叙事文本，它的最大审美价值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与好奇性的开发与满足，从这个角度来说，《白云山隧道》自有它独具的魅力与价值。

今次收录于书中的非虚构和纪实类作品，亦有不少亮点，譬如对于北京路、致美斋、张积慧等广州人耳熟能详的著名的路、物、人，都被作者以独到视角“讲”出了新意。特别是蒋述卓教授名篇《你若爱上，便是家园》情真意切，引起了几代广州外来人的强烈共鸣，堪称此类散文的代表之作。

常言道“食在广州”，那么黄爱东西的《至味西关之一：得闲饮茶，不舍昼夜》相信能激发您对广州饮食文化的浓厚兴趣。作者运用真挚的文学语言，

巧妙地将广州早茶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主要特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探寻“舌尖上的广州”的文化基因和独特风貌，呈现让人怦然心动的西关味道。

曾以长篇小说《红X》年少成名的蒲荔子写作经验非常丰富，多年前已拥有固定的读者群。他是第一拨被文坛、被社会关注的80后作家，既写小说也写散文，作品文字细腻、耐人寻味。因为他来自湘西，也有批评家称他为“少年沈从文”。收录于本书的《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和每一刻》，讲述了蒲荔子的广州奋斗史。无数的日日夜夜，难以磨灭的生活印记，幻变的喜怒哀乐，叠加成一代打工者的青春纪念，从中我们不仅看到蒲荔子的成长，更看到在新时代努力奋斗的青年人的背影。

限于篇幅，其余就不在此一一评述。

伟大的时代呼唤史诗般的作品，呼唤创作史诗般的经典巨著的故事大师。广州既是座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历史之城，又是一座走在时代前列的国际之都。两千多年的商贸历史里积淀着“开放、包容、务实、创新”，改革开放的时代长卷更是出新出彩。或因为她的从容淡定，或因为她盛开的鲜花，或因为她风和日丽蓝天白云，或因为她甜密芬芳的南国气息……希望读者在品读《我在广州》《我爱广州》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

是为序。

编者



2200

70

7434



小说





小说

珠江两岸霓虹闪烁。豪华游船上。

三位丽人，倚着船栏，眺望四周，指指点点。江风扑面，戏弄着姑娘们的秀发，光影里映出她们俏丽的面庞。



小蛮腰

□ 章以武

1

花城广场。

三月春浓，薄雨渐止，阳光露脸。一员身材窈窕、面目精致的美丽姑娘，从花城广场花草夹径的小道上，扭动着迷人的腰肢款款而来。她叫乔真真，秀发向后梳去，缩成马尾，微风里，耳边发丝勾起男人无尽的遐想。她抬头，注视不远处高入云端的广州塔，广州人亲切地称它为小蛮腰。它是那样的挺拔高贵、婀娜妖娆。乔真真环顾广场四周，那造型时尚华美的高楼，有的晶钻黑，有的宝石蓝，有的橙子黄，有的苹果青，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璀璨夺目。乔真真弯入一条热闹的横街，双眼不时地留意着咖啡廊、甜品房、烘焙店、美发店、美甲店、饰品间。

2

麦语烘焙房。

乔真真若有所思地瞧了一眼，进入。

老板双眼一亮：“靓妹，请坐。”

乔真真：“喔，装修得好舒服，很有欧陆风情。麦语烘焙房，这店名起得

有麦香味。”

老板：“靓妹，听你这一说我可遇到知音了。刚出櫃的黑森林蛋糕，尝尝。”

乔真真：“好啊。”她瞧着玻璃柜里的各式面包，“啊，这烤得淡黄的老面包太可爱了，圆头方身，胖乎乎的，模样又傻又憨厚。”

老板：“你有眼光，这老面包是我们店的品牌。”

乔真真：“老板，这儿是龙口宝地，下班时候，附近写字楼里的白领金领老外来光顾的一定很多。忙的要请钟点工吧。”

老板：“让你说中了。我请的钟点工每小时工薪50元还供应一顿晚餐。”他以洞悉一切的眼神打量着乔真真：“靓妹，有兴趣也来本店玩一把？月薪三千，怎么样？哈，靓妹子进本店守候，千秋阳光随后！”

乔真真开心地：“老板，你把我捧到天上，摔下来肯定粉身碎骨！谢谢了，拜拜！”

老板自说自话：“这年头美女最能玩转世界！”

3

麦语烘焙房门前，俊男美女进进出出。

一年青高大英俊的老外，长发，扎了个小辫子，脸上的黄色胡子拉拉碴碴，牛仔裤包裹着他的两条腿，健美的线条毕现。他手推童车，车里躺着一个可爱的不到一岁的外国男婴，婴儿吮着手指。老外用娴熟的京腔京调说：“宝贝，乖，不吃手指头，不卫生。”他轻轻拨开男婴的手指，从手推车的袋里取出奶嘴塞到男婴的嘴里。老外礼貌地跟人打着招呼，推车进了烘焙房。乔真真对这幅画面投去好奇的一瞥。她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回过头去，那目光似乎要发现什么寻找什么，好像有一句话绕到嘴边又绕了回去。她自言自语：别神经兮兮好不好？！

北京路步行街。

勒杜鹃像顽皮少年，成帮结伙地怒放在阳台、篱笆、街角。乔真真巡逡在街头。她来到热闹非凡的北京路步行街，进了一家大商场。“皮匠世家”的女售货员向她招手。

女售货员：“啊，真真，我的老同学，来来来，春季新上市的意大利款凉鞋，试试。”

乔真真坐下试鞋。

女售货员：“真真，你的脚型好美哦，这双凉鞋就像为你定制的。”

乔真真：“是吗？夸我了。阿兰，这铺位每月租金是多少？”

女售货员：“好像要35万！”

乔真真：“哇，吓死人了！”

女售货员：“怎么，租个铺位当老板？”

乔真真：“哪敢，随便问问。好，改日一起饮茶，拜拜！”

薄暮，广州大剧院草坪。

乔真真坐在石凳上按手机：“喂，喂，丽华，怎么没人接。”

何丽华，一员卷发，艳光四射的姑娘，冷不防地出现在乔真真身后，摇着她的双肩。

何丽华：“喊什么呀，本姑娘驾到。”

乔真真别转头，表情夸张地：“唷，丽华，会不会隆重点啊，彩色的波浪卷发，水汪汪的一大双眼睛，加上濒临走光的抹胸T恤！”

何丽华：“隆重吗？自我欣赏，增加点自信嘛。这年头，美是稀缺资源要多多爱护对吧。真真，别赞我，你啊，素面朝天，照样迷人，你才是真正美到骨

子里的大美人呢。”

乔真真：“行了行了，别互相吹捧了。看，梁小云来了。”

梁小云，一位梳刘海发型，长相细巧精致的姑娘，正气喘吁吁地从广场那边奔来。

梁小云：“对不起，迟到了。天河北路大塞车，塞成停车场了。上街最烦人，宁可宅在家里三天不下楼。”

何丽华：“你啊，一定上辈子流浪街头没房子住，今生今世才喜欢在家里宅。”

乔真真：“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大家交流交流，工作找成什么样子了。”

何丽华：“真真，你先说，有什么好消息让我们分享。”

乔真真：“长话短说，去年毕业后，我不是在宝华房地产公司当售楼妹吗，哈，周老板把我相中了，来了一出拉郎配，要我做他的儿媳妇，嫁给他的宝贝儿子大头，说什么让我跟大头去欧洲八国游，花不了他卖掉一个厕所的钱，回来就拜天地走红地毯。”

何丽华：“这事知道啊，你不答应，炒了周老板的鱿鱼，不已经了了啊。”

乔真真：“没了。大头痴情着呢，又是电话，又是短信，天天狂轰烂炸。这两天倒好，又出了新的鬼点子，说他爸给三百万注册个小公司，大头当董事长，我做总经理，好好玩一把。”

何丽华：“行啊，大头是一只下金蛋的肥鹅嘛，好事！先把公司张罗起来，至于乔家姑娘嫁不嫁就不由得他们了，那是后话。”

梁小云：“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真真对大头根本就没感觉。再说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真真跳进珠江也洗不清了。”

乔真真笑言：“对啊，本姑娘三百万就贱卖了？我可不甘心呢？”手机响，她瞄了一眼，“哦，大头来电。喂，你好，怎么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开公司的事我没兴趣，也没这个本事。”

大头的画面：“真真，你别急，你听我说，我爸说了，尊重你的意思，不

办公司了。”

乔真真：“那好，还有事吗？”

大头的画面：“我爸说了，宝华公司要去国外拓展业务，让我认真补补英语，所以想请你帮帮我。”

乔真真：“喂喂喂，有没有搞错，你是从澳洲回来的海归，吃过红肠面包抹过绵羊油，还用得着我这个大专生替你补英语？！”

大头的画面：“真真，我的底细你最了解啦，不就是漂洋过海去镀镀金啰，不生不熟的英语会几句，上不了场面的。真真，我爸说了，课酬从优，每小时500元。”

乔真真：“大头，对不起，这钱我真不敢赚，那么好的价钱，外语大学的博士生随便你挑！”

何丽华在一旁插话：“真真，干嘛不赚，人民币会咬手啊。”

乔真真：“大头，不说了，我还有事呢。”

大头的画面：“喂，真真，我爸说了……”

乔真真：“丽华，小云你俩听了会觉得很好笑吧。本姑娘找工作，找到了一个送上门的总经理偏偏又不想当。对了，我们商量过，我们三个小女子合伙开了个什么店，这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丽华，你工作找得怎么样？有什么精彩故事讲来听听？”

何丽华：“我呀，去过番禺的一家制衣厂打临工做内衣模特，赚点零花钱。”

梁小云：“当模特？你行？”

何丽华：“怎么不行？命苦，不行也要行。哦，对了，我带来了扮模特的照片，你俩瞧瞧。”

乔真真手捏照片：“还真似模似样呢。”

梁小云：“唷，这牛仔短裤这么短，光着白雪雪的两条腿，你不怕冻啊？”

何丽华：“不怕，男人的目光会加热！”

画面：何丽华身穿鹅黄T恤，牛仔短裤，扭动腰肢，表情凝重，走着猫步。下边观众交头接耳兴致勃勃。

梁小云：“叫我真不敢。”

何丽华：“投错胎，丫环命，不敢也要敢。对了，上周末，我发了点小财。哇，蚊子好咬。走，去珠江夜游，我埋单。”

乔真真：“算了，你赚的也是辛苦钱，要不去附近的小酒吧泡泡怎么样？”

何丽华：“别别别，就去豪华游船过过瘾！”

6

珠江两岸霓虹闪烁。豪华游船上。

三位丽人，倚着船栏，眺望四周，指指点点。江风扑面，戏弄着姑娘们的秀发，光影里映出她们俏丽的面庞。

何丽华：“上周末，那家制衣厂的黄老板要我陪他去参加一个饭局，不给面子又不好，去喽。”

画面：牡丹厅。酒席。衣冠楚楚的大款们，众星捧月似的对着何丽华敬酒笑闹。

一老板借着酒兴，半搂何丽华粉肩：“小妹，你有酒量，你是酒仙，我俩喝个交臂酒啦。小妹，你有文凭我有酒瓶，文凭加酒瓶就是高水平！”

何丽华推开对方手臂，愠怒：“作兴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子吗？没风度吧，我不喝！”

黄老板解围：“喝猛了，先喝碗汤垫垫肚。这美国密西西比野生水鱼汤养颜。”

一老板：“丽华姑娘，你说男人没风度，来个有风度的怎么样？！”他手

持一瓶五粮液，在一只一只排列整齐的小酒杯里斟满了酒：“我喝两杯，丽华姑娘喝一杯，很有风度了吧。你喝一杯我奖你一千元，喝一百杯奖10万。”

众人鼓掌。

梁小云：“丽华你答应了？”

何丽华双眉轻锁点点头。

梁小云：“多少杯？”

何丽华神情瘪瘪地：“10杯。”

梁小云：“真的给钱了？”

何丽华：“不假。”

乔真真听了一脸乌云，怒目圆睁，定定地盯着何丽华，嘴里崩出几个字：“贱，贱，贱，太贱了！”

何丽华：“真真，别生我气好不好。当初闪过一个念头，我们不是准备合伙开店吗，开店要资金，所以就……”

乔真真厉声：“不稀罕这种臭钱！这样的饭局你也敢去，你都看不透？你的双眼让猪油蒙了？”

何丽华委屈地：“是你说的女人不拼搏只有两种结果：穿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我也是在拼搏嘛。”

乔真真听了火冒三丈：“你这样算拼搏？我看跟卖身也差不离！”

顿时，何丽华双肩颤抖，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梁小云劝慰：“丽华，真真是气头上的话，怕你有闪失，你别当真，你挺不容易的。”

何丽华听了更是嚎啕大哭了。

船上，众游客见状，神情错愕。

乔真真给何丽华递去纸巾：“丽华，我一时里气晕了，说了过头话，对不起哦。”

两姑娘泪眼凝视，紧紧相拥。

夜风吹拂着她俩青春火热的身子。

沿江林荫路。

游艇在天字码头靠岸。游客纷纷上岸。江边大排档，人声鼎沸，炉火窜红。三位姑娘，沿着江边林荫路款款而行。

何丽华：“哎，做广州人真有口福，那么晚了，个个都像开笼雀，飞出来找好吃的。牛肉炒河粉、上汤云吞面、活蟹生滚粥，馋死人呢。”

乔真真：“怎么，想吃？”

何丽华：“不了，改天吧。三更半夜，老爸一定蜷缩在小厅的藤椅上打盹等着女儿哩。”

梁小云：“丽华，你家远先回吧。”

何丽华：“那好。”她扬手‘打的’，“拜拜！”

乔真真：“小云，刚才来不及问，你工作有着落吗？”

梁小云：“我还能怎么样，你也知道，我最怕人多的地方。心大心小，也去过人才市场。好气人。”

乔真真：“怎么了？”

梁小云：“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传媒公司招文员，我上前咨询，那人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我的推荐表说：‘噢，南方职业技术学院，这间大学是‘211’还是‘985’？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广州只有中山大学等几间名校有这资格。我当场就冲口而出：本人既不是211也不是985，是等待120救助的。我转身走人。身后边，扔来一串话：‘嚯，学历不高脾气挺大，别着急，这么靓，大把公司会看中你！’”

乔真真：“说这种话算客气的了，还有更难听的，什么职业学院的毕业生百分百是箩底橙！由人家说去，改变不了别人就挺直腰杆改变自己！”

忽然，前边来了几个身背包包夜行的老外，有男有女，他们亲切地挥手跟她挥打招呼：“你好！”

乔真真用英语：“欢迎你们来广州，玩得开心！”

梁小云用英语：“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一洋人用生涩的中文：“谢谢。我们刚吃了夜宵，吮田螺，味道好极了。”

走着走着，乔真真陷入沉思。

梁小云：“真真，你在想什么？”

乔真真：“前几天，我在珠江新城附近的烘焙房门口，遇见一个老外，推着手推车，这人有些像瑞文。”

梁小云：“瑞文？四年前，云南丽江泸沽湖边奇遇的老外瑞文？后来呢？”

乔真真：“匆匆一瞥，来不及后来。”

梁小云：“当初，这个瑞文让你意乱情迷了？”

乔真真：“那还真不至于，不过挺有印象的，他有些‘二’，傻样可爱。人的情感，真复杂，真奇妙，明明是萍水相逢，偏偏就是忘不了。”

梁小云：“哎哟，这种浪漫事怎么砸不到我头上啊！”

8

乔真真记忆的藤蔓伸展。

四年前，云南丽江泸沽湖畔。

湖边山峦苍翠，湖水清澈透亮，水鸟翻飞，英俊高大的摩梭后生哥，姿势雄健，挥动孔武有力的臂膀划船劈浪，雪白的浪花耀眼。

乔真真，青春年少，梳短发，双肩挎着沉甸甸的背包，它是‘驴友’，一瘸一瘸地向前走。

瑞文，高大英俊年轻的老外，也是背包客，洋驴友，在乔真真的身后走着。他紧步上前。

瑞文用中文：“姑娘，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我帮助吗？”

乔真真回头，微笑：“哈罗，谢谢你。刚才下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慢慢走，快到目的地了。”

瑞文：“我看你走得很辛苦，休息一会儿好吗？我陪你。”

他俩在湖边坐下。

乔真真：“你的中文说得很顺溜，美国人？”

瑞文：“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我叫瑞文。”

乔真真：“我叫乔真真来自中国广州。”

瑞文：“啊，你是广州姑娘！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中文时常去广州，南粤王墓、陈家祠、白云山、荔枝湾我都去过。对了，我还会哼唱广州童谣。”

乔真真欣喜地：“是吗是吗！”

瑞文摇头摆脑地唱起来：“落鱼大，水浸街……”

乔真真接着唱：“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

瑞文伸出大拇指：“你唱得顶呱呱！”

乔真真：“瑞文，你真不简单！你喜欢中国文化？”

瑞文：“是的是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太有兴趣了。哦，乔真真，你到过西安吗？去看过秦始皇的兵马俑吗？太壮观，太令人吃惊了。”

乔真真：“我大学才毕业，这次是第一回出远门当驴友，以后一定会去的。”

瑞文：“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加拿大才三百来年，在这方面加拿大是小弟弟。”

乔真真：“哦，‘小弟弟’，天色不早了，我们赶路吧。”她陡地站立，才走了两步，踩到一石头，打了个趔趄，“啊”地一声，差点倒在地上。瑞文扶着乔真真。

瑞文关切地：“你脚又扭伤了，坐下，我替你按摩。我有这个。”他取出一盒清凉油。

乔真真有点害羞：“不用，我可以坚持。”

瑞文：“你放心，我真的会按摩。我在多伦多大学上学时一位中国留学生教我的，针灸我也会一点。”

乔真真被他的真诚感动：“是吗，那好吧。”

乔真真坐在湖边的石头上，落日橙红的余晖映着她美丽的容颜，像一幅

画。她伸出一只白嫩的脚，神情略带娇羞。瑞文伏在她面前，先在她脚踝上抹了清凉油，然后，双手发力，均匀地一记一记地按摩着。瑞文脑门上褐色柔软的头发在风里舞动。乔真真笑眼含春。

瑞文：“我手力会不会太重？”

乔真真：“不会，脚好像松动了好多。”

瑞文突然冒出一句：“我的手搓你的脚，我们是手足之情！”

乔真真‘噗哧’一声，笑言：“瑞文，我服了你了，你对中国的词语会活学活用哩。瑞文，你这个人有点‘二’，挺好玩，下次你到广州，我做你的导游。”

瑞文：“好的。这个有点‘二’的老外一定会到广州的。多伦多有个地方叫加斯堡，那里聚居着十多万中国人，我结识了好几位广州朋友，我就跟他们学广州话。哈，他们也说我傻兮兮的。傻得可爱就是二，对吧。”

这时，一摩梭青年，骑摩托而至。他是来接乔真真的。

惜别。瑞文将他的手机号码输入乔真真的手机。

瑞文：“乔真真，再见，广州见！”

一时里，乔真真愣愣地站立，忽地，她高举手臂挥舞：“瑞文，广州见！”

9

乔家的客厅

乔真真的老爸正在摇头晃脑地拉二胡，那粤曲，音韵悠扬，或婉转或幽怨。

乔妈妈对乔爸：“喂，别拉了，烦死，你说怎么办？”

乔爸拉腔拉调：“娘子，何来烦恼？”

乔妈：“娘你的头！”他拉着乔爸来到阳台往下一指。

楼下停了一辆锃亮的凯美瑞小轿车。

乔爸：“不就是一辆小轿车嘛。何必大惊小怪。大头愿意借给真真用，那

就用啰。年轻人的事花样多着呢，少管！”

乔妈：“废话！你脑子进水啊，当初，真真不喜欢大头才离开公司的，现在大头死追不放，把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了，这事情一闹出去，让楼上楼下三姑六婆都知道了，让你们粤剧团的人知道了，闲言碎语飞起，你怎么做人？”

乔爸：“杞人忧天！放心，你女儿智商情商都比我们高，她懂得怎么处理的。哈，这大头还真是个情种，屡战屡败，勇往直前。”

乔妈：“哇！老不正经！”

乔爸摇头晃脑，回到厅里，拉他的二胡。

乔真真进门，跟着老爸二胡的节拍，哼起了粤曲《沙田夜话》：春夜暖，月色清，沙田渠道水盈盈……

10

乔家厨房。

乔妈在做汤。

她向客厅那边招手。

乔爸前来。

乔妈压低声音：“车的事，你跟真真说去。”

乔爸：“你去，你去合适，你是家里的这个。”他伸出大拇指。

11

乔真真闺房，乐曲妙曼。

她从浴室里出来，身裹浴袍，双手拢着湿漉漉的秀发，她坐在床上，翘起美腿，在脚趾指上涂绿色的指甲油。

12

客厅前的阳台。

乔爸在搬弄花草，传来乔真真的高嗓门：“这个大头，有完没完，也太烦人了！妈，车钥匙在哪？给我。”

13

乔真真驾驶着凯美瑞轿车，沿着滨江大道疾行，车流不断黏合分开。这时，华灯初上，珠江流光溢彩，分外迷人。车，直冲到一幢别墅的台阶前。乔真真面带愠怒，猛按喇叭。二楼窗口伸出大头吃惊的脸，他脖子上的粗重的金项链直晃。乔真真推开车门，跨步车外，朝二楼抬了一眼，将车钥匙往车座上一扔，转身疾步而去。

14

乔家客厅。

何丽华与梁小云一前一后，紧张神秘兮兮进了客厅。乔真真将她俩推入自己闺房，飞快拉严窗帘。

何丽华摸出一只丝巾包着的手镯：“瞧瞧，这缅甸玉的手镯，好滑润好细腻呵，还透着绿盈盈的光。我去了一家珠宝店，女店主见了双眼放光，出价4万，要当场成交。我说没8万免谈。女店主追出店门：8万就8万。我说那好，改天再议。真真，这是我妈在世时为我准备的嫁妆。”

乔真真：“不行不行，这太对不起你妈了。”

何丽华：“到时，我会去三元殿烧香禀告我妈妈的，我妈会支持我创业的。”

梁小云取出一个存折：“这是我做家教，教小朋友电子琴积存的3万元。”她又取出一枚戒指，“这枚祖母绿的戒指也能值好几万就算我入股啦。”

何丽华：“哇，好靓！小云，平时也不见你显山露水，还真藏着宝呢。”

乔真真：“小云，戒指你留着，让你妈知道了会吵得天崩地裂的。”

梁小云：“没事，我不会让我妈知道的。”

乔真真：“那好。”她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长长的木盒，掀开一层红布，是一把古筝，她弹拨了两下，“这个清代古筝少说也能卖二三十万哩。”

何丽华：“喂，这可是你们乔家的传家宝，让你老爸知道了非气得吐血不可！”

乔真真：“不会。我爸是个明白人，笑口常开，女儿想干的事情肯定投赞成票。前年买‘锦绣天地’楼盘的新房子，钱不够，还打算把古琴卖了呢。”

何丽华：“你有福，这个老爸是你前世修来的！哈哈，我们三个小女子，今日里，下大赌注了！”

梁小云：“来来来，勾手指，为了创业，胜也好败也好血本无归也好，绝不吃后悔药！”

乔真真：“对的啰，敢用青春赌明天！”

15

小蛮腰甜品房。

小蛮腰甜品房的招牌被鲜花徐徐托起。

装修时尚的店堂粉墙中央，镜框里，醒目地书写着：“美好的一天从小蛮腰甜品房开始。”店堂一角，摆放着一台碾糯米粉的石磨。乔真真头戴工作帽，身穿蓝底白花短袖唐装，勾勒出她凹凸有致玲珑剔透的身材，她优雅地伸出粉红透亮的手指，将泡在清水里的糯米一勺一勺地灌进磨眼，于是，石磨下汩汩流出白色的米浆，然后，盛放进米粉袋中，扎成饱满厚实胖鼓鼓的模样。乔真真将粗粗的白色“香肠”举过头顶舞了一圈。

门前，看热闹的人掌声四起。

何丽华、梁小云等穿着工作忙前忙后。

这时，一轻型卡车在门口停下，两位工人卸下看一只只大花篮，分成两

排，置于门口，迤逦至人行道。

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

“哇，好大气派，舍得花大钱嘞，这花篮够大够靓！”

“人比花还靓！”

“哦，不用在这里吃汤丸红豆沙、汤丸芝麻糊啦，多看几眼这三个靓女比吃蟠桃神仙果还养人啊。”

何丽华上前瞧了一眼花篮的飘带，悄悄对小云说：“宝华公司送的。”

梁小云：“大头心不死呢，服了他。”

麦语烘焙房的老板也在人群中，一脸阴笑，手指向乔真真：“这位靓妹来过我的烘焙店探路，不简单，有生意头脑，她在作秀，也是卖广告。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兔子尾巴长不了。”

一旁观客：“怎解？”

麦语烘焙店老板：“无解。睁大眼会有戏看的。这三个姑娘确实漂亮，可惜都是傻女，钱迟早打水漂。”

一观客：“喂喂喂，别下毒咒，生意场上和为贵。”

锣鼓声中，雄赳赳气昂昂的舞狮队过来了，在店门口跳来跳去，那狮尾伸出大头的笑脸。

16

晨光中，珠江新城的林荫路上。

乔真真吃力地蹬着三轮大板车，车上放着一袋袋米粉及杂物。何丽华跳下车，在后边帮着推车。

何丽华：“真真，歇歇吧，你的恤衫都湿透了。”

乔真真下车拭汗。

何丽华：“真真，这么早起摸黑不要小命地干，要不了三个月，我们都成了残花败柳嘞！”

乔真真：“凡事开头难，局面刚打开，这个月生意还过得去哦。”

何丽华：“哈，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喽，付了房租水电人工，到手的才2千块，我们三个人每人还不到一千块，不够买花戴啦。”

乔真真：“别小瞧这2千块，这是我们自己用双手拼出来的，心动不如行动，丽华，上车，顶硬上喽！”

林荫路上，矮胖结实的大头，身穿运动服在跑步。他双目注视着前边那辆三轮大板车。胖脸上笑容绽放。

17

小蛮腰甜品房。

大头扛着两袋米粉进入。

梁小云瞪大眼张开嘴：“喂喂喂，大头，你干吗呀，公司的大班椅不坐来这里当苦力，有没有搞错？我们可付不起你的人工钱呵。”

大头：“没搞错，到贵店做一名志愿者，分文不取总可以吧。”

何丽华：“那可真是奇事一椿了。只听说作家们为了讨生活，下去体察民情递茶倒水，打柴割草，哪有堂堂宝华公司大公子到小店打杂的！”

大头笑呵呵地：“人各有志，开心就好。”

何丽华：“你开心，有人不开心哦。强扭的瓜不甜，懂吗？”

大头：“丽华姑娘，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我们是有交情的。再说，我大头心甘情愿为小蛮腰效劳，能错到哪里去？！”

这时，乔真真进店，见状。

乔真真好无奈地瞧着大头：“累不累啊，还扛着做什么，去后边制作间卸下吧。”

梁小云：“大头，你随我来。”

乔真真轻叹一声：“我真的服了他了。”

何丽华：“痴心不改哩！真有他的！真真，我也服了你了，你魅力无穷！”

电话座机响。

何丽华接电话：“是的，这里是小蛮腰甜品房。你说，嗯，嗯，好。我复述一次：豆沙汤丸一份，木瓜西米露一杯，送至华林公寓16楼1604房。”

乔真真：“太好了，这是我们店第十单外卖，看来宣传广告没白做。”

梁小云：“我去送外卖吧。”

何丽华：“别别别，你感冒刚好，我去。”

乔真真：“丽华，天阴阴的，在作雨，带伞。”

何丽华：“没事。我踩自己行车，好快的。”

18

横街，人头涌涌，车速缓慢。

何丽华骑自行车穿梭，车前塑料蓝里放着“外卖”。

小轿车里，一女子喊道：“喂，丽华，丽华，我是小君。”她挥挥手。

何丽华别转脸，扫了一眼，将鸭舌帽往下一拉，躬身，车斜地里飞驰而去。

车里的女子眼神疑惑：“看错人了？明明是丽华啊。”

19

华林公寓电梯口，竖着一木牌：“电梯维修”。

何丽华手拎外卖，神情犹豫。

她上前问修理工：“师傅要等多久啊？”

师傅双眼放光：“哦，靓妹子，早着呢。若会男朋友，爬个十层八层也值。”

何丽华：“呔！”她犯难地走进楼梯口，又退了出来：“天哪，要爬上十六楼啊！”她花容失色。

20

乔真真气喘呼呼登华林公寓的楼梯。半途，手机响，她接电话。

乔真真：“没事，丽华，就当减肥嘛，我已经到十五楼了。”

何真真画面：“真真，不好意思，我怕腿软上不去，当了逃兵，让你辛苦了。”

乔真真：“别放在心上，我脚力好着呢。”

21

小蛮腰甜品房。

进来了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东张西望，朝何丽华、梁小云色迷迷地瞧着，交头接耳，嘻嘻窃笑。

何丽华抱臂斜睨这两个来者不善的客人。

甲青年：“靓妹，有水磨汤丸加杏仁露吗？”

何丽华沉着脸：“没有。”

乙青年：“有水磨汤丸加芝麻糊吗？”

何丽华：“没有。”

甲青年：“有水磨汤丸加红豆沙吗？”

何丽华：“稍等。”她转身，扭动腰肢进了制作间。

甲青年手指何丽华背影：“阿辉，哥叫你来小蛮腰没错吧，你瞧这柳枝腰扭得多迷人！”

乙青年：“没错。这里的妹子一个靓过一个。”他下巴向梁小云那边一抬，“瞧，这妹子那张瓜子脸，白生生粉红透亮哩。”

何丽华端来甜品。

甲青年装着去接，忽地，他伸手摩挲何丽华的手背。何丽华一闪，那碗红豆沙汤丸“砰”地打碎在玻璃台面上。

甲青年夸张地作痛苦状，在手背上吹气：“你说，怎么办，你有眼看啦，

烫伤了，烫红了，起泡了！”

何丽华生气地：“活该！”

甲青年：“哈，烫伤顾客不赔礼道歉还嘴硬？！哥哥看在你脸蛋标致，免你赔医疗费，不过，你的娘娘手让我亲一口！”

何丽华双眉一挑：“假如本姑娘不乐意呢？”

甲青年：“不乐意？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休怪哥哥动真的了。”

何丽华：“你敢！”

甲青年身子一跃，“嗖”地出手从何丽华的腰间到屁股重重地撸了一把。

何丽华怒不可遏，狠狠给对方一记耳光。

甲青年满眼凶光：“好，好，你够狠，我让你狠！他举起椅子在店堂里乱砸一通。接着，两青年把何丽华推来搡去，何丽华与他俩厮打成一团。

一边的梁小云吓得在一角瑟缩。制作间里的大头闻声冲了出来，与两青年挥拳扭打。乙青年迅手将玻璃杯向大头的头部砸过去，顿时鲜血溅飞。两青年见状急忙逃窜。

22

华林公寓1604房。

乔真真手拎外卖和一把花伞，拭着发际的雨珠：“阿姨，我是小蛮腰甜品房的，您需要的汤丸、西米露给您送来了。”

陈姨：“哎哟，姑娘，不好意思，电梯坏了，你怎么上来的，瞧你，给大雨淋着了，快坐下歇歇。”

乔真真：“没事，应该的。”她环视客厅，墙上挂这一幅人体针灸图，还有一把二胡。

陈姨：“我是保姆，钟点工，主人是个年轻老外，加拿大人，好像在一家外资公司做头。这个老外待人很客气有礼貌特有意思，下班回来，爱坐在阳台那边拉二胡，哼粤曲，有时还在自己的手臂上砭针。”

乔真真听了顿生疑惑：“是吗？加拿大人，喜欢广州粤曲，会是瑞文？天

底下会有这样的巧事？！”

乔真真的眼前幻化出这样的画面：

透过客厅落地玻璃窗，偌大的花木扶疏的阳台，瑞文端坐在白色高背的藤椅上，神情专注地拉着二胡，一绺褐色的长发在额前舞动。

乔真真的手机响，神情凝重：“出什么事？嗯，嗯。小云，你让丽华赶去医院慰问，带一束花，对，大头没出大事就好，谢天谢地了。”

乔真真与陈姨告别，匆匆离去。

那把花伞乖乖地靠在墙脚。

23

医院豪华病房。

大头躺在病床上。

一身珠光宝气的大头妈：“仔啊，你就是犯贱！我不知说什么好，你爸也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公司上上下下，谁敢不给你面子，你舒舒服服的写字楼不坐，偏要跑去甜品店当杂工，周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光了。那个乔真真是天仙下凡吗？迷得你六神无主灵魂出窍差点把小命都搭进去！现在头还痛不？”

大头：“妈，没事啦，不就缝了六针嘛。你小题大做偏要我住这家豪华病房，一天至少三千！”

一旁护士插嘴：“你妈关心你啦。一天3千元不算多，这里是优质服务，顺便做个全身检查，全家放心。”

周老板入：“姑娘不用你掏腰包你不心疼啊。”

护士：“市场经济，讲究效益，医院不赚钱，医生护士问谁要奖金？”

周老板：“哈，讲得有点道理。”

何丽华手持鲜花，笑容甜美而至。

何丽华：“大头，对不起哦，让你流了那么多血，还痛吗？”

大头：“丽华，多谢多谢。这百合花我很喜欢，是真真让你送来的？”

何丽华娇嗔地：“我就不能送吗？”

大头：“都一样，都一样。”

何丽华：“那还差不多。”

周老板悄悄对老婆说：“大头有眼力，认识的全是美女。”

大头妈：“我不稀罕。我们家大头还愁找不到漂亮老婆，随便透个信息出去，上门的靓女少说也有一个排。”

周老板：“我说啊，我们家大头有一点我最欣赏。”

大头妈：“什么？”

周老板：“大头追女，脸皮厚，能坚持，脸皮后加能坚持，美女就一定追到手。”

大头妈：“屁话！大头是向你这个花老爸学的。”

周老板：“老婆，你儿子血气方刚，荷尔蒙过剩，水开了，就要找暖水瓶灌，很正常嘛。你放心，我们这个儿子精着呢！”

24

夜，小蛮腰甜品房前。

大雨滂沱。高楼上的霓虹在路面上投下飘忽变幻的光影。

瑞文站在小蛮腰甜品房门前避雨，望了一眼紧闭的卷闸门，自言自语，太晚了，打烊了。又瞧瞧别致的招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阵大风吹过，他手中的小花伞被吹去路边，他紧步取伞。瞬间，卷闸门里传出优美的广州童谣《落雨大》的旋律，他为之一震，忘情地站立雨中倾听，旋即，他跟着旋律哼唱：

“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这时卷闸门‘刷’地卷起，探出乔真真惊讶的脸。她朱唇半启，傻傻地痴望对方，蹦出两个字：“瑞文！”

瑞文也既激动又讶异，一个字一个字地喊着：“乔——真——真！”

他们俩在雨中，各人伸出两只手，紧紧捏着，忘情地晃动摇摆。

25

夜，大排档。

大雨骤停，星辰满天，江边大排档。乔真真与瑞文坐落。

乔真真斟了两杯啤酒，举杯：“来，瑞文，为我们阔别四年的重逢干杯！”

瑞文举杯：“干了！乔真真，我一直在想，在广州，我迟早能遇见你。我打你的手机打不通。”

乔真真：“对不起啦，我更换了手机号码。哈，你留了小胡子，我差点认不出了。”

瑞文：“留胡子，扮老成，有风度，给人信任感。”

乔真真笑言：“是吗。你来广州旅游还是淘金？现在满世界的老外都来广州做生意。”

瑞文：“你说对了，广州是个开放城市嘛。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中加文化交流咨询公司，把加拿大好的文化项目拉过来，把广州好的文化项目拉过去。”

乔真真：“拉来拉去你就赚大钱了。瑞文，你有优势，你像你的同胞大山一样，中国通！”

瑞文：“大山是中国通，我是半桶水。我到广州来圆我的中国梦！”

乔真真：“嚯，老外也圆中国梦，你真能跟上形势。”

瑞文：“你是说我踩准节拍了，承你贵言。”

乔真真：“瑞文，你结婚了，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吧。”

瑞文：“没有啊，我至今还是钻石王老五。”

乔真真：“那天，我看到一个老外推着手推车，车上躺着宝宝，进烘焙房买面包。当时，我没回过神，来不及认你。”

瑞文：“有这事。宝宝是我同事的，他们夫妻俩去云南旅游，保姆、宝宝寄住我的公寓，让我照看一下。

乔真真：“你会打理孩子，真难为你这个大男人了。”

瑞文口气自豪地：“我们老外男人心都挺细的，很勤快，家里家外，大事小事都会干，带孩子、做饭、花园里割草都做。不像你们这里，男子汉不做家务，回家就当老爷，大男子主义。”

乔真真盯他一眼：“偏见，你这是偏见！我叔叔是上海一家大学的名教授，每天清晨五点就递个菜篮去市场买菜了，我姨丈是汕头的工艺美术大师，他亲自剁牛肉做牛肉丸子，我小姨的连衣裙是他裁剪的。”

瑞文：“你说偏见也有道理。有一种文化偏见在老外心底是根深蒂固的。我的老外朋友，有的在中国做生意，赚大钱，笑得合不拢嘴，可背地里又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我也会有这种毛病，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乔真真：“哈，你很有自知之明。”

服务员端上两道菜。

瑞文：“嚯，鱼香茄子煲、虎皮椒。真真，你会点菜，配我胃口。这两道菜还有故事哩。”

乔真真好奇地：“说来听听。”

瑞文：“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在香港进修中文时就到过广州。那次，广州朋友请我在大排档小酌，先上来一道鱼香茄子煲。我吃着吃着就问：‘喂，鱼香茄子煲里怎么没有鱼的？’那服务员反诘道：‘你找找，那碟虎皮椒里有没有虎皮？’弄得哄堂大笑。呵，中国的饮食文化太深奥了，连菜名都值得研究！”

乔真真听了十分开心。

瑞文：“对了，真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正在搜集素材写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广州的吃喝玩乐》，是从老外眼里看到的来写的，专门写给初到广州的老外看的，让他们方便与广州人打交道，增进彼此的友谊，加速融入广州的朋友圈。”

乔真真：“好啊，这工作很有意义。”

瑞文：“写这本小册子，很多方面还得求教你。譬如，广州的不少社区，有私伙局，那是喜爱粤曲的朋友们自发组织的，他们又弹又唱不亦乐乎，就值得深入来写。又譬如我喝过一种汤，叫‘夏枯草煲猪横利’说是清热除火的，夏枯草是什么草？猪横利是猪的哪个部位？为什么广州人那么讲究清热排火？”

乔真真笑言：“行啊行啊，瑞文，我可以当你的参谋。”

瑞文：“谢谢。那太好了。来，让我这个老外敬参谋一杯。”

夜，杨村地铁口

流浪歌手，卷发剑眉深眼高鼻英气逼人。他盘坐于地，手弹吉它，唱粤语歌《想念广州牛腩粉》：人在它乡，是什么敲响心灵闸门？我会大声告诉你，香喷喷广州牛腩粉！两鬓霜白娘亲，倚门而立佳人，我只需一碟牛腩粉，那味道凝结我一往情深！

行人驻脚倾听，投下零票。

梁小云也在听众里，开始神情错愕，接着，她被歌声打动了，敛气凝神。

妇女：“牛腩粉也入歌了，新奇，咸鱼白菜也可编歌啰。”

男士：“有广味，好亲切！”

老者：“其实，唱歌无所谓专业不专业，唱得动听就卖座。这青年人模样俊，歌也好，声线有质感。可惜，猫在地铁口做流浪歌手，大材小用了。”

梁小云在碟里放下一张一百元的票子。

流浪歌手一惊，抬头：“啊，你是梁小云吧，当年旅游管理系的三朵金花之一！”

梁小云：“你是师兄，大名鼎鼎的‘校园歌王’。”

流浪歌手：“是的，我对音乐情有独钟，出来瞎闯。填词谱曲唱歌一个人全包，活得辛苦逍遥。哈，我是穷开心。”

梁小云：“你老爸老妈支持？”

流浪歌手：“老爸老妈早早去世了，我外婆拉扯我长大，去年，我外婆也过世了，我都没好好报答老人家，她倒给我留下一间老房子。呃，在广州，一个人，有手有脚，混三餐不难。”

梁小云：“往后呢？怎么发展？”

流浪歌手：“走一步算一步。附近的居民小区有什么活动我也去唱啊。”

梁小云同情地：“你嗓子这么好，应该去专业团体什么的。”

流浪歌手：“我也想啊。唉，我既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亲戚在文化单位。看看机会吧。人哪，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好比老鼠，阴沟里的老鼠喝渠水，粮仓里的老鼠吃大米！”

梁小云沉默了一会：“哟，夜了，十点半了，地铁关闸了，走，我请你吃宵夜。”

流浪歌手：“好啊，你这一百元够我们撑饱牛肉粥、炒河粉。”

他俩边走边聊。

流浪歌手：“小云，我记得你会弹电子琴，找一天，你伴奏，我唱一曲新创作的《最爱广州下午茶》可好？”

梁小云：“听这歌名好有特色。在哪？”

流浪歌手：“地铁口敢吗？”

梁小云猛摇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流浪歌手：“理解，怕丢人现眼。”

梁小云：“在居民小区可以考虑，在地铁口真的不行。大师兄，你就饶了我吧。”

流浪歌手：“呵，把小师妹吓坏了。”

梁小云：“你想想，我家就在杨村地铁口附近，让我妈撞见女儿在地铁口卖唱，还不把我剁成肉饼啊！我忘了告诉你，我跟乔真真、何丽华三人搞了一间小蛮腰甜品房，欢迎你来吃甜品。”

流浪歌手：“行啊，三朵金花，齐齐心做老板哩。我一定光顾贵店！”

梁小云眼神的光波在他五官俊俏的面庞上飘忽。

27

小蛮腰甜品房。

梁小云表情多多不时地发短信，看短信。

坐在收银台的何丽华瞅着梁小云。

何丽华：“呵，短信上情话纷飞！”

梁小云朝她嘟嘟嘴，做怪相。

大头拎了个硕大的保温瓶进来。

大头：“小蛮腰生意火了，这些天你们三位累得都快散架了，我让保姆煲了西洋参土鸡汤，配了杞子、龙眼肉，很补身子的。

何丽华似笑非笑也不作声。

梁小云拧开瓶盖，闻了闻：“好香，馋死人了。大头，你有心了。”

大头：“不见真真？”

何丽华嘴角浮起几丝不悦。

大头：“听说你们要买一辆二手面包车，这事妥了吗？”

梁小云：“差不多了吧。”

大头：“好啊，没车不方便。”

何丽华金口不开，只是眼光一五一十地向大头射去。

大头：“我还有事，你们忙，不打扰。”

何丽华讪笑：“冰火两重天！”

梁小云：“什么意思？”

何丽华：“不明白？一个是天雷地火拼命追，一个是冷若冰霜不起波。”

梁小云：“是的啰。阴差阳错哩。不过真真也确实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何丽华鼻翼一闪：“是吗？”

门口，汽车喇叭鸣响。

何丽华，梁小云蹿出门外。

乔真真从车里跃出，兴奋地：“我们有车啦，小蛮腰有车啦！”

何丽华：“多少钱？”

乔真真伸出四个指头：“4万。这车才跑了四万多公里，划算。”

梁小云：“紫色的车身，我喜欢这颜色。”

何丽华：“紫气东来呀！”

乔真真嗲嗲地：“哎哟，买辆二手车，折腾了我整整一天，连喝口水都没功夫，饿得我双眼放绿光。”

梁小云夸张地伸出两只手掌，捧着乔真真脸庞：“哎，把我们的大经理饿坏了怎么办，行行行，我即刻替你泡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酸菜牛肉面！”

乔真真故作惨状：“又吃方便面，好命苦哇。”

28

清晨。广州白云山。

周老板与大头，父子俩肩并肩跑步。周老板：“儿子，你追女仔舍得下功夫我佩服。”

大头：“谢谢老爸打气。”

周老板：“你这股劲哪怕有一半放在公司里我心就踏实了。”

大头：“爸，我会的。追女仔，我情商差点，颗粒无收，我要向你学习。”

周老板：“屁话。我是逢场作戏，调剂生活，你是要明媒正娶比翼齐飞，为周家传种接代的，懂吗？！”

大头：“我懂。我这个人死心眼，就是百分百相中乔真真！”

周老板：“乔真真当然好，不过，这姑娘心气高算计多，就算追到了，你也不是她对手，况且她太出众了，篱笆外双眼放光的野狗不会少。我看你心中要有一个紧急预案。”

大头：“爸，姜还是老的辣。”

后边，何丽华长发绾束，短裤紧腰，肩披天蓝毛巾，两条白雪雪长腿一前一后摆动，很有风姿。

何丽华加速上前：“上阵要看父子兵啰。”

周老板：“呵，何姑娘也来晨运啊，这么好的身材无需减肥。”

何丽华：“谢谢夸奖。不锻炼怎么行，没身材就没姿态。再过几年，腰围粗，脖子粗，喘气粗，赘肉成堆，成了收市的白菜价，嫁不出啦。”

周老板：“哈哈，何姑娘真会说话！好，你们后生哥后生女有脚力向前边跑，我歇歇。”

何丽华与大头并肩向前跑。

周老板做在路边自说自话：“后来者居上，发力不迟。何姑娘看你的法术了。”

何丽华关心地：“大头，你一身湿透了，山风又大，会感冒的。记得要带大毛巾喏。来，转过身，我替你擦擦背。”她取下肩上的蓝毛巾。

大头：“多谢多谢。我自己动手。”

何丽华：“大方点行吧。”

大头：“丽华，你经常上白云上？我怎么没遇到过。”

何丽华：“你眼里会有我？”

大头：“好多优质男士眼里都有你啊，只是你的仙姿仙态端坐彩云间，谁也无计可施。”

何丽华笑言：“我端坐在甜品房卖汤丸才是真的。大头，你嘴巴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乖巧。知道吗，你在女人面前很讨喜的。”

大头：“真的？我讨谁喜了？”

何丽华：“谁，暂且不说。你这个人追女孩很执着很专一，品性没得谈，就是爱……”

大头：“爱什么？”

何丽华：“爱犯贱！其实，你眼睛睁大点，山坡那边草更绿！”

大头：“我这个人死脑筋对吧，不会转弯，那就不转弯啰。”

何丽华：“向你学习，我也不会转弯！”她用纸巾，轻轻地在大头脑门上吸汗。

29

夜，乔真真卧室。

乔真真心情不错，把几枝姜花插在花瓶里，望着挂在窗檐上的挂饰：一只大红绣金的帆船上写着“一帆风顺”四字。她自言自语：这个瑞文，好细心，还真能‘擦鞋’。好吧，明天挂去车头的挡风玻璃上，她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电

视。突然，她“咦”地一声，跃起，将电视机声音拧大。

电视画面：主持人：加拿大的老外瑞文，夜访恩宁社区私伙局，引来笑声一片。

私伙局里一票友，在二胡的伴奏下，气势如虹地唱着《武松打虎》的选段。瑞文痴迷地听着，摇头晃脑。

票友对瑞文说：“这是《武松打虎》中武松的唱段。中国英雄武松你听说过吗？”

瑞文：“知道。景阳冈武松打虎。”

票友：“你顶呱呱！加拿大老外喜欢粤曲，很难得的。”

瑞文：“我在多伦多有不少广州朋友，只要你会哼粤曲，心就近了，就成朋友了。”

票友：“你说得很OK！”

瑞文：“我以前会唱粤曲《沙田夜话》，这曲子优美动听，你们的李丹红小姐唱得最好。我回去练练下次唱给各位听，请各位指教。现在我唱一首《上海滩》的主题歌好吗？”

众人鼓掌。

瑞文唱粤语歌：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众人跟着唱，歌声震天响。

乔爸来到女儿卧室。

乔爸：“这老外唱腔吐字还真似模似样呢。”

乔真真：“爸，你也在客厅看电视啊。这个老外名叫瑞文，我的老朋友，四年前，我去云南做驴友时就认识他。”

乔爸以老顽童的口吻：“做驴友，开心又自由，跟这个老外有故事？溅出火花了？”

乔妈：“喂喂喂，老不正经的。真真，你现在跟这个老外有来往吗？”

乔真真：“有啊，怎么了？我陪他参观陈家祠，拜谒南越王墓，喝下午

茶，还教他拉二胡。”

乔妈：“哇，会不会过分点啊。不是当妈的神经过敏，你千万不能跟洋人拍拖，西人太浪漫，天高皇帝远，也不知道人家底细，你会吃亏的。”

乔真真：“妈，你的想象力会不会太丰富哦。”

乔爸口气精怪，看透世事的样子：“女大女世界，地球都变成地球村了，‘洋嫁’的事多着呢。”

乔妈：“多你的头！老糊涂！”

乔爸摇头晃脑：“老糊涂，老糊涂，我是十足十的老糊涂！”

乔真真笑得岔气。

30

‘海珠湖’三字赫然雕刻在巨石上，这就是新造的海珠湖公园。游人如织。年轻人在这里租脚踏车进湖区游玩。瑞文独自一人休闲地绕湖而游。他来到出售棉花糖的摊档前，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棉花糖机在马达声中飞快旋转，转盘上喷出雪白的糖丝来。瑞文买了两团，一团送给旁边的小女孩。

瑞文：“你是小女孩，我是大男孩，我们一起分享！”

家长笑着对孩子说：“快，谢谢老外叔叔。”

小女孩扭扭怩怩。

瑞文咬了一口棉花糖，糖花粘在他的脸庞：“好甜，小朋友，咬一口！”

瑞文在手机上发短信：我在海珠湖，这个公园好大气派，不亚于杭州湿地公园。

这时，乔真真也正在海珠湖公园的驿站，她笑看短信‘哎呀’一声，回短信：我也在海珠湖呢。

湖边，瑞文与乔真真喜相逢。

瑞文：“大礼拜的你怎么不在店里忙碌？”

乔真真：“这里商机无限知道吗？这个新造的公园湖面就有800多亩，这里是植物的天堂，广州人的大乐园，所以我要饮头啖汤，实地考察，看看能不能在

这儿开设一家小蛮腰甜品店分店。”

瑞文：“什么叫头啖汤？”

乔真真：“比喻抢先别人一步。”

瑞文：“哈，乔真真你厉害！你们广州姑娘很有商业头脑。”

乔真真：“不会输给多伦多姑娘吧。”

瑞文：“哈！我们多伦多姑娘喜欢吃安稳饭，大学毕业去企业做白领什么的，很少自己创业。”

乔真真：“瑞文，瞧，湖里水鸟乱舞，要下雨呢，回家，你车呢？”

瑞文：“我没开车。我喜欢坐公交、地铁，东逛西逛接地气。”

乔真真：“那好，坐我的面包车，我送你。”

面包车上。

乔真真驾车：“瑞文，谢谢你送的这个‘一帆风顺’。”

瑞文：“不客气。乔真真，在广州开车有点像玩命，你驾车技术超高！”

乔真真：“是啊，我们广州年青人出来闯世界有三门技能是必须的：会驾车，会电脑，会点英语。”

突然，车抛锚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乔真真：“哟，瑞文，你送的一帆风顺不灵了。”

瑞文：“没事，我下车瞧瞧。”

乔真真：“你行？”

瑞文：“湿湿碎啦（粤语，小意思），我们老外从小就玩车。”

瑞文打开车头。又钻入车底。

瑞文从车底钻出来：“乔真真，没事，修好了，改天换个火花塞就行了，现在能对付。”

车又上路了。

瑞文：“乔真真，停车，前边是‘锦绣天地’，你就住在这个小区，欢迎我这个客人吗？”

乔真真面有难色：“柿子还在米缸里，没焐熟呢。”

瑞文摇着头不解地：“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乔真真：“树上摘下的柿子半生不熟，不能进嘴，要放入米缸焐它十天八天，柿子转红了才能吃。比喻还不到时候。”

瑞文点头：“天哪，中国话太奥妙了！好，不去你家了，等柿子转红吧。”

乔真真：“瑞文，你的脑瓜子很灵光。这样吧，我爸妈去台湾旅游恐怕今晚回来。我陪你在我们小区转转。”

瑞文：“好啊。”

锦绣天地湖边凉亭。

天擦黑，凉风习习，路灯亮了。乔真真与瑞文坐在凉亭里。

瑞文的手指梳着长发，他湿润的目光透出情深意笃的情意。乔真真轻松地坐在长椅一侧，那白瓷般踝着的秀脚蹬在无后跟的凉鞋里，晃悠着。她将一瓶矿泉水淋在瑞文的手上。

乔真真：“辛苦你了，替我修车，成了黑手。”

瑞文用纸巾抹手，双眼痴痴迷迷地瞧着乔真真。

乔真真娇媚地笑言：“没看够？”

瑞文：“看不够！”他将乔真真的手拉到胸前拍着，“乔真真，你的微笑像半开的花朵，里边流淌着诗与画。”

乔真真：“瑞文，你不光会做生意，还蛮文艺嘛。”

瑞文：“我文艺，文艺不好？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女孩，确切地说就是你乔真真。”

乔真真：“为什么？”

瑞文：“因为漂亮，因为温柔，因为细心，因为敢于挑战自我！”

乔真真：“女孩都爱听赞歌！你在广州很寂寞，所以要找个女孩陪陪你，解解闷，对吧？”

瑞文：“不对。假如单单是为了解闷，让生活有点色彩，那么我对你就不

会心热心跳心痛了。”

乔真真：“我是一个卖汤丸的，你是中加文化交流咨询公司的大经理，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呢。”

瑞文：“卖汤丸与做文化交流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在用心做一件快乐的有意义的事，我们都相信奇迹，在努力创造奇迹，你说对吗？！所以说我们是柴门对木门，很合适！”

乔真真：“哇，瑞文你说话逻辑性很强呢。”

瑞文又拉过乔真真温暖的手：“乔真真，我们从云南泸沽湖的相识到雨夜‘落雨大’乐曲中的重逢，这难道不是缘分吗？乔真真，我冥冥中觉得你就是我一直等待的人，我的菜！”

乔真真感动了，身子情不自禁地靠近他的肩膀，感受着洋大哥的气息。她抬起脸：“两个人碰撞出爱的火花也许不难，而爱的存活就有诸多复杂因素了。”

瑞文：“我有思想准备，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有差距，但是，我有信心！”

乔真真动情地：“瑞文，你很‘二’，你很帅气，你很聪明，你很有冲劲，你深爱中国文化，都让我感动。像你这样优秀的老外，过去就没有发生过故事？”

瑞文：“若说一个29岁的大男人，没发生过这样那样的故事，那么我一定是个怪人，是个弱智，你乔真真现在也不会坐在我身边。我坦然告诉你，我有过故事，但都没有句号。”

乔真真：“你跟我就会有句号吗？”

瑞文：“会有的。你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乔真真，我对你是认真的！”

乔真真整个人甜蜜地喘气了：“哎哟，瑞文，你使我人在雾中不知湿了。”

瑞文：“什么意思？天没下雨啊。”

乔真真用手指头在他额头上点了一记：“笨！”然后，她两条手臂像蛇似

的缠住他的脖子，“我好吗？我真的很好？！”她疯狂地吻着瑞文。

乔爸乔妈拖着行李箱，从小区的花园小道走来。

乔妈透过树丛影影绰绰的灯光，惊讶地：“咦，大菩萨，你朝这边看。”

乔爸：“什么事？撞鬼了？！哈，好平常啊，不就是靓女俊男搂搂抱抱谈情说爱嘛。想看，回家打开电视，什么火爆出格的镜头都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乔妈：“废话！你睁大眼，那缩在男人怀里的是真真，我们的真真啊。呀，呀，呀，是个深眼窝高鼻子灰头发的洋人，天哪，广州后生仔统统雪藏了？偏要找个老外，往后的是非一尺布长啰。”

乔爸：“走啦，真真快23岁的青春女子，搂个男人不过分嘛，也该练练兵了。人哪，什么季节唱什么歌开什么花，不能随便扼杀，否则会得抑郁症。”

乔妈：“你少噜嘛。不行，我是她妈，我要管！”她迈开步子。

乔爸拽住她：“人家双双坠入爱河，你去棒打鸳鸯，不合适。你把真真惹急了，你们母女俩闹翻了，你宝贝女儿走人了，家里鸡飞狗跳了，我看你如何收场！”

乔妈好无奈，只得气火火地拖着行李箱，一步三回头，跟着老公。

乔爸：“没事的，不就拍拖嘛，人间好多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流浪歌手家逼仄的小厅。

他赤膊牛头短裤人字拖，身靠沙发沿，席地盘坐，手拨吉它。

流浪歌手唱：“逍遥自在在广州城，有许多喝下午茶的地方，乌龙茉莉铁观音，龙井水仙普洱皇，呼朋唤友喝一杯呀，即刻成了神仙郎！”

乔真真与梁小云推门而入。

乔真真：“我们在巷子里就听到歌声了，闻到茶香了。”

流浪歌手急忙起身：“啊，我这个窝太乱了，你们自己找个地方坐吧。”

梁小云打开拎包，取出鸡蛋挂面榨菜面包。

梁小云：“这个人除了唱歌还是唱歌，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

乔真真：“那你就多关心点啰。”

梁小云：“哟，我怎么老丢三落四的，那瓶蒜蓉辣椒酱忘拿了。”

乔真真：“小云，最近你的确有些神魂颠倒。”

梁小云：“不至于吧。”

流浪歌手：“来来来，请饮茶。小云，你没带电子琴来？你答应给我伴奏的。”

梁小云摇头：“不敢，怕！”

乔真真：“小云，你活出点‘自我’来好不好，你总不能一辈子活在你妈的羽翼下，这也怕那也怕。对了，师兄，我已跟甜水井街道文化站谈妥了，为残疾人的义演活动，你上台唱三首歌。我们小蛮腰甜品房是协办单位。到时会有媒体的记者来。”

流浪歌手：“哗，有这样的大好事！”

乔真真：“师兄，这次你正里八经上舞台亮相可别紧张哦，平时怎么唱就怎么唱。”

流浪歌手：“我懂。”

乔真真忽发奇想：“师兄，你在大学时同学们都称你校园歌王，这次干脆叫‘天河王子’，又响亮又好记，而且，我们这里是天河区嘛。”

流浪歌手：“我算天河王子，别让人笑歪嘴啦。”

乔真真：“别理别人嘴歪不歪，你就是天河王子！你的三首歌：《最爱广州下午茶》、《想念广州牛腩粉》、《小蛮腰，我心中的大美人》，广州味十足，旋律也优美，亲和力也强。你的歌一定会唱翻甜水井，响彻五羊城！”

流浪歌手：“好好好，真真，我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天河王子。真真，你鬼点子多，难怪小蛮腰甜品房风生水起！”

乔真真：“王子阁下，知道不，同样一瓶矿泉水，士多店卖2元，在高级会所就得20元！有个好平台十分重要。”

流浪歌手：“真真，我懂你的意思，我会珍惜这次机会的，我会把它看成创业路上的转折点。”

梁小云很坚决地：“这次演出，我替天河王子伴奏！我敢！真真，我妈搞风搞雨你帮我挡着。”

乔真真：“我会的。”

梁小云家。梁母正在电脑上看“广州街坊集景”，她的眼神始是诧异，接着十分惊慌。

梁母：“撞鬼啦，真的撞鬼啦！”

梁爸：“出什么事？出什么事？”

梁母：“你睁大眼看啊。”

电脑荧屏上映出——

热闹的琴弦锣鼓。主持人：现在请听歌曲：《最爱广州下午茶》。作词：天河王子，作曲：天河王子，演唱：天河王子，电子琴伴奏梁小云小姐。天河王子与梁小云走向幕前。台下掌声四起。乔真真与何丽华也在观众席里。

何丽华：“真真，天河王子这个艺名很抢人眼球呢。他唱功一流，不会输给歌星‘东山少爷’。我们的天河王子要走大运了，不大红大紫也难。”

梁母紧张地：“阿云她爸，你看清楚了吗？”

梁爸：“清楚，那穿白裙的是我们家阿云。”

梁母：“唉，大老爷，我让你看那个天河王子，分明是夜夜在地铁口卖唱的流浪歌手！狗屁王子！”

梁爸：“是呵。这事蹊跷。”

梁母：“什么蹊跷，造孽！这孤男寡女，一唱一弹，眉来眼去，会有好事？万一天河王子是个色狼，我们的阿云给他骗到手，那就大祸了。”

梁爸：“别说过头话，没那么严重。”

梁母：“我要去找真真，刚才她也在下边鼓掌。她肯定知道底细。阿云胆小，没有乔真真在后边支持捣鼓，她没胆量上台跟天河王子搭配。唉，我早就料

到一个漂亮女仔抛头露面卖汤丸就不会有好事。”

梁爸：“当初你也支持过你女儿创业，说阿云是小蛮腰甜品房的董事，还准备替她印名片呢。”

梁母狠狠白了老伴一眼。

34

荔湾湖茶舫。

何丽华身穿吊带露背裙，性感撩人。她不时地向船头望去。大头服饰光鲜赶来。大头：“丽华，什么事火烧眉毛？”

何丽华伸着兰花指边泡潮州功夫茶边说：“本姑娘有心事请你来陪我喝一杯清茶，行吧。”

大头：“当然行。”

何丽华：“大头，你觉得呢，这段时间陪你上白云山晨运，有效果吗？”

大头：“有，很有效果，有氧运动，我的肚皮明显小了一圈。”

何丽华：“有我一份功劳吧。”

大头：“多谢丽华！”

何丽华：“我问你，你想过没有？”

大头：“什么事？”

何丽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大头：“你挑明说。”

何丽华：“你对真真一往情深，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惜只是单恋，人家对你不来电，没感觉，你钉子一碰再碰，就是不长记性，一味死缠不放，也不怕别人当戏看。你能不能有点男子汉的气度，拿得起放得下啊？你周围就没一个让你眼热心跳的女孩？”说到这里，她陡第立起，双眼艳光逼人，举着酒杯，“我也不怕你笑话，直说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能，就拿起茶杯碰一下我的杯子！”

大头尴尬地：“丽华，请坐下，坐下，别给我出难题好吗？谢谢你的这一

番情意，你确实很美丽、很优秀、很好！”

何丽华：“很好你又不追？！”

大头：“好就一定要追吗？做个有说有笑的朋友不好吗？”

何丽华一脸阴霾，委屈地：“你当然不知情，一个女孩日日夜夜暗恋一个男人心里会有多苦！”她提高嗓门，“知道不，我的每个细胞都在为你暴动！”

大头劝慰地：“丽华，别激动，你听我说，最近我真读了不少号称心灵鸡汤的书，有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一旦华丽转身，必然星光灿烂。在你面前，星光般灿烂的男人多得是呵。”

何丽华坚定地：“我还就喜欢你这颗不发光的星星！”

大头感慨地：“唉，别瞧我这个富二代，在一些人眼里很光鲜，是个香饽饽，可在另一些人眼里我是不屑一顾的大草包一个。我也不想老在我爸的光环下生活，做个游来荡去的大少爷，我喜欢开拓，喜欢创业，喜欢风里雨里水里泥里打滚，享受拼搏的快乐。所以，我对乔真真从心里佩服，欣赏！”

何丽华叹道：“谢谢你敞开心肺吐露真言。其实，我并不看中你家财万贯。我是被你对女人的执着专一憨痴所感动。多少富家子弟对爱情就像随手取杯咖啡，喝罢，抹嘴走人，从此，来无影去无踪，而你不会。我也并非物质女，追求奢华生活，别墅的浴池里浮满玫瑰花瓣，用六神花露水冲厕所，让还珠格格当丫环！当然，我也怕生活太艰辛，早早变成黄脸婆！好了，不多说了，大头，我再问你一次，你能给我机会吗？”

大头：“丽华，真对不起，这个话题告一段落，行吗？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我是，好，送到凯司令大酒店西餐厅10号包房。喂喂喂，别弄错，是三层水果生日蛋糕。”

何丽华侧耳留神听着。

大头：“丽华，不能再陪你了，今晚我有商务应酬，改日请你去‘江南制造’吃淮阳菜。”他行色匆匆而去。

何丽华倚着船窗，对着闪亮的江水发呆。她喃喃自语：“人说男追女一堵墙，女追男一层纸。可我怎么遇到铜墙铁壁了。她咬着嘴唇迅步走出茶舫。

凯司令大酒店的西餐厅包房。

包房里，大理石的条几上，有一座硕大的水晶雕，映出蓝幽幽的中英文字样：生日快乐。

乔真真环顾四周吃惊地：“大头，今天是你的生日？”

大头：“真真，你赚钱赚得脑残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乔真真小姐的生日！”

乔真真醒悟地：“是啵。哎哟，我都糊涂了。咦，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大头：“忘了？你曾经是我们宝华公司的员工嘛。”

乔真真感动地举杯：“大头，谢谢你的盛情！这么隆重！这么大的架势为我这个小女子做生日，担当不起哩。”

大头：“真真，如今是请客容易请人难。谢谢你大驾光临给我这个机会。”

乔真真：“大头，我也趁这个机会表达我对你的歉意。”

大头：“歉意？”

乔真真：“我曾经对你好生硬，好妖蛮哦。你大男人大肚量多包容。”

大头：“别这么说，是我一厢情愿，苦苦追你，不过至今我乃初衷不改！”

乔真真：“大头，你叫我怎么说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痴心守候！也感谢你对小蛮腰甜品房的关心、支持！话说开了，我也不想隐瞒，我坦然告诉你，我已心有所属！”

大头一脸懵懂：“我怎么没听说过。”

乔真真：“小女子恋爱有必要敲锣打鼓炒作得满世界都知道吗？我又不是明星。”

大头神情黯然，可怜兮兮地：“真真，那我还有竞争机会吗？”

乔真真：“大头，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喝酒！”

包房外，过道上，一侍客推着一辆锃亮的黄铜推车，上边置放一个塔似的大蛋糕。

何丽华心神不宁地上前：“哇，够豪华够气派！”

侍客：“那是宝华公司的周公子为他女友过生日定制的。”

何丽华“噢”了一声，身倚廊柱发呆。

包房里。

大头：“看来，我只能喝下这杯苦酒了。”他大口痛饮。

乔真真：“大头，别冲动好吗？别搞得太悲壮好吗？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大头犹豫了一阵，站立：“真真，我有个请求。”

乔真真：“说。”

大头：“让我拥抱你一次，一次就足够！”

乔真真：“一定要？”

大头：“一定！”

乔真真张开双臂：“好吧。”

他俩相拥。

何丽华惊讶地目睹这镜头，一脸的气愤与挣扎。

小弯腰甜品房。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

老伯对乔真真道：“听说你们的红豆沙汤丸很正宗，我从西关坐地铁1号线转了3号线来品尝的。”

乔真真：“多谢老伯。对了，最近我们店推出新品种：小蛮腰曲奇饼您试试。”

老伯：“好啊。”他咬了一口，啧啧称赞，“这味道不会输过蓝罐丹麦曲

奇。”

这时，三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进入。

何丽华：“你们是课余来打工的大学生吧，欢迎。”

青年：“是啊，我们是南国职业技术学院的。”

乔真真热情地：“好啊，我们的师弟师妹。希望你们来到小蛮腰有回到家的感觉。”她接手机，“哪位？哦，团市委的小凌，你们要过来啊，会让你们失望的，我们起步才大半年，谈不上有什么自主创业的经验。”她捂住手机，“丽华，你安排一下几位同学的工作。”她继续接电话，“小凌，欢迎你们来指导，时间你们定。”

手机又响，乔真真：“喂，噢，晚报经济部的，你们要来采访，行行行，我们准备好材料，好的，好的。”

手机接着响，乔真真：“是天河王子啊，怎么了？嘉宾的事正在落实，别急。跟小李丹红接上头了吧，嗯，嗯，那就好。小云就在我身边，你跟她说说。唷，电话怎么挂了。”

梁小云不悦地撇撇嘴：“人家现在是大忙人呢。”

何丽华：“翅膀硬了呗。”

乔真真：“小云，天河王子的事业大有起色，正在筹备一场小剧场的演出活动，确实很忙，你多体谅多关心他一点。”

梁小云：“他才不稀罕我关心呢，成天跟小李丹红粘在一起排练<小蛮腰，我心中的大美人>，两三天才给我一个不甜不咸的短信，他心里哪有我啊。”

乔真真：“小李丹红是粤曲名角，好不容易才把她请出山的，她给我爸面子了。所以，你别小心眼哦”。

何丽华：“是啵，不是乔爸哪能请得动小李丹红。小云，你快快谢谢真真。”

梁小云气鼓鼓地：“关我什么事，天河王子是我什么呀，我可没那么贱格，哪怕她成了歌神也跟我不相干！”

何丽华：“小云，话别说的那么绝。长得漂亮是优势，爱得漂亮才是本事。这方面你得向真真学习。”

乔真真在接手机：“哦，瑞文，你怎么嗓子哑哑的？感冒了，好点了吧，行，行，你最近都在办公室，忙就好嘛，我抽空来探望你。”

何丽华双眼斜睨着乔真真。

37

夜。

长堤上的咖啡吧。

这里是一个静谧诗意盎然的世界，肥硕的野芋叶泛着绿光，钢琴曲《秋日私语》轻轻流淌，抚平你的忧伤。梁小云与何丽华在这儿浅饮慢啜。

梁小云：“丽华，我烦死了。”

何丽华：“我比你更烦！”

梁小云：“不会吧，你像一只开屏雀，艳遇多多。你烦，别人就别活了。”

何丽华苦笑：“是吗。小云，恕我这张乌鸦嘴，说了你不要不高兴。”

梁小云：“只管说。”

何丽华：“天河王子，人帅歌靓，一旦蹿红，得道升仙，美女师奶会围得他水泄不通，所以你要多长心眼。”

梁小云：“我也明白，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加上我妈又一个劲反对。”

何丽华：“谁反对也白搭，天河王子的态度最关键。我问你，他对你究竟怎么样？”

梁小云：“他这个人我越来越弄不懂了。对我吧，有点爱的意思，又不是非爱不可。”

何丽华：“你们在一起话多吗？”

梁小云：“不多。他说我像邻家小妹挺可爱的。不过，我发觉……”

何丽华：“发觉什么了？”

梁小云：“发觉他跟真真在一起说得很投机，滔滔不绝。”

何丽华：“是吗？”

梁小云：“恐怕我多疑了。”

何丽华：“小云，对一个男人用心太重判断就容易出错。”

梁小云：“也许是吧。”

何丽华：“不过小云，这世界什么奇奇怪怪的事都会发生。”

梁小云警觉地：“什么意思？”

何丽华卖关子：“算了算了，不说了，说多错多。”

梁小云：“说嘛。”

何丽华：“小云你说，真真对大头怎么样？”

梁小云：“真真对大头没感觉。大头疯追，真真岿然不动，刀枪不入。现在更免谈了，真真身边有个老外疼着呢。”

何丽华：“是啊，奇就奇在前天晚上，凯司令大酒店西餐厅的包房里，乔真真与大头欲火燃烧，热烈拥抱。”

梁小云嘻地一声：“乱编，瞎说！”

何丽华：“千真万确铁板钉钉我亲眼所见！”

梁小云：“怎么会这样呢。”

何丽华气呼呼地：“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老外瑞文她要，周公子大头她也不放！她的心也太贪了！”她让侍客取来两瓶啤酒。

何丽华大口灌啤酒。

梁小云：“丽华，少喝点，我知道你心里很苦。”

何丽华燥热气愤：“小云，你说我蠢吗？我丑吗？我老吗？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她又大口灌酒，“大头，这个薄情薄义的大头，南国名城广州府，美女如云，有古典淑女型的，有领潮时尚型的，有新贵名媛型的，有海龟现代型的，追去爱去好了，为什么偏要在我眼皮底下，跟我的好姐妹纠缠不清！弄得我神思恍惚，茶饭不香，醋意翻滚，花容失色！在他眼里，我成了神台猫屎，我就那么神憎鬼厌吗？大头，这该死的大头，他应该知晓，我爱得有多惨，我都失去了自尊，让人笑掉大牙啊！大头，有眼无珠的大头，你会后悔的，要后悔一辈子的！”她又大口大口地喝啤酒。

梁小云：“丽华，别喝了，别喝了。”

何丽华用纸巾拭眼角的泪水：“没事。小云，你让我喝，你让我发酒疯，我心里堵得慌！”

梁小云：“丽华，我知道你心里好委屈，相信命，随缘吧，大头也不见得有多优秀！”

何丽华拿起啤酒杯在桌上猛地敲了一记：“他优秀？天底下优秀的男人都死光了！”

那边厢，乔真真与天河王子也在浅酌叙谈。

天河王子：“真真，太感谢你了。星海音乐学院小剧场的排期落实下来，我就放心了。这事全靠乔爸和你从中斡旋。刚才，你对小剧场王经理的一番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好佩服！”

乔真真：“别这么说，都是老同学，都是年轻人，出来闯，都不容易，能出点力就出点力罗。对了，小云挺关心你的冷暖，再忙，也要记得给她发个短信通个电话。你可不能冷落她呵。”

天河王子：“我跟小云在一起她话很少，经常冷场，不容易沟通。”

乔真真：“那你多说一点嘛。你是男人，多哄哄她。你要体谅小云，她爸妈反对你们的关系，小云心里有太多的不安，常常处在未知的忧虑中，你明白吗？”

天河王子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小云若有你的一半就好了。”

乔真真：“不准你胡说！”

猛地里，何丽华发现，转角处的卡位上，用小银勺在咖啡杯里搅着的正是乔真真，而面对面的就是天河王子。她十分讶异：“天哪！”

梁小云愣了愣：“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没地震啊。”

何丽华神色几分慌乱：“小云，你朝身后左边转角处瞧瞧！”

梁小云转身望去，顿时，她水润俊美的脸庞发僵了，她双手掩面，单薄的肩膀直哆嗦。

何丽华手搭她的背，轻轻拍着。

何丽华：“小云，镇定点，千万别让自己过不去。人家是鸭子划水在水面下做足功夫呢！我们走吧。啊，小云，你身子冰凉！”

梁小云垂头站立：“丽华，我没事，走！”

中加文化交流咨询公司

亮闪闪的黄铜招牌，上边写着中英文字样，悬挂在一幢绿树环抱的精致的小别墅门首。乔真真下了面包车，走入。

瑞文在门口笑迎：“乔真真，我的脖子等得像长颈鹿了！今天是星期天，特别宁静，你来这里就像度假。”

乔真真：“是啊，到了萝岗经济开发区，就像进了大氧吧，呼吸都顺畅了，刚才，车在起起伏伏的山里穿梭，就像泛舟在蓝色的大海里呢。”

瑞文：“乔真真，看来你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

乔真真：“是啊，爱屋及乌嘛。”

瑞文：“这个词你用得很到位。我在这儿上班，就像身处多伦多、温哥华郊外风光如画的小镇，身心格外愉悦。”

乔真真：“怎么样，感冒好了吧。”

瑞文用拳头敲了一记胸脯：“你说呢？”

乔真真哼哼鼻：“找个借口，把我骗来。”

瑞文：“不叫骗，是爱，想你！”

乔真真环顾偌大的办公室：窗外一排修竹摇曳着秋日的凉风。办公室里一应俱全，还有冰箱、电子炉、微波炉、吧台。吧台上铺着清雅的台布，置放着葡萄酒、高脚玻璃杯，竹篮里有几只圆头圆脑的面包以及五颜六色的佐料瓶子。

瑞文：“忙起来，我就不回城里公寓，吃住都在这儿。乔真真，今天我要给你露一手，我替你做一道美味可口的主菜。牛排、鸭脯腌好了在冰箱里，一会放入迷你烤炉就行。”

乔真真：“好啊，你安排得很周到。咦，好香，米兰花的暗香。”

瑞文：“米兰花就在那边窗台上。你说过，你家阳台就有一盆米兰，送出阵阵暗香伴你午睡。”

乔真真情切切地：“算你细心！”

瑞文：“乔真真，我准备去恩宁社区私伙局唱一曲《沙田夜话》，现在你

拉二胡我唱，听听我唱得怎么样。”

乔真真：“你很有诚信，没忘记这件事。”

瑞文：“那当然，牙齿当金使，这句广州话很好。”

乔真真端坐拉二胡。

瑞文欣赏着：“你的目光，你的琴声像月光下的泉水！”

乔真真：“喂，心不可二用。”

瑞文唱：“春夜暖，月夜清，沙田渠道水盈盈，万顷良田方方正正，月光照射似水晶。”

瑞文：“字正腔圆吗？”

乔真真：“唱腔吐字都对又都不对。”

瑞文：“为什么？”

乔真真：“没唱出粤曲的味道来。”

瑞文：“味道，这味道最玄乎最难琢磨。”

乔真真：“这中国味，粤味，不是一朝一夕能学到的，它是渗透在血液中的，要多年修炼才行。”

瑞文点着头：“要做中国女婿还真不容易呢。”

乔真真：“是的啰，你要有脱胎换骨的精神准备。”

瑞文拍了拍脑门，想起了什么，取来一只装饰洋气的大纸盒。

瑞文：“真真，你打开看看。”

乔真真：“什么哟？”她解开纸盒的彩带，“哇”地一声，拎出一件白色的胸前织有黛青蕾丝的长裙。

瑞文：“送给你的，喜欢吗？”

乔真真：“喜欢。瑞文，这是香港云裳公司的名牌，太大浪费了。”

瑞文：“是的，我在那里定制的，你试试。”

乔真真走进偏室，穿着新裙，艳光四射，款款而来。

瑞文：“真真，你穿上这身裙子，才是天仙一般的小蛮腰啊！”

乔真真兴奋地转了个圈：“好看吗？瑞文，你怎么知道我身材的尺码？这身裙子简直天衣无缝。”

瑞文：“我怎么会不知道，忘了？你曾经无数次倒在我怀里。”

乔真真点了点他的鼻子：“你真坏！”

在广东音乐“步步高”的粤曲声中，他俩翩翩起舞。跳至窗前，乔真真随手拉了拉窗帘，倒在瑞文怀里。她侧着脸，笑靥如花、耳环微摇，眉梢轻扬，送上热吻。瑞文激动地拍着乔真真的肩膀：“真真，真真……”，他颤抖的手指解着裙子的扣子。

乔真真：“不可以。柿子还没有转红！”

电脑激灵一声，瑞文放开真真，来到办公桌前。

瑞文：“乔真真我处理一下多伦多那边的紧急业务。那道主菜你会做吧，蕃茄、生菜、马铃薯打底，牛排、鸭脯肉盖在上边。”

乔真真：“放心，我会的，你忙你的。”

乔真真在吧台做前菜。她拿起一只蕃茄，瞧了瞧，皱皱眉，喃喃自语：烂蕃茄都泛黑点了，烂蕃茄怎么能吃。她又拿起一只仍是黑点斑斑。她切开蕃茄，闻了闻，里边水汪汪的。她信手将蕃茄统统扔进垃圾袋里。她在蓝花点的长方形的瓷盘里铺上碧绿的生菜，淡黄软熟的薯条，赤红粉酥的眉豆，上边盖了一层又一层烤好的牛排鸭脯肉，煞是好看。将它置于吧台中央，然后斟了2杯葡萄酒，又在网眼垫布上放妥刀刀叉叉。自我欣赏了一番。

瑞文兴致勃勃地过来：“呵，真真，我已闻到香味了，好手艺好手艺。”接着，他对着这道主菜双眼遛来遛去，蓦地惊觉地发现了什么。

瑞文一本正经地：“真真，你怎么忘记放蕃茄了，蕃茄在这道主菜里是绝不可省略的！”

乔真真：“我没忘记。你的蕃茄放了多少天了？都起黑点了，烂了，还能吃？！”

瑞文：“那蕃茄去哪了？”

乔真真：“扔了，扔进垃圾袋了！”

瑞文脸色沉了下来，严厉地：“扔进垃圾袋？这不好，这样很不好，这样非常不好！”

乔真真非解地：“什么不好，烂蕃茄能吃？”

瑞文气恼地：“这不是蕃茄烂不烂的问题，也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这是你对我起码的尊重！尊重！真真，你应该先征求我的意见，蕃茄要不要扔，因为我是主人，这是对人的尊重，你要学会对人的尊重，细节就是态度！”

乔真真：“瑞文，你太煞有介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你太莫名其妙了。瑞文，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吹毛求疵！”

瑞文认真地：“真真，你不可以这样批评我。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最懂得尊重人！”

乔真真啼笑皆非：“好了，不跟你争了，你这个人不好理解，你可以花几千块钱为女朋友买裙子，却为区区几只烂蕃茄耿耿于怀，还上纲上线！”

瑞文：“上纲上线是什么意思？”

乔真真气恼地：“懒得跟你解释。我无法接受你的指责。当然，也许我弄不清你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但我只能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事！”她拿起拎包，独自走了。

瑞文耸肩摊手，僵在那里。

夜。视频对话。

瑞文：上帝不允许每天都是晴朗的。

乔真真：上帝不会刚给人一枚糖果又冷不丁给人一巴掌。

瑞文：我会认真反省。

乔真真：我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中成长的，相互的交融会有一个过程。

瑞文：是的，在往后相互交融的日子里，我会令你满意。

一连几天，瑞文将玫瑰花送至小蛮腰甜品房的特写镜头。

小蛮腰甜品房。

门口，张贴着一张彩色的海报，海报上，‘天河王子金曲演唱会’几个字很醒目。海报中央，天河王子手持话筒的模样十分英俊、挺拔、阳光。

年青客人看了看海报，坐定：“哦，天河王子演唱会的票很抢手的，你们这里反倒五折优惠。”

服务员：“是啊，只要在本店消费100元，就可以买一张五折的优惠票。”

青年：“喂，会不会捞过界啊？卖甜品卖出戏票来了。”

乔真真笑咪咪上前：“不正常吗？甜了嘴巴，再来一次听觉享受，不错啊。我们跟主办单位有合作关系嘛。”

另一座位上，一位留寸头的男士，双鬓花白，身着白布唐装、烟灰西裤，脚穿圆头布鞋，饶有兴味地接过话：“这是个妙招，很好！”

乔真真打量了男士一眼：“这位先生对演唱会会有兴趣吗？您可以买两盒小蛮腰曲奇，凑够100元的消费，买一张优惠票。”

男士：“行啊。靓妹，你很有生意头脑！”

乔真真：“谢谢夸奖。我们这个行业竞争激烈，逼着你出新招。天河王子是我的师兄，他能闯荡到今天不容易，能帮就帮嘞，而且这是双赢的事。”

男士：“你们都是学生哥学生妹出来自主创业的吧。”

乔真真：“是啊，辛苦命，不过也乐在其中。”

男士：“很有劲头，佩服！对了，你们小蛮腰甜品房的广告纸都飞进我的邮箱里了。”

乔真真：“是吗，不好意思。”

男士：“我就在对面合富大厦办公。你说冯瘸子就能找到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小朋友’”。

乔真真：“您叫冯瘸子？”

男士：“我走路有点瘸。”他陡地站立走了两步。

乔真真：“快请坐快请坐，恕我不敬。”

这时，梁母梁父面色阴沉着急步而至。

梁母冲口而出：“乔真真，大经理，你手下小云病了，两天没吞一粒米，你关心过吗？”

乔真真：“啊，伯父伯母快请坐。小云没事吧？我给小云打过几次电话，她关机。昨晚，我去过你们家，怎么按门铃也没动静。”

梁母冷冰冰地：“乔真真，我来，通知你，从今天开始，小云不再在小蛮腰做了，也不稀罕副经理这个头衔，她入股的6万元务必三天之内退还给我们。”她瞟了瞟海报，“乔真真，我要奉劝你一句，你年纪轻轻不要八八卦卦当媒婆。那个天河王子的底细我们一清二楚，不就是流浪歌手嘛，哪怕土鸡变凤凰，滚水成上汤，哪怕他是张国荣第二，无限风光，也不关我们梁家屁事！你把我们小云弄得好苦好惨！万一她得了忧郁症，我找你算账！我唱衰你，唱得你没脸见人，唱得你甜品房没生意天天拍苍蝇！”

梁父扯了扯老伴衣角：“适可而止啦。”

乔真真平和地：“两位长辈，我听着呢，你们只管批评，我一定改。来，喝口细米露消消气。退股的事，我跟丽华商量一下，一定在三天之内解决，一分也不会少，行不？”

梁母：“就要你这句话。记住，三天后我来取。”

梁父梁母走出店门。梁母在海报前“呸”了一声。

一边厢的男士很有感触地：“看来小店与大公司一样，股东之间也有争纷，也有矛盾，总会有这个过程，靓妹，没事的，心放宽。嗨，你们的红豆沙汤丸够味。”他走到门口又转回来，“我先放下2千元，替我买8张演唱会的票，多退少补，劳驾你们送过来。”

乔真真一时里愣住了：这是何方神圣呢？突然她“啊”地一声：“合富大厦，一百多家商户，我去哪找冯瘸子？”

合富大厦大堂。

乔真真手拎胀鼓鼓的纸皮袋进入大堂。

乔真真向一保安询问：“请问冯瘸子在哪层楼办公？”

保安有点懵：“你说什么？冯瘸子？哪家公司的？”

乔真真反问：“知道我还问你啊。”

保安可疑的目光在她脸上扫着：“靓女，你没病吧。”他伸手在乔真真面前摇了摇。

高个子保安过来：“怎么了，找谁？”

乔真真：“我找冯瘸子，给他送点东西。他五十多岁，留个寸头，走路有点瘸。”

高个子保安恍然大悟：“哈，你是找原野环保公司的冯总吧，十八楼，上去再问问。呃，等等，人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你是他什么人？”

乔真真：“朋友啊。”

高个子保安笑道：“就是女朋友也不能冯瘸子三个字挂在嘴边喊啊。”

乔真真：“哇！”

43

原野环保公司总经理室。

乔真真轻轻敲门而入。

冯总：“哦小蛮腰来了，请坐，送演唱会的票？”

乔真真：“是啊，还有小蛮腰曲奇饼。我选了三样：瓜子仁曲奇、葡萄干曲奇、杏仁曲奇，请您品尝，你最喜欢哪一样，方便时请告知。”

冯总：“好，这是口头问卷，行，行啊，是个干事的。”

乔真真留意办公室墙上那幅巨大的黑白照片：一个精瘦的戴草帽的后生哥，一脸污垢，扶着一辆自行车吃力地上海珠桥，那车尾，两边各挂着一个沉甸甸油腻腻的铁桶。照片落款：当年冯猪溜。

乔真真望着这幅照片若有所思。

冯总：“能认出来吗？”

乔真真回头瞧了瞧冯总，点点头。

冯总不无感慨地：“三十年前，我是郊区冯村的养猪佬，每天傍晚，风雨无阻，骑车进市区饭店收猪溜。留这张照片，天天照面，无非是敲打敲打自己，人的劣根性就是忘本！至于改革开放后，我洗脚上田那些事就不必自吹自擂了，报纸卖得够多了。我如今做树木草皮生意，还行吧。”

乔真真：“冯总，那是朝阳产业，跟花木打交道环保而又有诗意。”

冯总：“确实很有诗意，你说我这条腿有诗意吗？”他卷起裤脚在腿上拍了一记，“那是去印尼的深山老林里考察供货现场摔的，滚落深沟断条腿算命大。”

乔真真惊讶地：“您这个当老板的还亲自去异国他乡虎豹出没的老林里钻啊？”

冯总：“姑娘，什么叫创业维艰？！生意场上，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伤筋动骨，咬咬牙，坚持住，也就挺过去了。啊哈，我成了教父了，没资格，现在的八十后九十后比我们强多了。来，我送你一张照片，我现在迷上摄影。”

照片：广州琶洲五星大饭店前，一排挺直硕壮的皇冠棕榈（风景树）在阳光下，灿然夺目。

冯总自豪地：“这排树就是我们公司从印尼进口的，那一片绿生生的草地上的草皮也是我们公司种草场的。好，有机会再聊，我对年青的创业者有一种天生的共鸣。”

乔真真感动地：“冯总，你给我上的这节课我一辈子受用！”

44

小蛮腰甜品房。

乔真真瞄一眼手上的表：“小兰，丽华来过电话吗？”

服务员小兰：“没有。对了，昨晚收工时，丽华姐给你留了一封信，在收银台的抽屉里。”

乔真真展信：“真真，从今天开始，我辞职不干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

走我的独木桥！”乔真真疑惑不解、双眉紧锁。

电话座机响。

乔真真接电话：“我是真真。噢，是何伯伯啊，您说，什么？丽华今天下午要飞往泰国旅游？跟谁？嗯，嗯。何伯伯，你别着急，不会有什么事的，好好。”

乔真真按手机。回答：对不起，暂时无人接听。

乔真真紧咬嘴唇：“心血来潮，突然出国，不会出什么事吧。”她关照了一下小兰，匆匆步出店门。

45

机场大厅。

乔真真急匆匆的步履，双目搜索四周。

何丽华与大头各拖一只拉箱进闸口。

乔真真诧异的眼神。她举起手臂又放下。她目送他俩，嘴角绽放几丝笑容。

乔真真发短信：鼓掌。

何丽华看信，回信：多余。

乔真真看信，回信：为何？

何丽华看信，回信：问你！

46

平安夜。广州塔（小蛮腰）上的餐厅张灯结彩，俊男美女纷至沓来。

乔真真与瑞文欢欢喜喜手牵手，俯视广州璀璨迷人的夜景。

瑞文深情款款注视着乔真真：“真真，你的目光像月光下的一汪清泉，我看着看着就咚一声掉进去了！”

乔真真抛去媚眼：“掉进水里没人救人。”

瑞文的目光磁在她眉宇间：“不要人救，浸醉水里，直到永远！”

乔真真：“你看我还没看够？”

瑞文：“一百年也看不够！”

乔真真：“你这般宠我，会把猫宠成老虎的。”

瑞文：“我就喜欢母老虎！”

乔真真发嗲粉拳敲他：“不干，不干，我有那么凶，那么可怕吗？！”

瑞文：“真真，报上登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将要来广州大剧院演出，到时，我请你看芭蕾舞剧《天鹅舞》好吗？宛若天仙的天鹅翩翩起舞，象征着吉祥幸福。”

乔真真：“好啊！我喜欢，我一定去！”

瑞文：“你要打扮得比天鹅还漂亮，我的加拿大的朋友都会去的，他们很想一睹你的云裳花容！”

乔真真：“会不会夸张点啊，不是丑小鸭就行了。”

瑞文：“一点不夸张，你就是九霄仙女下凡！”

乔真真开心地：“你真会夸人！瞧你心花怒放的样子。”

瑞文：“俄国芭蕾舞，芭蕾艺术的高峰，至善至美，这是一次诗与美的享受，是精神的佳酿，非常值得，不能错过！”

乔真真：“我一定去！我一定陪你！”

瑞文：“有你陪伴，我特别骄傲！”

47

星海音乐学院小剧场。

“天河王子金曲演唱会”的大红横额悬挂在剧场门首。台阶两边排着两行花篮。兴致勃勃的观众，熙熙攘攘、兴高采烈而入。

乔真真一身盛妆、引人注目。她的目光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当她发现梁小云的身影时急忙奔了过去。梁小云的眼角也映入乔真真的丽影，急步迎了上去。两个好久没照面的姐妹，笑盈盈地对视着，紧紧拥抱。

乔真真：“我特别希望在天河王子的音乐会上能见到你！”

梁小云：“我也是。我想你一定会来的。”

乔真真欣喜地：“你状态好极了，眼睛亮得会说话！”

梁小云：“是吗，我听了好开心！”

乔真真：“走，离开演还有时间，去那边坐一会，说点悄悄话。”

梁小云坐在石凳上，惴惴不安地：“真真，好对不起你嘛，我妈大闹退股，给你添乱了，还有……。”

乔真真：“没事，都过去了，还有什么？”

梁小云忏悔地：“我把好心当作驴肝肺误会你了。我认为你横刀夺爱，跟天河王子……。”

乔真真：“有这事？我还第一次听说。你怎么不当面跟我说，一直憋在心里，把你给憋坏了。天河王子对你好吧。”

梁小云：“挺好的，对我真的挺好的。他叫我小妈！”

乔真真：“叫你小妈？哈，有意思。”

梁小云：“在我眼里，天河王子除了唱歌，是个最笨的孩子，处处要人操心照顾。他就像我的儿子，我是他妈！”

乔真真激动地：“太棒了！你们彼此有这种感觉，那是天底下最棒的感觉！小云，你是广州府里幸福人！”

梁小云：“真真，小蛮腰甜品房还能收留我吗？”

乔真真：“小蛮腰甜品房的大门为你敞开，那是你的家，是我们的家！”

48

剧场里。

天河王子放声歌唱《小蛮腰》。

歌声：五彩祥云的黎明，我仰望你高入云端的身影，你婀娜妖娆与云山遥相呼应，你绚丽高贵与珠水甜蜜亲吻，小蛮腰阿你是我心中的女神，广州人的风采从你脚心升腾！

观众掌声雷动。梁小云的双眼闪烁着感动欣喜的泪光。乔真真紧捏女伴的手，悄声地：“天河王子能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

49

广州大剧院。

天鹅舞正在演出。俄罗斯艺术家们精湛的演技，博得阵阵掌声。

瑞文左顾右盼焦急等待的神情。他旁边是一个空位。

50

乔真真快速从出租车上下来。

乔真真飞快的脚步。

乔真真奔上广州大剧院的台阶。

广州大剧院的大门打开，观众散场。

乔真真看手腕上的表，长叹一声。

51

瑞文的小轿车里。

瑞文神色凝重：“你没有兑现你的诺言！”

乔真真撸他的后脖子：“别生气。我真的记错时间了，很对不起。最近，店里的资金链断裂，加上帮天河王子筹备演唱会，弄得焦头烂额。”

瑞文：“你应该懂得诚信无价！一个人假若没有诚信的品质，那么，就是一只烂苹果！”

乔真真：“瑞文，跟女朋友说话温和一些行吗？”

瑞文：“我能温和吗？世界一流的芭蕾舞演出与天河王子的演唱会相比，一个是大象，一个是蚂蚁。再说了，天河王子是朋友，我是你的恋人，哪个重

要？”

乔真真：“我承认我是你的恋人，我也承认俄罗斯芭蕾舞闪烁着辉煌的艺术之光，但，在我心中天河王子首次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同样星光灿灿，我不能不参加。即使我没有记错时间，我也会抱歉地告诉你，我不能陪你去观看，因为，在这个有意义的时刻，天河王子太需要获得尊重，获得对他的爱，对他的鼓励与支持！他仅仅是在唱歌吗？不，他是在歌唱生命的希望，歌唱生命的阳光！他传递出一个信息：人的脊梁骨是靠自己挺直的！”

瑞文：“你的话不好理解，你轻重倒置了。真真，你生活的圈子太小，目光短浅，你对广阔的世界知之甚少，你思想里还残存着不少你们中国的传统的守旧的东西，所以你有太多的偏见，这不可取！”

乔真真面带愠怒：“瑞文，你不必教训我！今天的中国姑娘，广州姑娘，她们有国际视野，她们会和老外发生爱恋，但必须是平等的关系，平等的交流，她不会企求洋嫁来委屈自己，她们有自己的尊严，她们重情重义，以自己的价值观做人行事！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瑞文：“真真，你扯远了。你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份量有多重，你刚才说的与我们的恋爱不搭界。”

乔真真着重地：“太搭界了。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成长，跨民族的爱情自然有许多不确定的变数，你想我成为你的新娘，你就要努力中国化，我不可能加拿大化！”

瑞文颇认真地：“乔真真，你太霸道了，太不可理喻了，这样下去，我们的爱情会夭折的，你会后悔的！”

乔真真冷傲地：“你放心，我乔真真宁可像橱窗里过时的时装无人问津，也不需要身边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牧师来改变我！停车！”她打开车门，跨出车外。

瑞文的车在一旁跟着。

瑞文探出头：“真真，上车！真真，你的心不可以比冬天还冷，我们应该拥有春天！”

乔真真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

52

雨里。横街，小蛮腰甜品房斜对面的大马路。

一高耸巨大的吊机正轰隆隆地掘地，马路四周布满了绿色塑胶的阻隔墙，行人挤在变得窄窄的人行道上路过。

不少围观者。

那边，小蛮腰甜品房变得静幽幽的无人驻足而入。

那个烘焙房的老板，幸灾乐祸地：“我早就预料到小蛮腰甜品房威风一时的，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让我说中了吧。上边早就放风了，这里迟早要修隧道，这下三个靓女撞板啦。”

路人：“是的罗，尘土飞扬，谁敢来，还有屁生意做啊。”

尘雾中，吊机怒吼，长臂高高举起徐徐放下，来来回回。

53

小蛮腰甜品房里。

梁小云叹气：“真真，怎么办，还坚持到几时啊？整整一个下午还做不了三百元的生意，总不能天天站在这里拍苍蝇，白付房租水电人工费啊。”

乔真真心事重重地：“这一次真的伤筋动骨罗。”

梁小云：“真真，你过来看。”她朝店外左边厢指去。

左边一溜商铺都乌灯瞎火关门大吉。

梁小云伤心地：“真真，小蛮腰甜品房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十月怀胎，花了多少心血，就这么夭折了，我心好不甘！真真，你说怎么办？”

乔真真坚毅地：“咬咬牙，顶住，吃谷种。”

梁小云：“吃谷种？说吃老本是吧，也吃不到一年啊，这修隧道起码折腾一年半载！”

乔真真：“小云，人是活的，总不能活生生给憋死！办法要比困难多。我

们两个就不能愁面哭脸，要给员工们笑脸，增强信心！小云，我们才二十出头，青春就是不服输，对吧。嗨，放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鼓鼓气。”

高昂、雄壮、浑厚的《命运》旋律在店堂里回荡。

瑞文与几个老外兴致勃勃地来到。

瑞文：“哦，我们几个都是不速之客，都是吃货，来这里品尝中国汤丸，中国曲奇饼。”

乔真真一边招呼来客，一边对瑞文嗔道：“瑞文，你明明知道最近我心里像长了草一样，你还来凑什么热闹！”

瑞文：“哈，美丽的女神，你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知道你这儿生意清淡，我叫几个朋友过来乐乐，旺旺人气嘛！”

乔真真：“算你有心啦。”

瑞文乐滋滋地跟友人们说：“各位，我是在夜里，在雨中，在这儿，小蛮腰甜品房，与乔真真小姐同唱一支广州民谣《落雨大》，开始我们的爱的征程。”

乔真真啼笑皆非：“瑞文，你抽了哪根筋发什么疯啊！”

瑞文：“现在就是要发疯！越发疯，越开心，给大家鼓励。来，真真，我与你，大声唱！”

瑞文唱：“落雨大，水浸街……。”

乔真真感动地跟着哼唱。

外边，雨下个不停。

54

小蛮腰甜品房附近的横街。

瑞文与瑞文母亲从小轿车里下来。

瑞文：“妈妈，你突然从多伦多飞来广州，又不让我事先告诉乔真真，她会觉得很意外，很失礼，没能到机场迎接你。现在我给她电话，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瑞母：“不用。瑞文，这一年来，你不断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的中国女友是多么温柔善良。好啊，温柔善良是女人永恒的香水！妈妈很好奇，百闻不如一见嘛！哦，上帝，没准备的相见不是更有趣、自然、真实吗？！”

瑞文：“妈妈，你不按照常规出牌，你跟我一样，有点‘二’！”

瑞母：“‘二’？二是什么？”

瑞文：“‘二’的含意很丰富，慢慢跟你解释。”

瑞母：“你这个人中国住久了，沾上了东方的神秘气息。”

瑞文：“不会不会。广州人很爽，一点也不神秘！”

瑞母举目四望：“唷，这条小街也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广州高楼林立，否则，那么多人往哪住啊。”

瑞文：“妈妈，你看到了吧，广州人都很阳光，都很忙碌，脚步匆匆，生气勃勃。”

瑞母：“是的，香港也是这样。这次，我大开眼界了。中国人勤劳，所以中国的发展世界瞩目。瑞文，小蛮腰甜品房在哪里？”

瑞文手一指：“就在前边街口，你马上会看到你未来的中国儿媳妇了。”

瑞母：“你那么自信？乔真真一定会成为你的新娘？”

瑞文：“我相信只要真心，再硬的金属也能熔化！”

瑞母：“瑞文，你的眼里只有乔真真！”

瑞文：“是啊！”

瑞母：“你想过吗？乔真真是中国姑娘不是多伦多妹子。”

瑞文：“这一点我非常明白。妈妈，爱情无国界！”

55

小蛮腰甜品房。

梁小云正用心地布置着大厨窗。厨窗里，小蛮腰汤丸、小蛮腰曲奇、小蛮腰蛋糕的特制立体广告格外艺术、别致、喜气、诱人。乔真真头上扎着一条丝巾，站在人字梯上擦抹小蛮腰甜品房的招牌。

瑞母好奇的眼神。

瑞文喊道：“真真，快下梯，瞧瞧谁来了。”

乔真真看到一位外国中年知性妇女正笑咪咪地向她挥手。

瑞文：“这是我妈妈，昨晚刚到广州。”

乔真真“啊”了一声，惊喜地跳下梯子，快步上前。

乔真真与瑞母握手，热情地用英语：“欢迎，太欢迎了，您不远万里来到广州，旅途辛苦了！哦，阿姨，您好年轻，好优雅，好漂亮！”

瑞母：“谢谢谢谢，美丽的乔真真！”

瑞文手指脖子，示意解开丝巾。

乔真真解下丝巾，露出一张清俊的脸。

瑞母眉梢轻扬，喜悦地抚摸乔真真的脸庞：“太漂亮了，难怪瑞文神魂颠倒哩。”她从头到脚打量着乔真真。“小蛮腰，你就是广州的小蛮腰！”她对瑞文道：“她们在搞清洁。”

瑞文：“这里附近在挖隧道，尘土大，所以真真她们天天亲自动手把店堂打扮得光鲜亮堂，让客人进来舒舒服服。”

瑞母赞道：“姑娘们的心思很美丽。”

瑞文：“妈妈，广州姑娘很注重身材苗条，她们在运动，减肥。”

瑞母频频点头：“真真姑娘，我在多伦多结识一位广州姑娘，她很勤快麻利，很会动脑子，开了一家五颜六色珠光宝气的手机挂饰店，亲自回中国进货，亲自站柜台，生意越做越大。我看见她就想到你。我特别喜欢，自主自力自尊的女孩子！”

乔真真用英语：“谢谢阿姨夸奖，我会努力的。”

瑞母：“真真姑娘，瑞文跟中国有缘，有广州心结。他这个人古灵精怪，特立独行，异想天开，也常常犯傻。你多指点他、帮助他，开导他。瑞文很坦荡，他告诉我，你俩也会闹别扭，也会争吵，也会冷战。我跟他爸爸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爱情就像头发，时间长了会乱，要梳理。”

瑞文：“真真，我妈是中学老师，老师的语气就是这样的。”

瑞母：“你在说我什么？”

瑞文用英语：“我说妈妈上课很受同学们欢迎。”

乔真真她们在一旁抿嘴笑。

春夜，东方宾馆西餐厅，灯光迷离，背景音乐袅袅。

乔真真与瑞文衣着时尚闲适，步入西餐厅，引来不少惊叹欣赏的目光。

瑞文斟酒：“真真，你留意了吗，周围的俊男美女都看着我们俩呢。”

乔真真：“别自作多情。我发现你这个人挺自恋的。”

瑞文：“不是我自恋。是人家羡慕我身边有一位纤纤风姿的美人儿。对了，真真，我带来了一本书，你会喜欢的。”

那是一本瑞文编写的《广州的吃喝玩乐》。

乔真真翻着书：“太好了，图文并茂。瑞文，这书你以第一人称来写很亲切，这是你在广州一年多的心路历程哩。祝贺你！”

他俩碰杯。

瑞文：“真真，请你看看我的脖子之上有什么变化？”他的脑袋摆动。

乔真真：“哇，是啵，你把你心爱的长头发剪了，小辫子也不见了。”

瑞文：“这说明什么？”

乔真真：“清爽啊。舒服多了，我喜欢。”

瑞文：“不仅仅是这一点。你知道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乔真真饶有兴趣地：“你说呀。”

瑞文：“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认同对方的习惯。我知道，你也旁敲侧击地说过，你喜欢我留个普普通通不张扬的西装头，你喜欢男士的绅士气派。所以，我认同你的审美取向，你的审美习惯，把长发剪了。”

乔真真好感动，有些情乱意迷：“瑞文，你太贴我心了，你下了好大决心哦。”她拍着对方的手。

瑞文：“是啊，这长发我留了十多年，每天早晨我对着镜子用手指梳理几下，就会有一天的好心情。呵，习惯就像一只狗，你把它养大了，它就成天跟着

你。真真，因为你，我才痛下决心的。”

乔真真：“谢谢你，瑞文，你这般宠我！女人是属猫的，没有男人的宠爱，这朵花就会枯萎。”

瑞文：“真真，你没有觉得我在努力中国化吗？用你的话说：脱胎换骨。”

乔真真：“真是委屈你了。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广州姑娘太偏了是吧。瑞文，我曾经无数次地拷问自己，我能不能变成西化的黄皮白心的‘香蕉女’来适应你。不能，绝对不可能。我的祖母那一代的妇女，为了改变命运，她们远渡重洋、洋嫁，把自己变成‘香蕉女’，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心理扭曲过程！时代不同了，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所看到的广州女孩，多么神气，多么自尊，多么的让你头痛，对吗？”

瑞文：“真真，那我变成白皮黄心的‘蕃薯男’可以吗！这种异族的婚姻必须有一方得彻底改变，否则，只能是开花不结果。”

乔真真：“瑞文，你说得对，你绝顶聪明。然而，说是一回事，那渗透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的改变却又是一回事呀。”

瑞文：“真真，我妈妈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此时此刻，良辰美景，我对你有个请求！”

乔真真笑言：“别这么隆重，只管说。”

瑞文神色正经地：“乔真真，我真诚地请求你接受这枚钻石戒指，答应我，嫁给我！”他“嗖”地跪了下来。

四周的客人“刷”地站立，为这对恋人鼓掌。厅里，美妙的旋律响起。

乔真真被瑞文的突然袭击弄得好窘。她双手扶起瑞文。

乔真真动情地：“瑞文，你这番心意我领了，这枚戒指一时里还不能戴在我的手指上，再给我一些时间好吗？让我多一点享受恋爱心跳的感觉好吗？让我再甜蜜地观察观察你好吗？”

瑞文一连几个No：“不要观察，观察不好。我肾绞痛，曾在医院急诊室的观察房躺过，那种感觉太不是滋味！”

乔真真笑道：“瑞文，你又犯‘二’了”。

瑞文：“乔真真，你的意思是我们还需要磨合对吗？”

乔真真：“是的。”

瑞文：“真真，你们上一代人的婚姻，不少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后来才慢慢磨合，不是也挺幸福。真真，答应我，我们白头偕老！”

乔真真哧哧地笑：“你现在就已经一头灰白的头发了呀！瑞文，我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应该明白，相爱容易相处难！我不希望粗糙结合遍体鳞伤分手！再说了，我现在焦头烂额，愁肠百结，正千方百计地让小蛮腰甜品房从困境中突围！瑞文，你要多多体谅我啊！”

瑞文神情失落怅惘：“好吧，我说服不了你，我只能苦苦等待你的召唤。”

乔真真抚了抚他的后脑勺，情深意笃地：“你真好！”

瑞文：“真真，甜品房的事，你不用太发愁，在我心中，天大的难事也难不倒你乔真真！”

乔真真柔情蜜意地瞧着瑞文。

57

电闪雷鸣，横风斜雨，马路上。

乔真真的面包车熄火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她从车上下来，淋得像只落汤鸡，裤脚滴水，又冷又湿，不断哆嗦。她在面包车旁转来转去，心急如焚。

58

乔家。

乔母在厨房忙碌。案头上，白切鸡、烧鹅、石斑鱼，正待上盘。客厅的花几上一盆红菊、一盆白菊开得正盛。

乔父穿着宽松的贴身的西装自嘲：“哈，我这个人穿龙袍不像太子！”

乔母见道：“喂，大菩萨，你好心啦，把领带系上。”

乔父：“系上领带，我透不过气来。不必太正规，又不是见省长，不就是请瑞文母子俩吃顿便饭认认路嘛。”

乔母：“虽说瑞文还不是我们家洋女婿，总是你女儿的男朋友，况且他妈千里迢迢来广州一趟也不容易，礼数一定要周到才好。”

乔父：“好好好，我即刻就系上领带。哦，有没有搞错，真真怎么成了失魂鸡，今晚她唱主角，还不登场。”

乔母：“是啊，火烧眉毛了，万一，瑞文母子先到了就真的失礼了。”

乔父：“老外说英文，我们讲中国话，如何交流？鸡同鸭讲啦，那就好玩罗。”

乔母接电话：“啊，真真，怎么不见你人影？嗯，嗯。老爷车又熄火了！怎么办？嗯，快点‘打的’回来。客人还没到。”

乔父：“啊，比做戏还巧！”

59

乔真真正焦急万分时，一辆轿车在她身边停下来。

冯总打着伞跨出车外：“乔真真，车熄火了？快快进我车里。”

乔真真湿漉漉的身子挪进车里。

冯总：“去哪来？”

乔真真：“唉，一言难尽。我们甜品房附近修隧道，弄得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刚刚去了海珠湖管理处商谈，想把小蛮腰甜品房迁过去。”

冯总：“顺不顺？谈妥了？”

乔真真：“有钱就顺罗。租个铺面连装修少说也得二十多万，这钱还不知怎么变！”

冯总：“30多万够了吧。乔真真，我帮我解决。”

乔真真欣喜地：“真的？！你信得过我？”

冯总：“怎么信不过，小蛮腰甜品房这个品牌我看就远远不止这个数！”

乔真真：“您真的这么看重它？！”

60

冯总：“我看中你这个年青人是个干事的人！”

乔真真：“我给您写借条利息照付。”

冯总：“不用这么复杂。在商场打滚，谁都会碰上伤筋动骨的事。你松动了，再还钱也不迟。”

乔真真：“冯总，我可遇到您这个大贵人了！”

冯总：“我也不算什么贵人，我这个‘猪潲冯’挨过苦，知道你们出来打拼的苦情！现在去哪？”

乔真真：“回家，家里还有客人等着呢。”

冯总：“行，我送你。”

乔真真：“我这破车怎么办？”

冯总：“好办。我打电话让人来帮你处理，你放心！”

乔家客厅。

瑞文与瑞母已到。

乔父为他俩斟茶，是小杯子的功夫茶。

瑞母喝了一口，欣赏着紫砂小杯上的一片兰花，连声赞道：“精致的中国艺术，太美了！”她旋即留心地看着墙上镜框里的戏照。

瑞文在一边解释。

瑞母对乔父说：“你是粤曲艺术的音乐家，了不起！在加拿大，写古典歌剧乐曲的专家特别受人尊敬！”

瑞文翻译。

乔父：“谢谢，我称不上专家，我是玩粤曲音乐的，好这个，是个普通的音乐人。”

瑞文翻译。

瑞母：“乔先生很谦虚，金色的稻穗才会低头的。”

乔父听了瑞文的翻译，向瑞母伸出大姆指。

这时，乔真真到，气喘吁吁。

乔真真对瑞母用英语：“对不起哦阿姨，我的老爷车闹情绪，不肯走，迟到了，太失礼了。”

瑞母怜惜地：“你淋湿了，快去换衣服。”

餐桌上，一桌子的菜，十分丰盛。

主客频频举杯。

乔母：“喝汤，喝汤，随乡入俗，饭前喝汤，开胃。”

瑞母喝了一口：“好喝，汤很鲜美！”她用汤匙在碗里搅了搅，“啊”地一声：“鸡脚，怎么会有可怕的鸡脚？”

乔母不解对方的意思：“您说对了，这是鸡脚加上猪骨、眉豆一起煲的老火汤，很补身的。”

瑞文在一旁抓耳挠腮：“妈妈，你吃不惯，我来喝。”

瑞母：“这不可以喝！”

瑞文无奈地点点头。

乔父看在眼里：“撞板了”。

乔母：“不要紧不要紧，西餐的牛尾汤我照样不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口味不同。来，尝尝这个菜：黄瓜、西红柿加沙律酱凉拌。”她在瑞母碟子里添了一勺。

瑞母用筷子小心地在碟里拨了拨：“咦，这黑黑的，墨绿色的丁丁是什么东西？”

瑞文：“妈，这叫皮蛋，腌过的特殊处理过的鸭蛋。广州人还喜欢用皮蛋来煲粥、降火！”

瑞母轻声地：“我怕！”

乔父机灵，急忙替她换个碟子，用公筷夹了白切鸡烧鹅还有一块酱卤的猪耳朵。

瑞母：“谢谢。这白切鸡我在多伦多唐人街吃过，很鲜嫩的。”然后，她用筷子动了动猪耳朵，心慌地：“这是什么？”

乔父：“这是猪耳朵。”他两只手在两边的耳朵上扇了几下，“我们平时

会买酱卤猪耳朵回来下酒的。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俏冤家’”。

瑞文翻译。

瑞母皱眉。

乔真真都看在眼里，跟着妈妈进了厨房。

乔真真：“妈，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乔母：“我是好心，想弄点老外没吃过的图个新鲜。到广州人家里作客只能吃粤菜嘛。这清蒸石斑鱼母子俩能吃吗？”

乔真真：“勉强吧，老外怕刺，爱吃没刺的鱼块。”

乔妈：“这腐乳炒通菜行吗？”

乔真真：“不行不行。瑞文最怕腐乳味。”

乔妈：“行行行，别端了，只能让母子俩可乐送面包了。”

瑞文站立：“谢谢伯父伯母，粤菜很美味，真的很美味！”

瑞母也表示感谢。

临别前，乔爸取来一个长条子的精美的纸盒子，里边是一个香妃竹制的骚痒痒的‘不求人’。

乔父道：“瑞文妈妈，不成敬意，送你一个‘不求人’。加拿大冷，皮肤容易骚痒，有了它，就不求人。”

瑞文翻译。

顿时，瑞母脸色大变，让儿子收下。然后对瑞文严厉地：“人家怎么知道我有皮肤骚痒症，这是隐私，是不是你跟乔真真说的？”

瑞文：“妈妈，我绝对没说过你的隐私，人家是一番好意。”

瑞母：“我非常不高兴。”

瑞文瑞母离去。

乔父：“这顿饭吃出麻烦了。也好，让矛盾提前暴露。饮食是一种文化不能强求一致。”

乔母：“唉，不是一类人难进一家门！”

乔真真双眉紧锁，闷声不响。

小轿车上。

瑞文：“妈，这顿饭你吃得不太开心。”

瑞母反问：“你开心吗？”

瑞文：“乔真真一家人很真诚的。”

瑞母：“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瑞文：“乔真真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中国女孩。”

瑞母：“妈妈跟你的看法一致。”

瑞文：“我俩的关系你可给点意见吗？”

瑞母：“乔真真的甜品房不是要关门了吗，她应该去你的中加文化交流咨询公司，她会是你的好帮手。更重要的是在你们公司的氛围里，她会逐渐变化。”

瑞文：“变化？”

瑞母：“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

瑞文：“这对乔真真来说很困难。就像跟我一样，我在短时间里很难彻底中国化，但我朝这面努力，我有信心。”

瑞母：“你的代价太大了。你可以帮助她，让她到多伦多来读大学。中国不是有许多学子出国留学吗？只要三四年功夫，乔真真就可以变成你爸爸，你兄弟姐妹，你姑姑叔叔都能接受的中国媳妇！”

瑞文：“凭着我对真真的了解，她不会到多伦多留学。人各有志，她热爱广州，她正雄心勃勃地在创业哩。”

瑞母：“你对乔真真痴迷到极点，你让我失望！”

瑞文：“乔真真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会陪她到多伦多看拉斯加大瀑布，到时你会喜欢她的。”

瑞母无语。

夜。

乔真真家。

何丽华神情忧伤地来到乔真真家门口，犹豫了一阵，才按门铃。

乔真真开门：“哇，丽华，是你啊，太好了，太好了！”

何丽华心事重重地：“真真，你还恨我吗？我能进来吗？”

乔真真：“别说傻话！进来进来！”她搂着何丽华的肩膀进了卧室。

乔真真：“丽华，你最喜欢喝柠檬冰茶，我替你做一杯。”

何丽华：“真真，我怀孕了，不能喝生冷的，你别忙了，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诉说。”

乔真真：“怀孕了，大喜事，你怎么愁眉苦脸象个苦瓜似的。是大头的？”

何丽华：“嗯，是大头的。女人怀孕本来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我爸还去了南海大佛那边烧了纸钱感激菩萨保佑让母子平安呢。周老板也放话了：怀个男孩，你何丽华是珍珠，即刻奉子成婚，开一百桌庆婚喜宴，怀个女孩就是鱼眼珠，婚宴减半50桌！”

乔真真：“哇，周老板老封建！”

何丽华：“我偷偷照了B超，是男孩！”

乔真真：“那你还愁什么呀，母凭子贵！”

何丽华‘唉’了一声，痛苦地：“天有不测之风云，周家大祸临头了！”

乔真真：“出什么事？”

何丽华：“周老板的宝华公司卷进了一桩走私大案，周老板进去蹲板房了，公司给罚得破产了。”

乔真真：“大头呢？”

何丽华：“他跟案子没牵连，但供货商听说宝华倒闭，债主们都上门逼债，大头只得外出躲躲。真真，我现在身怀六甲走投无路了，往后我怎么办啊？！听说我们的甜品房也不行了，是吗？”

乔真真：“甜品房确实遇到大难，不过又起死回生了，好多好心人伸出援助的手，连市妇联的大学生创业基金也答应帮我们。现在，正在海珠湖那边重起炉灶，明天就开始装修新的小蛮腰甜品房了。丽华，你放宽心，你来得正好，正需要你，你的儿子就是我们小蛮腰甜品房的儿子！”

何丽华泣不成声：“真真，我真没脸见你啊，大头跟我全说了，我冤枉你了。”

乔真真：“丽华，我们永远是好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何丽华紧紧拥抱乔真真，抽噎着：“真真，真真！”

63

一年之后。

小蛮腰甜品房股份有限公司的送货车，穿梭在美丽宽广的花城大道上。车的前座，端坐着眉笑眼开的乔真真，她挥手向广州塔（俗称小蛮腰）挥手致敬。旁边跟随着瑞文的小轿车，车忽前忽后，他不时地向乔真真飞吻。

小蛮腰甜品房股份有限公司萝岗分店的送货车行进在萝岗经济开发区绿树森森的公路上。驾车的是大头，何丽华抱着婴儿坐在一侧，她脸蛋笑成一朵花。

小蛮腰甜品房股份有限公司番禺分店的送货车，在番禺大道上疾驶，驶向南站新区。梁小云神气地驾着车，天河王子坐在一边哼着小曲。

乔真真、何丽华、梁小云青春的面影。叠影。

紫夜

□ 张欣

方格是一个摄影师，男，27岁，长相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大，偏黑的脸上还透着一层淡淡的沧桑。他个子不高，偏瘦，结实，用四个字形容只能是过目即忘。

方格在大学读的是新闻系，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单位的图片社工作，跟大多数一心向公的年轻人一样，尽管活多钱少，但图到了一份稳定。可惜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后，许多单位分分合合，图片社则是给取消了。这种情况有点像汪洋大海中的无名小岛，被海水吞没是迟早的事，而且无声无息。

每个人都需要生存，庸俗的生活把我们变得无比庸俗。

方格现在在一家影楼当摄影师，影楼取名同心，以婚纱摄影为主。方格拍这玩意儿拍的想吐，但仍有大量的订单在等着他，因为忽然有一天，拍婚纱照就变成了中国人进入婚姻的入场券，甚至你不摆酒都可以，但不照千篇一律的照片那就等于没结婚。

按照方格的想法，等挣够了一笔钱，就该干嘛干嘛，但一定远离毒品，远离婚纱摄影。

这一天是周末，整整一个白天，方格都在流花湖公园为一对新人拍照片。直到晚上八点，才和两个助理收工并开着那辆花团簇锦装模作样的老爷车回工作

室。助理去买了几个盒饭，方格这才觉得饿了，因为他工作期间只喝水，不吃东西。于是他一边吃饭一边翻看下一周的工作安排，表情淡到没有表情。也就是在这时，工作安排中的一张计划书引起了方格的注意，在这张普通的表格里，顾客要求的一栏里写着，女主人希望在一片熏衣草的海洋里单独照一张照片，以示正式告别青春岁月。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像一束小小的火苗，瞬间就点燃了方格手上的那支烟。当然，方格并不抽烟。

以往的顾客要求都是什么如梦如幻，幸福的像花一样，现实可操作版的还有泰坦尼克式，也就是双飞燕那个姿势，上海滩式，许文强和冯程程相视一笑的样子，以及蓝色生死恋等一系列的韩剧模式，总之无奇不有。但为什么这句话会让方格的心里咯噔一下呢？

原来，此时的方格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他的初恋女友汪一玄。

二

当年的一玄只有19岁，方格也不过20，分别是大一大二的学生。

有一次学生会组织自由结社的同学们郊游联谊，方格自然是摄影社的，坐在长途汽车上，身边是一个秀气的女孩，她长发披肩，一双眼睛的瞳仁又大又黑，脸上一半是纯真一半是笑意。她穿一件白衬衣，下面是一条淡紫色的碎花长裙，布鞋，鞋后跟有长长的布带一圈圈地系着她又细又白的脚踝。方格心想，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是中文系的。又看她随身背一个扎染的布包，包口露出一对鼓槌外加几支熏衣草。方格忍不住问道，你是中文系的吧？女孩回道，我是数学系的。方格暗自吃了一惊，早就听说今年的数学系只招到3个女生，想不到竟让他碰上三分之一。

方格又道，你在哪个社团？女孩道，我在管弦乐团敲定音鼓。

车早就开了，满车的欢歌笑语，年轻人在一起的气场就是天下无敌，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对小男生小女生，包括他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日后会上演什么动人心魄的故事。

方格觉得这个女生挺神奇的，你跟她说话她会很友善，你不说话她便看着窗外，恬淡而且安静。于是方格又说，你喜欢熏衣草？女孩笑而不答，只微微点点头。这时方格很自然地伸出右手，自我介绍道，方格，新闻系大二。女孩也伸出细长的右手道，我叫汪一玄。两只手就这样握在了一起。

后来他们熟识了，一玄才对方格说，她喜欢熏衣草朴素的样子，淡淡的香味，和那种纯正的紫色。

那次郊游，方格只觉得自己的眼睛被一支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四处游走，但每一次进入他视野的都是一玄，她的清新秀美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中，反而是鲜活夺目的。而那些平时俏丽的女孩子，在青山绿水间却有些逊色。方格没有细想这之间的缘故，只是在不知不觉中为一玄抓拍了好几组照片。

回来之后，方格挑了一张一玄仰面望天的照片，满满的都是女孩子的纯真和渴望。洗印出来装进一个木质的相框里，拿去送给一玄。一玄有些惊喜，连说谢谢。为此，一玄还请方格喝过一次冰饮料，两人相谈甚欢。

不过，初识的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方格发现，汪一玄根本不乏追求她的裙下之臣，别看她年纪轻轻一付无知少女的模样，其实还挺招人的。有一回在学五食堂，方格无意中发现一玄站在那发愣，他走上前去跟她打招呼，一玄说她想包饺子，但是挤不进去。其实同学们都知道学五的饺子好吃，但因不是炒菜不怎么赚钱，所以每天推出的量绝少，根本供不应求。方格说，我去帮你买吧。同时正要接过一玄手里的碗，却有一只大手早把饭碗抢去，转眼一个回合，饭碗便变戏法似的装满了饺子。抢碗的男生是管弦乐队的小号手，不知是哪个系的，长相高大俊朗，显然是一玄的护花使者。还有一次，方格在学校门口，看见一玄上了一个四眼仔的吉普车，谁都知道那个四眼仔是个富家子弟。

方格有些灰心了。

他又不是什么帅哥，又没有钱，父母亲都在钢城马鞍山，是最普通不过的工人，他出来读大学，学费还是亲戚们凑的，也借了一些外债。他用的照相机是一年没吃早餐在二手市场上买的。总之他是没有多余的钱哄女孩子开心的。想清楚之后，方格虽然心里难受，但还是决定再也不去找一玄了。

时光如水，缓缓流过却永不付还。转眼间方格已经读大三了，尽管时有与

一玄的偶遇，但一般都是在人多的场合，无非是客套的点头微笑，毫无意义。

那时的方格，开始勾画自己的未来，他觉得自己应该现实一些，回到家乡找一家报社工作，尽快挣钱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然后找一个贤慧的女孩子结婚生子。所谓的自由恋爱其实在哪个朝代都是奢侈品，都需要许许多多的先决条件，爱一个人更是有条件的，什么天雷勾动地火，什么有爱饮水饱，那种不管不顾就爱疯了的事基本都属于鬼话连篇。

一天傍晚，方格在阶梯教室听完一个专题讲座，在回宿舍的路上，他碰上了匆匆而过的一玄。一玄显得十分慌乱，所以并没有看见他。他也是脱口叫了一声一玄。一玄站住了，回过头来，如常的点头微笑，只是笑的有些僵硬。

打过招呼之后，方格正准备离去，却又分明听见一玄连叫了他两声，于是他停下脚步向一玄走去。天色业已黯淡，一玄的眼神也是黯淡的，她盯着方格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道，方格，你能陪我到医院去一趟吗？她本以为方格会惊问，你病了吗？但是方格没有，他只是平静地说，可以呀，我陪你去。

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玄告诉方格，她家也在外省，这一次父亲过来是为看病，却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说已不需要治疗，回家安养就行了。一玄不肯，她坚持奇迹可以发生，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可以减轻父亲临终前的痛苦。一玄的母亲是一个没有什么主意又不太顶事的好人，她住在医院旁边的小旅馆里，每天就是以泪洗面。一玄安排母亲白天守在医院，晚上她便睡在病房陪父亲，一周下来，人已经憔悴不堪，并且整整瘦了一圈。

方格知道，若不是万般无奈，一玄绝不会求助于他。一玄仿佛知道方格的心思，她解释说并不是想麻烦你，只是心里真的有些害怕，又不能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见到一个熟人也是好的，也能缓解一下心里的压力。方格说，没关系，我跟你轮流守夜吧，这样你也不至于累垮。

后来一玄告诉方格，她当时完全被震住，根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人，就在那一分钟，她几乎抱住方格放声大哭。

但在当时，她只能显得还算平静。

一玄的父亲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仍不失一位慈祥的父亲。有一天夜里，方格醒来，发现汪爸爸也醒着，他笑着对方格说，一直都知道一玄有男朋

友，但她就是不肯让我们见，现在终于见到你了，马上就放心了，因为你哪点都好，也很踏实。方格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玄的男友，但他仍是什么都没有说，心想若汪爸爸觉得这样安心也是好的。

很久以后一玄才告诉方格，当时她的男朋友不肯去医院见她的父母，原因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这种时候出现便是一种无言的承诺，令他感觉压力很大。结果当然也只有就此分手。

病魔在无情地侵蚀着汪爸爸的身体，但他只要见到一玄和方格并肩站在病床前时，脸上便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是一个温和而寡言的人，个人的情绪藏的很深。也许是因为爱过一玄吧，方格在守夜中对汪爸爸也有了感情，有一次他忍不住伸出手臂紧紧地搂住一玄的肩膀，明显是在传达某种信息，这同样也是治病的良药啊，他觉得汪爸爸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出口来，只是望着他眼眶湿润了。这时他明显地感觉到一玄搭在他腰上的那一只手一直都在瑟瑟发抖。

三个月以后，汪爸爸走了。两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却再也没有办法分开。

方格始知，其实真爱并不是木纹的相框，不是好吃的饺子，更不是凌志吉普车，而是化了妆的苦难。

三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

方格坐在床上发一会儿怔，这才听到桌子上的手机一直在唱，彩玲是周杰伦的《菊花台》，当时很喜欢呼啸沧桑这句歌词便下了载。原来他是被手机声吵醒的，整首歌都快唱完了他才跳下床去接听。

电话是助理打来的，他说公司通知今天他们在工作室的安排流程全部取消，直接到机场飞三亚，因为那边正在白沙海滩拍照的客户和摄影师起了纷争，闹得很不愉快，公司也只好临阵换将，叫方格去收拾残局。这种事不止发生一次，皆因方格这个人虽然热情不够，但是耐心有余。拍婚纱照其实是个吃苦耐劳的活，尤其这种异地实景拍摄，到了后面，包括新娘新郎在内人人火大，吵翻了

纯属正常。所以方格也不细问，只约了在机场的集合地点。

方格住的出租房倒是位于市中心，只是楼龄已有二十多年，看上去陈旧不堪。方格租了六楼的一房一厅，他觉得这里闹中有静，非常满意。

或许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朴素，单调的生活，总之他的住处里面没有半点女人的气息，自从跟一玄分手之后，发生了很多事，直到尘埃落定，有时也还好相信那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其实，他也并没有刻意的回避找对象这件事，只是找来找去似乎都没有合适的人选。家里也着急，母亲见到他就是长长的叹一口气。

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之后，方格出了门，直奔机场。

不过，这一次在三亚耽搁了整整十天，却是方格始料不及的。原来拍照的这对年轻的恋人都是富二代，多金又唯美。今天女的一起床照照镜子说，眼睛有点肿，不靓，今天不拍。明天男的说今天不帅，找不到感觉，不拍。结果方格便跟两个助理躺在五星级酒店里休假，也理解了上一个摄影师为何会跟客户吵翻。可是人家有钱加预算，公司才不着急，派来了好脾气的方格。

方格从三亚回来的时候，养得白白胖胖的。他回影楼上班，同事们都说你是干活去了吗？怎么美得跟新郎官似的。方格说富二代叫他们吃海鲜，精油按摩，拍照跟玩似的，分手的时候都成朋友了，还被邀请以后婚礼摆围时去吃喜宴。众人争说这样的好事我们怎么没有遇上？大伙调侃一番尽兴散去，这时方格无意间看到工作室的一面墙壁，侧立着一摞制作成油画效果的放大照片，相框大小不一，框上的花纹也五颜六色各式各样，但有一截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一截照片被挡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人物，景色便是一片犹如在淡淡薄雾中摇曳写意的薰衣草，花草同体，映衬在蓝天之下是满山遍野的紫色。方格的好奇心被怦然点起，很想知道这个告别青春的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慢慢地抽出这幅足有半米长短的照片，心想就是有一万种可能也不会是汪一玄吧？

但结果方格从头到脚触电般的一颤，那个回眸一瞥的女孩子正是一玄。

整幅照片被抽出来了，就靠在桌前，方格和一玄四目相望，她一如从前的安静，清秀，却已经没有了阳光般的快乐，她眉宇间有着掩饰不住的忧伤和恍惚，即便是面对镜头也没有一丝故作幸福的浅笑。他这才知道他对她的伤害有多

深，让一朵没有来得及开放的鲜花静悄悄的枯萎了，其实爱情才是杀人的利器，他的心冷到几乎停止跳动。

方格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一玄也已经到了大四，两个人的关系甜蜜而稳定。利用在校的最后一个假期，方格带着汪一玄回了一趟老家马鞍山，算是正式拜见了男方家的父母。方格的爸爸妈妈对一玄非常满意，一家人在一起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回到广州以后，方格一心一意地找工作，虽然碰到了许多困难，终于还是被当时的图片社录用，钱虽然不多，但工作相对稳定，又有单位宿舍。方格的意思是趁年轻能吃苦的时候省一点，多存点钱，以后可以租个大点的房子，把一玄的母亲接过来同住。一玄当时感动的热泪盈眶，自父亲过世以后，她确实最担心的就是母亲，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宁可寄钱回家，也不肯与老人同住。这一切都表示方格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也是最懂得她的人。

不久就到了秋天，这是一年里最令人想往的季节，却是平地一声惊雷。

也就是在这一年，方格参加了单位例行公事的集体体检，之后医院通知他复查身体，经过细致的检查，医生对他严肃地说，他得了一种比较罕见的免疫系统障碍的疾病，必须入院治疗。当时方格只是笑了笑，因为他觉得身体没有半点不适，而且医生又是最喜欢小题大做的。所以他完全也没有当作一回事，照常上班下班。

但是很快，医生的诊断就像魔咒一样起作用了，先是他出现了持续一周的低烧，后来便是身体总是没有缘由的疲累。

他只好再次来到医院，医生见到他一点都不惊奇，又是一通从头到脚的检查之后，医生更加严肃地对他说，病情的发展比他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即便是住院治疗，估计寿命也不会超过一年零三个月。这一次方格笑不出来了，回到宿舍，他在电脑上查了一夜，发现有这种病是千真万确的，没有针对这一病症的特效药也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按照权威文献上的说法，医生报出来的存活寿命要仁慈得多，文献上说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只能存活八个月。

方格彻底傻了，堆在墙角席地而坐。当时他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一玄，可是一玄到外地实习去了，这种事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方格请假在宿舍里躺了三

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最终他决定放弃自己，他不会去医院治疗，也不会告诉单位和父母，当然更不会告诉一玄。他决定弃城出走，到一个边远的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默默死去。脑袋清醒一点的时候他决定去新疆，因为他没去过，他决定在那里留下一堆照片而后就地消失，也许十分艰苦但还不至于太闷。

就这样他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变卖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机，然后带着照相机，背着一个背囊出发了。

他的单身宿舍没有锁门，他的被褥和简单的衣物都还在，有一本书倒扣在桌上，旁边是一杯新茶，仿佛他随时都会回来。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单位的人不要为他着急，也不要追查他的非正常失踪，一切就当是他出了趟远门。

他也不想告诉父母，如果让他们的余生笼罩在失去他的阴影里，还不如心存希望地等待他归来，同样残酷的结果还是后者略好一点点吧。至于最放心不下的汪一玄，他记得在和她一起办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她对他说若生命中再发生这样的事，就死掉算了。她说得声音很小，有气无力，当时方格抱住她整整三分钟她才哭出声来。

他真的不忍心看到她的绝望，无助，情感世界分崩离析。他宁愿让她以为他变心了，出走了，为了她所不知道的原因离她而去。每个人都是会择生的，谁又会为谁困守住一段情感？人心也是最容易变化的。

苦一苦，痛一痛，生活不是还要继续吗？

方格是坐火车离开的，一路上咣咣当当，也有过短暂的逗留和转车。在这次无望的旅途中，他无数次质疑自己是否太偏激了，太荒唐了。但是最终他不得不感谢钢城从小对他的哺育，父亲就说过，钢铁即使是废了锈了，也不会软，做男人就是山穷水尽了也不能熊。

尽管方格的内心五味杂陈，但是列车仍旧不顾一切的向西，向西。

四

方格回过神来，发现身边站着几个同事，也像他一样盯着照片上的一玄仔

细端详。其中一个女孩子问方格，这照片有什么问题吗？方格忙道，当然没有，这照片拍得很好。女孩子说，那我就把照片拿下去了，正好这个客人来取照片了。方格愣了一下，人像给电击中了一般。

女孩子把照片拿下楼去了，方格跟在她的身后，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往前走。

他们在取照片的正厅相遇。

一玄的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子，个子不高，但是相貌斯文，一看就是个海归。两个人一起来取婚纱照，想必是一玄的未婚夫了。不知为何见到这个人，方格一直在冥冥之中悬着的心瞬间就踏实了，因为他知道一玄没有所托非人，只看了一眼他便知道这个男人不错，有能力，神情淡定，生活态度非常务实。这让他觉得很安心，对于自己不能了却的牵挂，每一个人都是有特异功能的。

一玄则是神情大变，整个人都被惊着了，她看着方格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面色苍白，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张口结舌。

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在咖啡厅里见面，虽然开场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但是汪一玄看上去已经冷静下来，神情是平静中带着一点点冷峻。方格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千头万绪，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找过你。一玄淡淡一笑道，是吗？

显然她根本就不相信方格的话。

但是方格真的找过她，当然是方格从新疆回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老家看父母，父母亲自然是喜出望外，望着久别重逢的儿子，除了掉眼泪，根本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后来母亲告诉方格一玄曾经到家里来找过他。所以在告别父母之后，他便回到广州寻找一玄，但是她的电话已是空号，问遍了她的朋友，谁都不知道她的去向。

所幸的是图片社还是收留了他，至少他能够安顿下来。

方格在新疆的那段生活可以说平淡无奇，他游走在疆南疆北，有钱的时候就拍照片，没钱的时候就打工干活，他在饭馆洗过盘子，在酒吧打过杂，在汽车维修站补胎，做洗车工，当然也为游客拍照片赚钱。

只要有了一些储蓄，他就去拍他想拍的照片，比如沙漠，比如日出日落，比如植物和动物，有些细微的变化或者从盛到衰，他必须天天去到同一个地方，

拍同一个画面。这种情况可以把人闷到发疯，但是对于一个病人却是一种治疗，长期的野外活动，把方格变得像一只羚羊，不算极度灵敏，但却能耐受极度高寒和极度艰辛。

大约过了一年半之后，方格终于病倒了，他连续高烧不退，整个人陷入了昏迷。他想，他的死期到了。

他躺在房东家的床上，这家人住的并不宽裕，日子过得也有些紧巴，但是对人非常地友善，他们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焦急的说着什么，但是他一句也听不见。慢慢地，那些鲜活的面孔变成了模糊的影子，直到他走进一个无尽的黑洞，这就是时间的黑洞吗？

外部世界在他的意识里迅速退却，他唯一的感觉是自己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就在他闭上眼睛等待死神来临的时候，突然有一股清新的凉意拂面，他下意识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玄那张笑盈盈的脸，她拉着他的手轻声说跟我来吧。他便像失重那样轻松飘逸地起身，跟着她飞出火海，在辽远碧蓝的天际，他们一起飞，也就是在这时，他才看见一玄身后天使的翅膀。

他们飞到一片熏衣草的海洋，伴随着一望无际的紫色和沁入心肺的芳香，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山水含情，微风中有着蜜一般的甜美。

他们在熏衣草的海洋里奔跑，一玄问道，你知道熏衣草的花语是什么吗？方格笑道，当然知道，从我认识你的那天开始，我遍查资料，它的花语是等待爱情。一玄有些严肃道，那你等的是我吗？方格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一玄，他在她耳边说道，不然还有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或者更久，方格仿佛从一个深深的梦境中醒来，身体虚得无法动弹，肌肤和全身的脏器像被烧焦了一样干枯如灰，似乎稍一扬手，人便成了粉末。时值中午，房东家没有人，只有一个维族的小女孩坐在桌前做作业，看到方格醒来，她拚尽全力把他扶起来，递给他一个盘子，里面有三牙熟透的西瓜，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琼浆甘露，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这才知道自己活了过来。

小女孩才八岁，如果是一个年轻姑娘，他一定娶她。

也许还是因为年轻吧，一场大病之后，方格恢复的很快。又过了一年多，

他去乌鲁木齐的医院做检查，意外的是医生说没什么病也没有，身体很健康。他把自己过去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但还是复查了一遍，医生说非常抱歉，我实在查不出你说的那个病。

方格激动地走出医院，业已是泪流满面。

可是，这样神奇的故事有谁会相信呢？

的确，我就是不愿意相信，方格的耳畔响起一玄低沉并有些沙哑的声音，单单听到这把声音，犹如沧桑老妇。这让方格心痛不已。一玄说道，我不愿意相信，我们会是这个结局。

一玄的眼光转向窗外，似乎暗自松了一口气，她的神情漠然，就像疼，表浅时会尖叫，深刻地伤害反而是静若古井，不起微澜。遥想当年，她疯了一样寻找方格的下落。她坚信方格这个人就算厌倦了情感，也是会跟她正常分手的，绝不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至她于无望的深渊。

然而信念终是太虚幻了，抵不过杳无音信的日日夜夜，那时的每一天她都被疑问和希望蚕食着思维和心绪，站在阳台上发呆都会发到半夜。这一场瞬间消失的恋情彻底毁了她，本来想考研究生的她，学业是彻底荒废了，以她当时的状态，竞争进科研机构根本毫无可能，万般无奈，她只得进了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终日落落寡欢。

不久，她的母亲也过世了。她想起方格曾经对她的承诺，那时她是多么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今事过境迁，以母亲的软弱和缺乏主见，差不多是为她的事忧郁成疾，母亲总是无端端地问她，你说这孩子他去了哪里？他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难事没法跟我们说？她恨恨地回道，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事不能坦诚相见？他若不是车祸被撞死了，活一日我一日不会原谅他。

母亲走前对她说，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吧，否则剩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一玄哭着点头。送走了母亲，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玄都是恍恍惚惚的。她想，方格哪里是她的什么恋人？分明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无情剑，潇潇肃肃，冷若冰霜。

后来一玄隐约听说，方格失踪的那一天，图片社有一个叫小雪的女孩子也

同时不见了，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方格和小雪私奔了。

只是方格知道这一说法的时间是在3年之后，而且谜底已经揭晓，小雪是跟一个有妇之夫离开的。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跟方格毫无关系。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它使一玄相信她跟方格之间的故事真的结束了。

为了从情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一玄把可能牵扯到两个人记忆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包括以前的朋友与旧交，她好怕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更不能问，一问她的眼泪就不听指挥的倾泄而出。她深知这样下去会窒息而死，必须每天暗示自己展开新的人生。

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这个海归，懂她，听完了她的故事，反而欣赏她的痴情。他们准备结婚以后去国外，彻底了断如影随行的缕缕情丝。

然而这个决定让她有一种连根拔起的失落，往事竟如潮水，再一次奔腾而来在她的心头涌动。好在她的未婚夫在国外也有一家通信公司，财力在同龄人之上，他答应保留国内的住房，如果在外面无法适应就还是回来。

她想她是不会回来了，于是决定拍一张照片挂在空落落的房子里，守候着她残缺枯萎的青春。而那一个不是她的她，将一去永不回。

桌上的两杯咖啡完全凉了。

本以为可能出现的争相倾诉，或者娓娓道来，或者怒目金刚似的质问都没有发生，也许冷静才是真正的结束。对于方格来说，不仅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太过荒谬，重要的是一玄是否相信他已经毫无意义，她和那个海归估计已经登记了吧？相比之下那个海归要比他殷实很多，他拣回一条命但是没有积蓄，只有许许多多的照片。照片是不能当饭吃的，这是常识。

何必让一玄带着遗憾去面对今后的生活？既然他还爱她，就应该让她平静一些，幸福一些。

一玄觉得自己很傻，甚至是愚蠢。她为何要把他约到这里来？她想听到些什么？是对不起还是我找过你这种不咸不淡的话？面对一言不发的方格，他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她3年来的所有伤痛。除此之外，她一无所获。她想起有时难以自制的伤感，总还有海归在她身边轻声说道，无论发生过什么事，都不要为难了自己。这话是温暖的，体贴的。说这话的人应该才是她的真命天子。

终于，她起身，决然离去。

五

海归的名子叫费临渊，早年赴美留学，是千千万万精英分子中的一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端正，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有大好前程。到了适婚年龄，他和一个北京来美的同学相恋结婚，那个女孩子不仅美丽大方，还一改北方女孩的硬朗作风，温柔贤淑。两个人在一起琴瑟和谐，十分恩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所谓恩爱夫妻不到头。一场车祸猝然降临，令费临渊的妻子当场离去，从此与他阴阳两隔。从此费临渊一蹶不振，除了拚命工作以忘却烦恼，感情世界始终是一片荒漠。

后来父母亲老了，还是希望他回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内的选择余地比较宽泛，果然费临渊就在一个偶然的认识了汪一玄，当时一玄身上那种与年龄不符的忧郁深深地打动了她。的确，他对于过于阳光，每天总是兴高采烈的女孩子缺乏兴趣，或者是不在一个气场。有时他会觉得和一玄似曾相识，但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沟通起来却又没有任何障碍。

对于一玄和方格的相遇，老费并不觉得吃惊。由于他的性格略显沉闷，所以尽管他没那么老，但谁都觉得老费这个称呼很合适他。

该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这是老费在家庭变故之后最为深刻的体会。何况那个男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无论是什么理由决定逃避都该有个交待，这算什么呢？把自己曾经喜欢的人挂在半空中，任凭天人交战，让她最终自己打垮自己，这应该是一个男人所为吗？

那他们真是太应该见上一面了，把过去的一切恩怨全部了结掉。或者说这完全是天意，在他和一玄出国之前安排了这次会面，至少可以让一玄解开心结，从感情的泥潭中真正走出来。

然而，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让老费彻底茫然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还有些许燥热。费临渊应朋友之约，一起到

美术馆去看一个画展。看画展，听音乐会，定时聚餐等这一类行径，通常都被认为是海归派的臭毛病。但他们自己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

画展是在第三四展厅，当老费看完画展，缓步踱出时，迎面便是第五展厅，“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宣传张贴映入眼帘，原来里面是一个摄影展。在一排青年摄影师的照片中，老费意外地认出了方格，这是一张方格的工作照，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方格胸前挎着照相机，人比老费见到的还要黑瘦，不仅衣衫褴褛，而且长发披肩，像是从坟墓里刚刨出来似的。唯有眼神的虚无中带着几分坚定。不知为何方格的神态令老费多少有些震撼。正在犹豫之际，正好老费的其他朋友也从画展的展厅走了过来，其中一个人说道，反正时间还早，既然来都来了，不如把能看的都看一看。

于是几个人又步入了摄影展厅。

显然摄影的主题都是有关新疆的，而且是几个青年摄影师的合展。照片拍的都极具冲击力，尽显年轻人蓬勃的意志和耀眼的才华，令人流连忘返。后来大伙一致反映，摄影展比画展还要优秀。

在一楼的门市部，老费买了一本方格写的《我的摄影日记》。

里面大部分是照片，但也有一部分的文字，记录了方格在新疆3年的心路历程，非常地真实可信。

老费在不知不觉间被方格朴素的行文深深地打动，同时了解了方格近似于传奇般的故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该怎么办？是啊，他该怎么办呢？就在一玄和方格在咖啡店见面的那个晚上，老费一直在那套新房子里等待一玄。认识一玄的时候，老费见她一直住在出租屋，就买了这套房子叫一玄住，而他自己，为了多陪陪父母，反而是在家住的。

那个晚上，有些凄清。老费看见墙上挂着的一玄在薰衣草花丛中的照片，他发现自己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女孩子，他爱她孤独的气质，迷离的眼神，她的忧郁，淡然，远离物欲侵蚀的宁静，无一不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

所以他觉得那个晚上非常漫长，本来他预计一玄过了12点钟才会回来，结果出人意料，10点多她就回来了。她的神情不见得有多么沮丧，但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她对他说道，一切都过去了。当时的老费没有说话，他等待着她说

出方格不辞而别的理由。一玄看出他的意思，只得叹道，直到我们相对而坐，我才发现我们早已无话可说。

当天晚上，老费便暗自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将在夏威夷包下一座小岛，在那里的教堂和一玄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是他送给一玄的一个惊喜。

但是现在，老费知道了方格始终是爱着一玄的。从出走到相遇，方格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一玄。

本来，按照老费正人君子的处事原则，他应该立刻把方格的这本摄影日记送到一玄手上，同时，作为一个男人，他也明白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方格并不把事情点穿的理由，好男人都这样，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能过得好一点。

他承认方格是值得尊重的。但人也是自私的啊，天性不可违。

老费决定什么都不说。甚至他有些懊恼，他为什么要来看这个该死的画展？因为如果不看画展就不会看摄影展，就不会看到方格，更不会买了他的摄影日记。好奇心真是人类的天敌，有多少事情其实是不知道比知道要好，但是从来没有人能战胜过好奇心。

如果这一切都不发生，有些事说不定会转变成另外一种圆满。

就这样，老费一直在说服自己，的确他从心里感到他和一玄在一起是合适的，而且他有能力让一玄过得幸福。

剩下的事情变得繁忙而简单，比如无休止的道别聚餐，再比如上街购物买手信，还有就是订机票，总之每天都在忙碌，离开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在这一过程中，老费一直密切观察着一玄的情绪变化。但他发现一玄的情绪反而是比以前稳定了许多，不仅再也没有提起方格和过往的旧事，而且在给美国的朋友挑选礼物时还表现出少有的耐心和细致。

直到有一天，老费来到一玄的住处，发现墙上的照片不见了。一玄说，照片她已经销毁了。并且她对老费说道，房子还是卖了吧。这个决定让老费有些吃惊，他说不是说好保留这套房子吗？再说，老费一时有点结巴了，再说，也许我们还会回来呢。一玄低声说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这时老费觉得自己有些作做地环视着这套房子，做出不舍的表情。

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玄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她把脸贴在他脊背上说，老

费，你把我带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话音未落，一玄失声痛哭。

也许正是这突然而至的哭声，一下子击中了老费的命门。

六

秋天，也是收获爱情的季节。

越来越多的情侣都喜欢拥堵到这个时段结婚，所以对于众多的婚纱影楼来说，也是金九银十的生意旺季。同心影楼当然也不例外，方格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自从跟一玄见面之后，方格的心情一直很糟，晚晚都睡不好觉，整个人爆瘦了好几斤。最纠缠他的理由便是，他是找过一玄的，而且找得非常辛苦，他日想夜盼的不就是这样不期而遇的重逢吗？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把心里所有的痛苦告诉一玄？至于她是否相信，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可是每当午夜梦回，方格在黑暗中看着自己几乎是家徒四壁的出租屋，屋里永远都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仿佛来一场台风这屋子就塌了。简陋的洗手间里，水笼头永远拧不紧，水滴声在深夜里宛如春雷战鼓，每一声都在他的太阳穴爆炸。他如果有钱，哪怕是仅够生存，怎么可能来拍这种千篇一律的婚纱照？它对于摄影原创完全是一种扼杀，严重局限了摄影师的想象力。然而生活太实际了，要吃要住，如果还要养孩子，难道这就是他给一玄的全部？贫穷不仅能摧毁人的意志，也会摧毁美丽的爱情。

他还记得那天一玄来取照片，她的未婚夫开的是一辆香槟色皇冠牌的轿车，负责打杂的小妹羡慕地说，开皇冠只怕是比开奔驰的人还有钱呢。的确，皇冠车一直象征着低调，殷实。

再看看自己，早已不是大学校园里那个血气方刚的小男生了，经过了一场生死浩劫，他对于生活本身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变得脚踏实地，而且褪却了一层玫瑰金色，同时他学会了接受现实的无情。

他知道他依然是爱她的，但是爱有很多种，放弃也是其中的一种。

就这样，方格也是每天都在说服自己，同时每天都扛着沉重的脑袋去打工

上班，来拍婚纱照的情侣们有多么幸福浪漫，他就有多么痛苦郁闷。

这一天的下午，拍摄地又是一片纤纤紫嫩，动人心魄的薰衣草，在蔚蓝的天空下，和风吹拂，薰衣草便像恋人的裙摆，一浪一浪地拨动爱的心弦，无声地传送着美丽爱情的音符。

花季，花期，每一种花都不是随便开放的。

面对这难得一见的美景，方格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老实说，这一季的薰衣草对于他来说，是一片罂粟花，花语是两个字：葬送。

助手们把机器架好了，方格不能总闭着眼睛，尽管，他只要睁开眼睛就感觉头晕目眩，一时间，他觉得背上出了一层冷汗。他试着对镜头，镜头里的薰衣草依旧美丽，然而年轻的情侣却变成了一玄和老费，一玄白衣胜雪，对着他幸福的微笑。这微笑像闪电一般向他劈来，猝不及防。

终于，方格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在一片混乱声中，方格听见他的助手喊道， he 这是低血糖，他一直有这个毛病，最近又不好好吃饭。另一助手大声说，赶快去买一瓶可乐！人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抬到阴凉的地方，不知谁那么好心，还用草帽替他扇风。

方格紧闭着眼睛，眼角有泪。

这时，方格的手机响了，方格软绵绵地拿出手机接听。

一个声音非常的遥远，却又非常的熟悉，她说，方格，我是一玄，你现在在哪里？方格茫然地问他的助手，我们在哪里？两个助手齐声回道，在百万葵园。方格说，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助手告诉他，我们在这里拍婚纱照。方格有气无力地哦了一声，便告诉一玄他在百万葵园。一玄说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过来！一定要等我哦，我有话跟你说。

电话挂断了，有人给方格递来了可乐，还有人为他擦去了头上的虚汗。他渐渐地回过神来，重返人间。

但是方格始终不能确信，他是否真的接到过一玄的电话？

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在最后的时刻，老费经受不住一玄的伤心，还是把方格的摄影日记交给了一玄。这一次，也是老费第一次在一玄面前落泪，他无不伤感地说，我最想不通的是，我又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我爱过的两个人，一

个死了，一个走了？！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唯独没有爱情？！

看了方格的摄影日记，一玄又惊又喜。但是面对老费的落寞，她也同样被深深地震撼。她不解地看着老费，她无法相信老费会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

老费说，这个秘密太沉重了，要保守一辈子，我做不到。

一玄猛然抱住老费，在他的脸颊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在百万葵园，方格一直在问他的助手，我刚才是否接过一个电话？他们说是的，是的，好像有一个人让你在这儿等他。你都问三遍了，你还想我们回答多少次？直到这时，方格才确信一玄找过他，这一次，他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一玄，他要对她说无论多穷我们都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方格在恢复体力以后，开始给情侣们拍照，在薰衣草的海洋里，在恋人们陶醉的脸上，他终于相信了这一束束小紫花坚定的花语：等待爱情。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结局，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当夜幕降临，当所有的人都离去，当百万葵园结束了一天的服务闭门谢客，这一对恋人终于在葵园的门口见面了。

这时已经看不见花海，闻不到花香，但他们却能感觉到漫山遍野，无穷无尽的紫色，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紫色的夜晚。

十三行·崛起（节选）

□ 阿菩

第三十章 一个信封，一个数字

然而对于“和珅”这个名字，蔡士文没有说。从头到尾，他只是说了一个“贵人”为国忧心、为民伤怀的故事，讲了吉山老爷因为这位贵人的情怀而无比感动，绝没有提及半个字眼能与和珅和大人扯上关系。

但是在场所有人的心里，却一下子就明白造成眼前这个局面的那个“上头”是谁了。

没有圣旨又如何？没有圣谕又如何？没有内务府行文又如何？蔡总商的意思就是吉山老爷的意思，吉山老爷的意思就是和珅和大人的意思，和大人的意思，在大清，在乾隆朝，在今时今日，那就是主子万岁爷的意思——类似的话在嘎溜口里说出来大家都心里暗笑，但给蔡士文不露痕迹地点了出来后，在场所有人无不惶惶。

如果只是吉山老爷，在广东官场上还有多方牵制的情况下，或许还要有种种顾忌；但一个背后站着和珅的吉山，这种顾忌就要小很多很多。

今日众人若还敢顽抗，万一真惹恼了和中堂，这位“上头”要找个别头随便弄死这间屋子里的几个保商，跟捏死几只蚂蚁也没什么区别。

众人听到这里，已知道今日少不了要捐献一大笔钱了。是赈灾也罢，是犒军也罢，什么名目都不重要，能让和坤和大人来信的事，这笔钱少不了。

保商们心里头滴着血，脸上却都不敢有什么异样。

康泰行易商主第一个站了出来，说道：“这位‘贵人’悲天悯人的胸怀，委实令人感动。吉山老爷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也令小的敬佩不已。今日听了蔡总商的转述，我等深为我大清有这般股肱之臣而满心欢喜。金银财货事小，国家生民事大。永定河水涝牵涉京师根本，不可不重视，我等虽然是蛮南小贾，却也愿意一尽绵薄之力。”

他的货已经出完，今年收成不错，眼下正在做最后的盘点，但会有多少盈利已是心里有数，想必和坤要的钱再多，自己也能够应付过去。

中通行潘商主也马上应和道：“正是，正是。我等虽然鄙贱，在广州也算小有家财，大事当前岂能惜身？我潘某如今只一句话：只要是蔡总商站在前面的事情，我等必定追随。”

蔡总商道：“这样说来，诸位是同意解囊赈灾了？”

易、潘两位商主马上道：“当然，当然。”

梁、马两位商主看着卢关桓一语不发，对视了一眼：既然卢关桓不出头，凭他们如何能与蔡总商抗拒？便也道：“愿听蔡总商吩咐。”

蔡士文又问叶大林、吴承鉴：“叶兄和吴世侄呢？”

叶大林道：“大家怎么做，叶大林就怎么做。”

吴承鉴笑道：“我未来岳父怎么做，我吴承鉴就怎么做。”

蔡士文道：“好，好。”

又问卢关桓：“卢兄？”

卢关桓长叹一声——他虽然重新攀上了新任的两广总督，但这种“攀上”还处在若有若无之间，只是一个虚势。如果对方只是吉山，这个虚势也够了；但对面换成和坤的话，朱大方伯会为了撑他而与和中堂对抗到哪种程度呢？现在卢关桓可没有一点把握——他至今连大方伯的面都还没见到呢。

叹息之后，他也只能低头：“卢某愿听蔡总商吩咐。”

蔡士文一张黑脸总算有了一点笑意：“识时务者为俊杰，卢兄之谓也。”

卢关桓也道：“蔡总商不去考科举当进士，也是可惜。”

蔡士文不理睬卢关桓的讥讽，败军之将的几声犬吠有什么好在意的？循例问了一声谢原礼，谢原礼自然也说支持。最后，他才问：“柳大掌柜，同和行这边？”

柳大掌柜一直是一言不发，这时才惜字如金地开口道：“临行东家交代过，今日之议，无论结果如何，同和行都追随众议而行。”

蔡士文连连点头：“潘商主深明大义，甚好，甚好。”

他打了声招呼，角落里的书记员便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抬手交给了柳大掌柜。信封没有封口，柳大掌柜打开，拉出一张字条来，上面是一个数字，字条的边上是一个签押，隐约看出是一个“和”字。

这个“和”字让人触目惊心，然而如果这张字条流了出去，却又谁也不能拿它来证明什么。这真是“诸法由心”的大学问啊。

柳大掌柜看到这个数字，目露诧异之色，却没有说什么，便将字条推回去。信封虚封，交给了边上的卢关桓。

卢关桓依样画葫芦抽出字条一看，一双眼睛就瞪得如同寺庙里怒目的金刚，胸膛不断起伏，似乎是要气炸了肺，却终究没说什么，就递给了他下首的叶大林。

叶大林抽出字条，看到数字，嘴角也忍不住抽搐起来，看了蔡总商一眼说：“蔡兄，这是要白银，还是铜钱？”

蔡士文淡淡一笑，一张黑脸笑起来却看不出半点笑意：“叶兄说笑了。”

叶大林看了一眼边上的签押，终究不敢说话，胡乱将字条塞了回去，甩给了旁边的康泰行易商主。

易商主将字条拆开一看，吓得面无人色。他下首的茂盛行杨商主忍不住凑过头来，一看之下就发出一声惊呼，牙齿上下打战。

他二人早就猜到这次的捐献不会少，然而这个数目，还是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对面顺达行的马商主已经坐不住了，搓着手急不可耐。书记员走了过来，

从易商主手中接过信封字条。他也不敢看，眼观鼻鼻观心地就交给了马商主。马商主只看了一眼，堂堂一行之主，竟当场就哭出声来：“这，这，这……这是要我们削肉剔骨啊！”

与他隔着一张椅子的潘商主道：“别抓着了，快拿来！”

梁商主这时看众人都是这般反应，也有些失分寸了，就一把抢了过来。潘商主等不及也凑过来看。一看之下，梁商主当场瘫在了椅子上。潘商主声音带着哭腔：“蔡总商，蔡总商……您看……这能不能商量商量？”

蔡士文的脸黑着：“快交给吴代理。”

潘商主不敢违抗他，就从梁商主手中将信封字条抽出，交给了吴承鉴。

这时信封、字条都已经被捏皱了。吴承鉴摊开来看了一眼，心道：“这个亏空，比贻瑾预估的还大些。怪不得和珅要急。”

他把字条塞进信封，礼貌地交给上首的谢原礼。

谢原礼一边取出字条，一边道：“世侄倒是镇定如恒啊，难得，难得。”

吴承鉴道：“这很多吗？”

嘎溜忍不住大笑，就像看见了一个傻子。其他人虽然也感叹吴国英怎么生了这样一个败家儿子，但这时谁也笑不出来。

谢原礼也嘿嘿了两声，说：“真是不当家不知油盐贵。世侄的名头，嘿嘿，名不虚传。”

谢原礼做做样子地看了字条一眼，就封好交给了蔡士文。

蔡士文道：“初议已经决定赈灾，而这信封之内，便是赈灾所需的数目，想必各位都想到了。”

潘商主哭道：“不行，不行！出不起！蔡总商啊，我们出不起啊！”

蔡士文喝道：“住口！成什么体统！”

潘商主中通行的生意，很多都依附于万宝行，所以不敢不住嘴，也不敢再哭。

谢原礼似冷笑非冷笑地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进到这个屋子的，装什么穷。”

卢关桓道：“谢兄倒是不穷，不如谢兄把这场赈灾包下来如何？我等感激

不尽。”

谢原礼道：“这是广东保商为国为民做点事的好机会，若是谢某一个人把这好事独占了，那就没意义了。”

卢关桓干笑了几声，不再言语。

这一次，蔡士文先从同和行开始问：“柳大掌柜，对这个数字，可有意见？”

柳大掌柜神色镇定，语速缓和：“没意见。”

蔡士文又问谢原礼，谢原礼道：“只要有补于国，有益于民，自当竭尽所能。”

卢关桓冷笑道：“蔡总商能考上进士的话，谢总商至少也是个举人。”

蔡士文不理睬打岔的言语，又问：“卢兄，你可是有异议？”

卢关桓反而不说话了。蔡士文道：“卢兄若不回答，蔡某就当卢兄答应了。吴世侄，宜和行这边呢？”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与谢原礼两人都看了过来，与问别人时神态略有不同。

别人没注意到，吴承鉴却都收入眼底，笑了笑说：“不如蔡总商先问问我未来岳父？”

蔡士文道：“那叶兄的意思？”

叶大林哼了一声，重重说道：“我没意见！”

“那么……”

蔡士文还没问完，吴承鉴就道：“既然未来岳父都没意见了，小婿自然跟从。”

蔡士文笑道：“贵翁婿倒是合拍。”他又对余下潘、易、梁、杨、马扫了一圈，说：“想必诸位也不会有意见了。”

潘、易、梁、杨、马面面相觑，他们怎么可能没意见？然而前面六家都已经没意见了，他们若是抗拒，下场只会更糟，于是也都沉默了。

蔡士文道：“若如此，那么我们接着讨论一下，这笔赈灾之资该如何分配。”

第三十一章 摊派

每次摊派到十三行头上的捐献，一般来说会以三种形式再分摊。

第一种是各家平摊。这样的话，对大保商有利，对小保商不利。这几年蔡总商经常这么做。

第二种是按照财力多寡而承受，如四大家族承担大头，吴、叶次之，潘、易、梁、杨、马又次之。这样的话，则对小保商有利。以前潘震臣都这么办——这也是时至今日，十三行还有不少人怀念潘震臣的缘故之一。

第三种就是承揽，由一家或者数家把事情全包了。比如上一任总商潘震臣便曾包揽过许多摊派，因此在十三行内部建立了极大的威信。又比如粤海关监督做寿办喜事，为了拍马屁，一些保商也会抢着承揽。

然而这次的事情，数目太过巨大，怕是谁都包揽不下的。除了同和行深不可测之外，在场其他十大保商，任谁包揽，马上就得破家——便是蔡、谢、卢，也都难例外。

卢关桓心里已经算过，就算是平摊，那数字落到四大家族，都算割下好一大块肉；放到潘、易、梁、杨、马，那都是伤筋动骨，说不定还会影响明年的再投资，若是家中资金不继，甚至可能埋下破产之忧——这就是潘、易、梁、杨、马惶惶不安的原因。

货物已经出完的易、杨还好，潘、梁、马三家都还在与洋人交涉的紧要关头，在这个当口，只怕这三家谁都拿不出这笔钱来，勉强要拿出来的话，资金链当场就要断。

蔡总商似乎看到了众人心里的想法，说道：“上峰那位‘贵人’，以及吉山老爷都体谅大家的难处，所以这次的捐赠，虽然要在近期敲定，但钱嘛，可以在半个月后交付。”

众人听了这话，大都松了一口气。半个月后秋交基本上就都结束了，没在那之前逼捐，这总算不是杀鸡取卵，然而想想那个数字，众人还是都一张苦脸。各家平摊下来的话，破产或不至于，然而接下来几年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潘、易两家都巴巴望着谢原礼，梁、马两家则都望着卢关桓，都指着这上四家能多承揽一些，也好给自己缓口气。

卢关桓心软肚肠热，叹了一口气，就要建议以资产之多寡分摊。

忽然叶大林道：“刚才原礼兄说过，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蔡总商也说做这事是积阴德。既然是好事，那大伙儿自然是要利益均沾，就平摊吧。”

潘、易、梁、杨、马一听这话，肚子里都在骂娘，就都要反对却又不愿意当出头鸟。梁、马又看向卢关桓，潘、易又看向蔡士文、谢原礼，要看他们的“马首”是什么意思。

平摊损的是小家族，阶梯摊损的是大家族。小家族虽然要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如果反抗太激烈得罪了大家族，回头更没好果子吃。

卢关桓道：“叶兄，还是给他们一条活路吧。都在西关混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

梁商主、马商主立刻帮腔：“正是，正是！”

叶大林冷笑道：“既然大家都不容易，那更应该平摊。他们的钱是钱，我们的钱难道就不是钱？大家都是保商，拿的是一样的执照，朝廷也没给我们叶家发俸禄。现在既是做好事，凭什么不是平摊？承鉴，你说对不对？”

吴承鉴打了个哈哈，道：“对，对，没错，没错。”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都望向蔡士文，希望他能支持自己，拿个主意。

蔡士文道：“这两个办法，若是大家都不满意的话，那就只能包揽了。不如我们就公选一家商号，承揽此次捐献，诸位以为如何？”

潘、易两家一听这话，忽然眼神一亮。

对啊，包揽！

若是有人将此事包揽了去，则自己就不用再出分毫，这其实是比平摊、阶梯摊对自己损害更小的事情——当然前提是承揽此事的人不是自己。他们是蔡士文的人，料想蔡总商不会卖了自己。

潘、易的眼神是亮了，梁、马却同时一惊。他们素来唯卢关桓马首是瞻，自是极担心最后承揽之事会摊到自己头上来，然而他们很快就又想起还有另外的

人比自己更加危险——潘易梁马，四个人八只眼睛，同时向茂盛行杨商主望去。

只见杨商主额头冷汗如水流下。

后园。

金钱鼠尾辫子家奴这一次脸上带着喜色，疾步奔到凉亭外，打了千请安，再将前面的事情一说。吉山逗着鸟，笑道：“蔡士文还是可以的，这事办得不错。”

茂盛行杨商主和蔡、谢之间有矛盾，十三行中谁不知道？尽管茂盛行在十三行排名较为靠后，但这位杨商主也是个有野心的，从两年前开始就在呼塔布那儿大下功夫。而呼塔布那边也觉得蔡、谢没有杨商主听话，于是两相凑合，杨商主便排挤掉了蔡、谢，成为呼塔布跟前第一红人，茂盛行也因此过了一年多的好日子。

谁知道监督老爷家里一场宅变，不仅将他打回原形，甚至形势比起之前更危急了十倍。

杨商主知道，茂盛行和自己全家的生死祸福在此一役，只得顶着压力，挣扎着道：“这……这不公平！刚才叶商主不是说了，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必须利益均沾，怎么能都压在一家头上？”

蔡士文淡淡道：“大家分摊一次捐献，是利益均沾。多次捐献大伙儿轮流承揽，一样是利益均沾。也就是说，此次承揽之后，下次轮流承揽时，他就不用轮上了。大家以为如何？”

好几个商主齐声道：“好，好，正应如此。这样也算公平。”

杨商主跳着吼了出来：“什么公平，什么公平！你们谁不知道，哪家承揽了这次捐献，今年就得家破人亡！还哪里有什么下一次！这哪里是公平啊，这是赶尽杀绝啊！”

他举目四望，去年他攀上呼塔布得势之后，潘、易、马三家也曾向他示好，然而此时看向他们，目光中的求助之意表露无遗，那三家商主却避之唯恐不及。

杨商主几乎绝望了，扑到卢关桓脚边，叫道：“卢商主，卢大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们全家！”

卢关桓素知杨总商的脾性与事迹，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得势之时的小人嘴脸固然看了可气可恨，这时这般景况，却也可怜，便道：“蔡总商，就算将茂盛行整个儿都充公，只怕也凑不齐这次所要的数字吧？”

蔡总商点头道：“此次捐献数额巨大，一家无法尽揽。”

卢关桓道：“既然一家无法尽揽，这个法子就没意义了，不如另外设法吧。”

杨商主脸上才流露出一丝死里逃生之希望，紧跟着蔡总商的一句话又将他打回地狱：“一家商行既无法尽揽，那就公选两家商行来承揽吧。”

这话一出，各大保商再看那杨商主就像看到一条蛆虫，人人嫌弃厌憎，唯恐被他沾惹上了。

卢关桓也脸色微变，道：“再选一家？选谁？只怕潘、易、梁、马四家再选一家出来，加上杨商主，也承揽不起北京那位‘贵人’定下的这个数字。”

蔡总商道：“那更简单，下五家既然都不够格，便从上六家新选一户出来，多半就够了。”

此言一出，卢关桓和叶大林同时脸色大变。

蔡士文问潘、易、梁、马：“四位，这个提议如何？”

潘、易、梁、马立刻道：“蔡总商此议最是公正！”

下五家中已“内定”了杨家，再从上六家中选取一家，那他们就彻底没危险了，当然要立刻赞成。

蔡士文难得一天露出两次笑容，又问谢原礼：“谢老弟以为如何？”

谢原礼微笑道：“公正，公正。这就是大小兼顾嘛。”

蔡士文又问柳大掌柜，柳大掌柜道：“已有六家认同此议了，既然已经过半，就是‘公议’，同和行愿附骥尾。”

十一家保商，加上提议者蔡总商，已经有七家赞同，卢、吴、叶、杨立刻成了少数派，蔡士文就没再问他们意见，反正他已经得了保商“公议”，这就有了名分，其余诸家若再敢反抗，届时再用强就师出有名了——谁敢反抗这个“公

议”，蔡总商就能借吉山的权势先灭了谁，料想卢、吴、叶三家无论谁先站出来做出头鸟，另外两家都会乐观其自跳火坑。但三家若不能同心联手，则更要任凭蔡士文宰割了。

这时杨商主也不再攀着卢关桓了，知道对方也已自身难保。

卢关桓心中盘算着形势，目光闪烁不定；叶大林阴沉着脸，更是没有一点活人的样子。只有吴承鉴摇着折扇，非常违和地嫌弃厅内太热。

“那就这样吧。”蔡总商道，“五日之后，咱们再行聚议，选出两家保商来承揽此事，到时候无论选出来的是谁，生死祸福，全凭‘公议’，与人无尤！”

留出这几天的时间，就是要给众保商留下缓冲的余地。只要有人开始走动，吉山监督与蔡总商就都能收到好处，这也是给处于劣势的人留下一点希望。

然而有一个人却已经知道自己没希望了。

杨商主瘫在了地上，如同一堆烂泥。

忽然有人道：“慢着！”

杨商主如同快要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望了过去，却见说话的人是吴承鉴，刚刚点燃的那一丝希望又幻灭了。

潘、易、梁、马四个商主则同时在我心中幸灾乐祸：“吴国英生的这个儿子真是极品，这当口出头，嫌死得不够快吗？”

蔡士文难得好心情，柔声问道：“吴世侄，还有什么事情吗？”这时也不叫吴代理了，那神色真像是亲戚家的慈祥长辈一般。

第八十二章 翻盘

吴承鉴都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终于听到了脚步声。他微微抬头，先是看见了几个丫鬟的腿，又听见茶碗碟盘放在桌上的声音，估计是在摆布茶点。

过了一会儿，又走进来几个随从，然后才看见一双官靴从后面踱了过来，就听嘎溜叫道：“主子！您来了！”

吴承鉴把头埋下了，同时听见吉山坐下的闷响，接着是茶碗磕碰的声音，

想必是喝茶。然后又是茶碗碰到桌面的响动，就知道吉山是做不耐烦状，果听吉山冷冷道：“怎么回事！”

这话是问蔡士文的。

蔡士文爬近两步，头微抬，只敢看到第九颗扣子，说道：“回老爷，刚才闹出了一些事情。也是小人的错，被这个败家子之前的姿态给蒙蔽了，没有料到他毕竟不甘心，死到临头还要搞出一些麻烦事来。不过老爷放心，这些事情就像夜里乱叫的蚊子，虽然让我们烦闷了一下，但终究改变不了大局。”

吉山哼了一声，转头看向吴承鉴，就像看着一只蝼蚁，冷冷地说：“你之前说，今晚带着银子进监督府，现在银子呢？”

嘎溜道：“老爷，这贱狗太不驯顺了，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把他家银库搬了个半空，现在只剩下四十二万两白银了。奴才为这事气得够呛，就还没得老爷的话，这才没揍他。老爷，您看要怎么处置这贱狗？”

吉山冷眼盯着吴承鉴，淡淡道：“吴承鉴，你怎么说？”

吴承鉴把头抬了抬，已经看到了吉山的第九颗纽扣，再抬一抬，竟然看到了吉山的第八颗纽扣……

嘎溜大喝：“大胆！快给我把头埋下去！”

不料吴承鉴没听他的话，将头继续往上抬，第七颗、第六颗……最后整个头都抬了起来，终于看到了吉山的脸。

光头鼠尾辫，老鼠胡子，这模样，真是难看得很。

吉山的脸色也有些变了，这个贱狗，竟敢这般冒犯自己！

嘎溜跳了起来，呼地就过去狠狠甩了吴承鉴一巴掌，打得吴承鉴嘴角出血。吴承鉴用手指抹了抹嘴角的血迹，也不还手，只是改变了一下坐姿，两膝着地，小腿贴地，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这是汉人的古礼跪坐。

这姿势一变，他与吉山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分庭抗礼的平等气势。他转头扫了嘎溜一眼，嘎溜的第二巴掌一时竟打不下去了。

蔡士文跪在吴承鉴的左前方，眼睛向后看到了吴承鉴的姿态，一下子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恐惧——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败家子敢这么大胆！换了是他，便是明知道下一刻要死了，在满洲人的积威之下，也是不敢如此的！

吉山的眼睛，如同要冒出火来，几乎就要下令让人将吴承鉴拖下去活活打死。

却见吴承鉴轻轻一笑，说道：“吉山老爷容禀。小人运走的，并不只是卖掉杂货的那笔钱——我也不怕说，那笔钱虽然我最近花掉了不少，却还有不少存余，放在我们的货仓。吉山老爷如果有兴趣，可以派人去清理盘点。”

吉山使了一个眼神，旁边便有一个家奴出去了。

吴承鉴笑道：“何必着急呢，杂货款项剩下来的那点钱，无关大局。我们吴家的房产、土地、茶山、船只、店铺、债权，这些才是吉山老爷更应该关心的。这才是我们吴家财产的大头啊。”

吉山冷笑道：“这些东西，我谅你也带不走！就算你将房契、地契偷运出去，大清境内，也没人敢接手！”

“吉山老爷说得是。”吴承鉴道，“所以我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抵押给了东印度公司。日间拜寿的时候，已经全部交给米尔顿先生带走了。还有一些比较值钱古董首饰，也放在那些大箱子里头带走了。”

吉山怔了一怔，跟着眼睛忽然胀大，瞪着吴承鉴，又是暴怒，又是不可置信。如果说刚才他盯着吴承鉴就像虎狼盯着到嘴边的肥羊，那么这一次他看向吴承鉴，就像盯着一条原本以为是条养熟了的狗但谁知道狗皮底下是一条没养熟的幼狼！

他忽然大吼：“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小人是说……”吴承鉴轻轻地笑了一笑，“宜和行没钱了，吴家也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哦！不对，刮刮地皮，连同剩下的银子，应该也还有几十万两吧。”

吉山瞪着吴承鉴，几乎说不出话来。

于是吴承鉴又“一片好心”地解释说：“日间英国人来拜寿的时候，米尔顿和他的人抬着十二口来，其中四口装满了金银，当众打开，剩下的八口，来的时候装的是砖头，去的时候，却把吴家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带走了。要不是这样，东印度公司的人怎么会那么顺遂？他们这些西洋番人，可都是无利不起早的。”

“啪”的一下，吉山随手抓起的茶碗飞了过来，砸向吴承鉴的头。换了蔡

总商，这下子是不敢躲避的，吴承鉴却举手抵挡，不料吉山这一下手劲奇大，这一挡茶碗碎了，碎片斜飞，在吴承鉴的脸上刮出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吴承鉴轻轻地抹了一抹，看了那丝血迹，神情懒懒的，不当回事。

吉山的嘴里终于挤出了四个字：“小子尔敢！”

“没什么不敢的。”吴承鉴笑道，“反正都快家破人亡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吉山怒道：“小子！你可知道，我要踩死你们吴家，就像踩死一窝蝼蚁！”

“当然，当然。”吴承鉴哈了哈腰，但那哈腰可一点敬畏感都没有，这肢体动作更像在讽刺，“十三行嘛，就是十三窝蚂蚁。哦，不，现在只剩下十窝了，再过几天，应该就只剩下九窝了。”

他依然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不过，监督老爷啊，你踩死了小人一家之后，又有什么好处呢？该收的钱，就能收上去了吗？该办的事，就能办成了吗？和中堂的交代，能用小人一家子的尸体去应付吗？”

他前三句话，说一句，吉山的眼皮就跳一下；说到第四个反问，吉山的眼珠子都瞪圆了。“小子！你知道什么！”

“不多，不多。”吴承鉴又是一通毫无敬畏感的哈腰，说道，“小人只是还知道，朱大方伯那边，也正等着小人破家呢。小人破了家，如果能把家抄了，把钱送到北边，把该补的亏空给补了——那么这次的事情就过去了。广州这边嘛，也就是死了两窝蝼蚁，十三行少了两家，有需要的话，回头再发两张补上就是。反正有的是人等着这张纸。”

他说着，又换上一张一脸诚恳的假笑：“可小人替监督老爷担心啊！若是抄了小人的家，钱却拿不到，那这个亏空还怎么补？和中堂的吩咐还怎么交代？监督老爷你要杀我如杀蝼蚁，但和中堂那边要杀老爷您——那也只如杀一条狗罢了。”

吉山冷笑：“你这是在威胁我？”

吴承鉴打了个哈哈：“不敢，不敢。”脸上却是没有一点“不敢”的神情。

吉山冷笑道：“敢威胁老子！真是没死过！可惜你打错了算盘！”

吴承鉴笑道：“监督老爷大概是想，吴家的不动产业一时丢了，但有另外两笔大钱在手，勉强强大大概也还足够了，也就是广东上下的官吏没的贪了。实在还不够，就让蔡、谢、叶诸家再割些肉补上——谁让他们办事不力呢！”

吉山被他说得一阵烦躁——他心里的确是这样想的！

“只可惜……”吴承鉴道，“怎么，潘家的人还没来吗？”

吉山道：“什么潘家？”

吴承鉴笑道：“我用我家的不动产业，给了东印度公司做抵押，所以米尔顿已经把那半张提款的凭证给我了。傍晚时分，我的人已经去了潘家，将外家茶的那笔银子运走了。”

这下不但吉山，连蔡士文都再忍不住，回头望向吴承鉴，就像看到一个恶鬼！

嘎溜打了个寒战，道：“奴才……奴才这就去潘家问问。”

他还没出门，就有个管事家奴快步跑了进来，禀道：“老爷，潘家那边派人来说，傍晚时分，宜和行吴家的人拿了凭证到潘园提款。潘家的启官辨明凭证无误，已经按照当初的约定，将银子给了对方了。”

“哗啦”一声，吉山身边的茶几都被他整个儿推倒了，杯盘破碎，点心洒了一地。

吴承鉴笑了笑，道：“那么吴家的钱，就只剩下最后一笔，也就是那批本家茶的茶叶。如果吴家破产，按照十三行的老规矩，可以由蔡总商出面，指定一家新的保商去跟东印度公司交易，之后由谢家出面，运了我们那批本家茶去跟米尔顿交易，大概也能把白银套出来吧。不过……吉山老爷，你最好派人去问问白鹅潭仓库那边的情况吧。”

吉山便想起刚才蔡士文来求的调兵令，胸口更是一堵，对着嘎溜喝道：“去白鹅潭看看怎么回事！”

嘎溜吓得又是一个哆嗦，急忙跑了出去，还没跑出府门，就遇到了舒参将和谢原礼派来的人，赶紧将他们引了过来。

舒参将的副手行了一礼，将白鹅潭谢家仓库那边的事情说了一遍，问道：“舒参将请示吉山老爷，仓库里的人，究竟是不是老爷派去的？仓库里的茶叶是

否真的与和中堂有关？接下来我们又应该怎么做？”

这毕竟是在满洲将领面前，吉山勉强压住了胸中那股火，冷着脸说：“此事稍后再说。”便让人将舒参将的副手带下去好生伺候。

那个满洲将领下去后，吉山盯着吴承鉴，一双眼睛都布满了血丝。

“你这条小狗！”吉山咬牙切齿道，“你以为送走房契、地契，运走金银，烧了茶叶，就能让老爷我向你低头吗！你想错了！老爷我就算拼了这个前程，也要将你千刀万剐！还有你的家人，全家千刀万剐！”

吴承鉴笑了笑，道：“老爷，你做不到的。你杀不了我全家的。”

吉山冷笑。

“老爷不信？”吴承鉴笑道，“家父年老，家兄病重，大嫂已经决定跟我吴家同生共死，我们是准备好随时去死了的。但我那侄儿，却已经被我送走了。”

“什么？！”

吴承鉴道：“米尔顿先生的那十二口大箱子中，其中一口，就装了我的贴身丫鬟夏晴，还有我们吴家的长子嫡孙光儿，一路由王副将护送到了海边，送上了船，现在人都不知道到哪里了。我们吴家后继有人，钱又都已经运走，将来只要光儿有点出息，家道中兴也指日可待——家父、家嫂和我都已无后顾之忧。倒是老爷你……”

他顿了顿，道：“吉山老爷，你好像还是没看清楚局势啊。”

吉山这时连气都气不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花招，不妨都亮出来。”

“可不是花招，都是实招啊。”吴承鉴笑着摊了摊手，道，“如果只是我的这些动作，那也只是让老爷大大为难。只要老爷你肯硬起心肝来，狠一狠心，拼个自损八百，的确也能将在下千刀万剐，一泄心头之恨——只可惜啊……”

吉山怒喝：“可惜什么！”

吴承鉴忽然语气变得森然，冷冷地道：“只可惜现在满广州除了在下，短时间内就再没有人能拿出足够帮和中堂填补亏空的大批白银了！”

吉山的怒火也挡不住这个消息的可怕，这个晚上，他不知第几次愕然了：“你说什么？”

吴承鉴冷冷地道：“我说现在满广州除了我，已经没人拿得出这么大一笔现银了。就算你把蔡家、谢家、叶家都抄了，如果我不出手购买他们的产业，一时之间谁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

吉山似乎不信，又不明白。

吴承鉴道：“老爷如果不信，问问蔡士文就清楚了。”

吉山转头望向蔡士文，蔡士文就像在打摆子，整个人都抖得无法自控。看到这反应，吉山也已经猜到吴承鉴所言只怕不假了。

“这——怎——么——回——事！”

蔡士文虽然不敢抬头看吉山，但也从这一字一顿的语气中，听出了吉山是何等愤怒。他牙齿都在打战，上下互碰——在保商会议上伶牙俐齿的他，竟然一句囫圇话都说不出来。

白云山隧道

□ 陈崇正

白鹤路原来是弯曲的。袁子叙为自己这样的发现而不禁发出一个苦笑，在白鹤路的租住了一个多月，居然才第一次发现它并不是一条直街。

“你别不信，只要借助了外星人的技术，人是可以漂浮起来的，我也就不用再开出租车了，更不用考虑是不是干脆顶他妈出租车公司的肺，自己弄个车，去开网约车。假设，我是说假设，每个人都会悬浮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想飞哪就飞哪，也不用穿山打洞。”

出租车司机边开车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袁子叙在白鹤路上车时礼貌性跟他说了一句话之后，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也不考虑袁子叙是否喜欢听。如果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国际形势皆了如指掌，那么广州的出租车司机大部分都比较深沉，像个哲学家，但袁子叙今天碰到的应该是个演说家。

“不过，如果真的学会悬浮术，那广州的黑人就会更多了，他们直接飞过来，也不用护照了！”他指着不远处的白云山，继续说，“前两年还在热烈讨论白云山隧道要不要开通的问题，如果都会飞，跟UFO一样自由，也就不用建什么隧道了，黄婆洞水库的水位也就不会下降一米，你说那么多水到哪里去了？”

终于到了，可以把该司机的悬浮术、水库、隧道之类的话题通通抛诸脑后，袁子叙推开车门，一阵热风扑面，就如冰箱里的速冻饺子被扔进热锅里。一

扇弹簧门拯救了他，让他重新回到空调的冷风之中。在卡座的沙发上坐定，他要了一杯咖啡，服务员问他是否点餐，他说稍等，还有一个人没到。

距离十二点还差一刻，落地玻璃外面的阳光如此耀眼。他在等一个人，一个陌生女人。一切都因为他一个月前离开东州，来到广州，换了一张尾号886的手机卡。开始总是有一个尾号885的电话拨过来，电话接通，却没有人说话，他以为打错了，就挂了电话。反复如是几次之后，她在电话里对他哭泣，叫他詹森。袁子叙说，我不是詹森。她又哭了，说这就是詹森的声音。后来她似乎开始相信他不是詹森，断断续续讲述她寻找朋友詹森的种种细节，他从好奇转而感到厌烦，他决定请她吃个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见个面，这个号码现在我在用，我们聊聊，然后你不能再骚扰我了。”

他们约好在这家西餐厅见面。时间一点点过去，玻璃弹簧门还没有动，袁子叙在心里计算了见这一面的成本，包括出租车费、餐费，还有时间成本。作为一个前记者，他对成本的计算十分精明，这种精明让他有时候很不喜欢自己，但这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弹簧门还是没有动。他拿起手机再一次看时间，又打开微信给钟秋婷发了一条信息，说他在餐厅里等一个人，顺手还拍了一下桌子上的盆栽发给她。钟秋婷很快回复了一个鄙视的表情。然后说：

“被人曝光，出了丑，丢了工作，还死性不改，跑到广州不好好工作还去约妹子，难道真不怕报应？”

“怕啊，出门都躲着雷呢。”

发完这条信息，他抬头望了一眼外面，竟然风云变色，刚才还阳光灿烂，天瞬间就黑了下来。他赶紧补了一句：

“说错话了，天突然黑下来，眼看要下雨，看来出门得带着避雷针。”

钟秋婷发来一个笑脸。

过了一会儿，钟秋婷继续发来信息：“你大概只会无聊才会找我聊天，我的存在就是你用来打发边角时间的吧。许多的人，深情多年都没有结果，你突然闯进来，然后……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很无所谓，你一直声称我们那一

次很美，但我不知道美在哪里？”

袁子叙把信息看了两遍，他感受到一股幽怨的情绪，提了一口气，觉得应该认真应对：“深情多年很美，瞬间绽放也可以很美，在我看来两者是平行的，而不是一个推导出另一个结果。”

“我也明确地问一次，你凭什么要让我觉得很美？就因为瞬间？做了然后你就跑掉了，无关痛痒，这很美？”

袁子叙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他跟钟秋婷的相遇，他们是同学，那时候他不知道她还是处女，整个过程太紧张，他来不及好好表现就已经缴械投降。这个“无关痛痒”的词刺痛了他，她好像不痛，当然，更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快感。他后来提出再见面以证明性爱的美好，他坚定地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多试试，她一定会喜欢上这件事。但她都拒绝了。他突然有点后悔这个时候跟她发信息讨论这么严肃难缠的问题，但现在又不得不回复，于是他说：“不是我要让你，是我这么理解，你认为当时你是完全被迫的吗？”

“所以嘛，是你认为，一切都是你认为，你当然会这样认为。这就是我最郁闷的一点。我当时猝不及防，你的理解离我的理解太远了。”

“在我的理解里，我们顺应了彼此的情欲。”他感到沮丧。一个女人无法感受到第一性爱的快感，大概就会怨恨夺走她处女之身的这个男人吧。这个观点好像是在一本地摊杂志上看到的，或者是那个坏蛋实习生告诉他的。

“那你就给你自己翻案吧，反正意念很重要，你的意念我左右不了。”

“或者可以这么说，你如果一开始告诉我你不愿意，你不喜欢，我相信不可能去强奸你吧。翻案没有任何意义，一切也只能留给时间。”打下“强奸”两个字的时候，他简直感到愤怒。大概是那个坏蛋实习生实名投诉他性侵的事给了钟秋婷这样的暗示，然后又间接点燃了他的愤怒。而他的愤怒的背后是无能为力，他并不能改变什么。

“这么虚无。你把推当作就，当作半推半就。你连幼稚无知的实习生都能下手，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她果然是受到那个事件的影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件小事。他想告诉她，那个实习生可比她老练太多，但打了一行字，又删除了，打了另外一行字。

窗外的云影在地上走，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美丽。

“我本来以为做了一件让你快乐的事，但后来发现你并不这么认为，也很沮丧。作为人世间两个生命，我们可以像分享小秘密的孩子一样窃喜。”他想起了哪本书里见过，描写偷尝禁果的欢乐有一个更好的比喻，但忘记了如何表达。沮丧的情绪弥漫在心头，让他感觉做什么事都没兴趣了。

“你又要我去承认当初的‘美’，即使不行也要我退一步承认当初‘你情我愿’，或许你从头到尾，就是用你的理解摆平我的想法，其他女生或许会受到你的蛊惑，被你诱导着去美化这件事，但对我，这确实没有办法看作可以从容的一段。”

她的意思，是说那天袁子叙强来吗？袁子叙回想了一遍，他自己从来没有强行去做什么，他感到委屈，但这种委屈又让他落入道德的下风。他发现自己打字的手指有点发抖：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我躺在地板上，你坐在旁边，你俯下身来，我们第一次接吻。我只能理解为这是道德在你心理上发生微妙变化之后的一种推诿。如果整个事件的发展，你将之定义为一个错误，那么，我也就认了吧。”

内心焦灼的愤怒让他眼睛里快喷出火来，他毫不犹豫地将她的微信拉黑删除，顺手也删掉她的手机号码，似乎这样的删除可以让自己心里痛快一点。删完之后，他抬起头，才发现有个女人站在旁边在看着他，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裙子，不是服务员，哦，他想起他今天约了人。蓝白裙子朝他挥手：

“嗨，你很忙？”

他并不知道她站在旁边多久了，他赶紧站起来，让她坐下。这时一个女孩从蓝白裙子后面探出头来。他一愣，旋即又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女孩一笑：

“你女儿？”

她点点头，又低头尴尬地笑着：“没人带小孩，我得自己带出来，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介意，怎么会介意呢！”记者职业化的老练总能让他完美化解各种尴尬。

“我叫焦彤，你可以叫我阿朱，我朋友们都这么叫我。哦，我女儿叫帕

莎。”

这个外国名字让他重新注意到小女孩的肤色异乎寻常地黑。

“混血儿？混血儿漂亮哦。”他给她面前的玻璃杯倒水，并让服务员再给帕莎来一套餐具，心里在琢磨着詹森这个名字，他早该想到这是一个黑人。

“你说的詹森是她爸爸？”

她点点头。

她在找一个黑人，而这个黑人是她女儿的父亲。袁子叙现在用的手机号码，就是詹森失踪之前用过的。

“电话号码停机三个月，就会被收回，但你的声音，真的跟他很像，都是那种很低沉的男中音。所以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他。”

“他的卡都停机三个月了，为什么我使用不到几天，你就打过来？你没有让人窃听这张卡吧？”袁子叙目不转睛看着她。

阿朱摇摇头：“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没钱雇佣私家侦探，我妈是开甜品店的，我就是在甜品店里认识了詹森和萨尔佩。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驯兽师，整天跟着他们师父去喂豹子。后来我怀孕了，詹森跟着另一个老板去做服装生意，说要赚钱养我。现在，我只是想告诉詹森，如果他再躲着我，我就要跟萨尔佩去加纳了，广州男人都不会接受帕莎，只有萨尔佩喜欢帕莎。”

虽然答非所问，但袁子叙大概也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甜品店老板娘的女儿的跨国爱情，看起来还是三角恋。这时服务员过来点餐，他要了一份牛扒，阿朱只点了一份炒饭，袁子叙主动帮帕莎要了一杯可乐和一份薯条。外面噼里啪啦下了一阵雨，然后不到几分钟又收住了，阳光重新明媚起来。

“我是说，人都失踪这么久，生死未卜，你难道常常打这个号码吗？”袁子叙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穷究到底，毕竟这个号码作为他的新号已经告知所有朋友，他不希望再换一次号码，每次换号码确实非常麻烦。

“他才不是生死未卜，他一定还活着，只是躲着我们母女俩，他就是不想负责任，为了他，我都得罪了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包括我妈。我本来已经快要死心了，但手机提示，他登陆了‘美人城世界’。”

“哦——”袁子叙想起来了，换了号码之后，他本来想用新号码绑定他自

已在“美人城世界”的游戏账号，但发现这个号码已经在这款流行游戏中被注册，所以他用这个新号码登陆了游戏平台。

“我在游戏里设定了特别关注，只要他登陆，我就会收到提醒。”她长长叹出一口气，“你不知道收到提醒的那一刻，我有多开心，我打开游戏，看到了他停止了很久的步数统计开始重新计数，眼泪都流出来了。我马上拨打了电话，竟然打通了，接通之后我就哭了。他们都说我勇敢，其实我做什么事都很害怕。”

薯条和可乐端上来，帕莎开始专心吃东西，她小心翼翼观察着袁子叙，有点羞怯。帕莎眼睛很大，看起来比两岁的同龄孩子要高出一个头。炒饭也来了，阿朱看起来也饿了，拿起勺子就开始吃，吃了几口才说，你的牛扒还没来？袁子叙说不碍事，让她先吃。

“你真体贴人。”她说。

袁子叙微微一笑，拿起手机，对这类随机式的赞美他已经免疫。钟秋婷重新申请加他为好友，他犹豫了几秒，还是通过了。

“你每次都把自己弄得像个受害者。”钟秋婷在微信里抱怨道。而此刻，她不过是个活在手机里的女人。他决定冷落她，没有回复她的信息。

牛扒在这个时候端上来，铁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咀嚼，却发现帕莎目不转睛看着他的嘴巴，也看着他盘子里的牛扒。于是他切了一小块，用牙签挑起来，送到帕莎面前。帕莎转头看着她母亲，阿朱点点说，然后说，要说谢谢。

“多谢。”帕莎接过牛扒，说了第一句话，却是字正腔圆的粤语。

“我很爱他，我希望他能回到我们母女身边……”

阿朱还没说完，袁子叙就打断她：“我很理解，但我没能力帮你什么。”

“你人真好，”她总是习惯性地赞美，即使这样的赞美显得很西方，“我只是想让你登陆一下美人城世界这款游戏，我想看看詹森到底在上面跟外语大学的那个女生聊了什么。”

这款“美人城世界”的游戏非常火爆，许多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在里面找到了虚拟的伴侣，所以坊间有个广告语：如果需要感情，养条狗，或者走进美人

城。美人城里有太多属于个人的秘密。在老龄化严重的当下，许多老学究在媒体上呼吁关闭美人城，以提高出生率和降低离婚率。

“这恐怕不行，毕竟这是他的个人隐私。”

来跟阿朱见面的前两天，袁子叙略略翻看了这份虚拟世界里的聊天记录，虚拟世界里的詹森，可不是一个身份，也不像一个父亲。如果不是性侵实习生的事件被曝光，袁子叙很有可能成为东州报业年轻一代中最有潜力的记者。职业身份让他阅人无数，就像眼前阿朱这种女孩，生活能力其实很差，帕莎的两个辫子都不对称；她自己锁骨上隐约可见的纹身可以推测她年轻时候的叛逆，这种叛逆如果无法贯彻到底，就会转化为怯弱，将世界屏蔽在世界之外的退缩。他明白这种性格的女人，是无法承受任何人设崩塌的结果的。她曾经为了爱一个人对抗了整个世界，代价沉重，再让她知道更多，则会覆灭。他看了一眼帕莎，更坚定自己的想法。

“那当然是个人隐私，但也不是你的呀。”她皱着眉头。

“我实名登记买了这个号码，用这个号码登录了游戏，号码是我的，游戏里的所有东西现在当然也归我所有，这个不存在任何疑问。”

这样的说法当然十分牵强，但袁子叙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出来，这件事情似乎就成为一个有严密逻辑且不可撼动的事实。阿朱果然不出所料被镇住了，她开始退缩：

“那……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在游戏中留下的手记，有没有提及白云山隧道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灵异事件，白云山隧道不是挖了一半出了事情，隧道口被封闭了起来，有传言说里面有灵异事件，据说有人走进洞里，就失踪了。我担心，詹森也在里面。”

这些网络上怪力乱神的事情我向来不信，不过白云山底下要挖隧道，一直就存在争议，民众不同意，白云山脚下的外语大学也不同意。民众认为白云山是广州之肺，也是广州风水中的龙脉所在，隧道横穿虽然能让白云山东西两侧不再被大山阻隔，但也必然破坏环境和风水，产生不必要的问题。外语大学则认为，

隧道的建设势必拆除教学楼、图书馆、门诊部、幼儿园、教师公寓等一系列建筑，将白云山脚下的这所名校一分为二，严重影响学校教学。

但是民众和学校的抗议无效，隧道在去年轰轰烈烈开建，然而不到半年就神秘停建，连洞口都被封闭了起来。官方的说法是环境评估之后不适合继续建设，确实，景区内的黄婆洞水库水位出现明显下降，原来立在水里的水杉现在看上去好像自己爬上了岸，周围也死了很多鸟。

“詹森参与了外语大学那帮学生组织的什么抗议活动，还说要去探洞，要去曝光什么东西，他那时候跟外语大学的一个女生搞得火热，我们常常因为那个女生吵架，他说我疑神疑鬼，我说我已经怀孕了他就想抛弃我，然后他就说孩子也有可能是萨尔佩的，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我跟萨尔佩真的没什么……”

在阿朱喋喋不休说着什么的时候，袁子叙已经在手机上打开美人城世界这款游戏，詹森确实是在里面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上次随意翻阅的时候，曾注意到他跟一班人都聚集在一个叫“白云山隧道迷案”的小空间里。阿朱见他打开了游戏，就探头来看，他坐直身子瞪了她一眼，她赶紧缩了回去，眼睛还是直勾勾看着他的手机，仿佛詹森就被关在手机里。

“我先看看，有什么发现，才给你看。”他给她重申了规矩。她不语，然后眼睛看向窗外，呼出一口气，开始给帕莎喂了几口饭。但帕莎不想吃饭，她很灵活地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跑到门外，贴着玻璃窗对我们笑。

袁子叙走进了那个叫“白云山隧道迷案”的小空间，他刚登录，就发现里面的人纷纷下线离开。过了不久，游戏好友跳出来对他说话：

“你不是詹森，你是谁？”

袁子叙查看了一下对方昵称，叫“青铜鸽子”。青铜鸽子对他说：“盗用别人的账号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袁子叙想了想，回复了一句：“万一我就是詹森呢？”

过了很久，那边才又说话：“那你认识阿朱吗？”

“她就坐在我对面，吃炒饭。”

“不可能！这个世界没有鬼！”

袁子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悄悄拍了一张阿朱和落地玻璃外面的帕莎在玩

剪刀石头布的照片，发了过去。然后，对方就下线了。

袁子叙握着手机，发着呆，他隐隐觉得詹森已经不再人世，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这是一桩命案啊。如果不要来见阿朱，如果没有登录游戏，那么，自己跟这一切就没有关系。

“阿朱，”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叫她，这一声让她停止了跟帕莎的游戏，看着他，“阿朱，刚才游戏登录还是有些问题，这里信号也不是太好，要不这样吧，我们今天就是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反正如果有其他消息，我会告诉你。至于那些白云山隧道里的灵异事件之类的，你也别相信别人乱说。”

他发现自己胡编乱造的能力几乎是天生的，在糊弄这对母女方面，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结账，出门帮她们母女俩拦了一辆出租车，但她感谢了他的细心周到，坚持说她们去坐地铁就好。于是他自己上了车，她们母女俩在车窗外朝他挥手告别，他庆幸自己逃离了一团麻烦。

二

车在拥堵中慢慢行进，他总觉得有什么事没有做，突然想起还没有回复钟秋婷的微信。于是拿出手机，对她说了一句：“刚吃完饭。”他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刚吃完饭”算是对迟复的解释，也是对刚刚发生的事实的复述，这样的复述有利于让网络另一边那颗悬空的心安定下来。

这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已经因为一次不小心毁掉前面好几年的经营，不能再行差踏错，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他从穷苦的山村里走出来，他不允许自己再变得一无所有。

“哦，我还以为你想再理我了。”钟秋婷的话语中有抱怨，但似乎已经柔和了下来。他为刚才的冷处理奏效而感到一丝得意。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接通了：“喂——”对方没有声音，他看了一遍号码，确认并不是阿朱的。

“喂——”他发出了第二声之后，准备挂断，这时里面有个女孩的声音传出来：

“听声音，你不是詹森，你究竟是谁？”

袁子叙愣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青铜鸽子？”

对方听到他说话，更明确他不是詹森，音量提高了：“你究竟是谁？”

这时候不能怂，他的音量也提高一倍：“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就是这手机的机主，怎么啦？刚办的卡，怎么啦？你们一个个找上门来是怎么回事嘛？”

他停了一下，正准备挂电话，对方说话了。

“不好意思，”青铜鸽子的声音柔和下来，“你认识阿朱？刚才照片里的是她女儿帕莎？”

袁子叙谨慎地嗯了一声。

“我一直联系不上阿朱，詹森有遗物留给她，我得亲手交给她，但我没有她的住址，也没有她的电话，你能否……”

“这事跟我没关系。”袁子叙挂掉了电话，他刚从一团麻烦中逃离，似乎又回到另一团麻烦之中。

是不是应该再换一张新的电话卡？但他又一转念，这号码是个死人的已经够烦，万一再换一个是个杀人犯或者逃债的，是不是还有层出不穷的新麻烦？阿朱发了一条信息感谢他的午餐，赞美了他的善良。帕莎也发了一条语音，标准的粤语，无关肤色。钟秋婷也发来信息，说她午睡做了一个梦，梦见袁子叙跑到她家上厕所了，她问他，这是什么寓意？哪有什么寓意，不过是她午睡憋尿了呗。但他回复了一个笑脸，然后把手机收起来，人往后仰，头往后靠。窗外，是白云山。

“师傅，你知道白云山挖了隧道的事吗？”他慵懒地说。

这个出租车司机不太爱讲话，停了一下才说：“挖啊，后来又停了。”

“不是说破坏风水不好吗？”

“香港狮子山也挖了狮子山隧道，也没听有人说坏了香港的风水。”

袁子叙又看了一眼白云山，山体时而被高楼遮蔽，时而又从低矮的楼房上方露了出来。

“据说挖出了东西，死了人，出大事了，当官的都怕事，所以封锁了消息。外语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去调查，听说也出了事，具体啥事，不知道。”

这个出租车司机，好不容易说了这么多话，袁子叙再问，他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袁子叙说，你们出租车司机，不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吗？司机笑而不语，伸手盘玩着套在换挡杆上的佛珠。

没事可做，没人说话，他只能又把手机重新拿出来。青铜鸽子请求添加他为微信好友，是通过电话号码找到他的。他通过了，她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又发来一张图片。

那是一个白色的耶稣受难像，系在一条黑色的细绳上。他放大了图片看了又看，质地不像是玉，应是动物的牙齿，估计是象牙。

“这是詹森的母亲给他的，他死的时候，让我亲手交给阿朱，他说阿朱看到这个，就会明白一切，她以后会给帕莎。”

“他是怎么死的？”他感觉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大坑。

青铜鸽子很久没有回复。袁子叙又发了一个问号，她才说，这个不能告诉他，唯一能说的，是詹森是为了救她遇难的。

“在隧道里？”

“是。”

“隧道里有什么？”

“我不能说。”

袁子叙沉思片刻，微微一笑，他将她的微信删掉了，然后静静等待，果然，过不了多久，她重新请求添加他为好友。

“你赢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去见证奇迹。”

“随时有空。”

“那就今晚，但你得答应我，今晚所看到的一切，必须保密。”

他在学院南路的尽头见到了这个小个子女生，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看起来非常精炼。她见到他，腼腆一笑，没有直视他的眼睛。

“为什么不报案？”

“这事没有人愿意声张，我们五个人进洞的时候早就签了生死状的，死在里面，就算是死得其所。为了弄明白真相，我们五个人组织抗议，一起出生入死，跟各种力量斗智斗勇，才走到今天。”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上山，进洞。”

青铜鸽子打开了背包，递给他口罩、一瓶空气清新剂、一顶带有应急灯的安全帽，还有一根绳子。她解释说，进洞之后，打开灯光，手不能离开绳子。

“这瓶空气清新剂是做什么用的？”

“走到某个深度之后，就会出现失重状态……别这样看着我，你没听说，没有重力了，或者说，重力暂时失效，整个人会悬空漂浮起来……詹森就是为了救我，将我推向洞口，而他自己飘走了，跟空气里的石头和尘埃一起消失在黑暗里。”

“没空气？外太空？”他眯着眼睛看着她。

“有空气，就像是在水里，但你没法子游泳，所以只能用空气清洗剂喷一喷，你可以获得一个反向的推力，当然，这个是我自己设想的，我看电影里的宇航员也是这么滑行的，我们之前都是靠绳子才逃出来的。”

袁子叙看着她，她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但也让他有那么一瞬间有点恍惚，很怀疑她会不会有精神问题。

既来之则安之，只能登山了。他跟在她后面，开始沿着台阶登山。夏日的傍晚，石阶上还散发着热气。不久之后他们又转入没有台阶的山道，再之后连山道都没有了，沿着有人踩过的痕迹在灌木丛中穿行。太阳一点点落下去，但夏日的光线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把一切都照得十分明亮。青铜鸽子走得很溜，他跟在后面逐渐气喘吁吁。终于他们像土拨鼠一样从草丛中钻出来，来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地面坑坑洼洼，可以看到还有车轮碾过的印迹。

但没有洞口。

青铜鸽子也转头看了看四周，他看出她也在寻找洞口。

“明明在这里的，两道铁门锁住，不用撬开铁锁，只要从旁边扒开土就可以进去，我们之前就是用铁锹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洞口怎么不见了？”

他疑惑地看着她。她没有看他，眼睛一直在搜索四周的环境。

“真的没骗你，这个位置，之前就是洞口，一定有人将洞口用泥土填埋了，我们还在洞里看到漂浮起来的盾构机，非常巨大，但漂浮在空中。”

她所说的地方，泥土上确实没有长植被，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地方有个洞口。袁子叙掉头就往山下走，她跟在后面，十分沮丧。

“无论如何，你要跟我一起把这个东西送给阿朱，我答应过詹森的。”

她举起那个象牙挂饰，绕到他的面前。受难的耶稣在他面前转动着，似乎没有停下来意思。

袁子叙对她说：“你把它收起来，别在我面前晃，不然我就报警。我会把阿朱的电话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她，你们都见鬼去吧，一群神经病！”可能太激动了，他一脚踩空，滚了两滚，头撞在花岗岩台阶上。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晕过去，但再次醒来时，他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是个演讲家，他喋喋不休地说：

“这些人，非要将白云山麓拦腰斩断，隧道挖好之后的道路距离是六七公里，而目前从黄石路走同泰路到一五七医院，不过八九公里，缩短了两三公里，只节约十来分钟，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

他说完了，伸手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林志炫《没离开过》，歌声那么深情。袁子叙问司机，我是怎么上车的。他说：

“你不是喝醉了吗？你朋友把你塞上车，你醒来就好，我们现在去哪儿？”

三

接下来的几天，袁子叙变得异常忙碌，忙得他几乎忘记白云山隧道的事情。这家新媒体公司对待员工比他想象中更加苛刻，又忙了几天，他就在忙碌中被炒鱿鱼了。“你太优秀了，应该有更适合你的公司。”人事部门的女主管说话的口吻像是在跟她的初恋男友说分手。

弯曲的白鹤路停电了。这条该死的路总是这样。出租屋的那台破电梯当然闭着眼睛。袁子叙恨不得给在电梯门上打上一拳，但他怕痛，只能捏了捏拳头，掏出手机照明，一步一喘爬上七楼。一步步接近门口，他习惯性地摸了摸裤袋里的钥匙，硬硬的还在。他只顾掏钥匙，脚下被什么拌了一下，一个趔趄，险些摔

个狗啃泥。他正想发作，地上一团黑影突然慢慢膨胀起来，他吓得一声惊叫，黑影也跟着尖叫，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是我！”是弟弟袁子量的声音。他这一天浑浑噩噩，竟然忘记弟弟袁子量几天前说要过来跟他同住的事。看样子，袁子量蹲在门口都不知道多久，估计睡着了，被他一脚踩醒。

“你到了怎么不会给我打个电话？”

袁子量没有回答，但也就等于回答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宁可在门口守着，也不愿意打个电话问子叙什么时候能回来。

兄弟俩进了门，好不容易找到一截蜡烛，点亮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吃了没？”袁子叙突然感觉到饿。

袁子量摇了摇头，然后又低下头去看他的手机，手机屏幕把他的脸照亮，却看不到他脸上有任何表情。弟弟比他高出一个头，在他面前，袁子叙常常觉得自己像武大郎。不过他现在连武大郎都不如，武大郎至少还有个毒蝎美人潘金莲当老婆，而他什么都没有。

袁子叙打开冰箱，一眼看去非常清楚，里头空空如也。橱柜里面只剩下一包方便面。停电了也烧不了开水，兄弟俩把方便面掰成两半，分着吃。这个过程如此自然，以前他们也常常这么干。一阵风把桌子上的蜡烛吹灭了，整个屋子都黑了，窗外反而有一些奇怪的亮光，大概是远处的汽车车灯。黑暗里只听见咀嚼方便面的声音。

“咳！咳！”袁子叙干咳了两声，方便面还是太干了，“他不会追来吧？”

“不知道。应该不会吧。”袁子量依旧在刷着他的手机。

袁子叙的这个弟弟从来都不让人省心。他学的是编程，却不喜欢鼓捣计算机，去研究什么逻辑语，现实中他不怎么喜欢说话，也不爱交往，但却整天在网络上跟一班人打得火热，着了魔似的希望研究一门完全没有歧义的语言。袁子叙这个整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看到文字都有点恶心。他无法理解这个弟弟对研究一门语言的热情来自何方。袁子量一直都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在他没有女朋友之前，袁子叙有阵子很怀疑他的性取向。但袁子量有了女朋友，麻烦更是接踵而

至——爷爷居然知道他陪女朋友去堕胎的事。爷爷见过那个女孩，认定了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孙媳妇了。结果堕胎之后不久，他们又分手了。袁子量也不出去找工作，在家远程帮朋友做一些杂碎的活儿，拿点刚好养活自己的钱，足不出户，一日三餐都是外卖解决。爷爷给那女孩打电话，那女孩并没有接；爷爷就认定袁子量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伤了人家的心，于是坐了一夜的大巴来到城里找袁子量。一个星期过去了，爷爷看明白袁子量是这样过日子的，用爷爷的话说，袁子量把自己变成了监狱里的犯人，爷孙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发了一通脾气。袁子量本能地选择离开，和以往每一次的情节类似，他投奔他哥哥来了。

在白鹤路住下来，袁子量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热爱囚徒一样的生活，整天就抱着一台电脑研究他的神秘语言，吃饭都是随便对付，快餐盒子吃完也不扔掉，摆得到处都是；总能够在沙发的缝隙里摸到他的袜子和内裤。袁子叙说，爷爷说得没错，你就应该进监狱，被人管教一下。袁子量回答说，我们谁不是时间的囚徒？

这样的回应让袁子叙感到无奈。他瞪了他一眼。“头发乱蓬蓬的，到楼下去剪一下。”他的头发简直就是拖把，连袁子叙这么不修边幅的人都看不下去。

袁子量并没有动，而是俯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明信片，递给他哥。袁子叙接过来，看了一眼，是钟秋婷，她到黄鹤楼旅行了，门票就是一张明信片，她顺手就寄给她，她在明信片上面写了一句话，说半个月之后会顺路来广州找他，约他一起爬白云山。

袁子叙突然不知道应该把这张明信片放在哪里，多年没有收到纸质的信件和明信片了，这种古典的方式让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知所措。钟秋婷所说的半个月，如果按照明信片的邮戳计算，显然已经过了时间，但她并没有来。袁子叙突然想起已经有些天并没有跟她联系了——最近确实焦头烂额，他觉得生活快要把他变成一个小丑。

“你是不是考虑找找工作，或者找个女朋友？”袁子叙脑海里闪过钟秋婷的面孔，然后他觉得弟弟应该搬出去，让他有机会在出租屋里约女孩子。这个念头不太好，但就这么闪过去，然后又被别的想法所代替。

“我们造语圈发现中古时代的神秘咒语或许不是无稽之谈，应该存在一种

绝对准确的语言，能够激发物质本身的能量，甚至可能让物质悬浮起来。”袁子量自言自语，答非所问。

“你是说突然失重，漂浮起来？”

“对！”袁子量转过头来看着他，“我以为你会以为我疯了，你信我说的这个？”

“不是，是我这两天在找工作，有一个面试，可能可以用这个思路。不过我看你自己就一直漂浮在真空中，你也是时候找点正经事做一下了。”

袁子量眼睛里的光黯淡下去。他们终究还是两根平行线上的人。

袁子叙确实需要为工作焦虑，他弟弟在房子住着，但房租还得他来付。被新媒体公司炒了鱿鱼之后，他面试了几家公司，但不合适。手机里的“美人城”游戏程序突然推送来一条广州分公司的招聘信息，他投了简历，人居然也给他打电话，表明来意之后，劈头盖脸就给了一个问题：

“如果在美人城里给你一间房间，让你设置好最简单的条件，做一款游戏，你会怎么做？不着急，你有三天的思考时间，三天后如果有思路，就直接到公司来面试。”

第一次见到这种面试的形式，居然先给考题，再让应聘者来面试。

应聘几乎需要穿过整个广州城。自从丢了工作，袁子叙就不敢再打出租车了。他坐上摇摇晃晃的公车，到了地铁站，钻入地下，换乘地铁。在拥挤的人群里，他内心多多少少有些苍凉，隐约闻到了中年的气息。出了地铁，还需要再转一趟公车，已经很近，三个站就到了，距离约定的面试时间还足足有半个小时，袁子叙把头靠着车窗上，不一会儿竟然迷迷糊糊将要入梦。就在这时，他感到额头上一阵剧痛，摸了摸额头，他明白自己撞在前面座椅的椅背上。原来公交车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都一阵尖叫，纷纷大骂司机。司机是个胡子拉渣的胖大叔，指着前面说：

“都看看，这帮家伙又出来闹事，再这样下去，迟早得变成第五十七个……你们都坐好！”

“大家不要慌！”不知道谁在喊，随后汽车一阵晃动。

定神看时，才发现前方的路面上满满当当都是人，正举着横幅，喊着口

号，在密闭的车厢里不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但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激动的情绪。车里有小孩吓得哭起来，孩子的妈妈一边抚慰小孩一边说：

“早就应该管管了，这帮家伙一下飞机就撕掉护照，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出租屋里，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勾搭广州妹子！”

其他人纷纷附和。一个戴眼镜的说：

“就是啦！要我说，有些女孩就是贱，还不要脸地说什么‘Once you go black, you never go back’，图个快活，给他们生一堆黑不溜秋的娃！”

车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话，各种口音都有，有些人还争辩了起来，各自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真理。周围的吵闹声让袁子叙感觉自己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看着窗外。公交车一动不动，转眼十五分钟过去了。袁子叙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开始有点慌，他凑到前面去，跟司机说能否放他先下去，他急着，要赶时间。

胖司机提高嗓门说：“小伙子，没看这是什么情况吗？这车里谁不赶时间？没到站不能上落客，这是规定。再说你下车了能一个筋斗云飞过去不成？还是老老实实在车里待着，不小心抓错人，或者挨了揍，吃亏的还是自己！”

袁子叙被他这么一顿说，觉得自己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只能灰溜溜缩了回来，坐在那儿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筹莫展。他环顾四周，刚才群情激昂的高潮已经过去，车里的人有的剪指甲，有的戴着耳机看剧，有的凑在一起打游戏，仿佛外面的事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半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有人说了一声散了散了，开始赶人了。果然，外面开始烟雾缭绕，车里的人此起彼伏发出咳嗽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车流开始慢慢移动。

终于看到平时屏幕上非常熟悉的“美人城”图标悬挂在高楼之上，乘着透明的电梯往上走，他才发现玻璃罩外面的墙壁上都画着美人画像，皆是游戏里熟悉的形象。匆匆赶往面试的办公室，里面空空荡荡，一张大办公桌对着一张圆形的会议桌，这么大的空间却一个人也没有。他心中一凉，明白自己已经错过了面试的机会。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大红衬衣牛仔短裤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是个光头，他边走边用纸巾擦手，显然是去洗手间刚回来。他也没有理袁子叙，走到会议桌

的前面，低头收拾一叠表格，慢悠悠把笔帽套上笔尖。

“如果一句古老的咒语可以激发物体本身的能量，万物悬浮，在固定的空间中穿梭，你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帮一个孩子找到父亲，而道具简陋，只有一瓶空气清新剂，那么游戏的戏剧性由此注定，危险重重却饱含深情。漂浮，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每个人人生的本质。生而漂浮，死于散漫，而人生的根无处寻觅。”袁子叙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憋足了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光头男人抬头看着他，足足有十秒，并没有说话。

“我是说，我虽然迟到了，但能不能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

“面试？哦，人太多，面试地点改在隔壁会议室，出门右转，很多人在那排队的地方就是。”

袁子叙脸上一红，顿时觉得自己是个蠢货，低声说了一声谢谢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光头男人用浑厚的男中音喊了一声：“回来！”

他转身看着他。

“坐。”他绕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并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你不要背书，把你刚才的想法再说一遍。”

袁子叙暗暗深吸了一口气，侃侃而谈，扯了一通悬浮在空中的理论：

“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一种绝对准确的语言，能唤醒事物本身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中古时期那些神秘的咒语并非无稽之谈。”

光头男人点了一支烟，然后问他：“抽吗？”

袁子叙客气地摇了摇头，说不抽。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我也常常梦见自己漂浮起来，离地三米，就像在云端行走。”

他伸手在办公桌上的按钮上按了一下。外面很快就传来敲门声，他大声说进来，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女人款款而入，十分职业地欠身行礼：“祖少爷！”

“把他带去故事师二组团，就说我面试过了，让老寇安排一下。”

祖少爷按灭了手中的烟，人往后仰，把脚架到了办公桌上，嘴里呼出了一口烟。

四

爷爷没有牙齿，也不愿意做假牙，这让他的上下嘴唇好像是刻意折叠在一起，也让他的眼睛显得特别大。

爷爷出现在白鹤路，几乎都在兄弟俩的意料之中；令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发脾气，而是十分安静。十分安静地做早课，煮早饭，又用他两片嘴唇对着热气腾腾的白粥吹气，每个动作都那么认真。

这种认真让袁子叙感觉到十分不安，总觉得爷爷在憋大招，但爷爷又什么都没有说。他甚至都不再提及当年那位暗中资助他们读书的神秘人士，也不再讲什么不能忘本之类的道理。他来到白鹤路的出租屋，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下楼去，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块三角形的木板，然后用客厅里的一只哑铃当锤子，将木板钉到了墙角上。他转头问袁子叙，墙上可以钉钉子吧。袁子叙说，您都已经钉上了，房东估计也不会说什么。爷爷没再说话，他小心翼翼从包里掏出他的达摩神像，认认真真供奉起来。整个过程他拒绝了兄弟俩的所有希望帮忙的动作，他决绝的眼神让他们明白，他要自己完成。高个子袁子量一直站在旁边，生怕爷爷在椅子上站不稳摔下来。但爷爷还是稳稳当当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真还别说，袁子叙第一次觉得爷爷长得越来越像木架上的达摩老祖，牙齿掉光了之后就更像了。

家里有了爷爷的坐镇，干净了不少。阳台上本来已经枯死的盆栽，竟然长出碧绿的青草来。过了一些天，在青草中间又长出了瓜苗，郁郁葱葱向上攀援。有一天下午，爷爷坐在阳台上看火烧云，袁子叙想到阳台上拿袜子，却被爷爷一把揪住。他让他小心脚下，有一队蚂蚁正从阳台浩浩荡荡经过，看样子是在搬家。爷爷守着它们，就像它们的神。

有那么一个瞬间，袁子叙内心似有所动。但他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个电话牵扯过去了，电话里，那个叫青铜鸽子的女孩，希望能再见他一面。

“我已经见过阿朱姐姐了，也了解到您是个好人，我们现在需要您的帮忙，真心求助，希望您不要拒绝。”

袁子叙望了望外面红彤彤的天空，告诉她台风就要来了，现在连蚂蚁都在

搬家，确实没有时间去见她，也不想再谈论什么失重漂浮的事情。

不谈论不代表不会发生，失重漂浮终究是风中之事。台风正面袭击广州，很多高楼的玻璃如落叶纷纷飘落，还有人目击两把木沙发在空中漂浮。大风平息，人们惊魂初定。所幸白鹤路有白云山挡着，并没有什么大的破坏，也没有造成大面积停电，在短暂的停水之后，一切慢慢恢复正常。只有路边被折断的枝桠和路面大雨冲刷的痕迹，成为大风肆虐的重要证据。雨已经停了，风依然松一阵紧一阵，路上行走的人都缩着脖子，在水洼之间跳来跳去。

第一个发消息来问候他的居然是钟秋婷。她问他好么，他说好；她又说上次她去了白云山，但怕他太忙，没打扰他。他说没事。她又说，也许她最近还会再去：“白云山真是一个宝地，最近也许我还会再去，或许能发现宝物哦。”他将这样一句话解读为对他的约会，所以不打算接话。他内心有一丝感动，又一转念，觉得她也许是因为无聊，或者只是对台风的关心顺便迁移到他的身上。让他心头一惊的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太能想起她的脸，以及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他打开手机，刷了几张她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浮上心头。她就像一个台风渐去渐远，这风中的情事，来得快去得快，大概如此。他身上作为雄性动物的那一部分，常常让他自己都感到难过。或许存在一些随机的冲动，能让人在欲望之外保持一点属于诗性的东西。

可是寇主管并不这么想。他对于世界的理解近乎刻板，像一个机器人那样刻板。面对这个祖少爷突然介绍过来的新员工，他并没有多少好感。他斜着眼睛看着袁子叙，仿佛他就是一只浑身长满毛发的猴子，还没能得到很好的进化。他将手里袁子叙提交的游戏脚本打印稿重重地甩在办公桌上，还重重拍了两下：

“你这样一个狗屁设置就想开发一个游戏？”

他在办公室里踱步，机械的重复让他更像一个机器人。

“小袁啊，无论什么故事线，最重要是背后的情感动机，一定要理清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不需要符号化的人物，我们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物的全部细节，她为什么要为孩子寻找父亲？她为什么不是选择去恨一个人？这些你都没有说清楚。还有，失重的状态下，打个喷嚏会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描述清楚？我只是举个例子，意识是，必须有细节，支撑

全部想象的细节！”

他的手指在办公桌上敲了敲，发出咚咚的响声。

“所以您要我怎么做？”

“所以，你现在给我滚出这间办公室，滚出我的办公楼，去给我想，想明白了所有细节再回来，别以为当几天记者你就能成一个优秀的故事师，我知道你就是冲着薪水来的，那你也得对得起你这份薪水。一个故事师，就应该是一个造梦师，他应该能触摸每一寸细节，你照照镜子，你身上哪有一丁点故事师的基因？”

袁子叙一脸阴沉地从他的办公室里退出来，退到走廊上，然后大踏步走向电梯间。那个身穿黑色西服的女孩跟了上来：“子叙先生，您也别生气，这个部门几乎每个人都挨过这样的批评，寇主管就是这样的性格，他觉得不好的就会踩得你体无完肤，但如果你做好了他就会把你捧上天去，所以……我帮您按电梯！您自己路上保重，最近好像听说一个叫萨尔佩的黑人在派出所里意外死亡，大概是生病，但很多黑人兄弟出来表示抗议，要争取他们的权利，等会儿如果街上人多，您最好绕着走。再见！”

已经走进电梯的袁子叙突然伸出手臂挡住了即将要关闭的电梯门。

“你刚才说的黑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萨尔佩，或者萨贝尔，您自己看看网络上的消息，铺天盖地都是，还有个视频。哦，那个黑人好像是动物园里的一个驯兽师。”

五

在这次台风中，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三个人失踪了，不知道是被风吹到天上去了，还是被雨水冲进了下水道。天底下的死法有很多种，但死在下水道里应该算是比较惨的一种。地上的亲人都在寻找，而没有人知道真相，真相被埋在下水道的淤泥里，跟死老鼠腐烂在一起，需要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那里有一堆人类的骸骨，钙化成奇怪的姿势。或者，永远也不会知道。

袁子叙就坐在马路牙子上，脚下踩着下水道盖子，浮想联翩。他不想提前

回家，家里爷爷能一眼看穿他的心情，他几乎没有办法在爷爷面前掩饰任何悲喜。他还可以选择折返公司，朝寇主管吐口水，扬眉吐气把辞职信丢给他，仰天大笑出门去。但然后呢？再重新一家家去面试？很多负责招聘的人事主管现在也精得很，都会打电话到原单位去调查，如果了解到他曾经性侵实习生，不但会让他滚蛋，而且眼睛里往往充满鄙夷，即使他们自己的私生活也可能混乱不堪。他没法解释，当时是那个混蛋实习生主动来勾搭他的，事后发现他并无法帮他达成入职报社的目的，竟然反咬了他一口。报社这么破落的地方，何必非要钻进来，她说只是为了考验他愿不愿意为她付出。他追问她，考验不通过就非得这么做吗？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举报能让他丢工作？她笑嘻嘻地说，你那玩意儿太短，姑娘不高兴，搞你一下怎么了，我觉得好玩就行，你能怎么地？

他确实没法怎么地。后来事情闹大了，面对镜头，该实习生竟然楚楚可怜起来，她脸上打着马赛克，看不见她的眼泪，但听得出她说话的声音带着哭腔，让人不寒而栗。对此钟秋婷的点评就是：你就是管不好你的下半身。钟秋婷长叹一声，说明她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她的温柔和包容让他有点感动。他本来想冲动一回说出什么话来，但终究没有。

他坐在马路牙子上拨打青铜鸽子的电话，但她没有接。一辆洒水车缓缓开过来，他应该起身躲避的，但他突然不想动，故意就这样让洒水车喷射出夹杂着泥沙的水雾笼罩了他全身。

青铜鸽子拨回电话。他接了，告诉她，见个面吧。

电话那边停了好几秒，然后她说：“你声音不对，你没事吧？”女人的直觉有时候真可怕。他赶紧提高了嗓门，说没事，只是不小心被洒水车喷了一身水，想操洒水车他妈。

青铜鸽子笑了，她笑起来的声音真好听。

“我见过洒水车在消防栓上接水，你可以找个消防栓试试。”

又说了几句，他才知道青铜鸽子的名字是葛青桐。葛青桐说，你还是叫我青铜鸽子吧，我朋友们都觉得我疯疯癫癫的，像一只飞过火山口的鸽子。

见面地点依旧是那家有着巨大落地玻璃的西餐厅。门开了，挂在吧台上方的风铃响了起来。袁子叙看着她们三个人鱼贯而入，小女孩帕莎走在最前面，她

的胸前挂着那个白色象牙的耶稣受难像。她走到他面前，对他笑。他伸手搓了搓那个象牙饰品，她也没有拒绝，然后用粤语说：“萨尔佩也是这样摸了摸它，然后就说一定要去找詹森，他们是兄弟。”阿朱和青铜鸽子都笑，她们边坐下还边在笑，但坐下的时候阿朱就开始抹眼泪了。这是四个人的卡座，帕莎被安排坐在袁子叙身边。袁子叙还是给她要了一份薯条和一杯可乐，她也很乖，安安静静不吵不闹。袁子叙和帕莎闲聊了几句，等着阿朱的情绪慢慢平复，才坐直了身子问她们：“那么，萨尔佩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青铜鸽子道：“你这是直奔主题啊，如果按照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失踪多日的萨尔佩显然是被打死的，所以黑人们才会出来闹，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萨尔佩还活着，他只是去找詹森了。”

阿朱接过话说：“但萨尔佩的黑人兄弟们都不信，他们觉得我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已经被收买。问题是，如果人还活着，那么他们在那里闹事就显得很无聊，但我们说的是真相，就是没有人相信我们，你看，他们还打了我！”

阿朱掀起覆盖在左脸上的头发，她的左眼角有一大片淤青，触目惊心。她朱说几天前还更严重，在医院缝了两针，现在好一点了，已经慢慢消肿。

“他们把甜品店也砸了，阿朱的妈妈也觉得女儿是个灾星，母女俩闹翻了，阿朱的妈妈已经回乡下，说躲一阵再回来，免得又被打。”青铜鸽子又补充了一句。

袁子叙摆了摆手：“好了，那现在你们想怎么样？要我帮忙去找黑人兄弟打架吗？我可没那个能耐，我笨手笨脚，上次跟着她去爬山，还摔了一跤。”

帕莎吃完了薯条，喝了几口可乐，就开始打瞌睡。她回头看了袁子叙一眼，就往他身上蹭过来，蜷缩着身子，趴在他的大腿上睡了。

“她这么快就睡着了？”

“小孩就跟手机一样，没电很快自动关机。”

“确实，新手机，充电五分钟，待机可以很久，续航能力超强。”

“她可爱吗？”

“可爱……你们相视而笑什么意思？”

“我们想上一次山，但没有人照看孩子。”阿朱说。

“不，我带不了孩子！”

“问题是，那帮黑人兄弟整天说要把孩子带走，”青铜鸽子说，“你就忍心让他们把帕莎带走吗？只是暂时放在你这边一段时间，难道还能放我学校宿舍吗？你看，她现在有点喜欢你了。”

阿朱说：“就周末两天，我真的想到白云山隧道去看看。”

停了停阿朱又说：“我是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这孩子你就帮我交给我妈吧，她现在不想见我，但毕竟她是外婆。”

“洞口不是被填埋了吗？”

青铜鸽子说：“也说不清楚，大概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不同的人去，洞口也随机开合，要不也解释不清楚萨尔佩为什么能进去。”

“两天可以，但是要带上我，我也去看看！”袁子叙当然没有说他的游戏项目，他的说法是两个女人进洞不安全。

“帕莎可以交给我爷爷照看，他喜欢孩子。”他补充说。

爷爷果然很喜欢帕莎。帕莎捏着爷爷的白胡子，又捏着他手背皱巴巴的皮肤，爷爷搂着她，哈哈大笑。大个子袁子量也看呆了，坐在旁边傻笑。袁子叙对弟弟说，你看爷爷多开心，你就结婚生个娃算了。袁子量脸上的笑容凝住了，摇摇头，回到他的电脑前，还喃喃自语地说：“你们还是将我当成外星人，我只是以人类的形象生活在你们中间。”

爷爷转头去看着他。他说：“不结婚，即使一定要结婚，也不生孩子。”

“不生孩子你结婚干啥？”因为帕莎的到来，爷爷显得理直气壮。

“人类就是这么无聊，有什么办法呢？”

青铜鸽子听他这么说，就凑过去，问他在鼓捣什么。两人于是聊起来，聊了一会儿，袁子量突然叫起来：

“你就是那个说话疯疯癫癫的青铜鸽子？”

“量子道长？”

他们混在同一个造语圈，刚才见面却不相识。青铜鸽子嘲笑他，你一个程序员跑来抢我们外语专业的饭碗干什么。袁子量说，我没有抢任何人的饭碗，从来都是叫外卖。

帕莎还是粘着爷爷不放。

“他们讲我是个外国人，都不中意我。”

帕莎用粤语说了两遍，爷爷听不懂。袁子叙翻译了一遍，爷爷又哈哈大笑。他举起一个手指，指着墙角木架上的达摩老祖像，告诉帕莎：

“他也是个外国人，来自印度，皮肤给你一样黑，但是，我每天都在拜他，求他保佑我们老袁家福泽绵长，多子多福。”

“他有什么本事？”她问她妈妈。

袁子叙帮阿朱回答：“他能站在一根芦苇上，从水面上漂飞过去。”

“芦苇是什么？”

“就是草。”

“就是漂浮在空中，不会掉进水里？”

“不会，他可以站在空中。”

“那好犀利啊，我也要去拜拜！”

帕莎从爷爷的膝盖上跳下来，跪到达摩跟前，拜了又拜，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也起身过去拜，他告诉帕莎，动作要慢。帕莎就在嘴唇前面竖起一根手指，然后环顾四周，对着她的妈妈扮鬼脸。

六

袁子叙跟钟秋婷打了个电话，他问她最近好吗，她说她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他说他也是，然后告诉她，他准备进入白云山隧道，在里面，人可以悬空漂浮。钟秋婷说，你是说白云山隧道里有台风吗？袁子叙说，没有台风。

“我以为只有我疯了，原来你也疯了。你要多注意休息，电子游戏的世界毕竟和我们的现实不一样。”

袁子叙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挂了电话。很快他收到钟秋婷的信息，她当然非常不高兴，让他走着瞧：“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台风吹折了太多大树，白云山道变得更加曲折难走。云脚压得很低，空气湿润，草木都变得比平时更重。他们用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时间才来到白云山隧道

的洞口。在雨水的冲刷之后，洞口大开，旁边有一块歪歪斜斜的牌子写着：隧道危险，禁止入内。旁边还画了一个红叉。

站在洞口，可以感觉到风非常大。风并不是从隧道里面吹出来的，而是从外面直灌入隧道之中。隧道通向哪里？不是说只挖了一半，并没有贯通吗？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隧道里面一片漆黑，并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所有的洞口都应该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洞口不会是通向地狱吧？”

说话间风突然停住了，周遭的树叶也一动不动。阿朱说不会有什么老虎出没吧，书里面说老虎要出现之前都会起风，现在风停了。青铜鸽子说，我们都不看书，只看屏幕。洞口吞了这么多的空气，就像一只巨大的史前生物打了一个哈欠，又徐徐往外吐气。青铜鸽子让袁子叙帮忙，把一根绳子绑紧在洞外的一棵大树上，袁子叙摆了个架势，试着拉了拉，想象大树应声倒下，但大树纹丝不动。他觉得这么一个情景可以放到游戏里，这大概就是寇主管要的质感。

他们拉着绳子慢慢走近洞口，就像他们是三块鱼饵，正被送入大鱼的口中。如果洞里洞外分属不同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游戏应该响起音乐，然后看到萨尔佩背着奄奄一息的詹森从洞中走了出来，阿朱哭泣着扑了上去，大团圆结局。

但现实的情况是，洞里并没有人往外走，只有他们往里钻。就在这时天空飞过一群黑鸟，袁子叙回望了一眼，心想如果不幸死在洞中，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鸟。隧道里的积水差不多淹没了膝盖，他们准备的水靴完全是无效的，很快就灌满了水，每迈一步都能感觉到水靴在水中的运动。如果真如青铜鸽子所说，在某一个临界点出现失重状态，那么这么多水漂浮起来，随时都可以被吸入肺里把他们憋死。

青铜鸽子让他们打开帽子上的头灯，还要紧紧攥着绳子，防止突然失重的到来。空气有点紧张，袁子叙开个玩笑说，这么细的绳子坚固吧？问完没有等别人回答他，他又觉得无聊，自言自语地说，相信你的设备都是专业的。

“不专业也没办法了，除非你想往外走。”

听了这句话，阿朱突然停住了：“我们往外走吧，这里没有奇迹；如果有奇迹，我又怕连累你们。”

但他们都推着她往前走。袁子叙对她说：

“人还是要勇敢。”

阿朱说：“嗯。”

袁子叙说：“我小时候穷，邻居家也穷，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家天天都有肉吃，觉得很羡慕，直到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他们邀请我吃了一碗饭，还给我碗里夹了不少肉，吃完了之后才告诉我，这是田里的老鼠肉，又甜又美。我险些当场吐了。但是第二天醒来肚子饿，我又觉得那肉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吃……”

青铜鸽子说：“停！停！别说了，我都快吐了，你说这个跟勇敢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要在洞里勇敢地吃老鼠肉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要勇敢从洞外走进洞内，就像我看到他们一家人都在幸福地吃肉，但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吃的原来是老鼠肉。勇敢走近，你才能知道真相。但知道真相并不是最后的理解，还有一层理解，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他们烤制老鼠肉的办法还是挺独特的……”

“好了，我们都理解你的理论，但能不能换个例子，我不想再听到老鼠肉了。”

话音刚落，青铜鸽子的头灯照在洞壁上，上面黑压压都是老鼠的头在蠕动。她一声尖叫。这些老鼠顿时化为黑鸟往洞外飞出去，原来是一群蝙蝠。

阿朱说，这么黑的洞里，住着这么黑的生物。她扭头看着什么，但太黑，袁子叙看不见她的眼睛。

袁子叙说：“就是一群蝙蝠，广西人还用来炖汤呢，他们的小孩尿床就要喝蝙蝠汤，补一补身体。所以，很多事物，走近了就会觉得没什么。”

“那不是，恶心的东西，走近了还是觉得恶心。”青铜鸽子说。又补充一句说，你这种人，遇到大时代，一定会变成汉奸！

袁子叙刚想说很多汉奸也是好人，话到嘴边，咽下去了，却问：“你倒说说上次你们是在哪里失重的？”

没等青铜鸽子回答，阿朱就提高嗓门大声喊：

“詹森！”

“萨尔佩！”

“你们活着还是死了？我也不知道要找你们的哪一个……”

洞里传来嗡嗡的回声，仿佛她的叫喊，变成了形状不一的气流在狭窄的空间里流动。她开始小声啜泣起来。

青铜鸽子让他们别动，她又往前走了十米，然后对着他们说：

“并没有悬浮失重，你们看，这个巨大的盾构机并没有漂浮起来，而是卡在岩石里。”

他们攥紧了绳子，黑暗中一切都那么安静。也就是说，这里的一切如此正常，没有颠倒的时空，也没有任何人漂浮在黑暗中。盾构机旁边有一块比较空旷的高地，大概是工人休息之处。他们爬上去，却发现是一块石碑，上面有一些歪歪扭扭的文字，青铜鸽子说袁子量应该对这种石碑会感兴趣，下回可以带他来看看。

“你究竟有没有骗我们？我觉得你跟我弟都有点神神道道。”

青铜鸽子还没回答，阿朱说：“我相信她，她骗我们到洞里来干什么，我更愿意相信他们进的隧道跟我们的隧道不是同一条，他们通往天堂，我们还在人间。”

袁子叙说，我并不关心天堂和地狱，整座山这么重，这么多石头和泥土，怎么可能漂浮起来呢？

阿朱叹息一声，正想说些什么。就在这时，隧道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深沉的轰鸣，就像一列地铁正在从更深的地方开过来，又如地底的巨兽突然醒来，怒气冲冠，坚硬的脊背就要把白云山顶成两截。他们说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不约而同都往洞口冲，因为手里抓着绳子的缘故，他们慌乱中抱成一团摔了一跤。有那么一个瞬间，袁子叙感觉自己似乎漂浮了起来，他清晰听到阿朱喊了一句：“我还不能死，我死了帕莎怎么办？”他突然感觉到难过，他并没有一个帕莎。他推了阿朱一把，自己也爬了起来。恍惚间，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活腻了”的冲动。大概小孩会怕死，老人会怕死，刚好人在中年，反而觉得万事皆可以休止，所以即使突然归去，也算功德圆满吧，反正该经历的都没有落下，该错失的也无法挽回，人生大概如此。终于看见青铜鸽子在对她说话，却听不到声音，青铜鸽子主动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那么娇小冰冷，却十分柔软，那种触感在瞬

间唤醒了他的动物性，整个人都奋发起来，朝着光亮的一端移动。

出了隧道，青铜鸽子显得非常沮丧，她问袁子叙，为什么要带着他们往外冲？袁子叙说，地底下发出轰鸣，我以为就要地震了。青铜鸽子困惑地望着他：

“哪里来的轰鸣，你不会是耳鸣吧？”

阿朱靠着一棵树坐下，并没有停止流泪。对阿朱来说，洞中没有奇迹，就意味着她的詹森和萨尔佩可能不在人世。

青铜鸽子说：“我们可能找到他们，也可能死在洞中，但这只薛定谔的猫给出了一个最庸俗的结果，就是没有悬念的现实。我只能相信这是诸多结果之中的一个。”

这时袁子叙的手机滴滴响了起来，来了好几条信息。他摸出手机一看，弟弟袁子量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显示未接，大概是洞中没有信号的缘故。他拨回了电话，只听到袁子量边哭边说：

“爷爷快不行了，我在等救护车，你们快回来。”

袁子叙知道爷爷一定不喜欢救护车，他没想过自己会客死异乡，所能选择的就不要死在医院里。果然，袁子量又来电话，说爷爷让他把救护车叫回去。他说爷爷的状态现在好了很多。挂了电话，袁子叙悄悄发了一条信息让袁子量一定要仔细，怕是回光返照。他也不知道回光返照会怎么样，只是突然就想到了这个词。

出租车里，阿朱伸手搭了搭他的肩膀。

“希望爷爷没事，不然我会内疚一辈子。”

“那有什么是一辈子的事，而且也不关你的事。”

“有，有一辈子的事，当时我遇见了詹森，我都不知道他是驯兽师，但他的眼睛，真的就让我想起了豹子的眼睛，那个瞬间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詹森已经死了，我们的故事就是他的一辈子。”

“应该说抱歉的应该是我，”青铜鸽子说，“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只想问问你，你的游戏脚本有思路了吗？想想你的脚本，也许你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想起游戏脚本我更焦虑。”

袁子叙笑了笑，但确实笑不出来。所以他们也就不再说话。车窗外的风呼呼地吹进来，打在脸上，好像他们坐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轮船。突然哐地一声响，他的头重重撞在车窗上。出租车司机笑了：“小伙子打瞌睡了？带着两个美女出来溜达把你累的，我都羡慕得流口水。”

袁子叙没有理他，但也觉得挺尴尬的，于是说：“做梦了，梦见回到小时候的橄榄树下，爷爷站在树上敲橄榄，我和弟弟举着竹筐站在树下接。爷爷那时候就说，如果他能有达摩老祖一苇渡江的能耐，站在橄榄树上就不用那么害怕。我们后来才知道，爷爷其实有点恐高，只是为了生计，每次还是要去爬树敲橄榄。再过些时候，天气变冷，橄榄就要熟了，绿里带黄最好吃。”

“我以前不喜欢青橄榄，但后来慢慢喜欢上了。有时候喜欢不喜欢，就是一种习惯而已。”阿朱说。

回到白鹤路已经是落日时分，天气阴沉，白鹤路上因为水电施工出现车流拥堵，司机们焦躁地按响了刺耳的喇叭。坐着电梯到了七楼，袁子量就把房门打开了，可以猜到他一直在阳台探头探脑等他们回来。

“怎么样？隧道里有失重悬浮的现象吗？”

“没有，隧道里只有无聊。”袁子叙的声音仿佛是在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环顾四周，只见帕莎坐在地板上玩一块拼图，安安静静不吵不闹，爷爷斜躺在沙发上。袁子量告诉他哥，爷爷睡着了。又悄声说：“我刚探过鼻息，没事。”

爷爷鼻子哼了一声，上气不接下气说道：“就知道你小子来探鼻息……子叙来了啊？”说完这句话他直喘气，也就闭嘴不说了。他耳朵变得这么灵敏，这么小声说话都被他听见。他似乎是在歇息，过了一会儿，眼睛才睁开一条缝。

“我就是打了三个喷嚏，打完喷嚏就这么累。”

袁子量也说，午后爷爷在阳台一连打了三个喷嚏，然后就靠着阳台的推拉门慢慢跌坐在地上，他说看见奶奶就站在阳台外面，悬空站着，跟他说话。

“把我吓得够呛！”他吐了吐舌头。

“你奶奶白疼你了！”爷爷说话开始像喝醉酒的人那样大舌头，“天这么快黑了？”

其实外面虽然阴沉，但还是很亮的。袁子叙在他耳边告诉他，外面阴天。

他说不用凑那么近，他听得见。又说：

“不着急，你们都去吃饭，不用准备我的份。”

同一个意思，他说了两遍。大家只能应着，青铜鸽子主动说她下楼去买快餐。

“别让帕莎饿着。”

他一句话又让阿朱转头去抹眼泪。这个时候他还惦记帕莎。

“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阿朱摇摇头：“爷爷，没找着。”

“放心，都活着，活着难啊。”

说着，又悠悠闭眼，不用去探鼻息，都能听到他像猫一样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子叙啊，这是什么地方？”

“白鹤路。”

“白鹤好啊，都会飞的。”

袁子叙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好，喂他喝了两小口。他说被子太重，要把被子拿掉。被子拿掉之后，他说话显得比较有力气，这才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骨灰带回老家，埋在后山，墓早就修好了，就在奶奶的墓旁边，分开住才不会吵架。第二件事是不用每年都回去烧香，奔波辛苦，不如多给达摩祖师烧香。第三件事是——

“你们都是我收养的，也不存在血脉不血脉，但有了孩子，一定要烧香告诉我。”

他喊子量，子量就过去，握住他的手。爷爷摸着他的手，摸着他的脸，又摸到他的头，然后在他的头顶轻轻打了一下，打得这个大高个泪流满面，呜呜大哭。

爷爷却笑了，然后把手慢慢松开。

七

殡仪馆的车来了，然后殡仪公司的人也来了，一切进入了另一个程序。就像突然来了一帮人，指手画脚，指挥他们兄弟俩如何扮演悲伤，又如何为了扮演悲伤而花钱，有各种可以打折的套餐。最后兄弟俩一合计，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又客客气气把青铜鸽子和阿朱都送走。客厅里只留下骨灰盒还有一幅黑白肖像。兄弟俩点了蜡烛，在客厅里对坐，说了一夜的话，从第一次爬上橄榄树谈到第一次性经历，仿佛可以把半辈子的话都说完。

天亮的时候，大个子袁子量爬在茶几上睡着了，发出磨牙的声音。袁子叙看着天边的曙光一点点亮起来，似乎想明白了整个游戏设置，他在钱纸的背面上写下一行字：

“快乐的人凌空舞蹈，有的人只因为悲伤的重量才被压在地面上。”

他写完又觉得自己的理解非常浅薄，也许她就喜欢这种浅薄，于是他还是把纸上的字拍下来发给钟秋婷。但等了很久，她没有回复。她此刻应该在甜甜梦里。

按照故乡的习俗，他们守灵的时间是七天，他们兄弟俩也真的坚持守了七天。到了最后一天，他们相对无言，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闪失，他们总能够在香炉里最后一截香快燃尽的时候续上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秋婷给袁子叙发来了微信消息：“如果说，这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一转身变成一个拥有六百多万粉丝的人，你会相信吗？”

她接着发来一个截图，正是“美人城世界”游戏的粉丝页面，上面头像的那个人，有几分像钟秋婷，但身材这么好，真的是她吗？又看了看，可不就是她嘛。“粉丝数638万。”袁子叙不禁念了一遍，这个数字比丹麦全国人口数量还多。她的游戏昵称叫“悬浮女王”。于是他打开游戏进行搜索，果然是她！粉丝数量还在一路飙升，超过七百万粉丝看来只是时间问题。打开她的游戏房间，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房间中央，那是她的视频直播，没错，她身穿白色长裙悬空坐着，摆着各种姿势。她站了起来，一条玉腿从裙摆下面探出来，她左臂挥舞着一只呼啦圈，呼啦圈炫目飞动，它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过身体周围的所有地方，以

证明她整个人都是凌空悬浮着的。

钟秋婷什么时候学会如此神奇的魔术了？她现在拥有这么多粉丝，相当于拥有千军万马，他想起那天发生的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她会报复他吗？他心底升腾起一股凉意，迅速退出游戏账号。

“也没必要瞞你，那天我从白云山带回了一块可以悬空漂浮的石头，它成为我的秘密，我刚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你写的那句话启发了我，我决定从此做一个凌空舞蹈的快乐女王，我现在有一点害怕，就像一个司机新手开着一辆好车，但祝福我吧。”

袁子量也凑过来看。看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难道整座山所有疯掉的石头都死了，只有这一块逃亡了吗？



2200

70

7434



诗
歌





诗 歌

诗歌：

家。

命运的心脏。

故土的圆心。

生命的起源。

亲情的胴体。

一千次一万次醉卧和日

复一日地进出梦境的地方。



客家人，一个诗性的称谓

□ 向云驹

客走他乡，从古至今都是一种
决绝壮行，这条古老的栈道
沟槽里，滑落击穿历史岩石
的扑簌簌离人泪水 掀起
击倒诗人的初潮，没过历史的头颅
在生命的海岸
留下淌过乡愁的年轮般的皱纹

家。命运的心脏。故土的圆心。生
命的起源。亲情的胴体。
一千次一万次醉卧和日复一日地
进出梦境的地方。爱情拥抱的巢穴
死亡想象并且模仿的天堂。为了站立
必须在这里倒下。因为死亡必须在这里降生
离开家的温度，就是迎着恐惧的寒意
踩着如履薄冰的陌生。安土重迁的祖训
是历史的草蛇灰线，却不是唯一的轨迹
命运的马车，在坎坷地带
被偶然这个生疏的车夫

驭驶。剧烈颠簸，是死亡迟滞救赎
挡住此地的惊恐和远方的诱惑

北向筑墙，西向征伐，东方汪洋，南方无垠
向南，向南。向着南方之南。客家人朝着
帝国坐视的方向，不是壮怀激烈
的出征，就是浪漫温馨的远行
不是国破家亡的逃离，就是
洪水滔天的浪迹。一路扇面向南
远方是距离，更是时间拂面的风尘
前面一定有未来，后面必然是历史
历史就是老家，未来是以家为圆点的围楼
耕耘不毛之地，直至梯田通天
稼穡的锋芒刺破天荒。家国情怀
是距离撕扯出的怆痛神经。也是
居家和行走，遥远之间的藕断丝连
代代血祭中原古老的地坛。家庙的石础
文明的摇篮，甲骨的卜筮，青铜
的铸范，以及亡灵的墓园
揪心的背井离乡是离愁别绪的苦恋

众声喧哗如一片汪洋，母语的孤岛
是陆地的胎记。青铜锈色的声韵
锚碇共同的血缘和姻亲。乡音的
码头，如石磬在时间深处叩鸣
寄托皈依，回头是岸。陷落无边的苦难
菜肴的味道，是感官的拯救
让舌尖的味蕾，滋生鲜活的生存快意



味觉是日日咀嚼的亲情
是家的口感。客家菜以口味的族谱牙祭
家人因此不会失散。就像围楼是生死相依的团聚，就像山歌是血脉口口传递
相思在肌肤外亲密，在口感里吞咽

黑暗时，看不到如豆的油灯，
回不到为你虚掩着的家门
出家的孤独，从精神废墟拔节
思维萎缩，唯有思乡苦长
像信仰的浮屠，耸立在空虚的原野
孤舟在思念弥漫中漂泊，如落叶桴水
似玄学的一苇之渡
佛陀也是无家的苦行，
盏盏燃灯是一片苦心的自焚

出行是人类走出空间的时间简史
迁徙是血腥味最浓的历史饕餮
仇恨钉进棺木的记忆
恐怖插遍影子的两肋
死亡卧倒在陌生的陷阱
有朋自远方来是唯一
的东方传奇。自己把自己当客人
用客家人的称谓，自己邀请自己

以礼节作为往来的旗帜
以和气作为人际的底色。因此
绝对的客人，也是主人的主人
好客的养成注入代际的遗传
弹指千年。倒置主宾的语法
是哲学家难以逾越的语言学难题
考古学可以证明，出孝入悌的家训
是人类和平的胞衣。一旦出门
就是作客他乡，一旦离家就是他家
客人，一旦被极致呈现
就是彬彬有礼的民俗风景
古老得已经不被记忆
或者已经成为史前史。这
前所未有的出行，是没有史前
也没有史后的文明。一座孤独的精神高峰。一段独行的历史孤旅

客家人，你诗性的称谓
是一个族群传世的谱系。也是
一个卑微自己伟大别人的自称
是用骨血的目光代代回望
祖宗的坟茔。是一行丈量家国和
大地边际的脚印。是历史棋盘
一次惊世布局



岭南（外一首）

□ 杨克

镗耳高墙的岭南
榕树的气根像自梳女散开的发髻
南风天潮湿了珠江两岸
淅沥淅沥的雨走在路上，粤曲敲打芭蕉
骑楼的店铺，比红火的木棉更高深
提一笼画眉的老翁，从趟栊门走出
悠长的下午有没有两件一盅
来，到荔湾晚唱中喝艇仔粥去
青云巷，木屐声，拖，拖，听起来都是风

月光光，照地堂
西关大屋生出小蛮腰，香云纱
裹不住喷薄欲出的凝脂——连墙外
妃子笑，羞红了驻足的家园
侨哥哥下南洋去了，台风
步步高，摇晃邻家的棕榈树
落雨大，水浸街
有没有黄飞鸿弟子的无影脚，
大胆的，像唱大戏的名伶一个撮步

没有岭南，六祖又如何逢怀即止
葛洪又岂上罗浮炼丹
流人贬官的岭南，韩愈的岭南，
不辞长作岭南人，傻瓜的皇帝儿
不知喝功夫茶是一种奖赏
百饮不厌的岭南
一条江改了姓氏
柳宗元人称柳柳州
汤显祖，痛饮生猛海鲜煲的头啖汤

开埠十三行，洋人“夷馆”
被林则徐虎门销烟
见龙金田，洪秀全做太平天国千秋噩梦
邓世昌甲午惊涛，激荡洗星海的黄河
康有为和梁启超翻了个，京城隔空变法
叶剑英走出围龙，破壁桂系军阀
叶挺率铁军北伐，黄花岗的血花不忍看
小平百色起义
李金发苦吟诗句的长巷短弄
阮玲玉常游荡三大百货，旗袍
乍露岭南的春光在中山路
后人常乐道：这是
孙逸仙的岭南



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大喇叭
深圳，珠海，是两把高胡
炸响旱天雷，山呼海应
一道彩虹顺势飞出
跨越湛蓝的太平洋
东西南北中，这里的天空最国际
这里每一个都敢吃螃蟹，因为这里是
先天下的岭南，这是纳百川的
岭南，实干的岭南
谁又能把大亚湾的波涛捂住，把石湾公仔的
耳朵捂住，把碉楼的中西合璧捂住，
我的唱大戏的岭南

2012.

小蛮腰

岂是白尚书的
小蛮可比
这瘦削窈窕的南国佳丽
一袭流光溢彩，恰似仙姬下凡

盈盈一握
拜倒在她霓裳之下
是一条珠江

崇尚高挑的年代
骨感美人一再瘦身
樱桃小口艳若朱莉亚的大嘴
想一揽小蛮腰
得多高的巨人才行
除非是遥遥的白云山

几粒秋夜的星星
点妆明媚的前额
她曼妙的腰肢何处可见
哦在江景之中
她的笑靥
是整座广州城

2012.

注：广州塔，市民称之为“小蛮腰”。



两种花——写在广州非典时刻

□ 温远辉

广州春天里的大树

开着两种花

红红的英雄花 白白的玉兰花

英雄花热烈又灿烂

玉兰花圣洁而芬芳

一个是花魂 一个是花魄

三月，英雄花竞相怒放

满城伟岸的红棉树高擎着

千朵万朵英雄花

像一朵朵火炬

在蓝天下，在晴空里

红成耀眼的一片

抬着望一眼英雄花吧

燃烧的热情，会让你渴望

变成一只火鸟，在英雄花花朵间

飞翔和歌唱

四月里，一瓣瓣的英雄花红

铺满了大地 空中还有洁白的棉絮飘着

那么红的颜色，是英雄鲜血的颜色

那么白的颜色，是天使飞翔的身姿……

四月里，一朵朵的白玉兰花也绽开了

清香逸出，沁人心脾

伫足凝神轻轻地吸一口气吧

那清香让你心田宁静安祥

那清香 仿佛一首若隐若现的歌

从天上飘来，飘向落红和飞絮

仿佛魂和魄的相会，让广州城的春天

显得意味深长……

两种花 触眼的红，动心的白

飘风的身姿 清逸的香

让人壮怀激烈 又怅然长叹

当这座城市为英雄们塑像

那汉白玉是白玉兰一样的圣洁

那红红的花瓣紧紧依偎着塑像

那清香袅袅飘着逸着

把英雄的魂魄

长留人间

两种花呵 把一座英雄的城市

渲染得高贵又圣洁

让一座城市的春天 年年都

一往情深



南方木棉

□ 熊育群

木棉树 站在南方的街道
花朵们在它的枝桠里
捉着迷藏

春天的精灵
带着南方的艳丽
藏在树的体内 黑色的体内
在一个夜晚 天堂
从木棉树上经过
像青春从我生命里经过
我看到花蕊上羞红的脸庞
像我漂亮的姊妹
挤在一条小径上

季节在赶路
木棉花穿过南方梅雨天气
总是雾气缠绕

南方的街巷
抬眼间 总望见每天的
惊喜

来不及叹息
像尖锐的疼痛
枝桠上 木棉花转身而去
沉甸甸的花瓣
只留给大地一声钝响

春天在一个夜晚坠落
春天的伤痛 像一个背影
是我们哪一年的记忆

（选自诗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
花城出版社，2018年4月）

花城（三首）

□ 林馥娜

白鹅潭

人们从水上而来，就像群岛漂移而至
在夜游的巨轮上
犹如踱步于家中，闲情地做菜熬汤

海珠、荔湾、芳村，三岸环拥三脉汇流
故事与秀色尽烹于汤汤珠江

起义者已遁于明朝之水深不知处
白鹅救人传奇在水面流传着顺天意合民心
岁月褪去英法租界的异样繁华

欧陆之风却以潮流的面目去而复返
犹如泊来的狐步舞
踏着娱乐的节奏旋转在今天的吧台中

而我关于这片水域的记忆
皆有明月高高悬挂。仿佛一块无字碑
用光影刻录着白鹅潭的前世、今生、
来缘

当所有的小岛
带着各自的微醺游离潭畔
灯红的酒吧街静止下来，酒绿的风情
停在街角

只有细脖长颈的白天鹅
在月光的抚摸下，轻轻地把头搁在万
古流芳的水面



东山

或许这里原来就是一座山
倾斜如坡的街道斑驳在树影间
没有想象的天险
却有一种俊逸因其而名

东山少爷——这不羁的称谓
宛如某位将军的少年时代，记存于
达道路深处的驻军某部档案馆
泛出岁月煮熟的蛋黄色

杏白的教堂像超越了生命的信念
竖仰着高高的尖顶
后街的小洋楼就如少爷的称谓
身负往昔的印记于此留存

站在东山口，便站在了发源与分流的出水口
昔日刚走出校门的我
就从这里进入象征繁华社会的农林下路
继而融入人流湍急的天河

如果谁曾浸淫于这方寂静后巷和喧闹前街
谁便囊括了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的气度
穿透时间之屏的障碍
那个骑着单车扎着马尾的我仿佛又疾驰而来

西关

有一种柔婉在这里出落成型
西关小姐——这芙蓉的娇美
得于七夕乞巧的灵气，还是粤韵风华的浸染

种兰养雀，烹茶绣锦
以琴簌画韵渲濡的优雅
娉婷成繁华商街一种慢的别致

这西关大屋里的闺阁绝色
缘起何时的惊鸿一顾，闪过趟栊门后
鹊起的名声便从青云巷随风而起

而她有自己闲花静水的主张
夙愿只向东山寄。持守着
东与西的对望，山和关的相倚

看遍夕阳，阅尽熙来攘往
她依然驻留在铜铨旧巷深处
木屐囊囊，于上下九步行街深处扶风徐行

（选自《山花》2011年第2期）



留在白鸟与灰鸟之间（十首）

□ 黄礼孩

留在白鸟与灰鸟之间

水枯萎下来，清丽之色早已暗淡
十一月的河道，灰鸟觅食，白鸟茫然
一条飘河，废弃了水花，迷失了鱼
生活还有别的途径，林荫道降下深沉的暗绿
你的问候变得纤细，秋日似乎在午后转向

珠江新城，一个兴奋的动词
我对应不上这般喧哗，只留在白鸟与灰鸟的空隙
留在枯水的寂灭里

农林肉菜市场

肉与菜，热气与美味，在口中闪耀
从庄稼到餐桌的距离
什么时候都在用安全来测量
品尝过烟火的人
无论贫穷或者富足，珍惜才是唯一的深度

问候

雨后，光线燃烧，某人爱着你
生活在此归还天鹅的翅膀
心灵落户，才有隐入的安居
我们将再次见面，在竹丝岗

拜访竹丝岗的邻居

蝴蝶随着天蓝的微风飞进窗子
我试图留住这个轻盈的灵魂
记住生活瞬间的涌动
钢琴声传来，像手持鲜花敲门的柔软
此时，阳光空荡得有些羞涩

黄昏，入光孝寺

——给扎加耶夫斯基先生

这不是观光之地，也非等待之所
安静的不是香客或居士
一只猫蜷缩成一团，白毛泛起光晕
世间的风得到暂时的平息
你怀着怜爱抚摸它，掌纹里弥漫出温柔的光

碰巧遇上晚课，灯光搅动安静的窗户
神秘仪式在梵音中起伏
屋子旁的菩提叶闪动暗绿的轮廓

此地流转中能否将痛苦转化为美
无人过问。也无人知道你

是否想起波兰教堂的赞美诗

你和妻子玛雅坐在台阶上冥想

波罗的海的声音正一层层落下来

“在从前，我们信仰不可见的事物
相信影子和影子的影子，相信光”

此刻，就要收拢的光线为你说出一切

大海的涟漪归于静谧

而它底下暗潮的影子难于触及

广州夜谈：与阿多尼斯

从自己的阴影步出

身后是大地，风的词语带着我向前

时间开始了新的秩序

这个夜晚不需要确认，它是高出来的顶峰

似乎渗出了星星的露珠

我们来谈点什么，夜晚的从都庄园

用一根骨头敲打出男性的嗓音

把自己变成聆听者，之后才尝到思想的灵药

三月有忍不住的喜悦

避开那些陈腐的标准，三月的第一夜出现

你的明眸上升，越过栅栏浓密的阴影

云朵带来一支舞，在屋顶悬挂起蓝风

花地湾，梦的停靠，芬芳一夜

花的睡眠不在光的震动里

夜色信任着两棵相互拥抱的树

带着自身的气息，经过融合了的时间

这块夜与那块夜之间没有分歧

三月认出了你的脸：她有忍不住的喜悦

阳光经过麓湖

那一忽闪，有着狂喜的旋转

三月幻术的布局，翠鸟在空中停留

突然下降到水中抓住什么，又横着飞走

这多像一个不为人知的吻，人已离开多时

那个瞬间还在，飞走的花园，吹过的风

认出了起舞的日子，眼前的一切已有所不同

春风细流，午后二胡的回音

是那个把岁月拉得陈旧的老人

风往低处吹，她用一曲忧伤留下了一座麓湖

此时，阳光经过我们，阴影也将漫过我们

有什么在塑造着我们

左边革命展览馆，右边晴朗的教堂
此刻，你鱼一般穿过水的涟漪
记忆比海浪潮湿，史册上耻辱的日子
无法删除，没有人愿意在污名之上

游人如织的沙面，似乎是一场误会
到处可见的婚纱照并不纠正爱的平淡无奇
伟大的爱情不会诞生于风和日丽
曙色入怀的人走进教堂，怜悯在内心陡然升起
比头顶上明亮的树叶还要多

你的应许之地，有什么在塑造着我们
站在白天鹅的水边，静默，凝视
你内心悬浮的光落到我沉重的肉身上
我注目着，不打算打断这瞬间的奇妙

五月，在麓湖

雨诞生了白色的小兔子，小跑向密林
风梳理着叶片，闪烁成黄昏的小摆设
鸟从梦中飞出，又进入湖心小岛
飘忽的影子，白色小石子一样
神秘地张开弧线的翅膀，但很快归于平常

湖滨怡人，生活的边界在缩小
隔着一个外省的恋爱，却如此绵长
黄昏之水带来静谧的敞开
生命中新的虚构上升向星空

我不清楚白鸟返回湖心的路径
它的身影爱着昨日丧失的天空
生活能给出的解释是这么少
未知的事物像雾中温柔的手
试图松开时间的人质

内心未被崩坏的部分握着夏日
她唯一关心的是河流如何从天空流过
没有人能阻挡雨从天空下来
就像没有人能遮盖湖水对星空的映照
接纳一个有光的人
万物的夜晚才免于不知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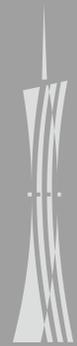
2200

70

7434



纪实





纪实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

在互联网刚刚诞生之际，如果有人这么说，一定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但今天，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那么，只用一个小程序改变世界呢？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但是，微信的诞生，再一次证明：梦想的力量是足以改变世界的。



信仰和美德融为一体的人

□ 袁建华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总书记的告诫使我又想起2003年春天，“非典”疫病在南粤大地肆虐流行，人们一时方寸大乱，世界为之惊悚，进入第25个年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也经受了严峻考验……

“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伏契克

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上午。

“眼看着过些天女儿就要开学了。趁今天休息，无论如何得去帮她添几件衣服，买一些学习用品。”她边想边来到商场，径直来到女童服装架前。她的干练利落的举止神情引起了旁边一位售货员姑娘的注意。姑娘心想，这位双目流露出慈爱的大姐，该是一位怎样的职业女性呢？

眼下这位正一门心思为女儿选购衣服的母亲叫张积慧，是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职业女性。她1963年8月出生于广西荔浦县。她有主管护师的职称和大学本科学历，是共产党员。她1983年参加工作。20年来先后在内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等科室工作过。现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由于长年工作在

救死扶伤第一线、造就了她既严谨又仁慈的性格和干练精细的职业习惯，瞧！所有这些特点都可以从她的气质上看出端倪。

此时张积慧没有想到，单位里正在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谢宏新同志主持会议，全院各职能部室的负责人全部出席会议。会上，谢书记传达了广州市卫生局党委的紧急指示。他神色凝重地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非典型肺炎在广州地区流行，其来势之凶猛，传播之快速，病情之严重使广州医务界所料不及。患病人数急增至三百多例，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医务人员。在此情形下，局党委指示我院立即开设病区，接收因感染非典型肺炎而病倒的医护人员与重症患者。时间紧，任务重。院党委决定，迅速抽调精干医护人员组建临时病区……”

会议很快确定了第一批组建临时病区的医护人员名单。其中，张积慧是这次临危受命的护士长之一。

忽然，张积慧手提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个不停。她下意识地瞄了一下腕表：11点30分。心想，米米催我回家啦，急着要穿新衣服呢！这孩子。她眼前出现了米米撅着嘴焦急期盼的样子。她赶紧接听了电话。电话那边却是医院护理部冯秀兰主任的声音。冯主任的声音一改以往亲切、轻柔的语气，显得焦急，忧心忡忡：“阿慧，院党委正召开扩大会议，谢书记传达了市卫生局党委的紧急指示。院里马上要筹建临时病区，院领导班子正在讨论具体操作方案，决定抽调你们病区的护士支援，请你立即回院。”

张积慧心里格登一下。自从“非典”疫病流行以来，市一医院没有传染病区，所以一直没有接收“非典”病人。现在也要搞临时病区，可见疫情发展已十分严重……看来，今次筹建临时病区的任务非比寻常，它的紧迫性和危险性不言而喻。她连忙将手中的衣服一一放回货架上，歉意地向那位售货员姑娘笑了笑，转身便向商场外走去。她边走边给女儿打电话，嘱咐女儿自己找饭吃……

趁张积慧正往单位赶，让我们看一段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著名主持人王志后来对张积慧的一段专访直播，这段专访直播见证了当时的情形：

主持人：当时你是不是清楚要接收非典病人呢？

张：当时他们就说了是接收非典病人的，当时本来是叫做“肺炎病区”，怕传出去难听，后来就叫做“临时病区”。

主持人：那时候你对这个病知道多少？

张：不清楚。只是知道这个病很严重，传染性很强。广东人说是“烈性传染病”。

主持人：你也应该知道是可怕的？有没有可能不来？

张：怕，但没想到不来。也没有可能不来。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是个挑战。我这个人，本身就喜欢比较有挑战冒险性的东西。

主持人：但当时这种挑战有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张：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下午1点。张积慧回到医院。

护士们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冯秀兰主任传达了院党委关于筹建临时病区的战斗号令。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随即打响。

张积慧马上将12名护士分成5个小组，开始做计划、领物品，清理布置病房。12个姑娘在张积慧的带领下，一车一车地搬运东西，每趟都是跑步前进。从下午2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

2003年2月16日。

张积慧和12名护士创造了一个奇迹：在仅仅一天半的时间内，用她们的巧手将一座破旧的、空空荡荡的旧病区楼改造成设施到位的临时病区。

下午。广州市卫生局和医院领导来到现场检查验收。各级领导对她们仅用一天半的时间就改造好符合标准的隔离病区给予高度评价，指示准备接收病人。同时热情慰问了张积慧和她的护士姑娘们，要求她们抓紧临战前的一点时间空隙好好休息。

张积慧可顾不上休息。她急匆匆赶回家……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王志做的那段访谈。事实上，王志在访谈中想要了解张积慧在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无疑，这个紧急电话使当时正在商场购物、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积慧一下子面临一个“需要以生命作代价”的“决定性关头”，你必须马上做出抉择。不怕，那你就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以生命作代价去“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当然，你也可以找出家庭或身体上的理由来绕开这个“决定性关头”，使自己的生命远离灾难

的威胁，人们也不会苛责你。张积慧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她说：“怕，但没想到不来。也没有可能不来。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是个挑战。我这个人，本身就喜欢比较有挑战冒险性的东西。”你看，张积慧她要舍身赴难，只不过是“喜欢比较有挑战冒险性的东西”而已。也就是说，对王志提出的那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张积慧只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给搪塞过去了。因为在张积慧看来，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难关头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个抉择。

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恐慌和骚动之后，广州人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态。你看，广州人的生活自信心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谁都明白，这是因为广州有一支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特别能战斗的医护队伍，他们是生命与健康的白衣卫士，是一道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

到家了。张积慧赶紧擦拭一下眼睛，梳理一下头发，换上一副轻松的表情。

张积慧和女儿米米呆在一起，尽量说些轻松的话。张积慧觉得时间有时候很长，有时候又很短。一想到刚组建起来的临时病区，她就觉得时间很长，她巴不得马上回到临时病区，再一次仔细检查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因为明天就要收治病人了。看着像小猫一样缠在身边的米米，又觉得时间很短，巴不得时间停住脚步，就这样永远和女儿在一起。

晚上，张积慧收拾东西，终归要走的。她觉得自己脸部的表情很僵，她不敢面对自己的女儿。这时米米走到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好一会儿，忽然说：“妈妈，你不会没命吧？”

米米11岁了，懂事了，会思考“没命”这个有连大人也忌讳的问题了。妈妈一旦“没命”，也就意味着米米将永远失去妈妈的疼爱和呵护。

张积慧觉得脑袋“轰”的一声，眼一酸，声音颤抖着说：“什么时候，讲这话！”

米米再不愿说话了。她看着自己的妈妈，好心痛、好心痛。妈妈不走那该多好啊！真恨死那些害人的“非典”怪病。

张积慧对家人说：“我这一去，不知道回不回得来？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之前都传得这么可怕，这个病还不知道治疗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既

然米米都说穿了，我是有这个打算的。就当我先买张单程票吧。”

悲伤笼罩住出征战士的心，但张积慧没有一点点的犹豫：“既然要去，肯定是要去的，没得说。”

2月17日。上午，临时病区接到通知，传染病院那边的医护人员已经出发。张积慧她们严阵以待。

11点。病人送到。原以为一个一个地送来，现在一下子送来第一批8个，有点措手不及。张积慧连忙问道：“谁是中班？现在有病人来了。”一时不见中班护士出来。张积慧边往外走边大声问：谁是中班，赶快接病人！哗啦一下，大家马上放下手上的活，紧跟着跑出去……与病魔的战斗正式打响，场面悲壮。有上战场的感觉。实际就是上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后来那个中班护士对张积慧说：“护士长，我当时真的害怕。你叫中班出来接的时候，我听见了。当时我害怕，害怕得手脚都软了。”

在接收病人的第三天，张积慧感到特别的疲劳。开始以为是连续几天紧张战斗，缺乏睡眠。紧接着发高烧，怕冷怕热。她摸着自己灼热的额头，一股巨大的不安向她袭来，会不会是感染了？战斗刚刚开始就倒下，她心有不甘。她明白自己正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她异常清醒，她决定暂时不告诉别人，与命运抗争一次。晚上，她用热水烫了一身后将自己反锁在一个小房间内，双倍服用西力欣外加百服宁，又准备了两套衣服，然后用厚厚的棉被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她不断鼓励自己要顶往，坚持就是胜利。如果明天烧退了，就赢了，如果不退，就马上报告。下半夜，终于发汗了，换了两套湿透的衣服。天亮，退烧了。她发现自己的两个扁桃体肿大化脓了，这就好，排除非典！咽喉疼，精神上却如释重负，她知道自己刚刚跨过一道高高的“坎”了。但她悄悄找药吃时被梁护士长发现了，要报告护理部，这一报告她还得上火线。她连忙拉住梁护士长套近乎，多年的姐妹情份啦你就权当没看见这事吧，结果她“得逞”了。

病人越来越多，不到一个星期40多个病人把病区挤满了，还有两个上了呼吸机的重病号。

2月20日那天，临时病区党小组成立。在党小组会上，张积慧表示：“面对

恐惧、忙乱、复杂多变的局面，共产党员要做好榜样，率先垂范，大伙都看着你，你不怕死，大伙就会跟着你上。但不怕死不等于蛮干。院领导班子提出‘不漏诊一个病人，不倒下一个医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目标。”

有人说：临时病区是死神盘旋的地方。

这个死神就是SARS病毒。感染后临床呈现非典型肺炎症候。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极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当前还拿不出特效药物来消灭它。

面对穷凶极恶的死神，要做到“不漏诊一个病人，不倒下一个医务人员”谈何容易？张积慧头脑异常冷静，她根据自己20多年护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两个办法：首先要做好消毒隔离防护措施，这一点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战胜死神的法宝。她对自己分管的消毒隔离和防护工作一丝不苟，她知道这是保护战友们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她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各病室的通风对流是否合格、消毒液的浓度是否达标，定期检查空气消毒的效果，定期严格检查同事们的操作规程、流程是否符合规范，随时关注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其次，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她认为良好的心态可以提高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她对来自全院各科室的医护人员说：“团结和信心很重要，首先要吃好睡好，保存体力，要做好艰苦作战的准备，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说。”

第一个病人的死亡对大家打击很大，在场的医护人员全都哭了，空气变得异常沉闷压抑，这是一位因非典死亡的同行姐妹啊！由于这个病人的去世，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整个病区。当晚1时30分，许多病人出现精神异常，有的失眠、烦躁，有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的大喊大叫、语无伦次。一个年轻女病人紧紧抓住张积慧的手说：“护长，你别走开，陪我一会，我怕，我害怕……。”在拼意志的时候，张积慧知道，过多的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更要以身作则。她和大家一起耐心地给每一位情绪激动的病人做心理疏导和安慰工作，忙了2个多小时，病人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这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李护士长对张积慧说，护士小康的小孩病了几天了，

小康没有说，也没有回家看，刚刚看见小康偷偷掉泪才知道这事，小康的丈夫要替她到院长那里请假，小康说服了丈夫，坚持上班。李护士长还告诉张积慧，护士胡广平的妈妈下午打来电话，说女儿好几天没回家了，打她手机又关机，查了很久才知道她在这里，只想要她报个平安。李护士长这些话还没说完，张积慧已经泪眼模糊了，她感动！还有护士黄琳和谢美娟，这两个20岁还没出头的闺女，在家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呢，将近一年半没回过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原想过完年后休假回去的，当家里知道她们来到这个病区后，每天没少打长途电话来问候女儿。张积慧很快把她们找来，疼爱地说：“护理部成立了护理人员的第二、第三梯队，如果要替换你们，你们下不下去？”谁知这俩闺女想都没想就抢着说：“不下，既然来了，就干下去，除非倒下。”这一下可把张积慧给噎住了，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到这份上她还能说些什么呢？

写到这里，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王志的专访直播：

主持人：这个集体是一个临时的集体，为什么大家那么留恋？

张：它留给我们一种精神。大家在这个集体里从不认识到认识，到像兄弟姐妹一样，这么融洽的关系，好像有一种力量把大家拧在一起，谁都不愿走。

我记得有一个护士，当时已经身心疲倦了，医院让她下二线休息。她说，你能不能让我不走。我说不行，是上级让你走，你得走了，你已经很累了。结果，她一步步走下楼梯。当时我看到那个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然后我想我又不是让她做什么为难的事情，而是让她休息，又不是危险的事情，却让我这么难受……这个护士后来给我发了条短信：头儿，你知道吗？我走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主持人：这对你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个职业，到底是什么在激励你们？

张：我觉得这是集体的力量，就是为了把病人治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主持人：你们做这个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张：你说得对，我们有些助理护士，甚至连奖金都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没有考虑到自己来了可能会受到感染，以后怎么样，都没有考虑到，没有想到……

主持人：为了荣誉？

张：也不是，为啥荣誉？说得不好听些，我们一个小护士，为啥荣誉呢？用一句最朴实的话，就是为了将工作做好，让病人满意。

看完这段专访直播，我的内心波涛汹涌，久久难以平息！

“当信仰和美德融为一体时，英雄就会像天使一样光彩夺目。”

——沃勒

张积慧在读书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在临时病区的日子里，超负荷的工作几乎使张积慧累倒、病倒。但同事们像战士上战场一样，没有时间犹豫，更不可能退缩，全力以赴救治病人，前仆后继与死神搏斗的感人场面，时刻震撼着她的心灵。每天忙碌、劳累十多个小时的她，在休息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笔在纸片上记录下那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场面：赵子文主任不顾安危冲在最前面，近距离面对面地抢救病人；钟维农、黄侃医生日夜守在重病人身边监测病情；李护士长干练的作风和护士们加班加点尽职尽责护理病人；还有那些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们……这些都被她用心记录下来。她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信仰和美德融为一体的人。

在临时病区的83天，她每天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身边发生的朴素感人的故事。在她的带动下，病区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有13名青年医护人员写了入党申请书，他们的入党申请书上无不提到要像张护士长那样工作，其中8人在广州市委副书记苏志佳的领誓下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发表了她的《护士长日记》感人肺腑的部分内容。随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对张积慧进行了专访直播。人们被感动了，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500多封来信。

上海市虹口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长鹏的来信写到：

你们完全是在作战，是在与“敌人”浴血奋战，一个人倒了下去，另一个人又冲了上来……你们为什么？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民族的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你们才是真正的林则徐的后代！我原来一直误解广东人似乎比较懦弱，可现在通过你让我看到一个强大的广东正屹立在祖国的南方，广东兄弟是好样的，

广东万岁！广东人民万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引用的林则除的诗句。我想，这会永远铭刻在你们的心中……

请问，有哪一位广东人看了这封信不会被感动？

2003年5月。张积慧获得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2003年7月。张积慧同时获得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授予和颁发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作品等光荣称号和奖项。

2003年8月。张积慧作为广东省医务界的妇女代表，参加了第九次全国妇代表大会，作为6名基层妇女代表之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握手时不等张积慧作自我介绍，总书记亲切地说：“你是张积慧同志，抗非斗争表现得很顽强啊。你们以实际行动铸就了抗非精神，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向你们学习。”这一天张积慧终生难忘。她说：“总书记的勉励，不仅仅是对我的勉励，也是对广东人民的勉励，我将铭记一辈子。”

2003年11月。全国青联等14家单位评选出第十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在云南省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大会，张积慧与杨利伟、姚明、水均益、和志刚、王伟斌、高翔、朱准平、荣毅超等10人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光荣称号。

2003年12月。《护士长日记》获得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

2004年1月。张积慧获得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授予的“人民网2003年度人物”。同年3月，获得由中国妇女杂志社授予的2003年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与此同时，她还获得广东省、广州市党政部门及有关单位授予的光荣称号和颁发的奖项20多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今年是祖国70周年华诞。这天，我又来到市一医院见到张积慧，彼此是多

年朋友，无话不谈。

很自然聊起2003年那场非典疫灾。十多年过去了，张积慧始终难以忘怀那段与死神搏斗的日子，难以忘怀战友们抢救病人时奋不顾身的情景，想起牺牲的烈士心里就难过。

“在临时病区里面80多天。人性的转变，精神的升华，从头到尾我都经历过。”

“抗非胜利后，医院庆祝的那天晚上，大家压抑了100多天的心情都尽情发泄出来了。大家都开心得无法形容，为我们的胜利干杯！这情景连我们的党委书记都掉眼泪了。”

“在临时病区并肩战斗的战友们，他们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我问。

“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我们这班人平时难得见一次面，大家都忙啊。一见面时大家都亲切得不得了！”

“当时许多人都很关心你，后来咋就转到宣传工作岗位去了？”

“是啊！胜利以后，我应邀到各地做了70多场报告会，宣传医务人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非精神。每次我都会流泪，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但我愿意继续去讲，我要让这种精神留传下去。在香港、澳门，他们的青年很愿意听，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在和平年代、大家都不愿意去死的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舍身赴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我与他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在民族危难关头，可以失败，但决不可以退缩，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院里觉得我搞宣传合适，要调我当宣传科科长，我舍不得离开护理工作岗位。领导说，你不是喜欢挑战性的工作吗，看你做宣传工作行不行？后来我答应了，但要求保留护士长的职务，做不好我还回去干老本行。”

“我知道，你后来还真干回老本行。”

“是啊，2007年11月，我从院党委办调到护理部主持工作，很高兴干回老本行！十多年来，我从护士长成长为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还担任了广州市护理质控中心主任、广州护理学会理事长。从管理一个病区的护理工作到管理全院护理工作，再到为全市近六万名注册护士服务。此外还担任广东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护理质控中心专家、中华护理学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肩上的担子重了，责任也大啊！”

“压力再大，责任再重，也压不垮、难不倒从生死劫难中闯过来的人！”
我看着她的眼睛由衷地说。

2010年1月，国家卫生部召开了建国以来全国第三次护理工作会议，吹响了护理改革的号角——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她带领全院护士投入其中。她与全院护士一道按卫生部要求认真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先后14次亲自备课对全院护士长进行培训，把文件变成实践，把改革理念变成现实。

2011年国务院将护理学从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今天的护士队伍不但拥有为数不少的硕士，还有许多成绩斐然的博士。2012年张积慧被广州市委组织部及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广州市优秀专家”。

2018年，她带领护理骨干与网络中心一起开发了16个APP，让患者风险预警系统、护士绩效考核系统等优质护理服务的重点难点措施智能化落地，将原来功能制护理模式成功转为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走在了全省前列，在省内外推广40多场次，市一医院因而获得“广东省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医院”、“广东省临床护理重点专科”、“国家卫生计生委优质护理服务表现突出的医院”、“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2017年改善医疗服务—优化优质护理示范医院”等荣誉称号。她也先后获得“广州市红十字会第七届南丁格尔式优秀护士”、“广东省护理学会十佳优秀护理管理工作”称号。

谈到今后的工作，她信心满满地说：“为更好地发挥护理专业团队与技术的优势，探索医疗资源与民生需求的延伸结合、将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探索长期护理服务模式，2017年以来，广州护理学会开展了‘红棉天使行动—广州护理学会社区老人延续护理技术服务’公益项目活动，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让我们的红棉天使走进社区、走进千家万户，为长期卧床、晚期肿瘤患者、老年病、慢性病及失能患者等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借助‘互联网+护理服务’平台，让病人需要时自然就想起红棉天使，第一时间网约我们的护士提供护理服务。如果我们这项工作做好了，病人就医感受大大增强，就会感受到医改带来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项关乎民生的工作。”

“民生的工作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会遇到很多困难。你真有信

心实现这个目标么？”

“有，我的信心首先来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来自社会各界力量的鼎力支持，更来自我们广州有一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非常优秀的医护工作者队伍。我们首先将广州做好，然后辐射到全省，甚至到大湾区去。从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家都有强健的体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常年职业习惯，她讲话温柔且始终带着微笑，但我分明从她温柔的话语里感受到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她和所有的精诚医者一样，都是信仰和美德融为一体的人。



我的转身：金城动漫二十年

□ 金城

人生漫漫，蓦然回首，我与动漫已结缘二十余年。以2009年的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为界，前十年献身于动漫产业，后十年钻研动漫学术，二十载峥嵘岁月历历在目。

动漫产业的十年

二十年前，从创作者转型为出版人的我，已经历了两度创业的失败，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最终在动漫领域落下了我最踏实的一枚脚印——1999年的夏天，首期《漫友》杂志（前身为《时代动漫》）发刊。这棵“漫友文化”的幼苗，在当时几乎没有原创漫画市场的中国，经过不断的努力与摸索，成功成长为一本百分百刊载原创漫画的杂志，打破了国内原创漫画杂志难以存活的“魔咒”。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里，它就像杂志汪洋里的一座灯塔，照亮了无数有漫画梦想的年轻人。时至今日，发行20年的《漫友》杂志已成为了中国漫画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4年，国家文化部正式批准我在北京创办中国动漫金龙奖大赛。金龙奖是面向所有动漫创作者的开放平台，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推动中国原创动画、漫画队伍发展壮大的效果，成功推出了朱斌、BENJAMIN、夏达、李昆武、于彦舒、SHEL、阮均庭、聂峻、王小洋、寂地、阿梗、丁一晨、Tango、黄伟明、猪

乐桃、ENO.、丁冰、韩露、十九番、棍记、陈安妮等大批知名漫画家和动画导演，年轻的创作者们终于可以拥抱自己的“明星梦”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将动画、漫画融为一体的奖项，同时创建的动漫评奖体系也一直延用到今天。可以说金龙奖的诞生象征着一个全新的“动+漫”时代的到来。

2006年，是动漫产业扶摇直上的一年，国家出台文件对动漫产业进行大力扶持，广州市政府积极响应，将金龙奖认定为动漫的优质品牌，并创造条件“引龙入穗”。2007年2月5日，第三届金龙奖在广州市的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会场洋溢着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也是从这一天起，金龙奖永久落户于广州，漫友文化也正式把总部从北京迁来广州。其实这个过程实为不易，单凭一己之力，恐怕十年，二十年也难以将这样一个平台做大做强。第一、二届金龙奖由我个人出资举办，规模和影响力有限，后来有了政府的扶持，金龙奖的社会关注度得以大大提升，终于成长为一个国家级奖项。金龙奖就像我的一个孩子，含辛茹苦将它抚养长大之后，我开始考虑金龙奖能怎样更好地回报社会对它的期待。从第五届开始，我将金龙奖交由政府主办，完成了它从商业标准到官方品牌的跨越。通过金龙奖，一大批动漫人才与优秀作品得以涌现，一个好的动漫创作生态因此逐渐成型。

毫无疑问，动漫产业要发展，最根本的还是作品和人才。在我投身动漫产业的十年中，总绕不开几部关键的作品。其一是《乌龙院》。得益于朋友的介绍，我在北京的一家酒店拜访了台湾著名漫画家敖幼祥，当时的我虽然担着不小的经济压力却坚定地拿下了他200多册图书的版权。而彼时，漫画消费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内原创漫画发行尚无成功的案例，我却依然对《乌龙院》系列充满了信心。原因在于，我于认识作者前就拜读过这套书了。过去国内发行过一套54本的乌龙院，在市场上未取得成功，我却因此与《乌龙院》这部漫画初遇，看得直捧腹大笑，所以即便作者提出的条件苛刻，出于对这部漫画内容的信任和直觉的肯定，我决心豪赌一把，就押这套书一定能打开市场！

在《乌龙院》系列漫画的策划期间，我对台湾漫画的发展历程做了大量研究，了解了蔡志忠、敖幼祥、朱德庸、几米几位台湾漫画家的风格和影响。考虑到敖幼祥当时在内地默默无闻，而其他三位作者在大陆颇具知名度，我借此提出

了“台湾四大才子漫画家”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使出道最早的敖幼祥借助其他三位漫画家的影响力一跃成名。新概念被媒体广泛接受，为推广《乌龙院》发挥了很大作用。红色封面包装的《乌龙院》漫画一经推出，就引领了大陆漫画发行市场的风潮，各大书报亭呈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景象，《乌龙院》也成为中国连续10年发行量最大的漫画系列丛书。

尽管《乌龙院》大获成功，但人们当时对中国原创动漫的定义还比较狭隘，港台动漫成了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如果仅仅推广大陆的原创动漫，要面对的就是情况是作者数量少，经验少，作品单薄的窘况。为了更好的打开视野和市场我大胆突破，为港台漫画打出“大中华漫画”的旗号，通过对港澳台资源的巧加利用，无形中提振了我们中国本土的原创士气，也能让市场逐步接受大陆以外的原创漫画，实乃“一箭双雕”。以“大中华漫画”名义引入的黄玉郎、德珍等漫画家的作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内地原创漫画也成为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不可或缺的靓丽风采。

漫画事业最关键的还是人才，创作梯队的培养势在必行。在培养“种子画手”方面，我从不惜血本。当时被发掘出来的漫画新星朱斌还在学医，一毕业就在漫友文化的帮助下组建了工作室，从此走上了职业漫画创作之路。他的作品成为继《乌龙院》之后的中国畅销漫画之王，创造了新的市场佳绩。而这十年中，漫友文化还培育了BENJAMIN、寂地、ENO.、朱斌、夏达、韩露、爱欧等数百位漫画作者，长期合作的漫画家逾三百人；同时独创了中国漫画签约制度，除了向奔赴广州建立工作室的外地漫画家提供房租补贴，也为没有公司的个体漫画创作者缴纳社保。这些措施帮助年轻创作人解决了后顾之忧，成为了原创漫画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时业界甚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漫画家有两种，一种是和《漫友》签约的，另一种是想和《漫友》签约的。”

一次必然的转身

在许多人眼中，我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动漫产业人”的标签，事实不尽如此。最近十年，我从产业一线退出来，将目光投向了动漫艺术，并开始专注于个

人艺术创作。

提及最近十年探求艺术的心路历程，要从2009年的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开始说起。感受到国家对动漫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09年，我向文化部提交了创意案和建议书，提出以国家力量举办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得到了文化部的采纳。

同年11月，受文化部委托，我与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联合完成了“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的策展工作，该展览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里举办。“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由文化部、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十个部委联合主办，中国美术馆与漫友文化共同承办，展览大获成功，打破了单体展览入场人数的最高纪录

这是建国至今唯一一次由十个部委主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成为了中国艺术展览的一个标杆。首展当天，时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前来视察参观，十部委部长悉数到场。我和范迪安馆长进行全程导览，从参展展品、文献历史里的典故谈到近年动漫产业、动漫艺术取得的成绩，导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不仅对各个画种做了定义，也首次将连环画、讽刺幽默类漫画等门类纳入动漫范围，系统并全面的展示中体现出一种“大动漫观”理念，并将港澳台作者作品也纳入了展出范围，这一举措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关于“首届中国动漫艺术大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同期召开，文化部领导、两岸三地的动画名家都悉数到场，从学术角度确立了动漫艺术良性发展的方向。一年后，该展受邀在瑞士历史文化名城巴塞尔举办了首次国外巡展，我与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受文化部安排，前往参加了媒体发布会及开幕式。

十年来，我一直是《中国漫画产业发展报告》的主笔人，坚持对中国漫画产业每一年的发展变化进行调研与分析，形成了对动漫产业系统全面的认识。十年间，我前往了法国、俄罗斯、美国、阿尔及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参展办展，参加了诸多国际动漫学术会议，同国际大师们交流想法。眼界的不断提升让我对动漫产业发展的思考不断深入。彼时我还未离开动漫产业，一个坚定的想法已在

心中破土萌芽：中国动漫光有产业是不够的。尽管国内的动画片制作量已经大幅度上升，漫画出版发行也达到了可观的数量。但我不禁自问：数量是否等同于质量？

可以说，我向动漫艺术研究的转身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当内心对于动漫价值的思考不断发酵与沉淀，我找寻到了自己的新目标——让动漫艺术成为产业先导。凭借艺术的魅力，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关注与热爱动漫，让动漫成为生活中的精神寄托，才能促进整个动漫产业的进一步飞跃。

中国动漫在世界动漫艺术舞台上也曾有过“高光时刻”：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中国学派”动画电影到流行于全国各地的连环画，精品力作不可胜数。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动漫制作向市场化转型迅速，原有体系日渐崩溃，新的体系却没能完全建立起来。直至今日，动漫艺术在中国尚缺乏有力的引领。这一现状也更坚定了我对动漫艺术的追求，我决心致力于让中国动漫重新走上艺术化的道路。

探索艺术发展的十年

我在动漫学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一步，就是同庞邦本老师一起推动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设立动漫艺委会，2009年，动漫艺委会终于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在此之前，中国动漫只有以繁荣原创动画与发展动画产业为目的的中国动画学会，而动漫艺委会则是中国美术界第一个将动画艺术与漫画艺术结合的学术组织。在前两届委员会中，我历任副秘书长、副主任。今年恰逢动漫艺委会换届，我也由衷地期待通过艺委会的工作继续为中国动漫艺术发挥作用。

动漫学术要高站位，也要做到普及与落地。2014年，我发起成立广东省、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通过打通省市范围的动漫学术组织，在当地政府、美术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动漫艺术得以生根发芽。这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先河，大大鼓舞了国内的动漫艺术创作者。

身兼两个协会主席的同时，我也在动漫艺术创作、动漫学术研究、动漫作者培养、国内外动漫艺术交流、动漫艺术收藏等方面做了具体的工作。对我而

言，2015年建立的JC动漫馆，是我献身艺术事业十年中落下的浓墨重彩一笔。它是世界范围内首个依靠个人藏品建立的动漫博物馆，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动漫艺术博物馆。这些珍贵的藏品主要来自于我与漫画家之间的交流赠与，我萌生了建立动漫博物馆的想法之后便更花心思去研究与收集，从国内外各大拍卖会中挖掘有价值的艺术珍品。时至今日，JC动漫馆收藏和展示了数以千计的世界顶级动漫名作手稿，其中不乏世界仅有的绝版之作，如《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原作手稿、动画《白雪公主》赛璐璐片、宫崎骏《天空之城》的手绘原稿、贺友直连环画《小二黑结婚》原稿等，具有极高的收藏与学术价值。

同时，JC动漫馆也是一个学术基地。它为各大院校、研究机构及动漫公司提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艺术交流平台。立足于JC动漫馆，立足于广州，我们通过每年举办不同的动漫展览，有力地推动了动漫学术交流。

JC动漫馆建馆当年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举办了“世界动漫的中国学派——中外动漫艺术大展”，2017年举办了“首届全国动漫美术作品展”，18年又在比利时举办了“中国漫画全景——漫画中20世纪中国人的故事”。犹记得比利时“中国漫画全景展”的策展人让·克罗德·德拉瓦耶尔先生的专业精神，为这次跨国展览足足策划了四年，期间两次来访我们的JC动漫馆征询展览布局、开幕式策划等意见。这也体现了JC动漫馆的另一个重要定位——广州乃至中国动漫对外交流的窗口，也是我构思、策划、接洽动漫学术活动的地方。

2018年，在举办“广州动漫艺术40年成果展”的同时，主办方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联支持我同期举办个展。在我从事连环画创作的第40年，“写爱”金城艺术作品展的举办，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与认可，这激励着我在艺术创作上产出更丰硕的成果。

今年，我们又将会在日本举办“中国动漫日本行”，该展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电总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三方主办。目前，展览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动漫发展一直以日本为师，处在日本动漫的影响下。而本次“中国动漫日本行”，是第一次组织中国本土动漫作品赴日本进行国家级别的展出，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动漫发展的一个成果展示，有助于彰显中国动漫的文化自信。

2019年，让我最为自豪的是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综合画种·动漫展区落户广州，并于9月开幕。感谢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联的托付，我们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将负责这一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的具体执行。我们期待着将本次美展打造成中国动漫历史上最专业、最壮观的一次展览，更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新鲜的血液注入动漫艺术创作队伍中，增强中国动漫的凝聚力，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以上文字，是我二十年动漫生涯的一个注脚。回头审视从1999到2019这段如梭岁月，种种画面，悉数眼前：有捧起第一期《漫友》翻阅时的纸张摩挲，有金龙奖颁奖典礼上手捧奖杯的一张张年轻面庞，有无数次动漫展览中与珍贵原稿的对视，有JC动漫馆落成之时环顾展厅的内心感慨，最后，我又闻到了工作室未尽画稿上的悠悠墨香。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来，我也衷心期待着随着全国美展综合画种·动漫展区的举办，在这个属于中国动漫艺术创作的盛世中，看到更多新的探索、新的面貌、新的佳作。十年，又十年，中国动漫艺术浪潮再起，敢待下一个十年。

亲历与见证

□ 钟道宇

写一写广州改革开放40年的交通变迁吧！

小时候，是父亲带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红星客轮才从肇庆到的省城广州。那时候的广州，大街小巷满眼都是自行车，总能听见自行车“铃铃”的车铃声。见我们盯着满大街飞跑的自行车，在广州以刻章为生的表叔说：“以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就是广州人的四大件，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那可就不起啦，可体面了。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一辆五羊牌自行车，就再也不觉得稀奇啦。”

父亲伸手摸一摸表叔推着的那辆自行车，羡慕地说：“你这辆五羊牌自行车，新簇簇的，看来，你在广州帮人刻章，挣了不少钱啊！”

表叔说：“大钱没挣到，但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一个人刻都刻不过来。”

父亲说：“那当然啦，什么事不用私章？领粮票、拿工资，都会问你有没有带私章。”

……

往事像走马灯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海掠过……后来，再随父亲从肇庆到广州探表叔，发现广州人竟渐渐不爱骑自行车，公交车越来越多了，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甚至还有无轨的电车，可比自行车方便多啦。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公交车，自然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搭乘了，我们只好从大沙头码头走了老长的路，才走到表叔家。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以至于

后来我到广州文德路的省作协文讲所参加作家培训班时，只要一有空闲，总是喜欢独自一个人去坐公交车。那时的广州公交车是没有空调的，车上人多，也热。每当公交车快要到站的时候，我便听见公交车司机大声喊：“有冇落啊？”这时，倘若有下车的乘客，就会一边挤向车门一边急声答：“有慢！有慢！”似乎这成了坐公交的老广们要下车时的“口头禅”。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广州开始出现出租小汽车。开始的时候不多，红色的，车顶上有个“Taxi”的黄色灯箱。大家用粤语音译“Taxi”，也就开始叫这些出租小汽车为“的士”了。“的士”是广东人叫开来的，慢慢的全国各地都这样叫了。现在仔细想一想，感觉那时的广州出租车，都是些像广东人一样低调而内敛的捷达车，7元起步，扬手即停，但在我的记忆当中，“打的”似乎是一件很“豪”的事。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家的收入逐年提高，坐出租车也就很平常了。

90年代初，我毕业参加工作，在家乡肇庆的一家杂志社上班，杂志在省城广州大沙头的红旗印刷厂印刷，我每个星期都必须在肇庆与广州之间多次往返。到了广州，尽管“打的”也可以拿车票回去单位报销，但我还是喜欢坐公交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车窗外的景物急速地掠过，突然间感觉广州这座城市其实一直都在不停地变化着。街道在变，建筑在变，风景在变，甚至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变。那时，虽然南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广佛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但肇庆至广州的公路还不太好，还在不停地修路，总是尘土飞扬，坑坑洼洼，我常常晕车。

免受晕车之苦，我曾经尝试改坐小时候父亲带我坐过的从肇庆到广州的红星客轮。尽管要在船上过夜，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但我还是曾经一度改坐慢吞吞的红星客轮。红星客轮在广州的大沙头码头又或者是肇庆的十八号码头停泊下来的时候，通常都是深夜又或者是天将拂晓。我从油腻的床上爬起来，码头上的白炽灯会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乘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上岸，江上不时会传来机帆船突突的吼叫。江风凛冽，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影影绰绰。

长期乘车，我把自己锻炼得不再晕车了。那时，因为要经常到广州跑杂志的广告与发行业务，我从客运汽车到广州的次数就更多了。到了广州，自然要坐

公交，然后东西南北地到处跑业务。那时，全广州都是密密麻麻的公交线路，而每条公交线路的行驶途径与车型，我都烂熟于心。这时，广州的公交车不仅有了空调，而且还开始无人售票了。

记得最先有空调的是180的新福利巴士，慢慢的，就全改为空调车了。接着，还有了LPG液化石油气公共汽车，然后，又有了被称为“地面地铁”的BRT公共汽车。这都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据说，广州的BRT快速公交系统还是亚洲第一大、全世界第二大BRT快速公交系统呢！上下班高峰期乘坐广州的BRT，不堵的感觉真的很爽。当然了，坐地铁就更爽了。广州的地铁每隔二分钟左右就有一趟车，不但便捷，而且非常准时。自从有了地铁，到广州办事，我就很少坐公交车了。不为什么，就因为地铁准时便捷，换乘方便，车厢也干净舒适，更重要的是，在车上的手机信号还挺好的，在地铁里不仅可以随时联系人，还可以刷微博刷微信的朋友圈……

不久，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也出现了。刚刚有网约车的时候，我在广州第一时间试坐过，用手机预约，付费，方便极了。我倒是没有尝试过广州的共享单车，因为每次都来去匆匆的。匆匆走在广州的街头，每次看见有人用手机扫一扫车身上的二维码，“滴”的一声开锁成功，我总是有一种要在广州街头骑一骑这些共享单车的冲动。

那些为了生活赶赴省城的日子，又断断续续出现……三茂铁路通车之后，有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经过肇庆，于是我就开始改坐火车到省城了。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车窗是要自己用手托起来然后再调节和开闭的。有一次，我不小心，还被跌落的车窗砸伤了手指……

到省外去出差，也可以到广州火车站去坐这些绿皮火车一路北上。当然了，也可以到白云机场去坐飞机。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少。直到白云机场搬迁到了花都之后，坐飞机出差的机会才慢慢多起来。而且，肇庆开往花都机场的空港大巴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班，可方便了。

这时，我自己已经学会了开车。为了生活，我还是经常要在广州与肇庆之间往返，但已是通过广肇高速公路自驾出行的方式……有时候觉得市区堵车，就将车开到广州城外的地铁站停车场，再坐地铁进去市中心。

再后来，有了高铁和城轨，从肇庆到广州就更方便了。譬如在12306官网上订好肇庆东到广州南的高铁票，坐30分钟的高铁就可以到达广州南站，然后再坐地铁到市区里去办事，这是许多人的首选。

半梦半醒之际，忽然听到手机闹钟的铃声急剧地响起。

尽管从肇庆驱车到广州才一个多小时，但是，我还是提前了一个小时起床。为写一部关于广东高速公路高速发展的书。

采访广东交通集团董事长朱小灵时，他兴奋地给我介绍说：“1988年被称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元年，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在上海建成通车，而广佛高速公路是1986年底动工的。短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从零起步的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经超过了7.4万公里，仅次于世界高速公路总里程最多也就是8万公里的美国。而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也由解放初的8万公里增加到目前的400多万公里，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朱小灵动情地对我说，那一天是1989年8月8日，一条不同凡响的高速公路，也就是广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广佛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

朱董事长还告诉我，那天他也坐在一辆面包车上，正飞驰在广东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望着车窗后一辆辆一闪而过的大小车辆，他忍不住激动地对车上的同事说：这是一条打通广州西出口的“大动脉”，彻底改变了佛山入广州只能走珠江桥的塞车苦况，并且会从此拉开广东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

修建广佛高速公路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已在广东轰然拉开，广东人正是在那时，大声地喊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的。而广佛高速公路通车后，深圳则更是大声地喊出了“要修路，建高速”的呼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广深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而其中的深圳段和广珠段工程建设则由中方负责，而朱小灵则被任命为广州段的工作组组长。

作为工作组组长，朱小灵一直没日没夜地在广州段的工地蹲点督查、指导，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广深高速公路广州段通车后，朱小灵也因此而荣立一等功，随后更是负责组建广东交通集团……

朱小灵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广东交通集团成立后不久，他们就迎来了“三

大战役”。

我问他何为“三大战役”？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战：广东通山区高速公路全面建成；第二战：提前实现广东地级市通高速；第三战：打通广东出邻省高速通道——！

当回忆起自己如何与省长立下“军立状”，又如何提前一年时间实现了全省高速公路通山区，通地级市和打通出省通道时，他的一双眼突然就充满了泪水。

在三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为了完成任务，朱小灵与他的同事层层签订责任书，军令状，工期稍有延误，便就地免职。用他们的话说，2004年的每一天，每个广东交通人都是高度紧张的……，他们最不愿意老天下大雨。

我是这样用文字来描述这些下雨的日子的：

……朱小灵在看雨，和雨中星期天的广州城上空。2003至2005年这些年，也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是朱小灵星期天呆在家里的时间。天空在早饭的时候晴了一下，现在又开始阴沉下来，零零星星的丝丝雨线，织成细密密银网，从阴沉沉的天空飘洒下来。雨下了有好几天了，夜里也在下。雨中的广州城迷迷蒙蒙深深远远，朱小灵的脸色也变得越发阴沉。

朱小灵就那样坐在沙发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阳台外雨篷上挂下来的那些密密的雨线。没完没了的雨声，一直在他的心里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

窗外远处的天空正在退云，铅色的云层缓缓地涌动，雨终于小了，他迅速起身，冲出了家门……

有一次，我们喝着茶，听他回忆往事，说着说着，朱小灵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急促，也时不时地会哽咽。这个说一不二，曾经与省长立下“军令状”的客家男人，话到深处，原来也会偶尔流露出柔情的一面。

那一刻，朱小灵流露出了他的真性情，但是我不忍心再去触碰，只好默默地把目光移向窗外。我突然间觉得，朱小灵的回忆，其实是在沿着他们修建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去往回张望。看似相同的，笔直的一条条高速公路，却有着不同的里程与艰辛……

一条条清晰的高速公路，在朱小灵的脑海中风驰电掣，也在我的脑海中风

驰电掣。这些高速公路，多么像南中国大地上奔流的一条条血脉啊！而南中国的每一寸厚土，都因为这些奔流的血脉，而滋生出无限的生命力……

……

后来，朱小灵转任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在他交接工作的那天，我匆匆赶到了会场。

他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他说：担任董事长的13年来，我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奋斗，努力工作，做了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感到十分充实，感到这样的人生历程过得很有意义。特别是看到这些年我们集团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省属资产规模最大的国企航母，看到我们这支队伍在茁壮成长，已经人才济济，后继有人，这次又内部产生了董事长、总经理，我更是感到十分的欣慰。今天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和祝福。感谢党组织的长期培养，让我从交通系统最底层的一位员工，一步步成长进步，直到担任集团的主要领导……衷心感谢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让我在集团主要领导的岗位上长时间任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干事创业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平台，能有机会和同事们一起，办起了几件大事，修好了几条高速路，建成了一幢大楼……我还要感谢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的领导刚才对我的评价，能够得到组织的认可和肯定，我心里感到很温暖。现在，我可以无愧、心平、气和、健康地退出领导岗位了，再次感谢集团历届领导班子的同事，是你们给了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广东高速公路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你们功不可没！我还要感谢集团本部的同事，多年来，你们从工作上，生活上给我支持、关心和照顾，你们辛苦了。总而言之，我从内心永远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在这里，我还想说一声，自己长期在一个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可能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请大家谅解，工作中或者言语上，也难免得罪过一些同志，指责过一些同志，在此我表示歉意……刚才，组织已经正式任命李静同志为交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小华同志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希望大家按照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的领导要求，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们的工作，相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绩，2015年，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目标和集团资产3000亿元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朱小录的这段讲话录音，我也详细地记在了笔记本上，后来还写进了书里。接到写一写改革开放以后广州交通变迁这个写作任务时，我又翻阅这些笔记本……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之间，《南中国里程碑：朱小灵与广东高速时代》这部书已出版数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出版社的编辑又让我写一写改革开放以后的广州交通变迁，这些往事与经历，便又纷至沓来……

只是，不知道这些往事与经历，是否可以让读者感受得到改革开放的强劲脉动！



悦读广州

□ 姚中才

花城书径为君开

2018年8月，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红红火火地举办。“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正是这种浓厚的读书氛围，让广州这座千年商都也同时成为一座文化之都。南国书香节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是为了让这座城市书香浓郁。今年的主题是“阅读新时代”，通过深化“阅读，让花城更美好”的主线，将“花城”名片与阅读紧密结合，既突出了“花城”特色，又彰显了南国书香节的意涵。

早在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时候，浓浓的读书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弥漫。新华书店的大红店标遍布城市每个角落，成为一代人的深刻记忆。当年，新书的消息走得比书快。刚印出来，还没上书架，人们已经在书店门口嚷嚷要买书。营业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无数的手抬起来，对着书架指指点点，高声嚷，“这本书拿来看看！”“那本书，我就要买那本书！”那场面，营业员已经熟视无睹。书店是广州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随着高考的火爆，教辅书在新华书店供不应求，复习用书、备考丛书、《英语900句》成了排长龙购买的畅销品种。那时候，大家都坚信读书改变命运，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改变命运。有父母为儿女排队的，也有哥哥为弟弟排队的，有的甚至排上整整一夜。

当广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广州人对书的需求也越来越大。1978—1984年间，广州市新华书店的图书营业额从1193万元增加到2484万元，足足翻了一番。上世纪80年代后，广州新华书店开始大兴土木，进行门店建设。根据资料显示，1982年，新华书店先是投资70万元对北京路店进行了全面装修扩建改造，建筑面积由原来的500平方米增加到800平方米。陈列图书从2000多种增加到5000多种。1987—1994年期间，新华书店又先后新建了石牌岗顶书店、郊区沙河书店、海珠区江南西书店和东山区儿童书店等一批网点。当时《新闻出版报》对广东新华书店发展的势头进行过报道，标题“书店处处起高楼”，很有诗意。

位于繁华的天河商圈中心的广州购书中心曾被称为“神州第一书城”，是广州人为之骄傲的一处文化地标。2014年，开业20年的广州购书中心，首次进行大规模升级转型，冀望以全新姿态为“新华系”书店摇旗呐喊。

走进书城一楼，一面大书墙令人眼前一亮。升级转型后的广州购书中心在设计上定位为“城市书房”，其中这面长达15.5米，高3.8米的书墙，代表了“城市书房”的精华所在，将定期陈列着新书、畅销榜图书等。此外，室内天花板也被命名为“天空之城”，为70度天窗设计，阳光可透窗而入，另外还有六组360度可旋转书柜，使用上多变灵活，敞开可作主题书展区，围蔽可作相对封闭的空间供开展活动之用。广州购书中心不仅是广州人的购书中心，也升级为华南的购书中心，更是中国的购书中心。有市民接过《新闻出版报》为广东新华书店发展所题的“书店处处起高楼”，对上一句“花城书径为君开”，以此寓意升级转型后的广州购书中心坚持以读者为本的宗旨。

在广州，有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书香羊城十大好书评选”是每年“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头戏。2011年起推出评选活动，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为市民推荐了70本好书。这些书既有人物传记，也有经济社会书籍；既有思想深刻的雅作，也有面向大众的科普类图书。十大好书评选活动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和参与，要投票就得读书，而且还要细读，读出自己的品味来，评选活动成了全民阅读的助推器，成为广州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2018年好书评选活动于2017年11月就开始启动。这次评选结合分众阅读的需求，分社科类、文艺类、少儿类三大榜单推荐，邀请全国知名图书出版单位和学者专家参与荐书和评审。注重思想性、可读性、严肃性。经过5个月的推荐评审，在2017年出版的图书中，评选出《看好中国》《羊城烟雨》《故宫里的大怪兽》等社科类、文艺类、少儿类好书共30本。

每次读书月，都有许多文学、思想、艺术领域的“大咖”作客广州购书中心“阅读大咖汇”活动。他们为读者推荐优秀书籍，讲述他们创作时的想法，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与市民近距离交流，与市民聊关于中国经济热点、社会前沿话题、信息时代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问题的观点与感悟。他们为广州浓浓的读书氛围所感动，广州市民的读书热情，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他们都认为只有来到广州，近距离接触广州，才能够真切感受到书香羊城的魅力。

读书月活动，是一场30天不间断的阅读盛宴！今年的读书月中，广州就组织近400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重点主题活动，包括第2届广州塔垂直闯关诗词擂台赛、广州市中小学生书信节、羊城学堂、广州讲坛、“书和远方”机关读书活动、一区一品阅读活动等，构成覆盖全市、少长咸集的阅读嘉年华。

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更是不能缺席，全民阅读工作必须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主办方首发“书香羊城”官方新媒体公众号，同时推出阅读小程序，结合阅读资讯、活动信息、文化热点等策划内容，设置“广州读书月”“羊城书展”“羊城作家专栏”“阅读互动”等专题板块，关注本土文化，促进阅读交流、分享与创新。阅读小程序不仅可以实现阅读打卡、评论点赞、读书笔记分享交流等，还陆续推出阅读地图导航等功能，逐步实现线上阅读社群互动，线下阅读活动体验的多元推广模式，让阅读无处不在。

书因人而有价值，人因书而有品味。让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让好的书找到读者。广州建立起了一个全覆盖的图书网络。在市区层面，广州市有2家市级图书馆，1家省直图书馆，全市13家国家一级图书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2017年，仅广州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活动就达2631场，参加活动的市民达170万人次。在街镇层面，全市170个文化站均按要求建有图书馆分馆或阅览室，免费提供阅览、外借等服务。在村社层面，全市建有农家书屋、社区书屋1807家，实现了行政村

农家书屋全覆盖。数字图书馆建设初具规模，数字图书云服务不断完善。只要想读书，你总能找到你称心如意的好书！

各类阅读活动让广州成为一个阅读之都。由官方发布的全民阅读活动手册、全民阅读地图，引领着广州人进入书海览胜。各种丰富的阅读媒介，又方便市民以各种方式进行阅读。经典诵读，在各大剧场轮番上演，人们记住了经典的同时又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图书漂流，这种带点偶然性又加点奇遇色彩的图书流动过程给人带来许多的期待；阅读分享中人们相互交流着自己的感受和感悟。这些活动让阅读在深度和广度上无限延伸。

推选“阅读使者”，无疑是对阅读取向的有效导引。图书市场，洪流滚滚，泥沙俱下，如何引导人们读好书？读书使者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些读书使者，由公众推荐评选而来，向公众传播阅读理念，有效引领阅读主流。深化阅读，推动阅读向基层延伸，广州市各区围绕建设书香社会，“一区一品”阅读活动不断深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在渴望知识的群体中，有一些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比如盲人，专门有盲文读物，保障了这些人的基本阅读需求。

广州人在读书方面也善于不断增强阅读项目活动的吸引力、传播力。公交是每个人出行所不能离开的。在读书月期间，开通公交阅读专线，布置近5000册图书，供搭乘阅读巴士的市民阅读分享，你可以用乘车时间来读书。广州市儿童公园则创建园中园——书香公园，全年举办各类书香活动100多次，参加活动人次上百万。

民间公益阅读推广组织蓬勃兴起，民间自发的阅读小组，兴趣小组一个接一个组织起来了，阅读推广志愿队伍不断壮大，有社区工作者，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有民企人员，也有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士自开公众号，分享阅读盛事。

润物从来细无声

阅读是一种教化，书香是一种泽润。它所带来的，不是暴风骤雨般的改变，而是润物无声的熏陶。你不知不觉之中会发现，街道整洁了，人变得彬彬有礼了。文明随着书香蔓延。

不仅是城区，在广州的郊区农村，全民阅读活动也不留死角。广泛开展书香羊城“全民阅读”之百本好书进村居活动。市和区里的文明办分别联合街道、社区在基层举行各种活动，很多村居居民都积极参加了，一些退休的文化人纷纷充当文化使者，聚会之中，谈读书感想成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广州各区所举办的“书香羊城”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群众，以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七进”方式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书为师、以书为伴、以书会友、以书修身，给社区和农村居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建设书香村居，活跃村居文化，为全面建设幸福美丽广州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在推动全民阅读走向高潮的力量中，有一支民间的力量不容忽视，它就是广州的民营书店。博尔赫斯书店由广州美术学院的陈侗、鲁毅两位老师于1994年创办，历经十多次的搬迁，现定居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书店很精致，有着很浓的文化气息，走纯文学路线。选书体现着创办者的品味，偏重但不局限于法国作家的作品，也有其他国家优秀作家的作品。博尔赫斯书店代表着一种文化理想，以自己的品味，烛照同道中人，犹如一股清风。

由毛继鸿一手打造的方所，2011年11月在广州太古汇商场开业，集书店、美学生活、咖啡、展览空间与服饰时尚等经营为一体。小众主义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选书策略。代表的是一种时尚阅读和时尚生活。方所会举办各种主题活动，这些活动经过精心策划，非常受到潮人的欢迎。

1200bookshop开业于2014年7月12日零时，选择这样的时段开业，别出心裁之后是对城市夜行者的一种温暖。白天是生意，晚上才是态度和温情。书店主要卖畅销书、旅行类、建筑和建筑文化类图书。如今在广州有三家门店，在天河北店的负一层还开辟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蓄仓。它不仅是一个怀旧的空间，更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悬挂着“青春是一场春梦”的红帷幕舞台上，讲座、分享会、艺术show等精彩活动陆续上演。

2003年唐宁书店在广州华乐路开业，创始人为3个年轻女孩。产品包括图书、音像制品、创意商品、咖啡厅、文化交流讲座等。社科生活、经济管理、鉴赏类等高品质书籍在商务人士和文化精英中颇有口碑。现在的唐宁书店专心经营

广粤新天地店，经营文创，书籍还有咖啡饮品。经常举办文化沙龙活动。

广东学而优书店由陈定方女士创办于1994年，以销售社科、文化、经管、学术类图书为主，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文化学术书店，也是人文社科经管类图书在广东市场的最佳代理商。

2016年7月，西西弗书店在广州万菱汇开业。这是继6月1日开业的广州凯德云尚广场书店之后的第二家书店，也是西西弗在广州的旗舰店。

广东联合书店是香港联合出版集团（香港最大的综合性出版集团之一）在内地投资的第一家书店，也是该集团全球七十多家书店中的最新成员。位于广州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是一间楼高六层的综合性书店，图书种类多达四万多种。

360°书店是设计师和建筑师必去的圈子型书店。用旧厂房改造的书店，建筑内部改动很少，用铁架搭起了简易的楼阁做咖啡区，厂房原来的棚架还在，工业气息依然浓厚。

“禾田书房”成立于2013年10月，由九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女性主创，是一家以“女性成长”为概念的独立书店。

这些独具特色的民营书店，在广州的不同角落里，为书香羊城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薪火相传筑盛世

文明的火炬，通过读书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薪火相传，文明之塔倍加壮丽辉煌。

一本好书，是一个智者用一生时间上下求索而凝成的思想结晶。它是作者的人生历练和人生追求。而读者，只要花几个小时，花几天，就可以读完智者一生的追求。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哪怕你的寿命再长，精力再丰富，也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角落，也只能经历漫长历史的一个瞬间。但是，阅读可以使你活一次，活几次，活几十次，可以涉猎很多你无法了解的人生际遇，可以走到一些你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一些文学书籍，你能看到作者对生活 and 人生的深刻感悟。比如泰戈尔的

《飞鸟集》，都是很短的篇幅，没有具体故事，有时候是对风景的描写，有时候是心情的抒发，有时候甚至神秘，你不知道它在写什么，但他拨动你的心弦，触动你的灵魂。比如，“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飞进了我的沉默的鸟巢”，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非常美妙、非常神奇。它在你的灵魂深处激起悠远的回响。

“书香羊城”，不是时髦的口号，它是可以改变一个地域文化风貌的大事。

一本好书，一定会感动人，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欧阳山的《三家巷》，写了那个时代人的困惑，他们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艰难历程。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寻找，痛苦、彷徨、无奈，作家都用文字表达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真实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描写了那个时代真实的广州，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镜像。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跟随作家在书里体验一次起伏跌宕的人生。一个没有阅读经验的人，他的人生可能是残缺的，他的精神也可能是残缺的。

有人曾经对被评选为“全国十佳少年”的孩子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孩子在阅读方面的能力高于普通孩子；也有人曾经对一些成功人士进行采访，发现这些人在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都会提到，读书让他们受益匪浅……一个人不读书要受到命运的惩罚，一个民族不读书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读书，不仅仅要成为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更要成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书香羊城这项活动的意义所在。

良好的阅读习惯一定是从小开始抓起。一个人想学有所成，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让读书成为生活习惯。从小培养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将使孩子受益终身。青少年不可能在学校里学习到成年以后所需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因此，学校教育必须为终生学习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而阅读能力是一个人终生学习的基础和最大的本钱。广州书香节里，青少年永远是主角。

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越早开始效果越好。要让孩子从小就懂得：读书是一件甜蜜而快乐的事情，以此唤起孩子对书，对文字的兴趣。读书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如此才能保证孩子心情愉悦、注意力集中地读书。一个让孩子零距

离接触图书的最好途径就是多进书店。除此还有图书馆、书市等地方，这些地方浓厚的读书氛围就像气功的“场”，孩子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产生了“场效应”。一来，孩子感受到了浓浓的读书气氛；二来懂得世界上的书是读不完的，好书是源源不断出现的；三来品味手抚新书、闻着墨香的欣喜感觉，以培养对书籍的感情。广州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场”，在这个“场”里，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读书的冲动。读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很多人的成长，都验证了这一理论：阅读改变人生。

有了新一代在书香中成长，广州的未来更加明媚。我喜欢漫步在这座书香浓郁的城市，走在人群之中，就是走在文明的阳光之下。

花城绽放

——广州城市生态文化掠影

□ 安石榴

广州历代的城市建设，均依托“通海”这一理念。唐代，广州城已形成牙城、子城和罗城“三重”格局，并有七条对外交通路线，包括以广州为起点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西行贸易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至明代，将宋元两代的三城合一，还开挖东濠、西濠等作护城河，濠渠可通舟楫，水可供饮用，还可防范洪水和内涝，兼具排污、备火患之需等作用；清代，增修东、西两翼城，向南拓至珠江边，形成了广州今天老城区的格局。

广州的城区发展，是一个繁华伸展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百废俱兴，快速迈进发展变革的前沿。

从早期的西关，到后来的东山，再到天河，从西向东、向南、东北方向发展，绘画着一座城市由小到大的版图。而近期的城区建设，不能不提及2010于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洲运动会，借亚运会的东风，广州实现了巨大的现代化蜕变，在与传统商务区越秀区一街之隔的天河区地带，兴建了著名的城市新金融、文化中心珠江新城。珠江新城被誉为广州CBD，是当时中央承认的三个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除广州东塔、西塔等各种金融、商务中心外，还拥有广州大剧院、广州新图书馆、广东省新博物馆、海心沙亚运公园等新文化地标。

广州，已成为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国际化大都市。伴随着城市区域建设的发展，广州的城市环境也日新月异。围绕“花城”这一特色品牌，立足“山、水、城、田、海”的自然格局，广州将生态文明和城市环境建设列出规划纲

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控制线，2014年起，提出建设“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城市建设管理设立总体要求和目标，并迅速取得成效。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42.14%，建成绿道3200公里、碳汇造林21万亩，新增森林公园33个、湿地公园19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1.8%，形成了“森林围城、绿道穿城、绿意满城、四季花城”的城市景观。城乡绿化各项指标都位居全国大城市前列，进入全国绿化先进城市行列，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市、国家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荣获全国国土绿化突出贡献奖。2017年，广州市政府印发了《广州市城市建设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这是广州市首次编制的综合性城市建设规划，主要内容涵盖综合交通枢纽和集疏运体系建设，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优化提升“一江两岸三带”和聚焦“三中心一体系”的重点功能区建设，南沙新区建设，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公共设施和安全保障设施建设以及住房保障、城市更新、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

亮点，山水生态的人文融合

广州的自然格局和生态环境，总体来说，所依托的就是云山珠水。白云山和珠江，一开始就赋予了广州山水之城的美名，并且自始至终庇护和滋养着这座万物生长、百花竞放的城市，造就了由自然而来，以生态著称，兼与人文文化相融合的美好景观。按照《羊城古钞》中“群峰拥于后，众水汇于前”的描述，白云山和珠江，自古以来即被视为广州城区山川和流水的总和，也是生态环境、人文文化的孕育体，白云山开阔的山脉面积以及错落的山峰，珠江丰沛的主河道以及上百条河涌，维护着这一方水土永恒不变的生命活力，提供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条件。

白云山是南粤名山之一，素有“羊城第一秀”之称，一直都是与城市共生的天然公园，目前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据资料显示，白云山为岭南四大山脉之一九连山脉的支脉，山体面积20.98平方公里，由30多座山峰组成，主峰摩星岭海拔382米，山中沟谷纵横，坡岭绵亘，林木茂密，空气清新。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分为麓湖、飞鹅岭、三台岭、鸣春谷、柯子岭、摩星岭、明珠楼及荷依岭等八个景区，其中有三个被誉为“全国之最”的景点，

即全国最大的园林式花园——云台花园、全国最大的天然式鸟笼——鸣春谷、全国最大的主题式雕塑专业公园——雕塑公园，体现出人与自然、生物、环境、文化、艺术等的完美契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区曾先后获得“广东省首批文明风景区旅游示范点”

“全国风景名胜区先进单位”“全国文明风景名山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名区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等称号。

放眼望去，白云山峰林壮丽，葱茏郁秀，生机勃勃。这座与城市共同呼吸的山，向来被称为广州市的“市肺”，绿化覆盖率达95%以上，植被种类丰富多样，有上千种的植物，以野生植物占大多数，其中不乏受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如大叶竹柏、鹅掌楸、土沉香、油杉等。此外，白云山水源充足，溪泉众多，并且很早就被开发利用。据悉，早在三国时期，担任吴国交州刺史的吴胤就将出自白云山蒲涧的甘溪开凿疏通，首开引水入城提供饮用的范例。明清时期的“羊城八景”中，“蒲涧濂泉”即为其中一景。

在白云山北部的余脉上，有一座山叫作越秀山，可别小看了这座海拔仅有70余米的小山丘，它堪称广州城的历史标志及象征，广州城的雏形“任嚣城”“赵佗城”就围绕越秀山而展开。据传近3000年前的周夷王时期，这里就建起了“楚庭”，这是传说中广州最早的名字。南越国时期，赵佗在此建“越王台”，并开凿“越王井”，得名越王山。后来越王山又

称粤秀山、观音山，直至确定为今天的越秀山。1952年，广州市在越秀山兴建大型综合性文化观赏公园——越秀公园，园区总面积86万平方米，包括越井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7个山岗和东秀湖、南秀湖、北秀湖3个人工湖，主要景点包括古之楚庭牌坊、镇海楼、古城墙、四方炮台、五羊雕塑、中山纪念碑等，目前为国家4A级景区。

除人文文化古迹外，越秀公园的生态建设较为完善，呈现出百花齐放、四季如春的园林景象，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80%以上，拥有各类乔木、灌木310多万株、450余种，其中包含桫欏、苏铁蕨等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此外从2002年起，还在林木改造的基础上，实施了“招鸟计划”，使得公园里的鸟类品种从原先的27种上升到50种以上，包括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松雀鹰、扁颅蝠等，还

有来自南美洲的候鸟品种白胸苦恶鸟和褐翅鸦鹃等，这在国内城市公园属较为少见的。

如果说白云山是围护广州城的一道天然屏障，那么珠江则是一条贯通广州城的大动脉，自西向东穿城而过的珠江和纵横分布的大小小河涌，构成了一张开阔、密集而交错的水网。广州是与珠江同命运共成长的城市，珠江水自古以来就是广州城的命脉。由于珠江直通南海海域，继而通往各大洋，因此广州城的建设，自古以来就依托“通海”这一理念，缔造了广州“千年商都”的美名。

珠江以江中心曾有一块巨大的红色礁石——海珠石而得名。海珠石因面积庞大，又被称为海珠岛、海珠洲，其名称及由来蕴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曾是广州城的标志景观和文化象征，南宋时期，就在上面兴建慈度寺，后又建有纪念广东史上第一个探花李昉的文溪祠和探花台，清代在上面建立炮台，民国时在上面设立水警区署和海军办事处，并曾建成海珠公园，1930年被军阀陈济棠为扩堤填地而炸沉掩埋。现今海珠石虽已不复再见，但珠江上下无数随自然和时间而来的美丽景观历久弥新，又在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的景致和魅力，自西向东，白鹅潭、沙面、大沙头、二沙岛、广州塔、海心沙、黄埔古港等驰名去处，吸引着人们无尽的追寻，今天广州颇具特色的游览项目——珠江夜游，正是依托这一路非凡美丽的景观而展开。

谈起广州城区的山水生态，不能不提城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主要是凭借珠江和各条河涌而开挖、打造的人工湖。据史料记载，广州最早的园林式人工湖，是五代时期南汉国定都广州后开挖的西湖，由此缔造了广州开挖人工湖的传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广州进入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建设，注重湖泊景观的打造，先后兴建了四大人工湖，即流花湖、麓湖、荔湾湖、东山湖。进入21世纪之后，结合城市的扩展和生态文明的新规划，广州又兴建了新的四大人工湖，即海珠湖、白云湖、千灯湖和萝岗湖。其中，白云湖被称为广州的“北库”，是城区目前最大的人工湖，水面面积约1.6平方公里，达到传统四大人工湖的总

和，承担着调伏水脉的重要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贯通河网、汛期调

洪、治理水涝，同时为周边多条河涌进行生态补水。2015年，白云湖入选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海珠湖建成于2011年，是一个以水利和生态相结合的大型项目，兼具调洪蓄涝、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营造等功能，与石榴岗河、大围涌、大塘涌、上冲涌、杨湾涌、西禄涌等6条河涌构成一湖六脉的水网格局。整个湖区由内湖和外湖组成，内湖水面面积795亩，外湖则由六条河涌相连，环抱着圆形的内湖，组成了一个“玉环”，环境十分优美。此外，海珠湖又恰好与广州塔、体育中心呈一直线，湖区、果园组成了广州市中轴线南段的“生态绿轴”，被誉为广州的“绿心”。

依托海珠湖为核心，目前，广州市新中轴线南端已扩展成辽阔的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海珠湿地公园东起珠江后航道，西至广州大道南，北起黄埔涌，南至珠江后航道，主要包括万亩果园、海珠湖及相关河涌39条，总面积869公顷，水域面积达377公顷，是珠三角河涌湿地、城市内湖湿地与半自然果林镶嵌交混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被誉为广州的“南肾”，与“北肺”白云山共同构成广州主城区两大生态屏障。海珠湿地水网交织，绿树簇拥，百果飘香，鸟飞鱼跃，积淀了千年果基农业文化精髓，融汇了繁华都市与自然生态美景，独具三角洲城市湖泊与河流湿地特色，是候鸟迁徙重要通道、岭南水果发源地和岭南民俗文化荟萃区。2017年，海珠湿地公园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广州市第一个城市园林绿化及城市生态修复获奖项目。

荔湾湖就是老广州人无比熟识的荔枝湾，是广州城历史悠久的水乡名胜，也是历代以来广州城园林建造的代表，如南汉时的“昌华苑”、唐代的“荔园”、元朝的“御果园”、明朝的“听雪篷”、清朝的“海山仙馆”“小田园”、民国初期的“荔香园”“彭园”等，早在明朝就以“荔枝湾唱”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1958年，广州市荔湾区政府根据城市建设总规划，将荔枝湾、泮塘一带的水田、鱼塘、河涌等筑建成小翠湖、玉翠湖、如意湖、五秀湖4个人工湖，统称荔湾湖，随后命名为荔湾湖公园，并结合自然环境建造富有岭南特色的园林建筑，修建了众多的亭台楼阁、廊桥轩榭等，又在原以荔枝树为主的

树种中移植、种植了大叶榕、小叶榕、木棉等古树、成树，以及各类乔木、灌木、花卉数千种，全园绿化率达84%以上。目前，荔湾湖公园依然是广州数一数二的园林典范，是呈现岭南风情、体现南国风雅的代表场所，是一个集休闲观光和人文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细节，“一江两岸三带”的优化提升

现在，外地人来广州观光，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珠江夜游”，而广州人更是喜欢随时搭上游轮去享受这一得天独厚的游玩时光。珠江夜游无疑是饱览珠江全线景观的最佳选择，每到夜晚，几十艘游船分别从大沙头码头和天字码头起航，沿途可观赏白鹅潭、沙面、海关大楼、爱群大厦、二沙岛、广州塔、海心沙、赤岗塔、琶洲塔、黄埔古港等名胜古迹和特色建

筑，领略风光旖旎的珠江夜色。一江流水，两岸繁华，呈现无边风景，体验无限风情。

广州珠江夜游成为一张全国瞩目的夜游名片，近些年，随着广州国际灯光节的连续举办并产生影响，又随着《广州市城市建设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三五”）的正式推行，广州市将“珠江夜游”和“灯光节”巧妙结合，打造了极具历史和文化内涵、富有地方风情和特色的“一江两岸三带”夜景照明及游览品牌，推出以“广州故事”为主题，以珠江沿岸建筑为载体，利用现代灯光照明以及动画技术、音乐和视觉艺术等，完美演绎了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千年商都、岭南风情、广府文化、现代都市等特色元素。这一夜景与照明提升工程，同时也包含了对珠江两岸共30公里岸线、10座桥梁进行景观灯具的优化更新，实现“一桥一景”。“一江两岸三带”的优化提升，是广州市“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即以珠江为纽带，把沿岸的优势产业资源、创新要素串珠成链，构筑两岸经济带、创新带和景观带。其中，珠江经济带指的是珠江沿岸形成高端产业的集聚带和经济功能区，珠江创新带指的是珠江沿岸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产业高地和发展平台，珠江景观带指的是珠江沿岸打造景观风貌突出、极具岭南特色、高品质的滨水景观地带和公共空间走廊。针对景观

带，还特别编写了《景观带三个十公里概念规划方案》，重点塑造三个十公里精品珠江景观带，分别展现“近代广州”“现代广州”“生态广州”的独特魅力。在重要景观节点的营造上，自西向东形成11个重点区段，并重点打造白鹅潭三江口、长堤两岸、海珠广场两岸等9个节点。

白鹅潭至南海神庙30公里的一江两岸景观带，总共划分为18个节点，按照不同的主题打造，形成共享性、生态性、连续性魅力景观岸线，使珠江成为世界名河、花漾珠江。这18个节点分别是沙面—长堤、二沙岛、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沿江景观绿化、琶洲会展中心周边，等等。其中，西段十公里，白鹅潭—广州大桥结合传统历史风貌，以多类型立体绿化为主，增加开花植物，形成温馨、舒适、典雅的主题景观段，打造成近代广州欧陆风情主题段。例如，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和租界史缩影的沙面，结合原有的欧陆风情，通过立体绿化形式增加立体花坛，并在灯柱栏杆挂花，主打花卉包括美人蕉、凤仙花、红楼花、网球花、菊花、鸡冠花、花叶冷水花、忽地笑、毛萼口红花、蟹爪兰等，形成四季有花的格局，丰富

区域观花植物，提升街区风貌；又如，在二沙岛区域增加种植凤凰木，强化片区夏季景观效果、层次与色彩丰富度，同时种植三色堇、百日草、猫尾红、四季秋海棠、波斯菊、千日红、网球花、翠芦莉、蓝星花等多种花卉，使四季均可赏花。

再有，在临江大道广州大桥至琶洲大桥段，打造全长6公里的广州首条滨江缓跑径；在沿江路列植异木棉和黄花风铃木，群植观花小乔木、地被植物，开阔绿地培植花田，凸显花城特色，主打树木花卉除异木棉和黄花风铃木外，还包括红花酢浆草、石竹、郁金、风雨花、紫娇花、网球花、猫尾红、四季秋海棠、波斯菊、千日红等；阅江路利用主题花树强化轻轨沿线花景特色，增强春秋两季花景，形成浪漫赏花轻轨观光带与花园式站点相结合的景观，新增主题花树包括木棉、异木棉、矮牵牛、百子莲、红花酢浆草、石竹、郁金、风雨花、忽地笑、姜花等。

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处在“一江两岸”景观带中轴线的花城广场，花城广场处在城市新金融、文化中心珠江新城的南面，濒临珠江，总面积约56万平方

米，建有人造景观湖区、灯光广场、大型喷泉等，种植有600棵大树、设有5个花岛，树木、花卉种类繁多，配以冷雾降温系统，旁边围绕着广州市图书馆新馆、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州大剧院、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广州东塔和西塔等标志建筑，并与江中心的海心沙亚运公园连通，与广州塔隔江相望，被誉为广州的“城市客厅”。

“一江两岸三带”的景观带打造，被称之为“绣花”式的精细工程，具体到花卉的种类、特性、样貌与环境的匹配、融洽以及各区段之间的相互呼应，重点突出“四季花城”的特色，使花城广州无论在什么时节都一样繁花铺设、姹紫嫣红，使“花城花”成为广州新名片。根

据规划，未来广州集中成片打造的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主题花景，到2020年，将建成赏花点140处，形成花景164个，包括：春景91个、夏景22个、秋冬景30个、四季景21个，覆盖全市11区，形成春有紫荆、木棉、黄花风铃木，夏有凤凰木、荷花、蓝花楹、细叶紫薇，秋有簕杜鹃、异木棉，冬有香雪、红叶的四季花城景观。这是“生态广州”的一

个生动而温暖的细节，也是耀眼而显著的情节与内容，是城市环境、生活、活力以及品质的重要体现。

“一江两岸三带”的优化提升，也是广州自2014年以来实施的“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建设的目标和成果之一。与此同时，广州在环境卫生、管理服务等方面也出台了相应规划措施，实行“城市管理八个系统”的提升，具体为：环境卫生、市容景观、垃圾综合治理、燃气管理服务、综合执法、智慧城管、安全生产、队伍建设，多管齐下，齐头猛进，例如在环境卫生、市容景观上面，强调“水陆空”全面上水平，提出到2020年底实现空气质量6项主要污染物全面达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超过90%；通过全面落实河长制，按照“控（源）、截（污）、清（淤）、调（水）、管（理）”的治水方针，整治、推进受污染河涌的水环境。再如在城市管理上面，提出了“统筹、精细、规范、为民”的管理工作理念，积极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从“治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从“治脏、治乱、治差”向“做细、做优、做靓”转型升级。

目前，“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建设已卓见成效，不仅赢得了有切身感受的广州人的持续赞叹，并受到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瞩目，成为国内、国际城市生态建设的典范。2016年8月和2017年3月，广州形象宣传大片连续两次霸屏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被称为“广州蓝”的天空、广州市花木棉花、海珠湖花海、广州塔以及“样板路、样板社区、样板街道”等代表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花城绽放，广州大美。

微信在广州

□ 王威廉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

在互联网刚刚诞生之际，如果有人这么说，一定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但今天，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那么，只用一个小程序改变世界呢？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但是，微信的诞生，再一次证明：梦想的力量是足以改变世界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出门不再带钱包，买完东西扫一扫；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都刷好几次朋友圈，看看他人都在想什么、做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语音信息描述复杂的事情，但不急于对方的回复；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视频聊天让异地的爷爷奶奶能天天看着孙子孙女说说话，仿佛一家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未分开。此外，我们还习惯了网上挂号、网上缴费、网上充值、网上申诉……我们甚至还习惯了很多人通过写公众号发家致富。

如果你去细究这些微小的改变，你会发现每一个细小的改变都作用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直接感受。

比如，以语音信息为例。语音变成像信件一样可以发送的事物，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间障碍。传统打电话的方式，其实带有一种强迫性，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得暂时停下手头的事情，去接电话。否则，那种紧迫的电话铃让人一直处在一种焦虑状态里边。在我们的印象中，一定有这样的场景：母亲的电话响了，正在炒菜的她可能要关火，急匆匆洗手，

擦干，跑出来接电话；父亲正在看新闻，电话响了，他赶紧找遥控器，把声音调小，然后接电话；最滑稽的莫过于，你正在上厕所，放在外边的电话响了，你接下来会有种哭笑不得的心情。但是，微信语音，像短信一般，只有微弱的提示，你可以忙完手头的事情，从容地拿起电话，去听别人诉说的事情。仿佛时光的序列被切割而重新安放了，那的确潜隐地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个传统的稳固的世界的感受。

人对世界的感受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世界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这，就是微信出现后的世界。

微信，它要以更便捷的方式连接一切，而这正是互联网精神的真髓。如果将手机比作人体的外置器官，那么微信就是这个器官分泌的最诱人的激素。一生致力于研究媒介的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塑造了工具，然后工具塑造了我们。”此言非虚。可以说，我们创造了微信，然后微信塑造了我们，尤其塑造了当下的中国文化、当下的中国人。

可是，这个改变了十几亿人的小程序，是在哪里诞生的呢？似乎少有人追问。人们大多会猜测北京或深圳这两座城市。不过神奇的是，微信的诞生偏偏不在那两个高科技中心。当我得知微信诞生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一时惊讶，然后是惊喜，仿佛自己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员也分享了它的荣光。

在仔细思量之后，我感到的是理解，是必然。

作为国内互联网产业的起点，广州从未缺席过互联网的任何一波浪潮，从网易、21CN的门户时代，到如今微信、UC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低调的广州一直是互联网企业的一片沃土。

广州，广州，平日低调到尘埃里，却总是在沉默中酝酿着新的事物、新的变化。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从清代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到现代巨型商贸都市的崛起，广州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改革开放后的这四十年，广州更是引领风气之先，在经济上有着鲜明的主动性。换句话说，广州的民间商贸力量是最为活跃的。广州市也一直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文化建设，截止2017年，广州中小企业突破700多万家，企业增加值接近4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50%。

因此，广州与北京、上海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北京作为首都天然具备了各种资源上的优势；上海和深圳有些相似，都是在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天之骄子”，它们历史不长，刚劲十足。但是广州，建城于公元前214年的秦代，比北京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但包括广州人在内的中国人，似乎都不大重视广州的历史维度。也难怪，从地理上看，广州偏于东南边陲，与北方又有五岭相隔，因此又被称之为“岭南”。外边的人觉得它远，它自己也觉得自己远。它被迫要面对无尽的海洋，寻找新的联系。所幸，在海洋中有别的大陆、别的岛屿，它遭遇了多种文明。因此，唐代起，就在广州首置市舶司，这也是中国首个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从此，广州作为连接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角色，已经注定。

当你了解了广州的历史、广州的文化、广州的气质，你就不会因为微信诞生在广州而感到奇怪，你就会像我一样，觉出那其中存在的必然。

坐地铁八号线，到客村站，从A出口浮出地面，在一栋雄浑的苏式门楼上可以看到：T.I.T创意园。2013年11月19日，在微信诞生三周年之际，微信团队正式入驻这里。这个创意园是广州纺织机械厂原址，处于城市新中轴线上。改造的原则是修旧如旧、尊重历史，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纺织机械厂的厂房原貌，路边不断出现的纺织工人群像雕塑，让人瞬间时空穿梭到过去热火朝天的年代。这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氛围怀旧，曲径通幽，年轻的情侣们喜欢相约这里，缓缓徜徉，使这里成为广州市旧厂房改造项目的样板。

我愿意从隐喻的意义上说，客村、中轴线、纺织这三者简直完美契合了微信的品质。使用微信的人都像蜘蛛一般，以自己为中心，试图将自己的网和别人的网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正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纺织艺术。难道不是吗？

客村，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名字。也许它是因为客家人而得名，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客人”，但无论如何，“客”字保存了这个地方的历史记忆。许慎《说文解字》对“客”字的理解是“寄也”。这是短暂的逗留，但是，“客”字的引申义其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从“刺客”、“侠客”到“黑客”，他们既是实际存在的一群人，更是承载了中国文化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世界，那个侠客和功夫的世界。而广州专门有一个客村，意味

着它的历史一定充满了流动、活力和融合。

当通达世界的微信，扎根于一个名叫客村的地方，我无法忽略这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味。相对于地球这颗古老的行星而言，我们人类岂不都是短暂的“客”？将这些孤独的“客”以奇妙而快捷的方式时时刻刻联系在一起，“客心”是否得到了一种至深的慰藉？我们每次启动微信，都能看到那个熟悉的界面：蔚蓝的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而在地球的前面有一个渺小而孤独的人影，那正是人的真实处境。

每个人都是这浩瀚宇宙中的孤独者。地球赐予他们了生命，而他们在执着地寻找着生命的意义。他们希望和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从而在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找到或创造出真实的自己。

当我知道微信界面的那个人影就是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时，我对他的好感陡增，无论别人怎么定义他，我都会补充一个定义：他是一个诗人。

海珠区的T.I.T创意园至今仍向广州的互联网产业全面辐射。

以张小龙的低调行事原则，微信进驻创意园一开始并未惊动海珠区政府，直到创意园区负责人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海珠区招商部门，海珠区政府才深感震撼。他们此后一直密切关注微信的成长。2014年，由于广州“四馆一园”建设拆迁，创意园部分办公楼被划入拆迁范围，其中有两幢是微信办公楼。海珠区政府获悉情况后迅速提供了三套解决方案，最终在多方协调下，微信获得了两家企业转让的办公楼，得以继续留守。

广州的诚意打动了微信团队乃至腾讯。2015年，腾讯竞得琶洲电子商务区的地块，并将这幅地块建设成微信总部大楼，规划建筑面积高达21.4万平方米，着力打造成为广州重要的互联网创新产业基地。迄今已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复星集团、唯品会、国美集团、小米等知名互联网企业进驻，琶洲西区“互联网+”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微信总部的落户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可见一斑。

在广州，琶洲与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共同组成的大CBD区是中国南部经济最活跃、总量最大的地区，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它也是广州最具活力、动力和魅力的经济引擎，广州将逐步实现互联网产业的高度集聚，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并引领广州率先成为智慧城市。

基于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多年来微信各项创新性产品都是首选广州合作，然后再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早在2014年年底，广州正式开通微信“城市服务”功能，将交通、公安户籍、出入境、缴费、教育、公积金等17项民生服务汇聚到统一的平台上，相当于一个掌上办事大厅。在广州的示范效应下，这种移动互联政务新模式逐步走向全国，目前覆盖微信“城市服务”功能的城市有68座，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内，用户更是达到了2亿，共提供762项、21个类目的便民服务。

2017年9月18日，腾讯公司与广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互联网服务本地化、产业创新、政务服务、民生应用、大众创业五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助力广州“IAB”行动计划，推动广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造信息化示范区。

这一年的11月16日，广汽集团携腾讯公司发布在智能网联领域共同打造的一款更高效、更智能、更具情感化的车载智能网联终端产品：全国首个地铁乘车码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乘客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中的“广州地铁乘车码”，将二维码靠近地铁站的闪客蜂云闸机（橙色闸机），即可扫码入闸乘坐广州地铁。

马化腾亲自到广州地铁刷码乘车。

多家媒体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像广州这样大力支持公共交通支付方式多样化的城市并不多。

腾讯的许多业务在广州取得重大进展，马化腾坦率地说：“广州是腾讯的福地。”他尤其肯定，在“互联网+民生”、“互联网+政务”的实践上，广州一直领全国风气之先。他说：“广州自古就是中国的南大门，在每一次改革浪潮中都走在前面。微信诞生在广州，整个微信团队和微信拓展各个行业结合的团队都在这里，广州在发展‘互联网+’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直言：“几乎每一项具体业务，都是率先在广州进行探索，形成样本，然后复制到其他地方。”

以连接和沟通为使命的微信，正在把广州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它是广州

的名片，也是广州的咽喉，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广州的声音。

微信在广州，实乃广州之福。

一个城市要真正提振自身的真实竞争力，关键在于能不能跟上每一次产业变革的浪潮。上世纪80年代广州兴于外贸，90年代上海兴于金融，21世纪深圳、杭州兴于互联网，城市的发展和地位此消彼长，本质上是产业的自然迭代过程。

今天的城市要发展新兴产业，一定要有相对完整的互联网生态。正因微信的助力，“互联网+”数字经济才逐步渗透到广州乃至广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与传统行业不断融合创新，催生出多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在智慧民生领域的创新达到空前高度。广东省先于全国步入经济发展新阶段，成为引领全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担当。

广州传统三大产业：汽车、钢铁、石化是优势产业，如今冉冉升起的是新经济，目前规模已经约为传统产业的一半。创新探索出一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可以转换双赢的特色道路，才能开启广东民生发展的新篇章。

2016年，广东省评选出了10个首批“互联网+”小镇，广州市独占2个，分别是产业型的天河“互联网”小镇以及应用型的黄埔“互联网电商”小镇。“互联网+”小镇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园区，而是一个互联网人才快乐创业、工作、生活和实现梦想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创新创业激情和人文关怀的温馨家园。

其中，天河小镇的发展类型是“创新创业”，属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最高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五山科技街到岗顶石牌桥，天河的电脑销量全国领先，由此诞生了国家级的天河软件园，雷军、丁磊、张小龙等互联网巨头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金山系、网易系、微信系等企业也从这里诞生并发展壮大。

中山大学教授张光南说，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有机融入智慧城市建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众多与智慧城市服务相关的APP，比如手机查找停车位等，智慧城市和移动互联网的结合让市民有更便捷的通道进入智慧城市。

而这一切依然要围绕着微信，才能让这些服务软件有创新的落脚点，从而

更顺畅地助力广州成为智慧城市。

写这篇文章之际，我的微信通讯录已经添加了一千五百名朋友，而身边的成年人只有一个人抗拒使用微信。就连我六十多岁的父母亲，也逐渐接受了微信。在微信出现之前，我们对“虚拟现实”的理解总是把重点放在“虚拟”上面，似乎有一扇门由我们控制，我们决定着自己推门而入，或是关门而出。但现在，微信让我们感受到，“虚拟现实”是另一个看不见的却不折不扣存在的现实，是对现实的拓展。微信逼迫我们思索“现实”的哲学意蕴，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更强大的“虚拟现实”。

今天的微信不仅是一款移动互联网的即时通讯软件，更是成为了连接一切、沟通一切的端口。张小龙说：“这么多年了，我还在做通讯工具，这让我相信一个宿命，每一个不善沟通的孩子都有强大的帮助别人沟通的内在力量。”

这样的内在力量已经沉淀在广州那沉默的喧嚣中。我坐在T.I.T创意园内的一把遮阳伞下，感受着那样的内在力量。不远处，正在开展一个大学生的设计创意活动，他们指着桌上的作品，努力向人们表达着自己的创意。

他们青春的表情让我沉醉。

我望着前方的微信办公室，那儿立着鲜明的微信标志：那叠在一起的绿色和白色的对话框，长着一双小眼睛的对话框。我恍然间觉得，天空是一面无限大的屏幕，我只要点击前方那个标志，我就打开了通往无限可能性的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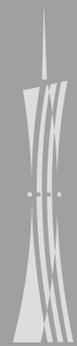
2200

70

7434



散文





散文

广州市曾热烈地讨论过广州精神问题，也就是想给广州一个既理性又感性化的定义以宣传广州。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可以用“生猛广州”四字来概括。的确，“生猛”不仅代表广州敢干敢闯的特征，又何尝不代表广州的日常生活呢？

你若爱上 便是家园

□ 蒋述卓

蒋述卓，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宗教与艺术关系、文学与文化关系、文化产业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宗教艺术论》《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在文化的观照下》《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诗词小札》等18种。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评论200余篇，曾获多类全国省内奖项。

一

一个人究竟有几个故乡？他究竟要经历人生多少行程才可以找到他心中的家园？这种疑问我在心中问了多年，直至今在。

小时候我待过的故乡当然是故乡，但如今那故乡对我已变得陌生，因为我十七岁离开老家——广西灌阳县黄关镇白沙屯（当时属桂林地区专署管辖），后来就很少在老家待过，只是在清明扫墓时节，会隔三岔五地回去半天。老家的亲戚很少，老家的土话我已很难说得像，老家视我为外乡人，我视老家为父

母的魂在地。

十七岁之后我到了著名的山水胜地桂林市，在那里求学工作待到三十岁。这十三年足以让我将桂林市视为又一个故乡。但自从1985年我到上海读博士，1988年又从上海博士毕业分到广州工作，1991年家人也从桂林迁至广州之后，桂林这一故乡也便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虽然家里人在一起还说桂林话，但桂林的印象就如阳朔的《印象·刘三姐》一样，只有远景而无特写了。

广州于是便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一个真正的第二故乡了。

二

或许，你已注意到，我在说故乡时没有提到我待过三年的上海。的确如此，上海只是我求学的地方，是我匆匆而过的驿站，虽然那里有我亲爱的母校华东师大，有温情脉脉、碧波荡漾的丽娃河，有我对我的导师王元化及师母张可先生的甜蜜回忆，但我仍然是上海的过客。

而广州，则不是。

1988年我读完博士选择广州而未选择留在上海，自然有多种因素，但现在细细想来，对广州的情愫其实源于1983年的一次广州之行。那时，我们广西师大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四位硕士研究生随导师林焕平先生（广东台山人）到广州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三月，正是红棉怒放、榕叶新滋的季节。一天晚上，我们跟随导师一起从流花宾馆去小北路社科联的宿舍拜访导师的一位旧友。我们乘公共汽车在小北路站下车，顺着榕树成荫的街道行走。没有雨，似有若无的薄雾，空气似乎是甜的，榕树上垂下粗如缆绳似的气根，一切都似乎行走在梦境里。那一刻，广州的印象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随后的几日，我们结伴去了越秀山、白云山、海珠广场、黄花岗等地，我当时便想，能到这般美丽的城市来过日子一定是很美好的。

于是，1988年7月博士一毕业，我便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我当年想要来的城市。之所以说是“义无反顾”，那是有故事的，因为我的校友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一位博士，曾到广州找工作，想进华南师大，下车便被广州火车站的乱象吓

怕了，回去逢人便说广州是不宜居住。那时南下广州是需要点勇气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华东师大南下广州、深圳、海口工作的毕业生还在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园内照了一张集体照。尽管大家心里充满着奔赴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热情与激情，但内心里对未来都是没有什么谱的。若干年后，也有人离开广州，或出国，或返回原来的省份。

但我留下来。一留，则留了快三十年了，而且退休也将在此。这待了快三十年并将继续待下去的地方，远超过我在广西待过的时间，这第二故乡难道还不是我的家园吗？

三

十五年前，我的确这样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你真的喜欢广州吗？

也是十五年前，我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题目叫《广州不能只是物质安顿之所》，文章里含有对广州的批判，但心底里还是希望广州能成为广州人包括我在内的新移民的精神安顿之所，亦即家园所在。那其实是爱之深恨之切的表现而已。但说实在话，那时的我对广州还真的是怀有一种居之少味爱之无奈的感觉。

念及广州的好，也就是这近十年来培养起来的感情。因为住久了，对广州产生了依恋；因为住久了，习惯了广州，到了外地就有了参照物，老觉得还是我们广州好，不仅仅是吃得好，还有服务好，一切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连出差坐飞机也选择坐南方航空的飞机。不为别的，只为它的服务好，让你觉得舒坦。

对老广州，我是没有太多太深印象的，不像地道的广州人，说起老广州来如数家珍，津津乐道。我最多就是走马观花式地逛过西关，看过趟栊门，去过陈家祠、十香园，溜达过上下九的骑楼而已。对广州话，我至今也还是听得七八成，人家说得快了我就只有蒙查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在广州的生活，因为现在的广州与三十年前比，大多数市民都能说一口不够标准的普通话，沟通绝无问题。

而广州的生活却逐渐变成我的生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像一个广州人一样地生活了，而是在外地朋友和外国客人面前，我会努力去像一个广州人一样向他们介绍广州的生活了。渐渐地，我也便习惯于广州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了。

我去日本，那里的日本朋友会带我去吃最出名的怀石料理。而他们来广州，我会带他们去泮溪酒家、南园酒家。有一次，我将我的好友、日本美学学会会长岩城见一先生带到荔湾湖的唐苑酒家吃饭，当他在细雨中看到有服务员戴着斗笠划着小艇给湖里亭子间的包厢送酒菜时，他惊讶得眼都直了。那时，我自然会跟他讲起艇仔粥，讲起粤菜的特点来，那时我就是广州人。在北京是顺峰酒家的广东菜出名，可是贵得要命，而北京的朋友来广州我却会带他们去天河路的炳胜酒家，看着外面排队等位的人群，品着炳胜店里地道但又不昂贵的粤菜，他们会由衷感叹：还是在广州的粤菜好味！

在广州，吃饭就是吃个新鲜，吃个特色，也图个情调。正如现在走在花城广场地下的花城汇饮食一条街，哪一家店又不在讲特色与情调呢？

记得在广州亚运会之前，广州市曾热烈地讨论过广州精神问题，也就是想给广州一个既理性又感性化的定义以宣传广州。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可以用“生猛广州”四字来概括。的确，“生猛”不仅代表广州敢干敢闯的特征，又何尝不代表广州的日常生活呢？当时我也曾提出过用这样的短句去概括：“广州——享受生活之都”。自然，民间的提法与官方所想总是有差距的，最后官方端出八个字“千年羊城，南国明珠”，够高大上的，也印在公共汽车上和工地的围墙上，却抹去了广州丰富而饱满的色彩，少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与艺术的张力了。

四

说起广州城，有人说广州靠珠江，有水则灵，爱的是广州的水。我却独爱它的桥。

过去的广州，从江之北到江之南要过珠江（广州人讲是“过海”），主要

靠水上交通，有小艇，有汽船（后来叫水上巴士，带点洋气），唯一的桥是珠江桥，走车也走人。改革开放以后，呼啦啦一下建起了多座桥，如琶洲桥、华南干线桥、猎德大桥、广州大桥、海印桥等等，桥便成为方便广州市民出行的最爱了。

晨昏时节，广州的桥最妩媚秀气，也最有活力。那时上下班的人与车辆挤满桥面，若碰上好天气，匆促赶路的行人会停下来观看珠江两岸的景色，连开车的人也会摇下车窗利用片刻的拥堵时间来欣赏。我就特别喜欢在琶洲桥上欣赏珠江上的日落之景。当那如圆轮般的落日照射在珠江上，珠水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仿佛翻卷着的绸缎，“小蛮腰”（即广州电视塔“广州塔”）又仿佛羞涩待嫁的女郎披上了金色的婚纱。不远的猎德桥像一弯新月依恋着珠江的颜面不愿升起，再远处的海印桥则似一张金色的竖琴，在为这秀美大江的流淌纵情演奏。这时，珠江两岸的大厦与街道在霞光中也变得闪烁起来，就像那飘浮着的海市蜃楼。如果要再度评羊城新八景的话，“琶洲暮色”大约是可以入围的。

说起广州的桥还得算上市里的高架桥和人行天桥。高架桥最早是用来解决市内交通拥堵的，如人民路高架，因为离市民的住房靠得太近，时常被人诟病。后来又建起了内环路高架，但不管怎样，高架桥的使用对解决交通拥堵是作出过贡献的。大都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还真得依赖高架桥，像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在广州，你还不得不佩服那些高架桥的设计者，在高楼林立之间见缝插针，有时桥围着一幢楼房绕上半圈才逶迤而去。作为城市里的驾驶者，我享用了高架桥的便利，车辆稀少时还可以以一种审美愉悦的心情去欣赏这些弯来绕去的桥的绰约风姿。其实，广州最早的高架桥是架设于珠江白鹅潭畔通向白天鹅宾馆的引桥，如果置身江上或站在江的对岸观看，只见长桥卧波，清晰地勾画出了江岸的景观线，并与沙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融为一体，是很有审美效果的城市景观哩。

如今的高架桥都建有围栏，围栏上的挂槽里春夏种各种太阳花，秋冬种三角梅，花开起来将桥装扮得十分养眼，“花城”之名也便从桥上扮起了。最近市里还提倡住户在阳台或天台养花，想来将来与高架桥之花也能相互映衬。

因为南方雨水多的关系，广州不怎么建地下通道。人行天桥也便成为广州的又一城市景观。初期的人行天桥确有丑陋的一面，光秃秃横空一道，破坏了城市景观。但经过这近二十年的逐步改造与升级，人行天桥则变得既实用又漂亮起来，有的为方便老人与拿行李的，还建起了电梯或电动扶梯。有北方朋友来广州，走过这种天桥之后说这仿佛到了香港，这让我颇感得意。

五

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现代感，总是要看它是否有生气与活力的。

置身珠江新城高德置地的春夏秋冬广场之间，看着上下班时川流不息的人群，你会从他们匆忙而急促的脚步中感觉到活力与创造力。到了中午时分，从各大厦写字楼吐出来的青年男女，开始寻找自己中意的美食。在这里，空气里飘散的都是年轻的气息，一切都那么有朝气，正如这里的大厦，一股脑儿地憋着劲往空中飙。只要你打开百度地图在这里一搜索，一连串的大厦名字就跳入你的眼帘——保利威座大厦、星辰大厦、广弘天琪大厦、富力盈信大厦、合景国际金融广场、全球通大厦、广晟国际大厦、越秀金融大厦、广粤天地、广州发展中心大厦等等，足有几十座之多。抬眼望，俗称的“东塔”与“西塔”，又与“广州塔”遥相凝望，仿佛是壮汉与细妹的歌场相逢。也正是在这块地区，又建起几大公共建筑：广州大剧院、广东博物馆与广州图书馆。入夜之后，灯光一开，广州大剧院如一块绿玉镶嵌在花城广场旁边，倒影入池，摇曳生姿，广州图书馆的白色外墙又如一部正待你去打开的百科全书，静穆地等在那里等你去翻阅。这里是广州的CBD，集中了若干财团与商业实体，也吸引着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总领事馆的进驻。

正是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市政府竟然慷慨地留出了空白，建起了一个占地几百亩的“花城广场”，乔木、草坪、水池安排妥帖，节假日还有文艺活动在此举行，一年还有一次灯光秀。这使我想起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千禧公园，那里有能反射人影于球体上的玻璃雕塑，也有不时亮出市民笑脸的喷水墙，那也是当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最喜欢的活动空间。想想三十多年前，当年的广州市

长黎子流只是用“亮化工程”来提升广州，说要把广州建成国际大都市还被人嘲笑是建“国际大排档”，而今的广州则真正跻身于国际大都市之列了，甚至还被经济界视为国际一线城市了。

广州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就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一件干出来的。

比如公共汽车的无人售票，就是从广州最早开始的。刚开始人们不适应，觉得观念超前了，但坚持数年之后，它成功了，而且被推广到全国。它不仅培养起了市民守规遵序的文明习惯，也达到了减人增效的经济效果。

又比如垃圾分类，这也是从广州最早开始的。这又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做法，但广州坚持下来了，效果也逐渐显现。虽然尚未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程度，但它的坚持与市民的参与配合，让这个城市树立起了绿色环保的理念，配得上国际大都市的名号了。

如今，市内与城郊的各种湿地公园以及湖泊重造（如白云湖）又正在悄然兴起，一座山水城市、海绵城市的构想正在落到实处。诗意栖居，正在广州人的手中从蓝图变为现实。

也正是在这座城市的暮色中，许多人纷纷涌向了星海音乐厅、广州大剧院、流花剧场、黄花岗剧场，分别在那里欣赏歌剧、交响乐、话剧、舞剧或者地方戏。在举办过亚运会开幕式的海心沙，还有《珠江船说》。登上船，你能一边观赏珠江夜景，一边欣赏到演说粤剧人的故事和粤剧。正是在这几年内，我在广州相继看过歌剧《卡门》、舞剧《大河之舞》、林怀民云门舞集表演的《流浪者之歌》、赖声川和孟京辉的话剧等等。只要你有足够的银子与足够的时间，你尽可以足不出户心满意足地欣赏到国际上著名的表演机构与艺术大师的演艺节目。可惜我不是发烧友，否则也会去办一张会员卡，享受一下优惠。

广州，终于从一个物质之都向精神之都、文化之都转化了！

这让我十五年前的担忧与疑惑逐渐化去。我走入广州的三十年日子，广州也走入了我的生活。

我现在终于会对我外地的朋友和客人真诚地说：我爱广州！

你若爱上，便是家园。相信与我同样是从外省移入广州的朋友与我有共鸣，那你就点赞吧。

广州大剧院观演追记

□ 陈世旭

花城广场在广州新中轴线的核心节点，数十万平方米的面积，数百棵参天大树，数十幢现代摩天高楼，悠长的木栈道和广阔的浮岛湖，构成充满现代意识的“城市客厅”。这些年客居广州，节假日与家人出行，或每有广州以外的朋友来访，我首选的游览地，总是花城广场。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广州大剧院一次观看演出的经历。

广州大剧院，一座世界性的现代建筑杰作，一座有着魔幻色彩的恢弘的艺术殿堂。

身边是中国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CBD，隔江是广州人叫作“小蛮腰”的广州塔，对面是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东省博物馆新馆，世界建筑界解构大师哈迪德把总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的广州大剧院像两块体量不一的巨石随意摆放在珠江边上，整体的浅灰色极为低调，非几何形体的结构却又极为奇特多变，深刻反映出都市建筑繁复的特质。这个从屋盖到幕墙都几乎看不到横平竖直的一体化结构，没有一个节点相同，天知道是怎样完成的。以恣肆大胆造型享有盛名的哈迪德充满奇思妙想的设计图纸大多只能躺在她的抽屉里而难为世所用，但魔幻般的广州大剧院却同样魔幻般地成为现实。打造剧院声学系统的则是全球顶级声学大师哈罗德·马歇尔。广州大剧院的视听效果因此近乎完美。作为广州新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是南中国最先进、最完善和最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中心。

两块巨石中，大的是一千八百座的大剧场及其配套设施；小的是四百座的多功能剧场。巨石峭壁下广阔的场外平台高踞在岸边，在夜里更让人眼花缭乱的珠江奔流着万紫千红。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总算摆脱了交通拥堵的观众在地下车库停好车子，就直接搭乘电梯上到平台，直奔小剧场的入口，来不及去感叹珠江的流光溢彩。

那是广州大剧院几乎每年都要举办的国际艺术节。那天晚上小剧场演出的剧目是《空的记忆》，主题是“云端冒险”。这是台北文化周的一个组成部分。编导者声称用影像和舞蹈构筑了一个立体的记忆空间，即“记忆盒子”，装进对记忆空间的种种思考。仅仅是这样的说明，就足以让人心生无穷好奇。

剧场里一层层平缓下行的弧状梯台上几乎没有空位。近于黑暗的空间中，舞台依稀可辨。

舞台区由一片高起的木地板铺盖。台前并排五座巨型白色铁框绷纱屏幕，将深远的后方舞台暂时遮蔽：好像有光，有灯具，有吊杆，有即将上场的道具，有影子在暗中移动。

观众席灯暗。

一个黑衣女子在人们不经意间出现在观众席前面。天棚上有一支光线微弱的聚光灯照到她没有化妆的脸上：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继续一段《空的记忆》的旅程。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让我们完全放松下来……”

全场寂静如空谷。

在一片幽暗的混沌中，一束光没来由地出现，带来了影子。随着光和影，人们隐约看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半梦半醒似的游走到观众席中间，颀长、清瘦、苍白、忧郁，最普通的白棉布衬衫挽着袖子。也许他一开始就在这里，只是人们没有发现。

舞者手中的光束打在他的臂上、手上、明暗之中，也映照在头上。他似乎在检视自己，又像是在唤醒自己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胞。透过光束，巨大的影子、手的影子、手臂的延伸、转动的头的影子投射在剧场的空间中。然后，借着光，他的影子滑落到舞台上。

光和影，开启了第一道叙事线。

偌大的空间，就那么一束光和几缕似有或无的烟，与舞者做着光影的游戏。影像作为记忆的载体，来自投影机的光束。光束投射的对象，是影像，也是记忆，是影像与记忆的互文。透过光，它们解释彼此，相互补充。舞者用身体、四肢、手指，切割光、梳理光、雕塑光、变换光影的形式，一路上引领着一场探索，像是一盏探索自己也探索空间的灯，成为一把开启空间的钥匙。

我想起《圣经》的“创世纪”：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也许没有必要谈论宗教，只是情境颇为相似。

灯光不只是提供照明，而是相对于舞者的另一个被观者，时而与影像对话，时而呈现舞者当下的感受，时而营造舞台的氛围，成为表演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使得作品有了一个微妙的性格，同样在告诉人们一些远大于技术与设计层面的人生道理。

慢慢地，影子流动到立在舞台最前面的五座纱幕上。舞者飘忽进入缓缓开启的纱幕，进入一个与观众隔离的世界。

一个没有梦的梦境。梦尚未出现。舞者，是记忆的拥有者，又是记忆本身，还是被记忆的那个个体。

舞者坐上舞台左上方一把普通木椅。说话。说话的方式绝对真实。观众就在现场。只是隔了巨大的纱幕。

嘴唇的影像出现在纱幕。大气一样的音场中有一连串可以感知的喃喃自语：

“我要讲一个故事。”

深邃的空旷中，话语本身没有绝对的逻辑。语言随着情绪如同舞者使用肢体一般滑入身体。一道纱幕为他打开，他走进记忆之门，或者，梦的入口。

有椅子的区间灯光转暗。城市影像进入。

远的，大的世界。开始是宁静的，平稳的。

然后，出现了一些裂缝。每个切面上时间开始不一。

然后，舞者在半透明的纱幕后舞动。那是另一个时空，一个过渡空间。无限复制的环景影像，移位莫测的巨大纱幕，投射出遥远的海岸线、楼房中空的泳池、无人的地下道、行进的列车、极其简单的单人房间、工地和大卖场……动作。私语。曾经听过的一首外国歌曲……绵延无尽。城市亦如密室。舞台上的木桌、木床、木椅与虚像的车厢、车窗一样，也是一个移动的载体，沉浮在光影与呼吸间。透过影像所构筑的世界，超越了现实的存在感。虚实交错的流动中，舞者也成了—道流光，梦境一般混杂在日常生活的浮光掠影里。

个体的存在感和幻影同时在舞台上被建构起来。人们无法区分真实的实体和幻影之间的差异。

纱幕闪烁着完整的移轴镜影像，与后面的舞者呼应。这些半透明的纱幕时而空白一片，时而贴着影子，时而载着影像，像是记忆的片段，也像梦一般在舞台上飘来流去。这形式其实就是这作品的本质。难以控制的游弋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没有更多的奇幻场景和道具来打断作品梦境般的流动，使得观众在不恰当的时候“醒”来。—杆挂着数字符号的衣帽架，—格会发光的抽屉，—柄透光的雨伞，—捆好似拉不尽的线团，以及大把凌空飘落的碎纸花……出现又消失在演出现场。随着演出的进行，时光的流转，有的逐渐淡了，有的逐渐浓了，有的看不见了——虽然依旧存在。时间也许是冷色，因为房间很暖。

—座纱幕出现了海的波纹，渐渐向两边扩散。海的平面有落差。舞者像弓—样躺在地上。辗转反侧。站起。另—座纱幕上，舞者在夜里离开家。地上有水的倒影。枯树。有人走过。

窗口。可能是车窗，也可能是建筑走廊的落地长窗。外面的时间宛若某种车窗世界。某扇窗上—有用移轴镜拍下的—个男子。漫步和疾走。

洞穴。深长的，永无尽头。—个茫然的男孩，侧面，越来越小的背面。洞壁疾速后移。

舞者在环景中。缓缓移动的投影纱幕创造了异质空间的意象。在那个空间里，舞者透过现实世界与他空间进行凝视。光与影像模糊了真实世界之间的

界限，观众面对—个夸大的意象，进入冥想中的个人的微观世界，并在其中徘徊、阅读大千世界呈现出的万花筒般的繁复意象。半透明的投影纱幕，时而投射影像，时而投射舞者的剪影，增生出多重意象迷惑着观众的感官，让人们难辨虚实。舞者用轻柔的肢体回应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心绪流变，在—片光影交错的谜样空间里引领人们进入他的微观世界看到最细微的真相。他观察影像中穿梭在家里、城市街道、车站月台、车厢里的自己，他或坐或卧。好像除此之外，他对影像中的“我”—无所知。那个“我”是梦境呈现的证据，而真实的“我”，反而更像梦幻。梦与真实混淆在—个梦里，躯壳是主体，内在却是抽离的客体，相互映证，相互制约或无从制约。环绕舞者的一切场景似乎都是他的一部分。而他用近乎无意识的梦游舞动着身体进入忘我状态，让身体像想象力—样天马行空地诠释他的梦境，轻盈的肢体表现的不是喜怒哀乐，而是传达出独特的生命体验。

这是—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世界。记忆流动，影子摇晃、颤抖。空间不断变化，试图拉远，拉长。舞者其实等同所有的人，“他”是中性的。“他”，是他，他们；也是我，我们。“他”没有诞生，没有死亡，没有前因后果，甚至，没有“故事”。—种“没有落地”的状态。

这是—场关于生命的复活与苏醒之事。

舞者穿梭于空间。我们想……我们说……我们去……我们跳舞。那些户外拍摄的影像，都转译成此刻舞者的内心风景。现在的舞者与影像中过去的舞者共舞。移动的纱幕与影像，—次次重新排列组合，试着重组记忆或者记忆衍生出来的感受。

目不转睛地盯着在光影中飘忽的舞者，我陷入—种错综复杂的情绪：这是—幕戏？—场独舞？—个影像魔术？没有清楚的逻辑在走，每—件事情都是暧昧的，必须自己去看到—些东西。

镜子，窗户，飞行的云，漂浮的世界。极梦幻也极真实。—道斜后方投出的立体光墙，加上烟的效果，使舞者在游走于两边时，发生了肢体在穿越时空时被切割的错觉，令人震惊。

质朴的吉他弹拨声，让人听见了—次旅行，听见了流动的风景。编者预

先在排练场录下了舞者跳动的声音、纱幕滑动的声音，音乐和这些真实采集的声音以及那些听不见却存在着的声音融汇，活化了关于记忆的听觉想象，贴近了《空的记忆》的质地。观众可以自由地在看到的東西里有自己的想象和诠释想象，与此同时，感受艺术家们想要传递的意蕴。

环景影像同时在四个纱幕上出现。突然加入了高频声响，打破了肃穆。观众进入一种身体被颤动的紧张。

前面出现过的所有片段一再重叠出现。

瞬间是永恒的相对。记忆的瞬间空白。瞬间想不起来，一片空白。一首流动在极简事物的微光长廊、像梦幻一样往复层叠的影像剧场的诗篇如歌如诉。

五座纱幕全体向前推进，再推进。环景影像也在某种神秘的作用下向前推进。

数次出现舞者若有所思的脸部。

失序的象限。离开的时刻。时间穿越。风，还有树影。列车旋转，失去方向：上或是下？舞者向前走去，与记忆道别。蓝天？雨天？巨大的车窗与现场渺小的人……

戛然而止。

当观众的目光游移在等比例甚至更绵延的视觉空间里，不由自主地跟随舞者的身体摇荡，虚实流畅交替，一种新的语言风貌、一种相互矛盾冲击的审美经验油然而生。

舞者回到白色的巨型纱幕后。

剧场灯光亮起。

一个小时的演出结束。

全场掌声。不是那种雷动的，是克制的，激情沛然。

演出结束了，又好像没有。没有所谓“故事”。在一个抽象的作品中一定要挤榨出某种“故事”，比如一个人在房间里醒来，然后外出，遭遇了种种，之类。这是一趟透过感性的观赏经验来探求最基本的哲学命题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人们听从一个有如仪式中的祭师一样的独舞者的引领，放弃语言，放弃逻辑判断，依靠感官和梦的经验，在一个洞穴中穿越虚实，进出时空。以至

于相信，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旅程，即便散场之后，还会在同一个洞穴中追逐自身的光影。

观众静静坐着，似乎凝固在《空的记忆》里。

真是一场华丽而成功的“云端冒险”。作品的语言，不管是影像、光、身体等等，很难用文字表达，必须到现场来感受。整个演出旅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本可以跟随，而像是在分享彼此对于记忆的一些感觉和想法，以及自己过去的经验，聊天式的交流是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是一种加入了电影感的新媒体表演形式。艺术家们试图用舞蹈将不同时空的影像缝合，把看似不同的范畴关系交融于观众眼前。延续近年透过剧场、影像对记忆的探索，以“空”和“记忆”为核心发展主轴，运用环景摄影、即时影像处理、感测器与无线舞台装置的整合，创造出一个虚实并存的“空的空间”，借由表演者驱动外在物质世界的变形，呼应其内在抽象的心理状态，呈现出心灵景观的有机流动……

而剧场，为这一切的实现提供了最充分的可能。

对我个人的艺术欣赏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经验。我因此对广州大剧院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一有机会，我都会特别向朋友们介绍这座世界性的现代建筑杰作，这座有着魔幻色彩的恢弘的艺术殿堂。



广州是什么？

□ 艾云

广州是什么？放在中国诸多城市中它究竟有什么独异之处？曾有人很鲜明地概括了许多城市的特点，论及广州却说它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城市。它的确说不清，只有它能将许多矛盾对立的品格和谐结为一体。比如你说它是喧嚣扰攘，但内里却是恒定秩序，紊而不乱。你说它缺乏深度但它却有无可比拟的活力。你说这里充满机会却又布满风险，它要求一个人必须在暗中准备好了才行；鲁莽草率行事，只能遭致淘汰。你说它表面看来冷漠乏味，却又必须承认它无形中贯彻着人道以及公正平等的原则。

人们常常爱拿它同上海比较，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有急遽迅捷的节奏与速度，回闪莫测的切割镜头，还是因为它们曾经作为最早通商口岸城市，打破了闭锁，同时也加速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是因为它们都遵循着市民社会的生活原则和民间存在的恒定方式，对物质主义的形式感有着天生的领会和飨宴。欧阳山所写的《三家巷》，即使在政治概念充斥所有文艺作品的时候，大多作家的文笔都显得僵硬枯燥时，唯有它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乞巧节姑娘们的好手艺，踏青时的结伴嬉戏。三家一巷，穷与富，官僚与买办，铁匠与小姐，却因儿女情长，混淆着阶级冷酷凛然之界限。古典含蓄之美的区桃，矜贵娇嗔的陈文婷，俊朗厚道的周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能读到那样温润柔婉、充满生活美感的作品实属罕见。

当然广州较之上海，却又有极大的差异。关于上海，在浓郁的东方情调

中，又隐涵对西方文明始终的歆慕与向往。共和的晚风吹拂着细腻洁净的面颊，自由的原则来自精致考究的趣味性，并因之推崇中产阶级的行事与审美眼光。总有几分的挑剔与虚荣，却又因了这而保证了品味与情调的犹在。任何时候，上海都是一个在暗中潜身的挑剔者或欣赏者。什么都躲不过它的眼睛，它不是不谙俗尘的大家闺秀一味宽宥厚道，也不似小家碧玉那怀有几分小心眼的妒意与偏狭。它不是这样或左或右而将事物的正确判断放弃。上海的挑剔犹如见过铺陈缛华的都市女性，活跃又时尚，不拘泥保守，带有美学的最新发现，对真正大气的东西心悦诚服，而低劣之物无论怎样伪饰都逃不过它犀利的眼锋。

而广州比较起来可就显得浑然木讷了些，它的心也密实了些。常有温恺的一笑，不去欣赏也不愿费神挑剔，风雨就那么兀自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落红泥尘，少有临意唏嘘之闲愁。也许是它四季不清的气候特点，决定了它少些秋储冬藏的蕴藉，出陈勃发的撞击力。因为没有冷风凄雨，便没有那颀高的男人将大衣领子高高竖起，并敞开衣襟将一个娇美女子拥入怀中的缱绻；便没有卧榻拥偎任由思绪翩飞的奇异梦幻和观念深处爆发灵感的骇俗之念。广州不是一个靠观念培养出来的城市，它是生活本身调教出来的，什么都不上心也不在意，一笔生意做砸了，赔上千百把万，扭头走人，再不想这晦气之事，权且什么都没有做过，重新开始就是。它输得起，在漠然的外表下，深藏一颗大气的心。

它漠然，漠然中淡化政治情结并遗忘着自己昨日的光荣。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关于广州的篇幅可谓不短。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都为中国的翘楚；许多中国历史大事件都与这里分割不开：三元里抗英、虎门禁烟，以及推翻帝制的黄花岗起义，北伐战争……于今，先烈路的黄花岗、沙河的十九路军坟，沙面的六二三惨案遗址，越秀路廖仲恺饮弹身亡之地，中山四路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无不是本地或外埠人经常拜谒叩祷之处。那里一枕青山，一池荷芷，却是寂寂无语，仿佛害怕勘破遗梦惊魂一般。

广州是什么？

是在一个溽热难当的正午，一个人用摩托车驮了很多物什，散了一地之后他又一件件拾起捆扎好再骑着上路的耐劳和吃苦。

是你碰了他踩了他，他只是看你一眼，懒得与你论理，更不会借机发一通火爆脾气以泄怨恨的平和。

是将神龛摆在门口或玄关之处，并在节假日到佛门寺庙烧香拜神，心里总存畏惧和禁忌的怵悚。

是女人总舍得花钱美容、健身、购名牌时装外加煲汤；却内心遵循纲常礼教、自谦内敛的样子。

是总在架桥修路却又总是塞车，塞车之时人们热汗淋漓，却有足够耐心等待塞车队伍缓慢前行的定力。

是前卫流行歌曲与旖旎款款的粤曲的交汇，是暮蔼沉沉中的孤影老屋与高耸入云的华宇广厦的交映。

是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名单在报纸上一俟公布，要求助学者打爆电话，并在慈善机构门前排起长队的情形。

是感觉不到下岗风潮冲击，待业人员可以重做心态调整再行选择的平稳。

是报纸传媒极其活跃，却又于擦边球中有惊无险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是对许多的宣言、口号以及观念的灌输不感兴趣，却于平实的做事和消遣中，随意地解构着严肃之事远离着宏大叙事。你纵有天大的举措，我只是享用精致的早茶，慢慢品啜铁观音或乌龙的茶香沁脾。

是见缝插针的盖房，没有虚溟空廓也就少了想入非非的感知与浪漫奇想的憋闷。

是树木总在碧绿中疯长，少了落叶的飘零也就少了感伤与惆怅。

广州是什么？

是在边缘中各自为战的独立写作者，不再有拯救人类的精英主义的远大怀抱，却是秉持着自由主义的真实感。不再不加甄别地诅咒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更多的在钩沉常识及经验性。

这里不再像北方那样经常谈论卢梭以及海德格尔，而只是更多记起哈耶克、波普尔以及贡斯当。它可能更多的产生商人和理论家，而很少产生疯子及

颠蹶的摇滚人和颓废的浪漫主义者。

我说清广州了吗？我不知道。广州在哪里，什么是广州？总在拆迁之中，那萝蔓缠绕黛灰青苔旧屋的情境是越来越少，历史将被一网打尽，大地上很难再留昨日的碑铭诤记，这是广州。总有那么多繁茂的建筑，赏心悦目中的远大景观；也留下种种的遗憾与长叹，这是广州。比较便利和舒适，却将趣味感与审美渐次放下，这是广州。偶尔停伫，心烦意乱，经年久住，却是不愿离去，这是广州。

这真是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地方。

夜已至深，偶听天籁之音，知道这城市有多少的缺点，却又是有多少的长处。它的随意与略见的紊乱，大概都与人内在的驳杂欲望相关。它正视人生存的真实性，这是最为难得的，相信所有要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会让它逐渐摆脱混浊不爽的面容，还其明新之妍。

“隔篱邻舍”广州音

□ 徐南轶

第一次见识粤语，是1986年冬天。

那时我还在内地的一所大学任教，到深圳大学来参加一个关于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会。深圳那时需要有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那一份神秘感充满了诱惑。加之随着开放大潮的涌起，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在当时算是一门崭新学问，甚至有显学气势，所以那次的会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的年轻人。

会议中轮到香港一位作家发言。只见高高大大的他走上讲台站定，接着就跟上来一个娇小的女郎立在一边。台下的人都很诧异。及至他俩开口才知道，原来这位香港老兄只能说粤语，面对来自全国南北东西的听众，他无法用普通话发言。那女的是来给他当现场翻译的。

在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同胞交流，却需要有人站在一边口译。这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粤语的独特。粤语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之一，据说全世界使用人数大约有7000万，但是它与中国广大北方地区的语言差异实在是太大了，难怪被一些人形容为“鸟语”。

会议结束，返程途经广州，因到中山大学查资料逗留了两天。和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不同，在广州日日遇到粤语，也不断遇到粤语的话题。

中山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30多年前他从上海考入这所大学读书，有一门课的老师上第一节课就问：“同学们，你们大家的意见，我用白话讲还是用普

通话讲？”所谓白话，是粤语的俗称，亦称为广州话。他要求同意用粤语的人举手。班上同学多广东人，顿时举起的手一大片。老师就说了，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那我就用白话讲。这位来自黄浦江畔的学生只能是服从大多数。事情的结果显而易见，他听这门课有好几个月处于似懂非懂状态。

当年的学生如今已是知名教授，说起往事，不胜感慨。不过我倒是相信，那位用粤语讲课的老师并非有意漠视外地学生。在那个年代，讲普通话对于很多广东人是高难度的活儿。他一定是本身讲不准普通话，要说也只能是结结巴巴，因而担心自己无法流畅表述课堂内容。假使他真用自己的所谓普通话讲课，很可能这位上海学生一样是听得似懂非懂。我过去生活在邻接广东的岭北地区，当地就有这样的俗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意思是说，广东人讲的普通话太不标准，很难懂，让人听着发急。

但语言真是个奇特的东西，它有自己的脚，紧随经济社会的走势发展，不在意任何语言学意义的理论评价或老百姓的褒贬。就在我们许多人还在为粤语的“难懂”“难听”而心生排斥的时候，它却在我们身边悄悄变化，渐渐地膨胀起来，在全国四处游荡，炫目地站上了为人瞩目的高位。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粤语歌在年轻人口中大肆流行，街边到处可以见到粤语歌星的唱碟。各地的街头巷尾竟然贴出来许多粤语学习班的招生广告，影响势头直追当年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因为学粤语的人一时多了起来，由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有很长一段时间占据广东版图书销售的首位。一时间，说上一句半句夹生的粤语，或者在说话中插入一个两个粤方言的词，竟平白生出些时髦的味道来。

有一次我在北京吃饭，吃完叫服务员。服务员是一个小姑娘，过来问什么事，我说：“结账。”她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哦，买单啊！”

“结账”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词语，在据汉语正宗地位的地方居然会让人一怔。就因为粤语的新说法已经登堂入室，取而代之，真让人感叹不已。

不过关于“结账”“会账”的意思，持正宗粤语的广州人都不是写作“买单”，而是写作“埋单”。这里面涉及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几句话难以跟外地

人说清楚。反正用“买”字很直观，倒是把终端的付款意思直接挑明了，所以也就没有人计较，也因为已经流行而无法计较了。

粤语在中国大地的风行一时，主要在20世纪末叶。除了因为广东社会经济的率先发展令人瞩目，更因为来自南方的新生活方式使人眼睛一亮。那些年在北方地区，我们曾常常见到“粤厨主理”的饭店标牌，见到标榜“广州师傅技术”的理发店招贴。至于像粤语一样把小卖部叫做“士多”、把理发店叫做“发廊”，早就成为流行风气，至今仍然存在。

语言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附丽于社会，附丽于人，附丽于格局与时代，附丽于眼光的聚散。粤语同它植根的土地一样，曾经属于边缘。记得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曾遇到一个在广州已经定居多年的江浙人，我问他会说粤语吗，他说不会，问他住这么久怎么没学一点，他用鄙夷的口气说，学那干什么，那么难听！后来我调入广州，浸润白话多年，基本能够使用粤语与人沟通了。我常常会想起那个不屑学广州话的人，如今这种人应该很少了吧？我那次与他偶遇聊天的黄花岗一带，早已由当年的城市边缘变成了闹市，通衢大道横贯而过，沿街商铺鳞次栉比。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他的人生依然困在一座语言的孤岛上吗？他对后来热起来的粤语，即使不愿学，应该也不至于继续鄙视吧。

浮沉于时代的流动浪潮，从四面八方聚到岭南这块土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乡镇的外来人口已经是本地人的两倍或三倍。众多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外来者带着各自的文化印记，像细雨慢慢化入当地。对于外来者而言，新文化样式的最迅速最直接感受，是饭菜的口味，而最快捷最有效的融入渠道则是语言。陌生的语言环境不免给人带来孤独和恐惧，但是语言的靠近、沟通为相互的认同开启了通道，因而了解和掌握本地语言总是移民的文化追求。

初到广州时做记者。有一次偶遇一个上了年纪的港商回乡，就想借机采访。我不会粤语，他不会普通话，真应了广州人说的“鸡同鸭讲”。如果在国外，兴许还能用几句洋泾浜的英语试试，但是老人家是那种少小出去打拼，靠艰苦创业的人，没有学过英语。“采访”只能在尴尬中不了了之。

越过对粤语“识听唔识讲”的阶段，就进入可以半生不熟讲粤语的状态

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只要我开口抛出一句粤语，立马可以从对方的反应中判断他是不是广东人。那种自以为是、不咸不淡的粤语，在地道的老广耳中很容易露出马脚。不过广东人比较和善，能够体贴别人，一旦发现你其实并不真是粤方言区的人，只要他能说普通话，下一句立刻就会改口跟你说普通话了。这些不跟你说粤语的，偏偏就是真正的广东人。我总是想，语言的亲和力真是强大，内里藏着的神秘识别系统能够在一瞬间获得感应，迅速区分出另类。

但是如果我一句“粤语”递过去，对方继续以“粤语”跟你交谈，那可以肯定他是“新客家”，来粤地的资历甚至比我更浅，完全听不出我的粤语是蹩足还是纯正。他一定把我当作本地人，或许正为逮着一个练粤语的对象而高兴呢。可就是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粒种子落入土地怀抱时的发芽渴望。

人们在语言中寻找认同，同时也有人在努力摆脱语言的身份定位。我住的巷口有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店主夫妇来自广东乡下，女儿在广州读小学三年级。我每次见到女孩跟父母交流用的都是普通话，父母有时用家乡话回答，有时为了呼应她，也用跟买家才说的磕磕碰碰的普通话。我有点奇怪，那女孩不会说家乡话吗？她的母亲说，怎么会！不过她不肯讲。看来即使在孩子的心目中，普通话也已确立了正统身份，有高大上的气势。

普通话在中国的王者地位当然是不可撼动的，尽管西人在一两百年前曾以为，所谓中国话就是粤语；尽管近年有人言之凿凿，说孙中山当年确定国语时粤语是第一备选，要是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粤语定然一统天下。但是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早已经被春花秋月锁定，今天广东人关于语言的要求其实也不过是不要禁止、取消粤语而已。

但是离文化中心的遥远毕竟会带来一些不适，距离越大，不适感越是强烈。有一位以粤语为母语的诗人朋友曾向我倾诉他写诗的痛苦，他总是先用粤语打好腹稿，然后翻译成普通话，这样他才能写出韵脚符合现代汉语语音规范的诗歌。如今他的这种痛苦一定已经消散了吧？大多数诗人写白话诗已经彻底自由，没有了押韵一说，而旧体诗的音韵其实更利于粤语诗人的创作。那些派入四声的入声字，用粤语可以轻松区分，而北方语系的诗人或许还要查一查

《入声字表》。

语言是一种文化标签，因而会成为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有一阵子，小品里被揶揄的“土豪”，或者是有点自私、怕事的小人物，常常是讲广州话的。就好像舞台上精于计算的形象一般都带上海腔。好在广东人不在意这些，对此很是坦然。他们不擅雄辩，一般不去聚光灯下争胜。不知这是不是涉及文化自信的问题？我理解的所谓自信，应当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广州的报纸有时会十分市民化地在大标题中夹带粤语词汇。尽管受到正统语言学家和一些教育界人士批评，但是报纸对此听而不闻，感觉用方言词痛快时依然故我，并不因为批评而却步。

在大规模的移民潮中，语言的渗透、流动呈双向趋势。在许多人积极学习粤语的同时，普通话也在南方这块土地上自然而然地流布，其影响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广泛。广州电视台拍了数千集的肥皂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剧中的那个粤语家庭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来媳妇。这已是广东社会常见现象了，我认为编剧的初衷是想通过语言的不同来设计情节，包括沟通不畅带来的误会，以折射文化视界和观念的冲突、共存及和解。可惜这个剧在观众的鼓舞下拍得太长，不可能长久保持对这样一个创作理念的延续性展示，难以继续据此不断地深挖。但是银屏之外的现实生活无比精彩，不同语言的交错、交锋、交融每天都在这南国的大都市上演。语言形态的生动活泼，催生着万千故事，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五彩缤纷。

20年前文化热，涌现了许多评说不同地域文化的书。一些作者仅凭自己生活中的点滴印象或道听途说信口臧否。比如有一个作者曾在广东夫妇隔壁住过，他关于广东人的所有评说就取自于这两个广东人。这对夫妇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他心目中所有广东人的特点。他不喜欢这夫妇俩，连带就厌恶他们的白话口音。其实语言有自己的山水气场，有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轨迹，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不以人多势众压人。如果把国土比作一个大院子，不同的方言正是同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的兄弟，围绕着正中大屋的普通话，它们依各自的方式存在，彼此间就是广州话说的“隔篱邻舍”。尽管方言之间会有不便，但如果脱离方言，又何谈地方文化！从隔篱邻舍那边听到抑扬顿挫的别样语音，不也

是世界多彩的福音？

四海一家是我们的至高理想，世界缤纷是我们的精神需求。为了沟通的方便，语言一直在寻找统一的途径，营造臻至同一的氛围。与此同时，我们也为了天地间的无限丰富，为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这种多样性形成的社会历史，尽力保护不同的语言，保护着这种带着不同泥土芳香的财富。

听到隔篱邻舍飘过来几句广州音不也是快事么，或许可以过去品尝一杯广东人泡的茶，甚至喝一碗正宗的老火靚汤……



大路歌

□ 何志丰

—

奇怪，写下这个题目，马上，就有一股大气、真气，灌入我的魂魄。

北京路，是一条小路，只有十几米宽，千多米长。它不像中山路、东风路、环市路、广州大道，绵延十里、数十里。北京路，又是一条特殊的路、特别的路，中国近代革命的风云，大多在这一带生成、聚拢、蔚起。

有事无事，我总是喜欢到这里走走、看看，亲炙一下伟人的芳泽，回顾一段近在咫尺的历史。那是一段使人变得年轻，使人纯洁无瑕，使人热血沸腾的历史。

广州有很多围绕着孙中山的大事件，黄埔军校、大元帅府、孙逸仙纪念医院、永丰舰、粤秀楼……但我总爱一个人，默默来到财厅前，凝视那座白色穹顶的洋楼。

这是一座五层的洋楼，罗马柱、踏步阶、弧顶窗、拱券廊，大门口蹲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石狮子。一百年前，钢筋水泥比木材还要金贵，为造价计，主持者奇思妙想，把一、三层做成了水泥浇注的楼板，二、四、五层做成了油漆打磨的木楼板。楼内正中的木楼梯，用木板做成了螺旋形，一层一层旋上去，省地方，有艺术，自己能看到自己登高了。现在的财厅，是高楼中间的矮子。一百年前，在硬山顶、青砖房，或者二层连片的骑楼前，财厅是多么地气魄和壮观啊，是多么地聚众和撼人！

中山先生就是看到这里宣传和鼓动的好地方，是聚民心 and 集人气的好去处，是方便往来和播撒信息的好环境。所以每每有大事，他就想着到财厅来。

你看，他和蒋介石就不一样。东征、北伐，誓师、讲演，蒋介石就到东较场，那里只有士兵、军人，没有百姓、人民。

中山先生却不一样，他总是想着到人民中间去，想着和人民在一起。黄埔军校太远了，大元帅府太偏僻了，财厅这地方刚刚好，在北京路，在中轴线，在市中心，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商业旺地。所以，财厅，就成了中山先生施政的一个选项，成了他实现“三民主义”政治抱负的革命摇篮，成了他在广州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主阵地和大本营。

我查过资料，不算黎元洪，不算袁世凯，不算冯国璋、岑春煊、徐世昌、高凌蔚、曹锟，不算这些走马灯一样换人换位的北洋政府、民国总统，也不算中山先生后来又北上去到北京。单单他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很多的国事、民事活动，就都是选择在这幢圆融、浑厚的财厅。

不是么？不信么？！

嘿嘿，那你看，1921年4月13日，中山先生就是在这里与国会议员举行茶话会。那时，张勋复辟失败不久，皖系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护法运动轰轰烈烈。

为了表示北洋政府并非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中山先生在旧国会议员伍廷芳、唐绍仪，海军总长程璧光、桂军陆荣廷、滇军唐继尧等的响应下，说服了一百五十多位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就在这一年的4月2日，广州非常国会取消护法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4月7日，选举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

1921年4月24日，中山先生也是在财厅这里欢迎援闽粤军凯旋的。援闽粤军，说到底，是手里无武装，说话不响亮，看人家眼色，吃人家苦头的中山先生，亲身体验、亲身感受之后，采取妥协、周旋、退让等等方法，亲自组建的一支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是“黄埔建军”之前，国民党最早的“党军”。

我望着北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流，静静地踱步，默默地出神。很难想象，堂堂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手里却没有一兵一卒，这是何等的尴

尬！整天面对着西南各系军阀花样翻新重重叠叠的掣肘，又如何去实现革命的理想和抱负！

再说当年，桂系军阀盘踞两广，广东全境，全是桂军的地盘，桂军的势力，桂军言事说话的天下，桂军委派任命的山头。

桂系头领莫荣新，担心粤军在广东坐大，屡屡欲借题铲除之。

中山先生不得已，先是示意胡汉民放弃民选省长的位置，再是向陆荣廷保证部队出境援闽，不驻广东，又再是支持莫荣新取代陈炳昆，出任广东督军，换取莫荣新同意，将受桂系排挤而卸职，政治上倾向于中山先生的广东省长朱庆澜的20营亲军，改编为听中山先生号令的援闽粤军。品咂援闽粤军的军史，你可以知道，邓铿、许崇智、蒋介石、吴忠信、罗绍雄、邓本殷、李炳荣、熊略、徐连胜，几乎所有的国民党早期的军事人才，都是在这个时候招集的。

寄身闽地，卧薪尝胆，转战八闽，两年有多。援闽粤军对于中山先生的函电，言听计从，联皖、联浙，创建闽南护法区，建设漳州模范市，粤军由初始的区区5000员，发展壮大为20000余。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胜皖败。受此鼓舞，与直系一向密切的桂系决计乘势荡平援闽粤军。8月11日，岑春煊以北洋军政府政务会议的名义，假攻打在闽的皖系李厚基之名，下达进攻福建的命令。援闽粤军被迫应战，粤桂战争于8月16日全线爆发。

一次危机，没想到却换来一场绝处逢生的生机。退无可退的援闽粤军，将士用命，人人争先，攻势凌厉无前，桂军、滇军精锐全部靠前压上，仍纷纷被粤军攻破击溃。10月下旬，粤军攻入广州。兵丰粮足、财势力雄、经营广东军政数年的桂系军阀，终于全面退出广东。

11月1日，中山先生以广州军政府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8日，出走沪上的中山先生返穗，重组军政府，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

援闽粤军凯旋，对于中山先生，对于广州军政府，对于广东省，意义不言而喻。

后来，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在广州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仍然选择了在财厅的阳台，检阅庆祝游行的群众队伍。

九十七年后，2018年6月1日上午，我站在财厅顶楼的天台，想象着当年游行队伍从中山四路、中山五路汇聚北京路的盛况，感受当年中山先生接受游行队伍群众欢呼的场景。可惜，我选错了位置，站错了位置。天台太高了，完全不是检阅的地方。

1922年6月12日，中山先生又一次来到财厅。这一次他是来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陈炯明反对北伐的阴谋。中山先生一贯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建设大同社会。陈炯明则主张“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联省自治，把广东模式推广全国。

财厅的这次新闻发布会，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引发了一系列的激变、剧变，炮轰观音山，永丰舰事件，等等。中山先生也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后，认识了新的朋友，看到了新的起点，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接受了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亲手创办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蒋介石，也从这一系列骤变中，渐渐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二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真是风雷激荡，风云际会，每一天，每一日，总有震撼全国的消息，影响人心的新闻。大革命，亦称国民革命，或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在岭南这片土壤上，在广州这座桥头堡，发生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那个时候在广州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国民党一大、二大，新三民主义，革命统一战线，黄埔军校建校，成立国民政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大罢工、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伐……

我很向往那个时期，那是一个辉煌的时期、激动人心的时期，狂飙突进，慷慨激昂，荡涤污秽，开辟新天。

毛泽东，就是在这一个改天换地的非凡的时期，来到广州。

毛泽东到广州，是来参与筹备共产党的三大，和参加共产党的三大。1923年1月，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4月，他与李维汉办好了交接，从长沙赴沪，此时，中央已经迁到了广州。21日，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乘船南下，28

日，抵达广州。

三大，可以说是早期共产党一次划时代的代表会议，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开得风云激荡，吵吵嚷嚷，蔡和森、张国焘与陈独秀展开激烈的争论。那真是一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岁月啊。大会从6月12日开到了20日。经过激辩、分析、说理、释疑、协调、表决，三大接受了共产国际五个月前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是，会议记录也清楚地显示：40个代表，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

我去过东山新河浦恤孤院后街31号三大的会址，去过恤孤院路24号春园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张太雷、向警予等三大代表的住地。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民族利益，仁至了！

然而也毋庸讳言，三大确立的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初创阶段较为弱小的共产党，迅速扩大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就在这次会议上，30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委和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秘书，从一个地方负责人，成了实际上党的第二号人物。

事情就这样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仅隔半年，在共产党的协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文明路215号大钟楼召开。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等24名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出席。那又是一场气壮山河、磅礴天地的大会。

文明路连着北京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路。那天，我和内人从北京路走过来，以前，我们一起去过三大会址，现在，我们一起来凭吊国民党的一大旧址。

毛泽东是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上一年12月底，就从长沙经上海赶来广州的。他还有任务，要协助会议的一些筹备，要帮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他还是章程审查委员会的委员，要审查刚刚拟就不久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李大钊也是早就赶到广州的。1923年10月，中山先生就指派廖仲恺、李大

钊、汪精卫等五个人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国民党一大的主旨，就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争取革命成功。

毛泽东到广州后，就住到了文明路194号。这是一处四幢连成一片的三层楼房，里面相通，中共两广区委和两广区团委，就在这里办公。

一月的广州，不算很冷。但毛泽东站在面北的窗前，还是想起了长沙的杨开慧，想起了年幼的毛岸英、毛岸青。12月底，临行之前，他给杨开慧留下了《贺新郎》一首：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象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毛泽东感情充沛、细腻，现在，广州革命的气氛，竟让他又有点儿儿女情长。站在窗前，遥望北方，凝了一会儿神，他又坐回桌前，投入到改组国民党的紧张工作之中。

文明路194号和215号，应该是早期共产党人的一个美好记忆。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或候补执委，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宣传部代理部长。随后，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在全国各地改组或者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主革命的政党。

革命和合作，就是那个时候，南中国的形势和主题，是广州吸引四面八方有志青年，纷纷南来的原因。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也趁热打铁，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这是在中山先生去世后，举行的一个大会。

会后，毛泽东在广州留下了，他心中还有一个计划，他还要做一篇大文章，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讲所最早是1924年7月举办的，到1925年年底，已经举办了五届，毕业生有797名。早先的第一、第二届，是在越秀南路93号的惠州会馆，主任是彭湃；第三、第四、第五届，搬到了东皋大道1号，三届主任，也都是共产党人。现在，毛泽东要主持第六届，农讲所从3月起，又搬到了中山四路42号的番禺学宫。

番禺学宫，我来过好多次了。以前住在文德北路75号省作家协会，每次搞文学活动，我们都是就近来到中山四路42号广州图书馆，或者农讲所广场。这次，我又细细地端详着眼前这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农民运动讲习所，它的名称，先后详略，竟然有所不同。第一届至第五届，统称“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人称主任；第六届，则称“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人称所长。

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第六届，3月份搬迁，5月3日开学，9月11日毕业考试，入学327名，学员来自20个省区，毕业318名。我很羡慕大革命时期的人们，早慧、早熟，起点颇高。就连农讲所这样的短训班，所长、教员，都是鼎鼎大名，你看：毛泽东、肖楚女、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彭湃、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李立三。连郭沫若、何香凝，这样闻名遐迩的人物，都聘请到所里来演讲。毛泽东远见啊，这样的培训这样的熏陶，这里出来的学员，以后不是各省各地的人杰么！

三

1924年10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就是住到了文明路194号，接替谭平山担任两广区委委员长。整个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一直在广东，两广区委，黄埔军校，东征，北伐，直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才离开广东。

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带袖标，打绑腿，大盖帽，唱军歌，人人都蓄着一股劲。整个广州、广东、南方，处处洋溢着青春勃发的气象。比起直系、奉系、皖系把持的北方，南方、西南国民党势力几个省的气氛，那要轻松自由得多了。1924年11月，一纸通知，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事党的军事工作，要操心的事情更多了。

毕竟是在天津成长，毕竟是在天津读书，毕竟是留过洋，周恩来的处事，更加大度、绅士，委婉又豪爽。在别人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时候，他能够忙里偷闲，给心爱的人捎一封信，寄一张明信片，写几句悄悄话。邓颖超，就是被周恩来这种细心、体贴、周到迷住了。从1919年5月在南开学校相识，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到1924年10月归国，现在，1925年8月，他们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

那几年在法国，周恩来也是没有闲着。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和赵世炎几个人一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接着又担任了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国民党本部委任他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那个时代的人们，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了。

那时的人们，有理想，有激情，有向往，能舍生忘死，能慷慨赴难，能义重如山。你看，就连周恩来，这样绅士、这样优雅，写起求爱信来，也是革命的情调：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抒情，也是这样地抒情，挑一张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写着：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

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

一同上断头台。

然后，寄出去。

1925年8月初，邓颖超在天津下船，经上海，8月7日到达广州。党务、军务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恩来，没办法到码头，让副官主任陈赓拿着照片，去接人。

8月8日，一对离别五年，刚刚见面的新人，在北京路太平馆举行婚礼。

我是23年前，1995年，第一次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是在广州举行，是在广州北京路财厅前的太平馆。那时候是夏天，中午，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音乐家蔡时英带着我，说到太平馆吃雪糕吧。省文联在文德北路170号3楼，离北京路太平馆几百米。就是在路上，在中山四路和北京路的拐角，蔡时英告诉我的。那时候太平馆刚刚恢复，还不是很兴旺。两个人，在幽幽暗暗的包厢，吃着牛扒。

周恩来的婚礼，也不是很隆重。他本来不想张扬，悄悄地把事情办了。但拗不过黄埔军校那帮同事，就在北京路的太平馆，定了两桌。黄埔军校总教官何

应钦、教育长邓演达、教官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洪剑雄、熊雄、陈赓，还有刚来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蔡大姐。

那一年，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

婚后，邓颖超调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他们的家，就安在文德路文德楼3号的二楼。

我去过文德路的文德楼，不远，离北京路财厅前的太平馆，应该不到二里地。93年前，这应该是很漂亮很帅气的楼，5幢3层的洋楼，连在一起，朝北呈一个凹字形，李富春、蔡畅住在1号的二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住在4号的二楼。

大革命的广州，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大革命的广州，也见证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但是，人们不知情的，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辈子的好事歹事，也都是发生在大革命的广州。

8月8日结婚后不久，邓颖超怀孕了。当时，周恩来正在第二次东征。

东征，是广州国民政府为平叛平乱，彻底消灭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的广东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后方，举行北伐而发起的战役。这是一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战，国民政府精锐全部上阵：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党代表汪精卫，胡汉民，第一纵队纵队长、中路指挥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右路指挥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左路指挥程潜。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11月4日，东征军收复潮州、汕头，11月28日，再取五华、兴宁、梅县、大埔，又马不停蹄乘胜追击，直至闽边永定一带，至此，陈炯明残部流窜于闽赣粤边，再也无力袭扰东江。

周恩来戎马东征，邓颖超觉得自己初到广东，工作刚刚开展，这个时候不便生养孩子，便自己买了中药，堕胎。

唉！吃错药了。大出血。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身体严重损害。

一年多后，邓颖超再次怀孕。这一次她可认真了，保胎、养胎，注意营养，还把母亲杨振德，接到文德楼住家照应。

可是这一次，周恩来还是不在身边。

周恩来哪去呢？1927年3月，来到上海。

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于1926年10月23日夜，准备不足，失败。第二次起义于1927年2月22日18时，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北伐军止步于上海郊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起义再次失败。

周恩来这次，就是来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的号令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实现后，马上转入武装起义。21晚，各路起义武装先后占领了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只有闸北仍在激战。

22日，上海市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推选钮永建等19人担任临时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9人，工人代表1人，国民党左派、右派、资产阶级代表9人。

22日晚6时，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闸北最后据点，上海脱离北洋政府，归属于国民政府，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结束。

周恩来在上海。

邓颖超在广州，却难产了。

1927年4月，邓颖超住进了德国教会医院分娩，三天三夜的煎熬，孩子还是没有生下来。医生说，胎儿太大了，要用产钳。91年前，还没有剖腹产。可是产钳，夹伤了胎儿的颅部，生下来，夭折了。

那是一个将近10斤的婴儿，男的。

四

陈独秀到了广州，也是选择了住在北京路附近。接过风，落榻大东酒店不久，他就搬到了泰康路太平沙旁边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还给寓所起了个儒雅的名字：看云楼。陈独秀这次来，是怀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的希望。1920年12月17日，他从上海乘船，一路颠簸，12月26日，抵达广州。同行的，还有上海党组织的袁振英、李季。

这个时候的陈炯明还是革命的，很想做一番有益于广东、有益于长远的事

业。他再三明电，邀请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倡导新思想，传播新文化。

陈独秀的条件很简单，即：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做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保证教育工作。肯定答复之后，陈独秀旋即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挟《新青年》树立的威信，陈独秀再开风气之先。1921年1月，他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支持袁振英首创中学男女同校，这一下犹如水落油锅，立即受到广东省教育会长汪精卫等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经过公开辩论，袁振英取得胜利。省立一中招收女生插班生，为全国之冠。接着，执信女中也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从此，陈独秀在广州支持首创的中学男女生同校，逐步影响全国。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也来到广州，参加三大的筹备工作。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了两天的预备会，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还要将一些共产国际的决议翻译成中文，以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

三大之后，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与李达、林伯渠等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山先生商讨国共合作大计，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在瞿秋白的努力下，工农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被写进了宣言草案。

瞿秋白的才华和忘我，瞿秋白的无私和磊落，让国民党人也耳目一新。国民党一大后，中山先生建议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瞿秋白被任命为委员，多次参与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策设立黄埔军校统一训练处，设立大本营政治训练团和北伐等重大事情。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为挫败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预作了准备。

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礼请瞿秋白给全军政工人员做演讲。出人意料，面对那些做好了详细记录准备的政工人员，瞿秋白走上讲台，只讲了一句话：

“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

一句话，26个字。当瞿秋白走下讲台时，全场愕然，寂静。

几秒钟之后，人们醒悟过来，全场爆发出不息的雷鸣地掌声。

资治通鉴，读史明理、识人、辨证。读着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我颇为先贤扼腕。陈独秀的右倾，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吗？未必。看看他这一时期的文稿，其实他很清醒。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党，是时时事事都要听命、执行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决策的。

那么，遥控下的右倾之实，总要有人出来负责，总要有人来做替罪。难道，能让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来担责吗？！

瞿秋白也因为长汀狱中的一篇《多余的话》，被诬为叛党、叛徒。请擦亮你的眼睛看看，谁有瞿秋白的赤忱、忠贞、坚定、坦诚？！谁能做到像他这样，敢于剖析，不讳功过。

这一个瘦弱多病的人，其实也是一个不计得失、志存高远、坚强隐忍、信仰不易的人。1920年8月莅苏，1922年底归国，那一个时期，也是苏维埃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寒冷、饥饿，物资短缺，饿殍遍野。两年又四个月，没有坚贞的信念，没有不悔的痴心，坚持得了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瞿秋白的道义担当，磊落坦荡，举目党外党内，又有几人堪舆比肩？

我是七次去过长汀，我为瞿秋白落泪默哀……

五

面对民主革命的波涛汹涌，风起云动，叶剑英这个时候，也向北京路走来，向援闽粤军走来。

1919年12月22日，叶剑英以第九名的成绩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2期炮兵科毕业，学校原计划派遣他到南洋充当宣抚特使，同时招募新学员。对于这种闲杂稀松的差事，叶剑英不愿从命。他从梅县经汕头奔赴漳州，通过援闽粤军兵站总监张毓村的介绍，在粤军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开启了粤军的军旅生涯。

叶剑英在援闽粤军的第一炮，就是策动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的两个炮兵连、

桂系护国军陈得平的第二师，倒向粤军，并顺势进军粤东。这样的神来之笔，使叶剑英在粤军充满传奇，广受好评。

1921年4月，经总统府副官长吴铁城的邀请，叶剑英入广州大总统府副官处工作。此后，跟随中山先生出巡广西，驻桂林大本营幕僚处，筹划北伐。

树欲静，风不止。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粤军将领叶举、洪兆麟发动兵变，进攻观音山大总统府。紧急关头，叶剑英随大本营海军陆战队司令陈策，迎接中山先生暂避宝璧舰，又改乘武器装备更为精良的永丰舰，巡弋珠江五十多个昼夜，抗击叛军。

我曾经二次徜徉于中山五路小马站15号崇圣公祠，这是一座曾氏的祠堂，俗称曾家祠。96年风雨的无情侵蚀，96载岁月的不断变迁，这座昔日巍哉伟哉的祠堂，已经面目全非了。我靠近前，凑上去，盯着门口左右挂着的两块油漆剥落的木牌，一遍一遍细细地默读着：叶剑英商议讨逆旧址，叶剑英讨伐陈炯明草拟电文旧址。

一段遮蔽不见、尘封已久的旧事，又幡然眼前。

1922年8月9日，中山先生离开永丰舰，转道香港北上申沪。嗣后，广州海军官兵，被陈炯明部叛军缴械。

就是在这个时局颠沛、举事困顿的时候，叶剑英悄然而起，他会集云南讲武堂同学张国森、曾其清、曾俊伟、蔡公武、梁国材等10余人，在曾家祠秘密商议讨伐陈炯明的计划，决定组织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并草拟《致海外各埠同学》《致海外华侨各团体》等电文，送往香港发表，通电海内外，声讨陈炯明，拥护孙中山。笔当刀枪，舆论造势，军人运用起来，亦有砰然炸响的威力。

1924年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廖仲恺任筹备委员长，叶剑英参与军校筹备工作。那时的筹备处设在南堤2号，还没有搬到长洲岛。筹备之初，百事待举，叶剑英先后参加了30多次筹备办公会议，参与了制定教学计划、聘请教官、编写教材，招考学生。1924年5月3日，叶剑英获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兼军事教官。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山先生亲临主持，宣告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风正萧萧，旗正飘飘。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颁

布了北伐动员令，发表了《北伐宣言》。

当其时，北洋军阀内部，虽然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存在着三大势力。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保定一带，兵力约有20万。皖系军阀孙传芳，盘踞于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号称“五省联帅”，约有军队20万，战斗力更胜于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耕耘于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已有30万。

而国民革命军，经过整编，组成8个军，总兵力约有13万，蒋介石任总司令。

二次东征凯旋的叶剑英，编制在第一军第二十师，军长何应钦，师长钱大钧。叶剑英是师参谋长。

针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国民革命军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兵分西、中、东三路，集中兵力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最后，统一全中国。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会后，西路军挥师两湖，中路军直指江西，东路军偏师潮汕，折向闽浙。

北伐军出征之初，蒋介石令第一军担任总预备队，何应钦镇守潮州、汕头，王柏龄任总预备队指挥官，叶剑英调任总预备队司令部参谋长。随他北伐。

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湖北，占取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8月25日，王柏龄、叶剑英奉命攻下岳阳，蒋介石以岳阳为北伐军之后方。9月6日，西路军渡过长江，攻克汉口、汉阳，完成对两湖的战略目标，挥师江西。

北伐途中，叶剑英的审时度势、预判预定、利弊取舍，有目共睹。

11月30日，南昌战役之后，叶剑英也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预备队指挥部新编第二师师长，成了一名嫡系的握有兵权的少壮派。

六

我在文明路鲁迅纪念馆久久地徘徊，静静地体味鲁迅的苦闷和愤然。这一天我本来是来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我想到期刊阅览室，看一看架上2018年第6期

的《四川文学》，上面发有我的一篇文章，《文人的心是柔软的》，我想先睹为快。但是，看到大钟楼，看到鲁迅纪念馆，我对内人说，我们先看看鲁迅纪念馆吧。

鲁迅纪念馆我以前来过。但是整修一新的纪念馆，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清楚。我想还是先看看吧。鲁迅的故居白云楼，我以前也是去过的，最早的一次还是1971年，12月，广州火车站那时也还是在白云路。

鲁迅来广州是1927年，1月18日。那时已经是革命的尾声了，空气凝重、压抑。厦门大学那边估计也好不了，都是八两半斤差不多。

中山大学对鲁迅倒是相当礼遇，请他当文学系主任，还兼教务主任的职务。又安排他在中山大学最好的大钟楼居住。1927年，中山大学创校不久，校区还在文明路贡院一带，五山校区那是以后的事情啰。

鲁迅纪念馆的布置相当得体，简朴大方，能让人驻足。但是，我的思绪，和着节拍，依然飞到那个时代。

鲁迅也还是鲁迅，性格不改。他放下行囊不久，就应香港进步青年的邀请，到香港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把锋芒对准愚民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统治者。

一个文化领袖、精神领袖，行之所至，总是能影响一个地方的文气和民气。鲁迅来到广州，也把革命文艺的种子撒播广州。

为了使广州青年能够有机会读到更多的革命文艺书籍和刊物，扩大未名社的书刊和《莽原》杂志在南方的影响，向青年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育南方的文学新苗，他在中山四路芳草街44号二楼，租下了孙伏园去武汉后留下来的几间空房，办了一间书店，将当时流通不到广州的鲁迅作品，以及未名社的各种书刊，托经营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从上海邮寄到这里来出售。因为这些书刊大多为北新书局所出版，所以书店取名一脉相承，曰：北新书屋。

3月25日，北新书屋开业。

我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也没赶上鲁迅先生的耳命面提。但我也听到了前辈陈国凯的教示。1991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陈国凯，在全国省级作家协会，率先举办文学讲习所。八九月间，他在中山四路和文德路交界的

妙奇香，请我们吃过几餐饭。席间，陈国凯感慨，20年代，鲁迅先生在广州，就常常和文学青年来妙奇香喝茶、吃饭，今天，我也请你们到妙奇香吃饭，这是鲁迅先生以前常常到来的地方。陈国凯感慨的背后，有希望，有期望。他希望自己像鲁迅先生一样，有抱负、有担当，也期望我们像鲁迅先生一样，有作为、有理想。

但是，对于广州，鲁迅是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离开。这时，革命策源地的天空，像别处一样，已经红中夹白，且也开始弥漫着阴霾。对于角落里阴暗中的这些蝇营狗苟的苟且之事，苟且之徒，鲁迅先知先觉，目光如炬，他在中山大学刊物《政治训育》上，发表了《黄花节的杂感》，疾呼革命尚未成功，提醒人们警惕坏势力的破坏。3月29日，黄花节的当天，他过江到岭南大学演讲，再次呐喊革命尚未成功，要提防那些折革命花、食革命果的人。3月29日下午，他毅然离开大钟楼，搬到了白云路白云楼，避开了那些他不屑于看到和碰到的“学者”和“鼠辈”。

然而，情况依然急转直下。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害，鲁迅忧心如焚，倍感沉重。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敏锐犀利地指出，首先要有革命的人，他们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的文学。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民族没有希望；大革命时代，文学暂归沉寂；革命成功后，也有文学，或者是对新的讴歌，或者是对旧的挽歌。他向军校的学生，表达当文学遇到革命时，自己的反思和疑问：如果从实力、霸权的角度比较看，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有实力的人，依然压迫、虐待、杀戮。文学对于战争和战士，益处不大，或许可以有趣，但最后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向学生军表达了他对广州的思考：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

4月10日，北伐军攻占上海、南京，广州在热烈地庆祝。这个时候，清醒、彻悟者如鲁迅，奋笔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希望给革命的人们，增加一点明了危机的意识。

果然，4月15日，广州也像上海“四·一二”一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大屠杀。鲁迅的学生毕磊，也被当局逮捕了。鲁迅获知，积极奔走，极力营救，无

果。他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谢绝了所有的一切挽留，以示对血腥暴行的强烈抗议。

此后，鲁迅蛰居白云楼，连续写下了《怎样写（夜记之一）》《可恶罪》《小杂感》《扣丝杂感》《谈“激烈”》《略谈香港》等等投枪杂文。

9月27日，在广州度过了8个月零9天的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登上了“山东”轮，离开了广州。

离开了中山大学，离开了这座曾经令他充满着希望、期望而到来的广州以后，从此，鲁迅再也没有踏足教育界和任教授。



广州记

□ 雪小禅

1

来广州吧，从早茶开始。

大叶榕和小叶榕都有上百岁了，纵横交错的须子与根纠缠在一起，像一个有趣儿的老头老了但仍然有趣味。那些老教堂、老房子、老树，都像被时光拧了一把似的，分外颓散，却散发出格外迷人的气息。

广州真是个好玩儿的地方。我上次去广州还是2006年，转眼十年了，真快。

M在某报社当记者，每日里活色生香地描写广州：早茶、粤语、沙面、肠粉、榕树、三角梅、木棉花……后来M也离开了广州，去青海结婚、生子……

整整七天，我就住在沙面，从前的租界。殖民地时期各国的领事馆，比外滩的房子更洋气：红的、绿的、黄的……

白天去广州的老街老巷转，晚上再回沙面喝猫屎咖啡、散步，与遛弯儿的广州人聊天，那些住在沙面的人遛狗，我们在参天古树走着，榕树的须子缠住我的长裙。

已是3月，北方仍在飘雪，广州依然25℃，桂花香扑到衣裳里，广玉兰的大叶子神秘幽荡，月亮升上来，星星落在肩上，沙面有条不长的塑料跑道：我便在那里跑步，直至凌晨。

广州的精彩是从早茶开始的。哦，广式早茶太有名了，说说都要流口水：豉汁凤爪、豉汁排骨、陈村粉、红豆桂花糕、艇仔粥、云吞面、沙河粉、及第粥、双皮奶、榴莲酥……成千上万种，不在广州住上一年，吃不完的；就是住上一年，也吃不过来，广州人太会吃了。

沙面附近的陶然轩、兰桂坊、侨美食家早茶都好。特别是侨美食家，每次去都人头攒动，以广州本土人居多，以老人居多。晨练完之后，约了三五人喝早茶，大多是老伴儿，面前一份报纸，手边放大镜，一份虾饺、一碗菜粥，茶有大红袍、普洱、铁观音……茶位费每位18元，喝与不喝都一样。一进门便看到蔡澜照片在墙上笑着，美食家与帅东家的合影。吃出花样来也是本事。

我每日要生普。滚水沏了，先喝茶再点餐。早茶持续到下午的两点半，然后又又是下午茶、晚餐、宵夜，我疑心广州人24小时全在吃东西，把世界上能吃的全都做成美食吃了。但他们仍然干、瘦。这大概只能说与气候、基因有关。

我爱吃泮塘马蹄粉，据说对眼睛极好。肠粉也好，白如雪、薄如纸，又嫩又滑。虾饺更好，水晶一样，一咬全是虾仁。烧麦上有肥嫩的猪肉粒，又黏又糯。甜点是榴莲酥与蛋挞，要个双皮奶……每天扶着墙从饭店出来，反正周围全是说粤语的人，我们北方人把它叫鸟语。不重要。但的确像鸟儿在鸣叫，很悦耳，很绿色，荡漾极了。广州人早茶要吃到十一二点，一次早茶怎么也得百儿八十。广南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有钱、又闲，广式早茶越吃越会繁花似锦了。

2

粤剧有一种特别明媚的忧伤在里面，也说不清，就是听了想哭。

之后我去珠江两岸闲逛。我住沙面宾馆，对面便是白天鹅宾馆。哧，白天鹅。我少年时代便向往这个酒店，那阵刚改革开放，中国第一家涉外的五星酒店，全国人民都知道广州有个“白天鹅”。那阵有个电影叫《一个女演员的梦》，取景便是白天鹅。可惜我去时白天鹅一片漆黑，正装修。广州现在连六星、七星都有了。但白天鹅在那儿，八十年代的记忆在那儿。

珠江两岸很多人在唱戏、拉小提琴、打太极、跳集体舞。只不过，唱戏的

是粤剧，我想起《胭脂扣》如花与十二少初相遇，也是唱的粤剧，忧伤极了。就像北上广三个城市，北京是男人，上海是女人，广州很中性，人到中年，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时而妩媚时而阳刚，但就是有那么一股子说不清的劲儿，像荷尔蒙时不时跳出来。这种带着邪恶的罂粟气息的劲儿，只有广州有。

在那些公园和街巷里，到处有唱粤剧的人。有时是一个人，对着树唱。仿佛树听得懂似的……还有两个老女人，在老榕树下对着VCD唱《梁祝》。她们都有七十岁了，顶着一头白发，顶多一米五，深情看着对方唱《梁祝》……我快哭了，就坐在榕树下听她们唱。我听不懂，但知道必是深情款款。

又去西关游荡。小吃一条街，吃了酸奶、红豆粉，坐在塑料椅子上看花儿。广州的花儿真多，每家屋子的窗台全种花，三角梅居多，也有木棉花、杜鹃花、桂花、玉兰……卖花的人也多，春节时有花市，家家买金桔，寓意来年大吉大利。西关老街的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就那样直愣愣地说着粤语。我指指点点，要了一碗濑粉吃，又要了酸梅汤、茯苓糕，闲散地走在老建筑和教堂里。

广州教堂真多，大概和传教士来得早有关系。广州人做买卖也灵活，随便提起一个地级市便不得了：东莞、佛山、汕头……我又吃了几顿潮汕菜，看了广州博物馆的潮汕老房子和潮汕木雕。潮汕地区有意思，据说女人吃饭仍不上桌，计划生育管不了。每家仍然四五个娃，老房子仍旧保持宋朝以来的中原气息，我便计划着去潮汕地区转转了……那里还有很多客家人，语言不懂没关系，有眼神，而且，还能比划呢。

又去上下九晃悠。那些骑楼建筑真好，下了雨在廊下走，慢慢逛街。十块八块的衣裳也有卖。上下九在多年前相当于“香港”两个字，洋气得不得了。附近有批发市场，简直万人空巷，仿佛每寸空气全是钱。拉货车的小伙子永远在跑着，大小包裹被扛在肩上放入车里运往全国各地。街边小吃24小时在炒河粉。教堂安静矗立，冷眼喜欢这个三十年来的热火朝天的城市。

大时代每个铺位只有一米，月租金五六万，批发衣服的姑娘们包里全是厚厚的钱，浓妆之下是疲倦。我在“大时代”门口买了块七元一斤的烤红薯，又花180元买了一个真皮棕色双肩包，15块钱高仿香奈儿珍珠项链，觉得自己心脏突突地跳。太快了，太快了，快得要窒息了。

又去珠江新城。新得那么光芒四射。广东博物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剧院、海心沙、小蛮腰……风情各异的建筑，设计独特、别致，四季酒店常常有阿拉伯的富翁在喝下午茶……新城新得彻底而华丽。

我在新城喝咖啡。星巴克，焦糖玛奇朵，又要了一款新出炉的核桃面包。窗外是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到底是广州。

3

南明的那一段悲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他也是写自己时代的气节。

当然要去中山大学。红墙绿瓦。985院校大都去遍，唯遗漏了中山大学。近乡情怯，因为陈寅恪先生。他最后二十年在此，双目失明，双腿不便，用七年时间口述，写下《柳如是别传》。南明的那一段悲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他也是写自己的气节。他没有应邀北上，也未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留在中山大学任教。“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斗得惨烈，明知他失明，把高音喇叭放在他脑后，突然开了大声吓唬他……他几近大小便失禁。中山大学因为有了陈先生，格外不同。

那些老树也真是美。白千层。一进校门便是两大排白千层。问很多学生、路人，这叫什么树，几乎无人知晓。难道这么美这么粗壮、苍老的树没有人去追问吗？终于知道，赶紧去百度，桃金娘科，又高又粗又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千层树，简直被震撼到了。每当我想起中山大学，我第一想起陈寅恪先生，第二便想起白千层了。当然还有栝树、榕树、玉兰……中山大学的树都成了精，是够老了。我想，陈先生是不是舍不得离开这些树呢？如果我，肯定是舍不得的。终于到了先生故居。三层红砖小楼。二楼是他育人教书的地方。几张书桌，窗外是绿树、草地，静谧得很。也走了那条“陈寅恪”小路，白色的，他还有微弱视力时所修，只为他走起来方便。因为也有眼疾，内心便格外寂寥，呆坐了一会儿，看到墙上先生与妻子的照片，十分端庄。只有内心安宁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端庄。

我在中山大学逛了很久。在红砖绿瓦的老房子里发呆，在那些白千层、栝

树、榕树下发呆，日头一点点沉下去沉下去……

夜的广州像一只兽，呼赤呼赤地喘着，要吞了你了，要啃噬你了……这样的夜色，足以用性感二字来描述。我点了一支烟，看它和广州夜色一样明明灭灭，动人极了。

晚上，我去吃了海鲜。黄沙的海鲜市场。那里的海鲜真鲜，除了地方脏、乱、差，海鲜最正宗。大闸蟹只要20一只，有膏。现蒸了吃，还有秋刀鱼、大虾、扇贝……自己亲手挑了，直接去后厨……空调和电扇开着，我家人来电话，说北方下了雪。我坐在电扇底下，吃螃蟹喝小酒，闻着窗外桂花香，美不胜收。

广州如果是一出戏的话，压大轴的便是夜游珠江。如果是一首曲子，高潮也在夜游珠江。138元一张门票，上了游轮。夜色中的珠江两岸一片灯火。老建筑、新建筑交相辉映，珠江的风吹起头发，粤剧在婀娜地唱着，那些霓虹灯闪得妖媚而放荡。沙面，宵夜。又吃了很多又甜又黏又糯的广式小吃：蜜汁餐包、鲜虾云吞面、生滚菜心烂粥、鲍汁腐皮卷……我吃得很饱，好像仍然没有饱，我真想吃一锅酱油酱的排骨、纯碱大馒头、玉米粥、咸菜……我有一副北方的肠胃，我想念我的北方了。广州，到底是人家的广州。

回到北方后我开始煲汤了，随便几片青菜叶子或者骨头便让我煲成了汤。有一天我走在L城街上，看到有一家小店写着广式小吃。我走进去，点了一个鸡仔饼，一个XO酱炒萝卜糕，不是那个味。有些东西，只有在本地吃才有那个味儿。

是夜，我梦见广州。在沙面的榕树下点了老火白粥和枣蓉糕，吃得口水都流了出来。树下有唱粤剧的女子，像是如花。我穿了件白衣，还留着一头长发，醒来时有些伤感，很快过去。

我还会再去广州，只为广州的活色生香。

至味西关之一： 得闲饮茶，不舍昼夜

□ 黄爱东西

得闲饮茶，可以是一种状态，得空就躲在茶楼里过日辰；更多的时候是句告别语前奏铺垫，直白翻译是改天喝茶，紧接着的下一句是，再见。

每个城市里都有老城区。

时日如水无声流走，有人入住有人搬走，就此四散。熙攘间，有些唇齿间的寒暄话，能让人辨出往昔。

比如在街上邂逅又告别时，会说“得闲饮茶”的，笑口吟吟，他们大都有相同的来处。

特别有诚意的，是现场就拉你去，有源远流长的这一句：“相请不如偶遇，择日不如撞日。”

你可以说好，就此被拉上茶楼去，开位叫茶吃点心，有一句没一句漫无目的开聊，前提是你万分确定对方真的不是纯粹和你说客气话。也可以继续婉拒：改天吧下次我来请。

除非你和对方的交情，是一见面就互拍肩膊相对笑骂，否则最保险的应对选择是后者，因为“得闲饮茶”这句一出，就意味着对方准备和你说再见。

你基本上可以认定他们是粤地土著，或者已经被同化成土著。

不知这里的人们要饮过多少次茶，才会用这事来说再见。

（一）别人眼里的早茶

从前，头回来广州的人，通常会被殷切邀约：明天请你喝早茶。

起个大早，要请早茶的土著朋友兢兢业业地等在了那里，将你带往茶楼，一踏进去，人声鼎沸。

一笼笼一碟碟的吃食点心迅速摆满餐桌，琳琅满目得让你很有理由认为饮茶是个借口，实则一大早就开始了宴请，荤的素的咸的甜的样样齐备，并且因为是早上，这些吃食被打扮得分量轻巧造型精致，区别于晚宴大菜。

这么认为，好像也没错。以前有来此地出差的朋友吃完，茫然苦恼地说，吃得太撑，中午还约了人吃饭，怎么办。

是啊，一桌十几二十碟，这个你一定要试试，那个也是不错的，请你喝早茶的人，绝大部分都没考虑你是否还有余地去别处再吃个午饭。

如果客人战斗力很强，那此地还有一种吃法，叫做茶市午饭直落。还可以换花样，晚饭宵夜直落。

直落，颇有一竿子到底的意思，像是场口腹之欲的小型马拉松和须尽欢。

正儿八经的早茶，早上六点半就能开喝，通常是老人家为多，间或也有精力过人熬了个通宵的小辈们。

上午九点十点喝的，粤语玩笑里叫做喝太子茶，大概意思是太子可以起晚些，不必那么早。以前有餐厅中午饭市后接着开下午茶，此下午茶不同彼下午茶，中式的。

到了晚上九点，可以喝夜茶。

茶都是那些茶，点心都是那些点心，只是时间不同。

以前喝夜茶，可以挑一家固定有人唱粤曲的茶楼去。

吃喝扰攘中听几句“将柳荫当做芙蓉帐，明朝骑马看新娘，夜半挑灯有心作窥妆，地老天荒情风永配痴凰”。

客人未必要听懂，知道的是来了广州，不知道的以为穿越到了明清。

聊几句长平公主聊几句招子庸，嘈嘈切切中各自走神一阵也可以：“你睇斜阳照住咽对分飞燕，独倚蓬窗思悄然，”时间似过去又似没过去。

粤剧有好唱词，比如“落花满天蔽月光”，可街巷少年会改词，唱成“落街无钱买面包”，却从来没什么人去追究，大伙就那么不当回事地过，压根没想起来要敝帚自珍。

1. 高深莫测饮茶起手式

粤语里有“白撞”一词，意思是未经预约，不请自来。

某网友说起曾经兴之所至临时起意独游广州，茶楼里看到每个阿伯都像黄飞鸿或者叶问，并且表情淡定地在桌上进行着一套古怪的仪式。

纳闷半晌，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本地人饮茶前的洗杯涮筷子。潮汕人喝工夫茶之前洗杯烫杯是个必须程序，而饮广州茶，虽说冲茶手法粗放，茶汤滋味不算重中之重，但洗杯烫杯倒确然是个老派做法。

追溯起来有据可查是《食在广州史话》里的描述，说民国初期的茶楼标配：“还有‘茶洗’一个（状如无脚平底碗）。过去每位客人各用一个茶盅。来客开位，‘企堂’必先在茶洗内注入开水，让茶客自己将茶杯消毒。”

按说固执地自行把碗筷杯再用开水涮一遍，是个有点古怪的强迫症兼不信任行为，从何而来成为旧例，非要追究清楚，或许是最初的茶楼是由茶寮而至“二厘馆”，而至“茶居”，最后才升级至“茶楼”的缘故。

据载，最早的时候，是路边摊形式的茶寮，茶资一厘，勉强称做“一厘馆”，说是馆都有些抬举了。到了广州咸丰同治年间甚至光绪初年，有平房作店设备简陋，供应糕点，茶价二厘，升级到了“二厘馆”，招牌都以某某“茶话”为名，供肩挑负贩者歇脚，也供街井闲人聊天叙话。

“光绪中期，开始出现茶居，茶居有楼而矮小。为表示比‘二厘馆’高级、舒适，以招徕有闲阶层，而以‘居’为名，意谓可媲美隐者之居。”

再往后，才升级至茶楼：资本充裕，先购置地皮，占地较广，筑而为楼，号为“茶楼”。

“这些新建茶楼，一则经营规模远超‘茶居’；二则在当时众人中，“高楼”殊为新鲜，于是广州人又泛称去茶楼品茗曰‘上高楼’，家喻户晓。”

说是高楼，当时广州还未开辟马路，多为平房广厦，所以最早的茶楼也就

是三层，但已经颇花心思，比如说厨房设在二楼，方便用最短路径把点心热腾腾端上桌。

茶楼地方通爽，座位舒适，以“水滚茶靚”为招徕，点心精致，由此“一盅两件”成为广州人饮茶的代名词。

由茶居“升格”为茶楼，原来都是供人们工余之暇的消费场所，但自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工商各业日趋兴旺交往频繁，茶楼从单纯的消费场所进而成为各行各业买卖“斟盘”（洽谈）、互通信息的地方。

文史资料里，还给当年富人买妾，到高端茶楼“相睇”（也就是相亲）的情形记了一笔，批判了一通。

如此种种，挑剔些的客人到茶楼坐下，重新要来开水，不放心地把杯碟碗筷自己涮一遍，没准当时是颇为摆谱的行为，一来二去，顾客至上的茶楼干脆贴心地全面配合，搞成了标准流程，顾客大爷们高兴就好。

又或者，本来就是茶楼为了让顾客放心，一开始就特别设置的服务流程，可以由侍应代劳，也可以由客人自己来。

这种洗杯程序后来蔓延到了茶楼食肆的任何一餐都有人进行，直到现在，好些生意不错的大排档和农家乐也专门配备开水茶洗。

倒是省港一家亲的香港不流行这个，港籍同事对此表示过友邦惊诧。有科普文研究过这套经由茶客自己动手的消毒程式之有效性，结论是除了浪费开水之外没啥大用。

不管有用没用，习惯使然，由此在茶楼桌边甫一坐定即拉开架势，继而在北方来客眼里，成了一套高深莫测的茶楼饮茶起手式。

2. 斟茶手势和致谢暗码

如果和老西关人饮茶，你会发现一桌人此起彼伏轮流地给你斟茶，哪怕茶杯里的茶只抵了一口。

如果杯里实在太满，还会有人和你说，茶冷了给你换杯热的，随即整杯倒掉再重新斟个半满。

这时毋需太在意。他们这么干，除了照顾客人，还有个原因是给自己斟

茶。

那是种旧时老派家教，上茶楼饮茶时，不能自顾自只给自己添茶，要沿桌逐个杯子一路斟过去，最后才添自己面前的那一杯。到了现在还有这习惯的，大抵都是从小养成。

通常这么一来茶壶就空了，那么叫侍应加水。

在服务特别好的茶楼，可以不必言声，只需把要加水的茶壶盖揭开斜放，眼观六路的侍应会不断扫描各桌状况，看到即会过来添水。

据说这规矩源自民国时期茶楼，有无赖闲人上茶楼饮茶，把小鸟还是什么宠物藏在空茶壶里，侍应来加水时，一揭壶盖鸟飞走，客人趁机闹将起来，茶楼被狠敲了竹杠。

自此之后慢慢有旧规矩，要添水时须客人自揭壶盖，而把壶盖揭起斜放，当然是客人的省力气做法。

这算是旧话，现在看得懂这套的茶楼侍应，应该都是老牌茶楼特地培训过的。

人手不够的茶楼，茶客要添水时，恐怕需要中气十足地来一嗓子兼使劲挥手，侍应也未必在乌泱泱的大厅人头攒动中看得见你，想要快的话，客人可以自己服务自己，他们不会介意的。

而被斟茶的人，如果对方比你辈分高，你可得一边致谢一边双手捧杯站起来，再客气懂事些的，甚至顺手接过茶壶给对方斟，再顺便把余下各人茶杯斟完；如果斟茶的是平辈或晚辈，你可以单手弯起食指中指，余指虚握成拳，在杯边桌上轻叩两下，这是致谢。也是老派喝茶旧例，估摸着我们这一辈再往下，知道的会越来越来少。

倒不是为了显摆自己家教，小时候住西关，热心邻居们着实觉得有必要帮我爸妈培训下一脸懵的娃儿，免得带出去了啥都不懂。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邻居们真是连对别家的小孩都很有耐性和工夫。

培训教育我的邻居说，茶楼饮茶的叩指谢礼有出处，从前皇帝大臣微服出游饮茶，皇帝一高兴顺手给大臣斟茶，大臣惶恐，想跪又怕暴露身份行迹，于是以手叩桌替代行礼。

长大之后发现，出处还真是有鼻子有眼：皇帝是微服南巡的乾隆，具体地点，一是杭州，一是松江，以叩手代替叩首的是当地知府或者太监。具体细节，是被斟茶了的知府或太监，弯起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桌面上叩九下，权代三跪九叩大礼。

如此，“叩首”为“叩手”所代，三指弯曲即表示“三跪”，连叩九下，表示“九叩首”。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和港澳地区行此礼，凡被人请糖斟茶甚至斟酒之际，均可以叩手示谢。

早先的叩手礼讲究些，非得屈腕握空拳，以指关节叩。后来慢慢简化，用食指中指或者只用食指，意思一下地在桌面点个三两下。不过单指叩桌似乎有些太随意，也有人说，如果是单身，可以单指叩。

但凡礼节讲究起来，可以延伸出诸多细节，比如说茶桌上晚辈向长辈叩手致谢，是五指并拢成拳，拳心向下，五个手指同时敲击桌面，相当于五体投地跪拜礼；平辈之间，是食指中指并拢，敲击桌面，相当于双手抱拳作揖；长辈向晚辈示意，食指或中指敲击桌面，相当于点下头即可。

还有个说法，是长辈如果特别欣赏这位晚辈，可以敲三下。啊斟个茶而已，倒是让人想起故事里的悟空和惠能，被师傅敲个三五下脑袋，就知道三更五更摸去找师傅，或听真经或被传衣钵。

去江南玩过很多次，在这传说中叩手礼的源起地区，却不觉得他们餐桌茶桌上有这规矩，反倒是更南面的岭南，多年来茶楼里的老广州街坊们，被斟茶时用叩指致谢用到了如今，手势的意思，由传说里的谢主隆恩，演变成谢谢和不敢当。

斟茶讲辈分，娶媳妇时，新郎接到新娘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双双给男方父母斟茶。粤语里寒暄说，几时饮新抱茶，意思是啥时候娶儿媳妇。新抱就是儿媳妇，这是对着男娃家长的特定寒暄话。

总之斟茶这事，可大可小。

倒也不必紧张，因为到了具体操作层面，大伙的态度又随意起来，既可以礼多人不怪，也可以不知者不罪。

只是随着上茶楼的一代又一代，有些茶桌上的礼节旧俗，从明码慢慢变成暗码，再往后，水印般褪却消失。

(二)土著眼里的饮茶

1. 一盅两件

想去饮餐茶，说来也容易，只要你有时间。

一句话，有钱有闲。

有钱这事，可以选择的茶楼很多，花费丰俭由人。有闲这事略难，人要闲，心也要闲，否则世上那么多好玩的事情，不一定选择坐下来饮茶。

来广州多年的朋友们好些都对一句粤语印象深刻：叹世界。

叹字用在这里是享受的意思，舒服闲散地去饮茶，也叫叹茶，形容别人日子过得着实享受，也可以说“佢真嘍好鬼叹。”这种享受程度，大抵是心无旁骛地舒服到由衷叹息的样子。

如果把幸福概念具体细分，统统化为可执行的具体细则，那么在西关，一个幸福家庭以及老人家的生活细节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饮茶。

家中长辈可以有规律地去茶楼饮茶，大抵背后有许多硬件支撑——

要日子闲适不必忙碌：起码是不必密集地操心操持家中早餐，或带娃事务；

要身体胃口还不错，生活很规律。广州酒家集团副总经理的赵利平先生，在餐饮业工作了27年，闲聊时说起，他们的早茶客人里，有一批老人家是每天规律地来，甚至是固定地坐在同一个位置。听起来是细节恒常安稳的晚年。

要柴米无忧：入得茶楼，无论价钱如何相宜，总是比街边吃碗粉面要更花费些，粤谚说，小数怕长计，日积月累是笔固定的花销。茶楼之中日月也长，若要算这笔细账，就不会天天去了。

并且这笔幸福的花费还有一个来源——逢年过节，儿孙辈孝敬给父辈祖辈的红包零花钱，叫做饮茶钱。什么叫做老怀大慰呢，这就是。

不叫吃饭钱也不叫别的钱，只叫做饮茶钱。

特地问过近百高寿的点心泰斗勋叔，大家常说的一盅两件，准确意思是什么。他说，一盅，指的是泡茶的茶盅；两件，是指随意的两笼点心。

也有其他更详细的说法，说“一盅两件”源自最早时候的“二厘馆”，只收茶钱二厘，“一盅”是指的佛山石湾产的大耳粗嘴绿釉鹤鹑壶，配一个瓦茶盅，里面放的是粗茶；“两件”则多是大包、松糕、芽菜粉等价廉的茶点，集中摆在台上毋需点叫，由客人自选取食，食毕结帐。

到了茶居茶楼时代，一盅两件开始越来越精致讲究。

饮茶这件事，在岭南幸福生活体系里，愈是接近晚年，愈是寓意深长。

世间的路也是既短又长，愈走到后来，在旁人眼里愈像个背影。每日醒来没什么心事地踱去惯熟喧嚣的茶楼，叫上个一盅两件。

一盅两件，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去饮茶的份量。

从前的怡然晚景之一，是茶楼里的一份报纸和一盅两件，到现在据说已经渐渐换成一盅两件和智能手机。

2. 阖府饮茶

老城区里，街坊邻里们凡俗庸常幸福的早上，可以从饮早茶开始。

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去。

这种阵仗，通常是在周末、节假日或者家族的大日子，约齐了聚在一处进行比较正式的早餐。粤地随意的早餐选择很多，粥粉面五花八门，但论仪式感，还真就是饮茶。

此俗粤港一同，印象里有个获奖的香港怀旧广告，画面就是父亲周末带着儿子上茶楼，儿子长大，又带他儿子上茶楼。

至于大规模的家族聚会饮早茶，隆重程度基本仅次于晚宴。比方说，这家儿子若干，那家女儿若干，约定俗成地都会全家出现，缺席的话要特别说明，济济一堂地一大桌乃至好几桌，真实示范三四五代同堂的热闹人生。

这时候要定在哪家茶楼饮茶，地点会随着流年无知无觉地换，有人挑最熟悉的，也有人挑最当时得令的。通常是谁负责埋单谁说了算，如果最大的家长没有特别意见的话。

辈分高的家长们通常有固定相熟的茶楼酒楼。从前一家茶楼可以光顾很多年，茶市未必能赚得多，聚熟客和人气，有些念旧的老人家，到家族设宴摆酒时

如果没能帮衬平日惯去的那家店，会觉得抱歉。

大抵是种农耕时代式的长情念旧。

人口流动不那么频密的年代，开店拢客是门日积月累的功课，感情牌可以打三代。

而如果是小辈们打算请全家族或同辈们饮茶，则通常会选最当时得令的去处。

3. 小姐普洱和先生水仙

粤语里有旧词，比如说，谈生意叫做“斟盘”，斟酌的斟，盘口的盘，有什么谈不拢的条件，不要紧，慢慢斟。

生意盘口有大也有小，小本生意双方谈意向聊细节这种事，约上茶楼斟一下，边斟茶，边斟盘，生意谈成再去吃大餐。

改革开放初期，全民经商大潮甫起，风口浪尖潮头的南国有句玩笑话形容不靠谱的生意：“飞机倒后镜，火车内胎，原子弹撞针。”这几样物事全是子虚乌有，说得如此煞有介事地具体而荒谬，旨在让人一愣之后失笑，算是粤语里蔫坏的吐槽梗。

此地是两千年商埠，无数大大小小的生意经嗡嗡嗡嗡，不停歇地汇进时光里，似众人杯中茶水冒出的热气。

粤地饮茶，并不专为品茶，重点在吃，可茶也不能太次。

老一辈数说上世纪30年代茶楼旧例是：“每当人客上楼入座时，企堂(堂倌)即来招呼。首先以布抹枱，并问开什么茶。因为当时茶楼备有龙井、水仙、寿眉、普洱、六安、红茶、菊井、菊寿以及菊花跟糖等。有些还设清远茶、午时茶、甘和茶，总之千方百计以迎合顾客需要，而且各种茶叶都用厘戥秤，秤过然后落盅。初期用有脚焗盅泡冲，每客一盅。后来则仅备焗盅，而不带盅架。”

菊井和菊寿，我私下猜测是菊花加龙井、菊花加寿眉的组合，上世纪八十年代港式茶楼在粤地开业，有款茶叫做菊普，实际上就是菊花加熟普放在一壶里沏出来的茶。

至于古早年间茶楼可供挑选的茶里有午时茶、甘和茶之类，也不必太惊

说，准确说来那些算得上是药汤，午时茶祛风解表化湿和中，治外感风寒内伤食积；甘和茶是佛山传统中成药，疏风清热解暑消食，感冒前头疼关节疼之时灌点下去，应该是管点用。以前在茶楼的茶单上还看见有竹壳茶，苦丁茶和溪黄草。

粤人以前几乎可以把日子搬到茶楼里过，除了睡觉。记得当年非典，全国人民抢购板蓝根断货来着，结果带同事去到某家茶楼，咨客居然告诉我们，叫茶可以叫板蓝根，是店里提供的茶客特别福利，只是不设外卖。这揽客手段，也真是反应快。

至于清远茶，据说源于清代的茶名，为广东清远所产茶的合称，清光绪《清远县志》载，清远茶以笔架山为最，黄腾峡次之，文峒、坝仔又次之。以笔架茶为代表的清远茶，味清香兼具解暑消滞的功效，年份久远的可用于治病。

本地红茶是英德红茶最为出名，英德素称岭南古邑，又称英州，由清远市代管。英德红茶以前出名的是荔枝红，小时候觉得这茶真好喝，到了邻居大人们弄红茶菌的时候，我们家的茶叶就被我乱七八糟地泡了拿去喂茶菌了，着实糟蹋东西。

后来才知道，著名的荔枝红茶是以工夫红茶为原料，一边烘荔枝干一边低温熏制而成，做法类似茉莉花茶，既有荔枝的熟果香，又有工夫红茶的甜香。

而现在另一款出名的英德红茶，叫做英红九号，茶名也许源自陆羽《茶经》里的“岭南英红产茶”。

这两款，应该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口换外汇的茶。

数十年后的今天，和人聊起荔枝红，他说，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来，住的酒店不错，入住时，侍应会捧着一壶茶带客人进房间，然后斟茶，那茶就是荔枝红茶。

早茶喝普洱，寿眉也不错；普洱是熟普，寿眉最好是陈些，既有那股特别的香，也没那么寒凉，粤人全天候全方位地为肠胃着想，早起空着肚子，喝下去的茶水不要那么刺激。

单喝熟普或者叫一壶寿眉，现时也算是顽固的旧口味，已经并不是每家茶楼的茶叶都备寿眉。

记得有年在公司吸烟区和司机大佬闲聊，聊到寿眉，他哈的一声，第二天

就分了一包家里的私藏过来，自此之后和他的交情，迅速变成了公司遇街坊。

如果要招呼北方来的客人，可以叫一壶香片，香片即是花茶：“香片茶的生产，始于南宋，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

明代顾元庆《茶谱》里记得比较详细：“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之香气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据考大规模窰制花茶则始于清代咸丰年间，到光绪年间花茶生产已经比较普遍。

只是到了我们这辈人，其他的香片都不见了，一说香片，直接就认为是茉莉花茶。噢对，还应该加上荔枝红茶，那也许可以算是荔枝香片吧。

再后来，冻顶乌龙、铁观音、大红袍、金骏眉和潮州单枞陆续有来，茶楼的茶单，像是个一路延续的茶叶口味排行榜和流水账，既祖传又更新。

不过，在重点是吃点心的茶楼里，这些个茶叶品质通常不会是最优级别。如果对茶汤挑剔，客人也可以自带私家茶叶，只要茶位钱照给，没有什么是不能商量的。

至于好茶楼的达标条件，现在由大家嘴里说出来很像是约定俗成的词语接龙：“水滚茶靚，地方通爽，空气充足，招呼周到。”

在没有互联网乃至电话都是稀罕物的古早年代，和狐朋狗友们约去茶楼饮茶是个消遣选择。

印象里见过一幕，小哥们去到茶楼落座，俏丽女堂倌过来招呼：“先生，饮咩（什么）茶？”

不良少年去撩人家：“小姐，普洱啦。”

女堂倌似笑非笑：“无普洱，不如水仙啦先生？”

粤语里，普洱的发音近似“抱你”，水仙的发音近似“死先”。

对旧日市井茶楼里的印象不知何时已经褪成了黑白色，记忆里留下了这么一个一来一回间。



一路热闹到底

——致北京路老字号

□ 钟晓毅

我们好像已不知不觉中处在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曾经拥有的仿佛都已丢失，不曾想到的却一下子就在面前，在快速变化的都市中，似乎每个人都有惶恐不安。

幸好在广州市，在北京路，还有一些能让我们惊喜地伫立和驻足的老字号、老品牌，在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的岁月淘洗中，它们也曾星光黯淡过，也曾花果凋零过，但当回到了政通人和的好时代，它们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一次又一次地振翅飞翔，无论是陈李济、太平馆还是致美斋，均可作如是观；这些广州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与民生一直紧密相连的老字号，每每让人念及，常常会有一种佛性涌上心间，它们的历史，它们的文化，它们的衰微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崛起，都标示出一种心的境界——心如明镜，温润明亮，印证万物而保有自身。不期然会令人想起岭南佛门宗师惠能之前的那段偈语：

身为菩萨树，
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因为有惠能的更为明澈、空灵的觉悟在后面等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的意义便相对韬光不显，但从另一面来说，哪能人人皆成佛呢？平常人生里，能“时时勤拂拭”，已是生活中最大的意

义了。这些老字号都拥有精湛的技艺，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们鲜活而充满生命力。那种“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的拼搏，任何时候都依然要兴味盎然的吹奏生命之音，一路热闹到底的气魄，值得赢得满堂喝彩。

药香永恒

“广东大暑吃仙草，快活神仙不会老”。临近仲夏，走近北京路陈李济的老店铺旁，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可爱的“细路哥”声音清脆的童谣。

“仙草”是一种消暑的甜品，又名凉物草、仙人草，唇形科仙草属草本植物，是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资源，由于其神奇的消暑功效，被誉为“仙草”。广州人恐怕没有未吃过的。我们的中药文化悠久，陈李济本就是一个“百草园”，老百姓大多对中草药比较熟悉，而许多中草药的取名常常从形状、颜色、性味或一些典故而来，其意蕴丰富形象。如某些人因为发现了某种药物的治病功能，该草药便以其名命之，如“刘寄奴”，“徐长卿”、“何首乌”等；甘草能调和诸药，故有“国老”之誉；大黄性烈，便有了“将军”之称。

若这些撩起了你的中药之思，想再重温那漫山遍野的药香，那最好还是到广东“南药”代表的老字号“陈李济”走一遭吧。四百余年的老品牌了，有历史，有担当，有情怀，更有“掬水月在手、弄香花满衣”的种种故事。陈李济的诚信之光、责任之心、创新之盛，已经成为了一种高度，在远处亮着，在云里开敞着，有无数的路径通向它，却不容易抵达，长寿确实是有密码的。

遥想在公元1600年岁末，广东南海县商人陈体全，在外收得货银乘船返回广州，匆忙中，将货银遗留在船上，被一位叫李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昇佐不见利忘义，整日在码头等候，终将遗银悉数归还失主。陈体全感李昇佐高义隆情、品德诚实，意欲酬报，被婉言谢绝。陈体全知李昇佐精通医道，开设一间中草药店，于是诚恳的提出拿出遗金半数，投资于李昇佐的中草药店，李昇佐谦辞再三，盛情难却，只好应允。两人当即便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曰：“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祥”。并在各自姓氏中，各取一字，将其店号

定名“陈李济”寓意“陈李合作，同心济世”，从此，“陈李济”的店号就在广州城南双门底（现北京路194号银座广场）创立起来。

因此在我国漫长而宝贵的医药宝典中，一直流传“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一说，其实据考证，陈李济创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比同仁堂还早69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古老的正在运营的制药厂”。陈李济之所以能以能活到416岁，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中药企业，常变常新是关键。如今的陈李济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成药制造企业，是“大南药”一版块核心品牌。愿这守护了四百余年的药香，一直充蕴生机并能普度众生于长久。

致敬，陈李济！

以月光落款

初夏的夜晚空气澄明，灯光布满天空，坐在太平馆餐厅的中央，会觉得灯光如星星贴得很近，散发着清澈的光明，映照的夜晚并不特别黑，一如月亮在朗照着，一切似乎都是透明的……仿若那是童年时的广州，到处都是有骑楼、美食在庇护我们的好时光。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岭南首府广州更是千年不衰的国际通商港口城市，创造了许多个“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范例，而太平馆餐厅，也是中国人开始了第一次尝试着中菜西做，从而开启了“张开嘴巴吃世界”的历史，同样意义非凡。正是在这里，剪掉了辫子的中国人，穿着西装品着洋酒吃着牛排的同时亦为自己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窗户。回眸一看，已达一百五十余年了，时光如水，回忆却永存，直到今天，只要一说到西餐厅，老一辈的广州人都会说，在广州，吃西餐，到太平馆喇。可见，太平馆在传统广州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家提供美食的餐厅，更是一个唤起回忆并构建怀旧情感的地方。…

都知道当年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结婚茶会就是在太平馆餐厅举行的，当年的菜式红烧乳鸽、鸡丝炒饭、牛扒和雪糕等等，今天依然在热销中，闻之便食

指大动……

但这些所有的佳肴，还是要加上爱情这份佐料才能更芬芳动人吧？

总理和总理夫人一辈子的相知相守早已成为佳话，而在人世间，芸芸众生中，谁又不是饮食男女？

日升、月落、风过、星沉，或许爱情来过又走了，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还原为饮食男女，积淀那些生活平凡的记忆，同样也能印证情爱可以长久。

熟悉而亲和的食物香气，是最能抚慰人的心灵，让人的内心更加慰帖的，高兴的时候，来太平馆吧，它会让你喜上加喜，浪漫的时刻，来太平馆吧，它会让浪漫叠加；苍茫时分，来太平馆吧，它会让人乐活，于清淡平和中体会念想与期待：“在短短的今生/这样待我已足/不知来世少年时节/我俩还能不能会晤？”

确实啊，在偌大的广州城，在繁华的北京路，太平馆仅仅是方寸之地，但将近一百五十年了，它如那首《不见不散》的诗歌一样，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美哉，太平馆！

站成树的模样

四个多世纪了，它似乎一直静静地耸立在广州城的中心地带。“致美斋”的古朴招牌依然在朝阳或夕阳下熠熠生光。

广州人的家里总会有“致美斋”。如果说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为我们留住了时间，那这里面铁定少不了“致美斋”，理想的城市模型里，也会有“致美斋”不可动摇的位置。好多外地人的朋友初始不明白，以为“致美斋”如“荣宝斋”一样，是墨香飘逸，琴棋书画诗酒风流的地方，殊不知它只是集调味品大全之栈。是啊，想想也奇怪，厨房里烟火缭绕的配角出处，竟然有这么文雅书香气浓的名字？倒底是缘何而生？缘何而起？初心是如何？愿望是否达成？真令人

遐想万千。也许这一切今天都不可深究了，我们所知道的是，提起“致美斋”，广州乃至广东的老百姓可以说无人不识、无人不晓，美名甚至传达至港澳及东南亚等地，不仅牌子老、信誉高，其生产的酱油、蚝油、食醋、调味酱、调味汁等调味食品产品，既保持天然酿造和传统制作的特色，又融合了中西调味品的风味，从明末1608年创始至今，虽有变化，但浓烈的文化底蕴一直未改。历史的船帆已远远驶离了当初芳香四溢的生活码头，但致美斋的双瓞生抽、天顶头抽、添丁甜醋、白酱油、鲍鱼汁、蒜蓉辣椒酱等等仍在花城老百姓的厨房里香气缭绕。提起白酱油，这里面还有一段“古”恐怕是许多人不知道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与我国政府商讨恢复中美邦交事宜，访问临结束前，准备在北京举行盛大答谢宴会，宴请我国领导人。宴会菜单中，有一道菜需用白（无色）酱油，而这种无色酱油我国当时仍未有生产，此时，以致美斋食品厂为龙头的广州调味食品工业技术和信息的先进性，在全国同行是走在前列的。为此国家中商部急电广州商业主管部门，下达紧急任务，要求在48小时内试制生产出100公斤的白酱油空运至北京。而广州市致美斋食品厂的技术人员充分利用手头的技术设备，通过工艺调整，采用现代脱色技术，通宵达旦技术攻关，终于在不到20个小时内便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这个“特殊任务”。当酱油送到广州白云机场时，从北京来的第一班飞机仍未启航，可以说“致美斋”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做出了一点点贡献，致美斋不愧是致美斋，小小酱料内含大乾坤呢。

这倒颇切中广州人的性情精神，从容、淡定、不事张扬却又魅力无穷，特别是那些老品牌、老字号，一直都无怨无悔地去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的纯真与朴素，给森然的中国历史带来了一份水气，一份芬芳，一份温馨。致美斋在北京街文德路口屹立了四百来年了，真应了那首诗的祈祷：“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态：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独立红尘。”但愿它一直就站在原地，不见不散，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小小密码，不离不弃，从来相知相守，热闹却又恒久。

回见，致美斋！

暗香浮动的广州

□ 东方莎莎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广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客居之地了，而是一个可以让我的心得以安静的地方，心安即是家。时间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刻度，但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城市潜在的气质——暗香浮动，是我常常深觉惊喜与深受感染的，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我和它的缘分的深度。我是一个嗜香成迷的人。

如果不追究祖籍，只说出生地的话，我是重庆人。重庆没有直辖之前，我是四川人，现在称作老四川新重庆。我是一个辣妹，辣妹之名并非指性格泼辣，更不指身材劲爆，在这里单纯是指口味——爱吃辣而已，基本一日三餐无辣不欢。

走过我国的一大部分，又走过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离开重庆之后和到达广州之前，我曾经一度找不到归属感。那时浮萍之于我是绝好的代名词。父亲为此曾多次写信和我提起他深深喜欢的歌手费翔，提起他的那首歌“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话中含义不言而喻。

1989年夏季，我在一个月之内竟然两次南下广州——我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之感。

依恋之感来自于一个地方，那便是越秀山。

越秀山，并不高，相比我走过的许多名山，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海拔仅仅才70余米，相当于各大城市比比皆是二三十层的楼房高度。所以当我和朋友

走在那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刚开始并不以为然。突然，后面传来一个童音：

“当年我老师也请我吃这种雪糕。”注意，是一个童音，男童音。如果是一个老者或者中年人的声音，我不会回头，因为人到中年老年确实有太多的“当年”可回忆。可是一个童音竟然说出“当年”……我急切地回头望去，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和几个比他高一头的男孩女孩边走边吃雪糕，我仔细看看他们手中，其实也就是很普通的红豆雪糕，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更为高级的进口雪糕和冰激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他的当年是哪一年啊？8岁？7岁？还是6岁时？一支普通的雪糕竟然让他始终不能忘怀。我们现在奇缺的就是一种对大自然、对亲人、对长辈、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感恩心态。而我在越秀山，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口中听到这感恩的话语，尽管是八月的盛夏，我还是打了个激灵，一股冰凉的气息刺激了我懒洋洋的神经。我遥望岗顶矗立的那座五羊石像，内心充满感动。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骑着五只口衔谷穗的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这里的人们，并祝这里永无饥荒，言毕隐去，羊化为石。感恩的广州人将这个传说做成雕像，视为广州市徽。如今，我亲眼见到，五羊雕塑并非摆设，它潜移默化地感染了在这里生活的一代又一代人。

我喜欢这样的城市，一个知恩、感恩的城市，我真切地闻到了稻穗的暗香在周遭浮动。

对广州最初的了解来自于我小时候一对邻家小孩，那是一对姐妹，一个叫逢，一个叫胜，逢是姐姐，她有个特点就是无论半边桔子抑或一块苹果可以含在嘴里大半天不下咽。在她面前我们都变成了吃人参果不懂粗细的猪八戒。平时我们一帮小伙伴去她家玩耍，她严厉的妈妈总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话呵斥她，后来她悄悄告诉我们，她妈妈是广州人，她们相互说的是广州话。那时还不知道广东这边有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之分。

印象中逢和胜的妈妈不怎么笑，单眼皮，瘦瘦的，颧骨较高，但皮肤很白净，和她家慈祥的爸爸相比，算是很严厉的。小孩子大概都喜欢慈祥和蔼的人，或许她妈妈也很和蔼，只是那一面我常常没有遇到，所以私底下都比较喜欢她家爸爸。

小姐妹俩每次去广州外婆家探亲，回到重庆后就要讲很多关于广州的故

事，那些故事早已经随风而逝，但是广州这个地名却在我记忆中沉淀下来。

我曾经多次问两姐妹：“广州好吗？”她俩竟然异口同声回答：“很好很好啊。”小孩子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我再加上一句：“广州哪里好啊？”回答仍旧是一致的：“就是好啊，因为是我外婆家啊！”外婆家——母亲的母亲家，这里有血脉的温存记忆吧？我一下想起了那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是好宝宝”的童谣。

后来兄长买了一本世界地图册和中国地图册，那两本一蓝一红的塑料封皮的册子，被我无数次翻看，封皮和内页已经一分为二，今天我书架上还有它的一席之地。其中广州市区地图上的那些地名我早已熟记于心。尤其我知道，广州市区东边的边界线是动物园。东边是我喜欢的方向，这大概与我名字里面有个东字有关。动物园更不用说，它对小孩子永远是充满吸引力的。

东边的力量的确很神奇，以致使我到达广州至今，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东边。

我小时候经常口中念叨：我是要离开重庆的。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太多除重庆以外的地方，甚至连重庆有多大我也没有概念。可能从小就在舞台上表演，经常接待的是来自五洲四海的外国朋友，那些黑皮肤白皮肤的人总让我感到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和我周围不一样的人和事，所以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期待。

或许骨子里面就有一种动荡不安的基因吧，我的老祖先就是从外省来填四川的。在张献忠把四川人几乎都杀光了之后，两湖两广为主并带动其他各地的人都来填四川了，现在的四川人其实是多民族的大融合。后来重庆成为老蒋的陪都，不少下江人（以江浙人为主）也积极向重庆靠拢，再一次进行了人口的融合。所以重庆人乃至四川人漂亮聪明是有来历的，从生物学角度说，血缘关系越远，得一些遗传病的概率就越小，相对比较健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不少重庆人或者四川人又先后南下北上，再一次发扬老祖宗们走四方的潇洒豪迈，把青春热血贡献给其他省份，也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实惠，我也算其中一员吧。

只是我的机会相对那些农民工朋友们来说要好些，我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一族，因为我来广州工作之前已经分配到大学当老师，来广州讲了一节50分钟

的全英文课后，就被部队学院接收了，户口也很快调到广州，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

来广州的前三年是在小病小疼中折腾的，现在想起来大概就是水土不服了。不会煲汤，还天天离不开辣椒，皮肤过敏还经常发高烧，有一次高烧竟然超过40度不说，还抖起老高，两个大个子医生都压不住。一天打五大瓶吊滴，真正成了一个水汪汪的小人。记得那时在部队医院住院一周花200元，不过医生们真是负责，每天下午几个主任来会诊，我笑称是享受到首长的待遇。

后来辣椒照吃不误，汤还是懒得煲，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身体竟然渐渐好了起来。

有次参加一个各地作者云集的文化沙龙，有人愤愤地说南粤是一群暴发户的滋生地，不缺钱，缺的是文化；不缺狂躁，缺的是优雅；不缺急功近利，缺的是深思熟虑；不缺冒险热情，缺的是清幽沉静。我说，你只看到表象吧，你对广州男人着拖鞋穿越大街小巷不屑一顾，那么你对上海女人着睡衣悠然逛街又作何感想？你对广州相对冷漠的人际关系充满愤恨，那么你对北京那些祖先即使是骆驼祥子，却也要打肿脸形容自己是阿哥格格的人又作何感想？你对广州人什么都敢吃嗤之以鼻，你对东北人什么都敢吹、重庆人什么都敢骂又作何感想？上述这些城市都有我的亲朋好友，我都不偏袒和打击。其实陋习是各地人所共有的，只是表现的层面不同，是曾经那个大搞政治运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造成的。当然也有其他这里不赘述的各种复杂原因。只是由于广州是改革开放之前沿，被关注得多，被模仿得多，枪总是要打出头鸟的。广州人这一点倒还看得开，豁达处之。

前几年春节我去逛花市，当看到广州建城2222年的字样时，我非常感叹，一个人要活多少辈子才能凑足这个数字啊？一个有着2222年历史的古城，数字和内在气质相信是成正比的。当然，不能在厚重历史这棵大树上睡大觉，不然龟兔赛跑的结局也会重现。

你也许会问，当年那满城的素馨花哪里去了？那周边莞地香气染月色的沉香林哪里去了？那如大商人黄景棠般的风雅气息到哪里去了？别急，就像有时候，一种植物为了适应一种气候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外形一样，有的事物也换了容颜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就看你能否感应和发现。沙漠上的仙

人掌为了积蓄水分，把树叶浓缩成针刺的形式，相信曾经在我们城市周围浮动的袅袅香气，也以隐形的姿态萦绕在我们周围，就像我们时时呼吸着空气，却看不到它的外形一样，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广州的气质与“香”字密不可分，其中满含鲜花的气息和稻穗沉甸甸的香气。既风雅，也实在。“花城”和“穗城”之名对它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其实在整个南粤大地上，只要你耐心沉静地品读，香气会慢慢弥漫充盈在你的嗅觉周围，甚至让你的心房也馨香流动。

如果说花香是单纯指广州乃鲜花胜地的话，那么稻穗香我则指的是广州人以及南粤人的实在、踏实，那种眼高手低和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成的习性在这里是比较少见到的。

所以我喜欢这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一个有感恩传统的城市，我感谢生养我的城市重庆，也感谢成就我的广州，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我充实地活着，奋斗着。作为一个岭南人，一个新客家人，我的心里写满实实在在的骄傲。



华林街、华林寺、华林玉

□ 胡红栓

在广州，你不可以不知道华林街。华林街很有名，这名气，不单单因为她位居老广州的要地，有名扬天下的上下九步行街，更有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最初登岸的地方“西来初地”“西来庵”，以及因“西来庵”之因由给老广州留下的西来正街、西来后街及西来西、西来东、西东新等街巷的名头。

据说当年达摩到广州后，稍作停留便北上会见梁武帝。梁武帝萧衍晚年虔诚向佛，达摩想探探他到底有没有“真道行”和“真功夫”。结果两人见面，话不投机，达摩于是渡长江北上来到俺的故乡嵩山少林寺，面壁禅观九年，留下了有名的四句偈：“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自此，四句偈成为禅宗顶礼膜拜的真言，也揭开了禅宗千年不败的兴衰史。

佛教界人士认为达摩这预言，预示了中国禅宗三百年后发生的事，因为在达摩来中土三百年后，六祖惠能出现，禅宗一花开五叶——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五宗相继在公元八百年到九百年内创立。也就是说，达摩预言中土禅宗传法到第六代，就会开花结果。事实上的中国佛教史也确实如此，慧能禅师凭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语，一举拿下六祖之桂冠，也自此，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得以弘扬。广州西来庵，如今早已改名为华林禅寺，这改名之想法并非出自今人之手，据记载早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就开始了此番举动，首建大雄宝

殿，再修楼阁堂庑寮室。但不管怎么说，华林寺是菩提达摩来华建立传佛心印的第一道场，也是他唯一的亲自建立的道场，是名副其实的禅宗第一祖庭。达摩在西来庵传教进一步奠定了广州在东南沿海佛教传播的地位，随后陆续有许多高僧从海路或陆路到广州译经传法。达摩被尊称为中国佛教禅宗初祖，后世僧俗都因敬仰达摩的传教事迹而将华林寺视为岭南佛教圣地之一，于是，华林寺也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首。再于是，也就有了华林街之名的一级政府，以及1963年就被广州市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尊崇地位。

华林街还有一宝，那就是华林玉（器）。华林玉当然不是说华林街是产玉的玉产地，而是指这里是各类玉器大流通的玉石集散地。华林玉器街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已出现雏形，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也许是受达摩传佛心印的影响，也许是华林街浓郁的岭南都市商业文化的熏染，华林玉器如今更成为广州在海内外文化传播的一张名片。华林玉器街全长约350米，客流量日均4万~8万人，年成交额300余亿元。在这里，你不但可以纵观玩玉赏玉的华夏芸芸众生，也可看到高鼻子的西人玩玉的身影。玉器街历经规划改造、扩建，经营品种从原来的翡翠、和田玉，扩展到包括红宝石、祖母绿等各种彩色宝石及珍珠玛瑙、水晶沉香、佛教饰品等五花八门，业内影响巨大。而华林广场上由广东省委老书记吴南生题写的“中国珠宝玉器第一街”九个大字就镌刻在广场的巨石上，用璀璨醒目的光芒，映照着宝玉石们靓丽的身姿。特别是一年一度的“玉魂奖”评审颁奖活动，更将华林玉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在华林玉器街，我有幸认识几位玩玉人，一是西瑶玉池的当家人张黎洸先生，他从事新疆和田玉原料开发与加工几十年，是业内认知度颇高的“玩家”，印象最深的，是他公司制作的“十八罗汉”及“双耳凤瓶”等多件和田玉玉雕作品，曾斩获过广东省玉雕艺术品“玉魂奖”金奖之桂冠。还有一位美女级别的“玩玉人”叫王玲珑，一听这个名字就够艺术级别了，事实确也如此，听说她是学美术的，大学毕业后不做美术行当却偏偏喜欢玉，如今在华林玉器街也开了一家门店，专做南红玛瑙，生意做得也颇为悠然得意。其实，玩玉素来就很被国人喜爱，古人关于玉的典故举不胜举，在此，我就不啰嗦了，说两个今天的雅士与玉的故事。

著名作家伊始，是圈内公认的爱玉高手。他有一块玉，随身携带，不时拿

出把玩，每当友人借来想鉴赏一把时，先生总会报以谨慎惊恐的眼光，生怕别人将他的宝贝失手弄坏。而那句“老玉，小心点！”也成为伊始语录的经典。著名诗人温远辉也有三块号称是老玉的小玉石，这些玉被他用坚固的绳子串起挂在脖子上，形影不离。汗渍的味道，牢牢地守护着这方珍贵，也让贴肤畅行的血液，助燃了诗人心中那方神圣净土的霞红。

不管是业界经营玉的“玩玉人”张黎洸、王玲珑，还是文坛的赏玉人伊始、温远辉，玉的高洁，玉的五德，应该是深入其心的。我没有考证过伊始、远辉二兄老玉心语的出处，但我知道，玉之禅意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华林也罢，他处也罢，追根溯源，你敢说这玉踪禅缘没有一点华林街的元素？

广州： 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你必将重建自己

□ 黄佟佟

刚去日本旅行了，在大坂在京都的高速路上，岛国的云美得像宫崎峻手绘的水彩。

一路都和蓝小姐谈人生，我们议论起哪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自己。

我想了半天，说1999年来广州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自己。

午夜梦回，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来广州，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中学教师吧，要非常非常努力，以及非常非常幸运，才有可能在30多岁的时候从那所郊区中学调到市里某所重点中学。

以我如此好强的个性，必然会去当班主任，必然会因为评职称和领导吵得不可开交，必然会因为某次的年级评优气得夜不成寐，必然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中考折磨里早生白发……

当然这还是好的，运气稍不好一点，就只能一辈子留在那所郊区中学教学。

我的顶头上司姓牛，是我们考研室的主任，那是一个满脸写着不烦恼四十岁妇人。和丈夫常年不和，和同事争强好胜，唯一的寄望是儿子。

教书的时候“眼露凶光，满脸横肉”（当时学生们私下评价，她人不坏，就是每天黑口黑面）。

学校在高高的山岗上，冬天薄薄的墙壁挡住了尖叫的北风，但还是冷。

女老师们上完课围住一炉火，讲八卦骂人，骂领导骂学生骂学生家长骂自

己的男人……

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很可能是骂得最凶的那一个。

四十岁的时候，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成为怨妇版牛主任，一想到我可能成为牛主任，后背就冒出冷汗。

但是生活善待了我，让我坐着绿皮火车来了广州。

我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徐徐进站时，铁道边是大朵大朵的花——我知道这是一个慷慨的城市。

它有让那么漂亮的大朵大朵的花留存在枝头，它也一定可以留存下小小的我。

很多年前，专门研究广东都市文化的江冰教授在广州市引进的人才中做过一个调查，问他们为何喜欢广州，愿意呆在广州。

众口一致的回答是感觉得到广州以后普遍觉得压力小了。

这当然很含糊，压力小的具体原因有好多个。

经济上的，三千年商都，赚钱的机会和方式更多，人际关系上的，讲究边界感，注重隐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的多元，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大家各行其道，各自敬重。

住在高尚小区里的一梯四户。有大学教授，有税局公务员，也有做土地发了财的当地农民，以及来广州做生意的潮汕布商，四家人处得颇好。

除了潮汕布商家拜神的香火太了一点之外，大家相安无事，微笑致意，关系不近也不远。

生活在广州的人，英雄不问出处，虚头八脑的东西，功名也好富贵也好，都不重要。

最重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在一起吃饭。当然，节假日能上五星酒店一起吃就更妙了。

而我爱上广州的原因除了宽松，多元，和界限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正是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重建了一个自己。

这种重建是怎么发生的？18年的岁月如何浸润一个人，还真是一件说来话

长的事。

当年来广州的时候，和所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内地小孩一样，只知道这里是闪闪发光的南方圣地，改革开放前沿，一切奇迹的发源地。

但一直要到来到这里，你才真正感受到一所伟大的城市那种海纳百川的气势。

从前在湘中的小城，你无法想象你仅凭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找到一碗饭吃，若不是你妈托你二舅爷爷送两万块的礼你怎么可能去报社谋个差事。

而在广州我真的只是凭《广州日报》上一则小小的招聘启示找到了一份在杂志社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我跳槽到了这家杂志社的兄弟杂志。

原因只是因为在一次大型采访我主动留下来认真地听了那家杂志编辑总监采访的过程，我说我想学学采访。

她觉得这个女孩孺子可教，正好要用人，那么就用她吧。

广州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内地城市的一种生活哲学——务实。

他们不大看得起那些花架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别讲那么多没用的，业务上见真章。

能不能留下来全凭真本事，不能干活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

那真是残酷的自然淘汰，以至于工作了四、五年，我对我当时的单位还用“鳄鱼潭”来称呼。

你的收入和你的工作成绩直接挂钩，一切自己来。

我刚入职的时候，分配我做一个“开私家车的女人（1999年买车的女人还极少）”的选题。

当时真是两眼一抹黑惊恐万分，我在广州一个人也不认识，怎么找人做采访。

我当时的头黄爱东西老师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大街上拦，拦下来说我要采访你……

讲真，开始你会觉得不习惯，也会觉得有点冷，但到后来你会感觉越来越舒服。

因为它的冷它的距离感让一个人有了自我成长空间。

你必须得独立生存，你必须得靠自己思考，你必须得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这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训练。

但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经历斯巴达克训练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样高强度的训练只会强健你的体魄又强健你的意志，让你慢慢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忍气吞声的烂好人变成一个勇于为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

最重要的是，广州重建了我的价值观。

在小城里的所见所闻所想，在这里全部被打碎，见识了太多不同的人 and 事。

很幸运的又撞正了90年代末南方媒体起飞的时刻。

那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五羊新城的臭水沟边的小馆子里是一桌又一桌谈新闻的媒体人，稿子，版面，采访，夜班……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

每一年有无数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南下汇聚在这里，那是一个一篇稿子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到处是新的单位诞生，南方周末，新周刊，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

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杂志新的报纸产生，也有杂志报纸死去，每个媒体人都不愁工作，不做东家就做西家。

我当时任职的杂志社虽然是本女性生活类杂志，但一度是全国稿费最高的地方。

做为一个编辑的福利便是以工作之便接触到当年媒体的一时俊杰，连岳黄爱东西沈宏非洁尘赵赵西门不暗kevin西门媚小强沈灏王小山曾忆城西丁大豆李小玩安哥肖全……

很多很多人，不能尽数。

开始看到他们觉得他们是外星人，他们怎么是那个样子的，怎么是那样说话的，后来觉得很好玩，再后来，有些人甚至成了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来了广州，我无法知道这些人，也无法认识这些人，当然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自己——这可能是广州对我最大的意义。

它容纳了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媒体人。

因缘际会让一个内向害羞保守的湖南女孩从身边那些活色生香的大神身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还有这样一些人在这样精彩地活着。

因为大家都在谈论王家卫，所以你不得不去看《重庆森林》和《花样年华》，看不懂？嗯，就多看几遍，慢慢你就懂了。

因为大家都在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罗素的幸福本源，你少不了要看几遍《幸福之路》。

因为大家都在说《往事并不如烟》，你不和不免也要去香港背几本《最后的贵族》。

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木子美老师的博客，所以少不免你也要去开一个博客写自己的心声。

因为大家都在向前走，你也不好意思跟不上趟……

某种程度上，成长就是一种双向选择，一方面正好有高人指点，一方面你还得虚心好学。

跟人学，跟书学，跟电影学，跟生活学，跟这个城市学……

慢慢的，这城市的内在气质会慢慢浸透你的全身，会慢慢改变你思维的方式，慢慢形成你对于生活的看法，慢慢地塑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人。

在心理学上，重建自我意义重大，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

我学会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不再幻想将生命托附给任何人，选择一切可以选择的，承受一切可以承受的，不埋怨，不自责，不气馁。

爱德华·格莱泽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但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称得上伟大，自由，包容，拥有这个城市独特的生活美学，以及绵延千年澎湃不绝的暗涌活力，是一个伟大城市傲然挺立的原因。

一直要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伟大的城市对于普遍人的意义，正如哲人所说的：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你必将重建自己。

这难道不是一个小人物的此生能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没有愧对生命，我是如

此感谢广州。

▲ 附我心中对我影响最大广州气质的五本书

刚来广州的时候，人家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但是在广州呆久了，我深深感到广州有其深含的美学系统和人格系统。

因为地处南方边陲，靠近海洋文明，所以与那些酱缸文化相隔甚至远，更为接近生命本身。

“你知道广州为什么改变了你么？因为它能让你真正回归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伟大的。”张欣老师在凯悦的饭局上定定地对我。

广州的生活里，有人，有书，有菜市场，有杂货店，有旧日的时光……

光是这些人，这些书，这些味道，就足够你砸摸很久，在生活里学，在人身上学，在书里学。

这五位生活在广州的本土作家我都认识，他们就是心目中的广州气质，他们的存在深深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1. 《卢延光武侠小说插图集》

卢延光老师的祖宅在高第街上，他是鲁迅先生太太许广平的侄子。

我最早意识到广州的存在是通过卢延光老师的画，当时他在宇宙大刊《家庭》上画插图。

那些奇崛的线条与冷傲的人物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异人存在，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

我最喜欢他画的《长生殿》和他为梁羽生先生绘的《七剑下天下》，豪情与磊落共存，落霞共孤雁齐飞，秋水长天共珠江一色。

2. 《深喉》

张欣老师的小说很多，称得专注广州三十年，写尽南方热土浮华背后，深刻洞见人性终极底牌。

这么多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深喉》，一当然是因为写的是我熟悉而且经

历过的媒体风云往事，二是因为她是少有的几个触到生活的本质的女作家。

我特别喜欢《深喉》里的一句话：冬天需要寒冷，生命需要忍耐，永远坚强，内心宁静。

3. 《遗情书》

这是很多年前在香港买的一一本港版书，天地出版社的版本。

木子美老师的出现对于广州媒体圈石破天惊的事，我从未见过哪个媒体人像她这样震动三界，影响深远。

她是博客时代的佼佼者，更是广州生活的白描王，勇猛地撕下了现世生活最后一层伪装，男女之间的最后一层伪装。

4. 《夏夜花事》

如果要论文字之精妙跳脱对广州生活之韵味之心领神会文字是哪一本？我会毫不犹豫会推黄爱东老师这本《夏夜花市》。

与早期鬼马伶俐的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本书简洁大方端丽优美，又不乏妖娆风情。

她笔下的广州充满无限温情，天河南二路，士多，茶餐厅，靚汤，乳猪、烧鹅仔，我喜欢她描写的广州的这一切。

“从小目睹左邻右舍的婆媳们买送洗衫择菜煮饭。

做完三餐，有余暇的时候才会思量做甜品。做几碗手磨花生糊，手磨芝麻糊，手磨一切。

一辈子聚精会神地煲很多锅滋味复杂的老火汤，悉心做很多碟家常菜，煲很多碗红豆沙和绿豆沙。

那时主妇们的辰光悠长她们一直忙碌地秩序井然琐碎安详。那也是我所见的长久的爱，勤勉踏实持续有力绵长，不动声色。”

5. 《为何家会伤人》

武志红不是广州人，他是河北人，但他在广州却呆了十数年，是这块地方

培养了这位名闻中国的心理畅销书专家。

每年，他的书可以卖上上百万册，虽然不过是在报纸上用心理分析方式写一些对社会事件的探讨。

尽管世人对他的评价不一，但他仍然是少数几个启蒙了中国人关注心理的领路人，对于中国心理学的普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至少我就是看了他的书之后改变了自己生活，真正由己及人，真正平等看人，真正以诚待人。

这正是广州这座伟大城市浸淫培养出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低调，而迷人。

我见过广州的白天和夜， 和每一刻

□ 蒲荔子

下雨前的风就像放风的犯人一样，带着一股狱卒的气息。雨被雷声惊飞，铺天盖地飞来，一会儿又飞走。这就是广州的夏天，时间分为下雨前、下雨中两种。

大三暑假我来广州实习，住着朋友五羊邨的房子。那时亚运会还没有办，广州开膛破肚，正在做各种手术，嗷嗷乱叫。朋友欧亚把卧室让给我和女朋友住，他们自己在客厅铺了一层席子。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坦然地接受了这种优待，但就这么住下来了。

那是顶楼，没有空调，水压太低，洗澡要先接满一桶水。世界是个大蒸笼，屋子里是个小蒸笼。所以，风扇总是在转着，水一直放着，汗一直流，女朋友的胸口泛滥成灾，可是滚烫的席子很难让人躺下去做些什么。

风扇是没有用的，把席子用毛巾擦湿，还是没有用。

于是我们在房间里倒满水，肚皮贴在地板上，做出游泳的姿势划动双臂，唱起任贤齐那首《我是一只鱼》。有时，我像一块肥皂一样滑到了阳台。

这样的房间怎么做爱呢？这是个难题。只有等待下雨，等风和雨从阳台灌进来；或者等凌晨两点之后，空气艰难地凉下去，摸上去才不至于两手粘汗。在两点之前，我们得以在楼下瞎转，得以见识到广州的夜，像一只闪闪发光的电子狗，蹦着跳着，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发出奇怪而混乱的热光。

这种光是属于广州的光，包裹着广州的暗。除了常见的霓虹灯，更来自各种各样无处不在的夜宵摊，大排档。在西安上学时，到晚上十点，街上就没人

了，有次我们喝了酒在街上乱逛，看到一对情侣躲在街角，就把他们吓跑；那时才夜里十一点，可是已经可以躲在街角，可以在彼此身上胡乱摸索。后来，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来到这个城市，突然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由食物雕刻而成的城市。在这里，得以见到了一群我常常想念的朋友。

在午夜凌晨，一群穷光蛋，各人大快朵颐，频频碰杯。在如此嘈杂、极端混乱的环境之下，器具简陋至极，当然是谈不成什么事情了，没有必要做那些无谓的交流，只需要吃啊喝啊，笑啊；当然也不是为了果腹，得半日放浪，此后各自散走，次日再打扮得人模狗样，去混名与利，修身与性。

这种放浪的时间，在各地都有去处。但并不是每次都适合有人同去。我知道很多环境好的地方，那用来初次招待客人不错。我还知道很多味道特别的餐厅，或者服务员特别好看的酒馆，或者可以在室内抽烟的饭店，他们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但我想，只有大排档才是和最好的朋友吃饭的地方；如果我请一个人吃过大排档，那么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打动了。

有一次，诗人旋覆来广州了，和阿斐，还有一帮人，吃饭、唱K、夜宵、喝酒。聊的什么都忘记了，或许是什么也没聊。只记得喝多了。不记得那天的酒了，想必是劣质的啤酒吧；不记得那天的歌了，可能是那些老掉牙的歌，林子祥或者齐秦。还记得那天的人，那天的心情。还记得在KTV里，我们又唱又跳，站起来觉得不足，就站上沙发边唱边跳。在朋友面前不需要注意形象，不需要注意别的东西，在大排档可以实现这一点。喝到后面反而是安静的，心满意足地看醉酒之后才能看见的景象，一切光彩都在流动，一切声音也在。物体的轮廓都模糊了，只留下一片琥珀色的光影。

拥抱，干杯，忘记时间。日常生活像一面玻璃委屈地站在那里，我们的身影映照在玻璃里。

也参加过很多号称高级的酒局。大家安静地喝着，喝得有模有样。喝了几瓶之后还记得酒的牌子，还能强装镇定，注意举杯的姿势以及面具是否掉落。同时开始胡乱地发信息给那些心里想着的人，告诉他们，想和他们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车和从身边走过，端着啤酒看，汗水把一天的妆卸下。

这并不说明我不喜欢和陌生人喝酒，也不是不喜欢在生意场上喝酒，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和不喝酒的人在一起，无论是陌生还是熟悉。身体原因除外。

换句话说，我不喜欢和自控力太强的人打交道，我也不喜欢和自控力太差的人打交道。这么说好像有点矛盾，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性感的人很难勾起欲望，浑身都长满性器官也很难看。

曾几次喝多了，第二天醒来躺在陌生的床上，或者半夜惊醒发现自己丢了手机。或者发现自己跟一些人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像是把心脏剖开给别人看，血淋淋的有些吓人。后来，我命令自己不能喝醉，其实方法也很简单：一慢二不混三定量。就是第一喝慢点，尤其是类似清酒这种看似绵软无力其实绵里藏针的酒；第二不要喝混酒，以往喝多断片都是白酒啤酒红酒洋酒各种都喝了一遍（这时我想起冰块加老汾酒还挺好喝的）；第三定量是必须做到的，每种酒都知道自己的量，打死也不超过就好。

但是，总有些朋友让你想喝多。让你想从所有的规矩里抽离。让你知道没有什么比一醉方休更能表达对他的喜欢。总有些人让你觉得什么也不用说，彼此完全地袒露就好。

可惜这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还会经常走散。比如阿斐去了杭州之后，我感觉我的生活一下健康了很多。健康得像个中年人。

有一天我问阿斐：“最近在干什么，不来广州吗？”其实我的意思是，好久没有和朋友好好喝酒了。

有时，坐在车上，车开往五羊新城，清晨是苍白的，不动声色，不知道我并不是观光而是已经漫长地想念这苍白酒醉后的清晨。

我无法区别那从车窗外传来的吵闹声是真实存在还是我记忆的复活。

我看到一对人在地铁旁站着，抱着，发出细微的声音。我想他们共同度过了这个夜晚。

此时，一切最安静，月亮永不疲倦地监视着城市和每个人的睡梦。我想念那些旧日友人，酒肉朋友，想念那些碰杯的夜晚，想念夜宵摊的混乱，以及共同度过的这个城市的白天和夜，和每一刻。

无论我的描述和感受是否符合事实，我想至少有一句你要清楚：没有和你觉得重要的人去过大排档，没有见过那沸腾的、嘈杂的、闪着迷幻光彩的夜，就不能代表你来过广州。

正像你没有一个地方醉过哭过、奋斗过、失败过、痛苦过也快活过，你就不能说自己真正了解这里。

